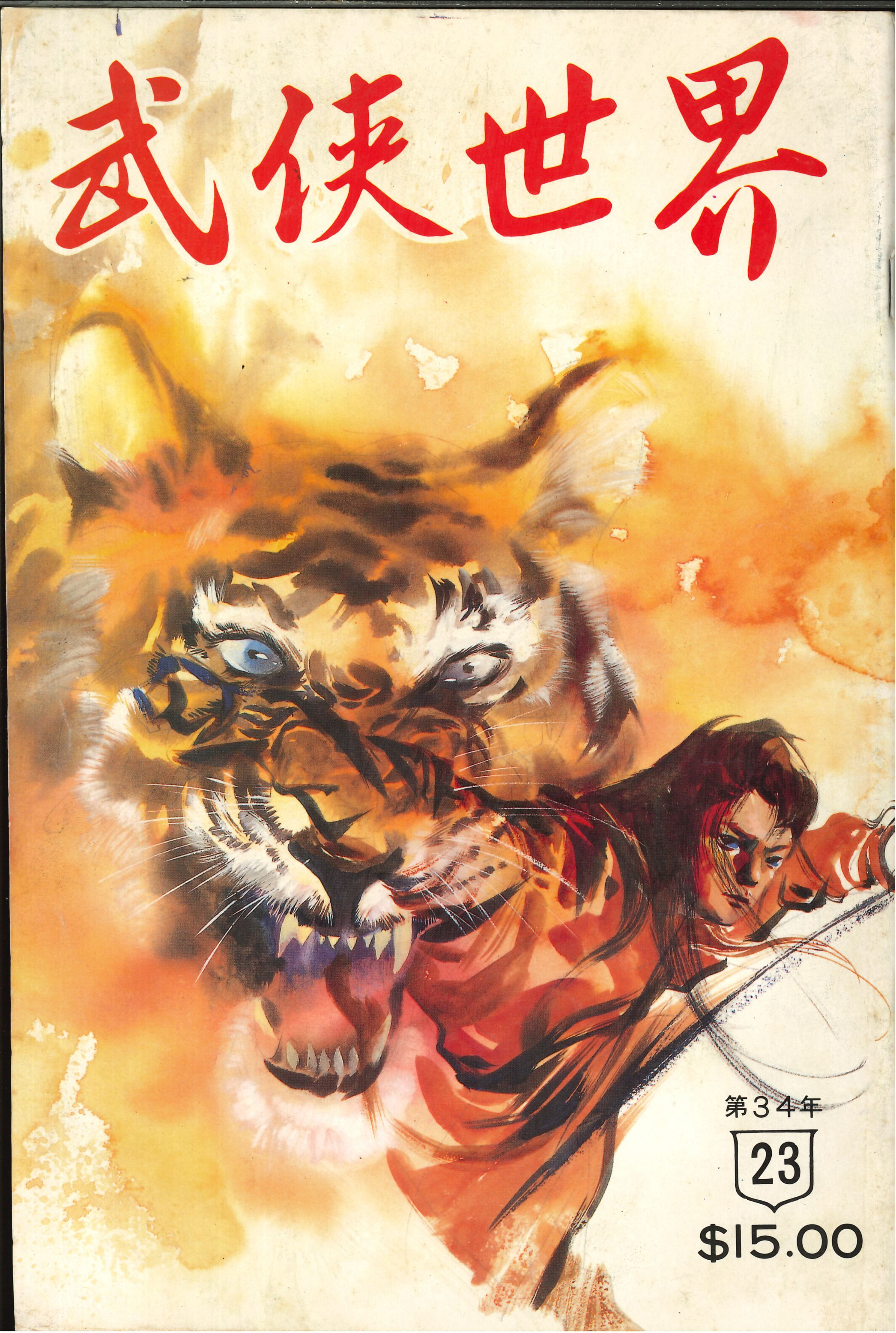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23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大企業家」。警署新秀侯活忠心職位，他甘冒生命之危，與偷渡「穴居人」向前隨車追踪至內地，交易時，才知道車上竟有價值二十億的黃金及美鈔，而幕後的主腦人竟然是洛夫總探長，他所操縱的劫案集團主事人員是其四個手下，亦是探長……在黃金與美鈔的誘惑下，四人自相殘殺；當洛夫要獨享成果之時，却中了向前的圈套也難逃一死。侯活升職後，得知向前已在外國當起大企業家，人性的爾虞我詐，他毅然離棄了……

*　　*　　*

一期完短篇「神州英雄」本期刊出了。

「亡命天涯」中的愛國志士洪一柱等，如何鬥敵，一讀便知。

花鼓歌作者患病續稿未到暫停。至25期復刊。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麥高峯先生撰著的「鐵劍離恨天」，敬請留意。

尚有黃太白先生所寫的「花開花落花也空」湖海恩仇錄故事。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1992.10.28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3期

(總號17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企業家

現代鬥智奇情歷險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未諸行動 兩番被害

警署雖然是一處廿四小時都在工作的地方，可是，總探長室在清晨時分仍然見燈火光明的機會實在不多。

今夜，便是一個這樣的日子。

會議是從下午一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凌晨一時，一共是十二個小時，會議室的門依然沒有打開過。

洛夫總探長吩咐過，不准任何人騷擾。

開會的人一共六個，除了洛夫總探長之外，便是他五個心腹手下，他們現在各據一個地頭，這五個地頭都是本市裏最繁忙的。

說句實話，五個地頭都是罪案黑點。

室內靜悄悄的。

六個人經過十二小時的討論，似乎都沒有得出一個結論，顯得有點頹喪。

終於，還是洛夫總探長打開了緘默，道：「你們五人提出的方法，都各有見地，而綜合來說，最可行的辦法，只有一個——派一個臥底，直搗黃龍！」

洛夫總探長頓了一頓，續道：「這方法雖可行，但找一個臥底很難。」

眾人默然。

洛夫總探長這五個手下，都是獨當一面的精英好手，年紀最大的一位，也只是四十出頭，他姓朱，名牧，是多年前曾勇擒三個綁匪的探長。

第二位是牛堅，此人非常有毅力，很多懸案，經他鍥而不捨的追尋下，終於都水落石出。

第三位是楊甦，他為人冷靜，腦筋靈活，如果他不是一個出色的警務人員，必然是一個大賊。

第四位是馬爽，只有三十多歲，人如其名，非常爽朗的一個人，他辦事快捷妥當，亦不拖泥帶水。

第五個，也是年紀最輕的一個，才三十出頭，他在外國接受教育，對於新科技，有非常良好的認識，雖然他飄洋過海多年，仍然十分尊重傳統，因此，他升得最快，他的名字叫侯活。

洛夫見眾人又再沉默，便道：「會議到此，也應該宣告一段落。」

眾人聽了，頓覺輕鬆。

洛夫又道：「我有一個消息向各位宣佈——算是一個私人的消息，也算是一個公事上的消息。」

馬爽道：「洛哥，你一向公私分明。」

洛夫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事實上，洛夫辦事一向公私分明，但而今要宣佈的消息，卻又是公又是私，似乎不合他的性格。

洛夫道：「我這樣說，當然有我的原因，我會在年底退休！」

這話令眾人都愕然。

洛夫年紀雖已五十，但他一向精壯，辦事極為積極，完全沒有退休的跡象。

至少有三個人一起問：「為甚麼？」

「真的，我會在年底退休，這個消息，並沒有向外公佈，因為還有八個月時間，但我首先向你們宣佈，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有一齣好戲，這是為私，同時也為公，不過，你們暫時也不要把這事公開，以免影響士氣。」

眾人默然。

洛夫嘆了一口氣，道：「天下的筵席總有散的一天，我這個位子，將來一定是你們其中的一個坐的。」他望了眾人一眼，又道：「你們明白，我一向是秉公辦事，而且，我也是一個量才用人的人。」

這話說得十分清楚。

這件案其實是一個大考驗。

將來破案，論功行賞，是最佳的獎品，當然是坐上洛夫總探長的職位。

對於任何一個從事警務工作的人來說，這都是一個目標，事業的目標，人生的目標。

洛夫站了起來。「好自為之！」

他首先走出了會議室。

五個人仍坐在會議室之內，有人點起香烟，有人埋首在搓手掌。

馬爽道：「這件事，大家看法如何？」

侯活道：「悉力以赴！」

楊甦道：「我願追隨各位！」

牛堅道：「當不當總探長，這件案無論如何也要做好。」

五人之中，朱牧年紀最大，每個人都尊重他，雖然沒有甚麼約法，大家都是以他馬首是瞻。

朱牧道：「貫徹我們一向的精神全力以赴！」

他伸出手來，其餘四人也把手放在上面，他們互相緊緊握住，表示他們同心協力。

＊ ＊ ＊

在未提及他們如何進行之前，首先要向各位讀者交代一下他們要辦的事件。

這案件可說是千絲萬縷。

最近本市的走私案件，打劫金舖案件，無日無之，最重要是他們採取的工具與武器。

走私方面，歹徒採取的「大飛」——四個強力引擎的快艇，遠遠拋離警方的快艇，因此堵截這些大飛，使當局非常頭痛。

劫案方面，當然是武器火力問題，由用機關槍開始，一直到使用手榴彈，其中不同火力的武器，實在使警方頭痛之極。

在這人心惶惶之際，社會輿論，有不同的意見，也有不同的建

議。

可是，大多數的建議，都是治標不治本。

洛夫總探長却是獨具慧眼。

他認爲這走私與劫案問題，並不是個別存在，而是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身爲一個警務人員，「理還亂」還是要理的，不過，他已經到達退休之年，腦力還可以應付，而體力很多時已其到了力不從心的階段。

洛夫總探長懷疑，這一連串的治安突趨惡化的跡象，似乎是有一隻手在後面操縱着。

只要找到這一隻手，這一隻手的主人，一切都會迎刄而解，當然，要永遠制止罪案發生，是不可能的，但至低限度，幾件械劫、爆炸、擲手榴彈的案件，是可以一起破案的。

在這退休之際，令洛夫探長不安的是他五個親信手下，接近二十年，在不同的階段中，他都與五位手下，有過出生入死的經驗。

他一定要在這五個人之中，揀選其中一個，填補他退休後的空缺。

這實在是費腦筋的一回事。

不過，而今趁這破大案之時，選拔眞正的人材，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朱牧經驗豐富，處事鎮定。

牛堅毅力過人，甚麼事情到了他手上，只要他下了決心去做，幾乎沒有不成功的。

楊甦頭腦靈活，非常冷靜，他沉默寡言，有很多時候，根本無法知道他的腦子想着甚麼東西。

馬爽有大俠的作風，爲人爽朗、重感情，做事從不拖泥帶水。

至於侯活，因爲他跟洛夫探長不久，除了表現出他是一個機智過人的人之外，加上他由外國歸來，很多事情，使他有點格格不入，不過，近時已大有改善。

其實，在五個人之中，洛夫倒是看好侯活，因爲他年輕，青春是人生一大本錢。

洛夫探長今次並非要他們五人去破任何一件案，而是希望找出操縱這件事的幕後黑手。

因此，他把這件工作冠以一個名字「獵影行動」。

＊　＊　＊

侯活是最後離開警署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非常有邏輯的人，爲了瞭解最近幾單大案，他決定先從檔案室中，影印了一些重要的部份，拿回家去細閱，如果可能的話，他會把這些資料輸入電腦，作一次非常邏輯性的分析。

當他從警署出來，感到有點肚餓。

於是他決定先往附近一間酒樓吃一點東西再回家，雖然他是從外國回來，他却喜歡喝茶。

他駛了車子，往最近的一間茶樓。

那是一間小茶樓，一大清早便開門，他把車子停在離茶樓不遠之處一個路邊車位，入了一元，相信也足夠，因爲他祇要吃點東西，並不需要太多時間。

小茶樓已有很多人光顧，大多是一些工人，他們吃飽之後便要開工。

侯活要了兩碟點心，喝了差不多一壺茶。

外面突然傳來一些似是爆炸的聲音，侯活並不以爲意，因爲這種聲響在城市中，也常聽到，例如一輛大貨櫃車經過，也會發生像爆炸的聲音。

不過，侍應中有一些哄動。

有人叫道：「汽車爆炸！」

侯活立時起來，放下了足夠的金錢，帶上自己的工作牌，立即出了茶樓。

到了門外，侯活整個人呆了。

因爲爆炸的汽車，正是他自己的汽車。

汽車已不成形，並且火光熊熊。

熱氣迫人，但侯活心底却有一道寒氣升起。

假若他沒有來這茶樓吃些東西，假如他一直把汽車駛回自己的家，這個時候，他應該剛巧到家。

如果不夠運的話，車是剛巧停入了車房，然後是一聲巨响！

他不敢再想下去，因爲他而今是一頭冷汗。

侯活並沒有走近自己的車輛，並且除下自己的工作牌，他忽然覺得，現在不是露面的時候。

他走在人羣當中。

不一會，警車先來，然後是白車紅車。

那滅火車上的消防員，小心奕奕的先噴泡沫，再噴水，因爲他們害怕還會爆炸。

火勢迅速撲滅，汽車已成一塊大焦炭。

警車上走下一位督察，侯活認識他，他不想露臉，因此，他走回茶樓，撥了一個電話。

那是那位督察車上的無線電話。

「陳總督察！」

「是，你是……」

「我是侯活。」

「侯探長，我正在……」

「我知，那輛爆炸的車輛，就是我的車！」

「噢！」

「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暫時不要把眞相告訴新聞界，你可以說

，是侯探長的車被炸毀，而我侯活也被炸重傷，你明白嗎？」

「明白，侯探長，我會照辦！」

「至於我的解釋，我會向你的上頭交代！」

「好極！」

侯活放下了電話，他走出酒樓，外面仍然有很多人聚集，他實在不明白，這些人眞不怕死。

侯活老家原是在元朗，他有一個守寡的母親，他的母親雖是鄉下人，不過，他却肯讓唯一的兒子，跟鄉中叔伯到外國求學。

不過，她也有固執的地方，雖然，而今侯活生活不錯，她却不肯跟他一起到市區去住，她仍然喜歡在鄉間居住，她祇希望每一個星期，侯活都可以進來探望她。

侯活盡力維持這個諾言，不過，身爲警務人員，廿四小時都要接受命令，有時實在難以辦到。

不過，他一有時間，便來探望母親。

侯活的母親，接近八十歲，她經常勞動，也天生一副好心腸，所以她仍是非常活躍，甚麼事也親力親爲。

侯活叫的士在村口停下，然後，他步行入村。

他們的古老祖屋，離村口不遠。

當侯活走近，祇見大門敞開，這並不奇怪，這條鄉村仍然保存了古樸的風味，治安仍好。

不過，以前望過去是一大片青山綠水，而今却是一些棚架，不遠之處，已是一個大的住宅地盤。

都市的一切在侵蝕這鄉村，他不知道，這條鄉村還可以維持多久。

「媽！」侯活叫了一聲。

沒有人應。

侯活想：她應該在厨房。

出乎意料之外，厨房也沒有母親的影子，也許她走到外面。

他自己走入大廳，他覺得有點奇怪，因爲她母親向來是一個非常整齊清潔的人，但眼前的大廳，却顯得有點凌亂，好像是一兩天沒有收拾似的。

侯活坐了下來，他要先撥一個電話回警署，他相信洛夫探長並不在，但循例問一下。

出乎意料之外，接線生竟然把線搭入探長室。

「總探長？」侯活道。

「侯活？」洛夫反應也有點驚詫，然後接着道：「你沒有事？」

「人沒事，但汽車却爆炸了。」

「怎麼一回事？」

侯活道：「那位陳總督察，有沒有知會你，我想發佈一個假消息。」

「有，我已向報界發表，你受重傷。」

「好極，我而今在……」

洛夫探長道：「我們用無線電話聯絡，不用告訴我你在那裏，我明白。」

洛夫實在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侯活道：「探長，我會暫時神出鬼沒一番，總而言之，我會進行我們的『獵影行動』，而我相信，這一次汽車爆炸，應該與我們的行動有點關連……是的，其他幾個人怎樣？」

「我打過電話給他們，暫時沒事。」

「好極，不過也要提示他們，一定要小心。」

「你隨時可以找我，無論甚麼時間也可以。」

侯活放下了電話。

他突然見有人影在前面閃過，他立即跳了起來，躡足向前一竄，只見那影子竄入了厨房。

他也竄前。

「媽！」他叫了一聲。

原來竄入厨房的，却是他的母親。

她轉過了身，道：「我幾乎被你嚇死！」

「甚麼事？」

她反問道：「爲甚麼這個時候回來？」

「我甚麼時候也可以回來，你不歡迎我嗎？」

「當然不是。」他母親揭開了一個鍋蓋，一陣濃烈的葯味傳過來。

「媽，你病了？」

「不，你看我不是精神爽利嗎？」

「那爲甚麼煎葯？」

母親看着四周，神秘地道：

「你能否守秘密？」

「甚麼秘密？」

「跟我來！」

她先倒了一碗葯，然後把葯小心地捧着，一直引領到外面天井，那裏有一間儲物房，其實是古老的柴房，而今不用燒柴，便改爲一間儲物室。

「你收藏了一個人？」

母親神秘地點了點頭。

「爲甚麼不讓他睡在上面，我們有客房？」

母親沒有回答，她推開了門，這陰暗的雜物室，只亮了一支廿五伏的燈泡。

一張帆布床上，躺着一個人。

「吃葯！」母親輕聲地說。

那人動了一動，見到另一個人影，似乎有些驚慌。

那人慢慢的坐了起來。

母親道：「他叫『馬騮』！」

侯活道：「媽，你還以爲我是小孩子？」他頓了一頓道：「我叫侯

活。」

因爲背光，侯活看不清楚那人的臉孔，不過，隱隱約約見是一個年輕人，中等身材。

「我……我叫向前……姓向，名前。」

「向前，相當古怪的名姓，你先吃了葯再說。」

母親遞了葯給那人。

那人接過，一口氣便吞下，看來，他是十分相信他這位母親。

「爲甚麼不帶他去看醫生？」侯活問。

母親道：「你先休息一下，這是我的兒子，他不會忤逆我的意思，你放心！」

「多謝你們。」那人又再躺下。

母親已拉了侯活往外走。

侯活道：「這是甚麼人？」

「說來話長，」她頓一頓道：「我看你眼光呆滯，昨夜一定沒有好好睡過，我還是先弄些東西給你吃。」

「不用了，我已吃過，我要睡一會！」

「我還是簡單的告訴你，那人是個穴居人。」

「甚麼？穴居人？」

「你不知道，附近有很多穴居人？」

侯活搖搖頭。

母親道：「附近的人早已知道——他們都是來自大陸，他們偷渡來這裏工作。」

「沒有身份證，怎能工作？」

「制度是死的，人是靈活的。」

侯活母親雖是年紀老邁，但頭腦却不太古板，她續道：「這裏這麼多新地盤，你不用擔心他們沒有工做。」

「他們住在那裏？」

「附近山邊的穴洞。」

「茹毛飲血？」侯活道。

「不，他們日間工作，夜晚只求有一個遮頭的地方，他們是建房屋的，自然有辦法弄得好！」

「這人又如何來的？」

「過去一個星期不是都下雨嗎？」

「唔。」

「這年輕人可能是凍病了，他被人推下一條大渠內，我經過，見他可憐，便救了他回來。」

「媽，你要小心，而今是人心不古。」

「我知道，不過，看他眉清目秀，不會是壞人。」

「希望如此。」

母親道：「你不用擔心，好好睡一下。」

侯活只睡了三個鐘頭，他又龍精虎猛，他撥了一個電話找洛夫探長，可是找不到他。

無線電話也找不到他。

侯活嗅到一陣飯菜的香味，他跑出大廳，只見飯菜已經預備好。

他坐下，還沒有筷子，他便急不及待用手抓，他的母親剛從厨房出來，道：「還是老樣子。」

侯活每次回來，有一樣東西他最喜歡，也有一樣東西他最害怕。

最喜歡的是他的母親弄的家鄉小菜，最害怕的是她的嚕嚟，兩下相比較之後，他仍喜歡回來。

母親爲他預備好了一切，又入厨房。

侯活道：「還去那裏？」

「我煮了一鍋粥給那小子吃。」

「如果他可以起來，叫他一起來吃吧！」

「好，我試試。」

不一會，那小子捧着那鍋粥，一起出來。

那人怯生生望着侯活，道：「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母親搶着說：「猴子或馬騮都可以。」

「我叫向前，你叫我阿前便可。」

侯活道：「我姓侯，單名一個活字。」

「侯先生。」

「不用那麼客氣，我這個名字，跟英文的一個名字相同，叫我侯活便可。」

向前坐了下來。

這小子有點憔悴，不過，算是眉清目秀，眼睛靈活，是一個相當正直的小子。

侯活與母親一起吃飯，向前吃粥。

向前忽然問：「侯先生，你做哪一行？」

「我做警察。」

向前聽了，幾乎把整口粥也噴了出來。

母親道：「他現在是我的兒子，馬騮仔，他不會拉你回去的。」

向前依然有些懷疑。

侯活道：「你當我是一個普通人便可。」

向前沒有作聲，吞了幾口粥之後，便說要回到後面休息。

當他離去，母親道：「爲甚麼用警察嚇他？」

「我並不是嚇他，而是事實。」

轉眼他們已吃完了，侯活告訴母親，他今晚暫時不回市區，母親當然高興。

向前又再找洛夫，依然無法聯絡。

他看電視，新聞報導中，對汽車爆炸之事，也有相當詳盡的報導，他們指出有人受重傷，但並沒有指出是警務人員。

侯活這時已回復了體力，一切如常，他經過一番思考之後，決定冒一個險。

放置炸彈在他汽車上的歹徒，目的當然是要置他於死地，但而今新聞報導，說他受了重傷。

這些歹徒，當然未算完成任務。

爲了完成任務，他們會不擇手段，如果要安全的話，躲在這老家，當然是最安全，不過，却無法找出事實眞相，也許這事與他們「獵影行動」是有一定的關係。

因此他下了一個決定。

往醫院去。

* * *

翌日一早，他乘車去到市區，先回到自己的住所附近巡視一遍，並沒有甚麼發現。

他在街角的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幸運地一找便找到了洛夫探長。

洛夫說的話似有些不自然，不過，聲音是十分關切問道：「侯活，你怎麼樣啦？」

「沒有甚麼，很忙？」

「是的，你汽車爆炸的事，我已依照你的意思，向新聞界發佈。」

「謝謝你，有沒有甚麼線索？」

「依照化驗師的報告，加上炸藥及汽車殘骸中的線索，你的車子早已被放了炸彈，然後是用遙控爆炸的。」

「眞幸運！」

「爲甚麼會這麼幸運？」

「因爲我剛巧有點肚餓，否則……」

「你心目中有沒有可疑人物？」

侯活想了想，道：「暫時沒有。」

「好極，你回來一起研究一下。」

「好……不！我先回我自己的辦公室，再與你聯絡，好嗎？」

「好，你有甚麼行動，先知會我。」

「這個當然。」

他放下了電話，突然，他想起汽車爆炸之前，他開了十多小時會，汽車整天停在停車場內，那停車場是警署停車場，怎會有人在警署停車場內動手？

爲甚麼他一直沒有想到這點？

也許事情來得太突然，而又有點複雜，有點令人摸不着頭腦。

他又再撥了一個電話。

那是打回他自己的辦公室，侯活有一個副手唐敏聰，人如其名，十分敏捷聰明。

每當侯活出來，警署一切都由他接管，他也做得非常妥當，實在是侯活一個好幫手。

接電話的是唐敏聰。

「是你，沒問題？」

侯活道：「沒問題，因爲我向報界公佈我受了重傷，所以暫時不回來。」

「好極，怎樣聯絡你？」

「我聯絡你，現在有一件事，先告訴你，我會去醫院一趟。」

「看誰？」

「看我自己！」侯活沒有再加以解釋，他放下了電話。

時間尚早，沒有汽車，辦事不太方便，他決定找一個開出租汽車的朋友。

不過，他步出電話亭之後，又改變了主意，他實在不想再暴露自己的身份。

昨天汽車爆炸之事，實在是相當轟動，而今已成爲街頭巷尾人們談話的資料，自己無故出現，雖然那位是好朋友，也有可能把事情傳出去。

這樣對朋友不好，對自己也不利。

侯活還是再打電話給唐敏聰。

唐敏聰有一輛自用車，因爲他往返警署，平日沒有駕車上班，只是有假期時，才去兜一下風。

他進入一間餐室，叫了一些東西之後，才打電話給唐敏聰。

「老唐，你的汽車可用嗎？」

「可以，你要？」

「是的，怎樣才拿到你的鑰匙？」

「很容易，我的汽車停在我家附近的一個月租停車場，你找到車子之後，在後面那『泵把』（防撞攔）處，有一個磁石盒子，盒內有鑰匙。」

「好極，我自己去拿。」

他吃完了東西，逕往取車。

那時，已是下午四時多，街道上車輛開始擁塞，他費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到醫院。

受傷留院的警務人員，通常都是安置在六樓，是醫院頂層，與拘留有病的囚犯病室，相隔沒有多遠。

侯活上到病房。

正如平常一樣，每一個出口都有警員當值。

而病房門口，也有兩個警員。

兩個警員都是侯活警署的，侯活上前。

兩人見了他，正想開口，侯活便道：「跟我來！」

兩個警務人員進了裏面，侯活才道：「我詐作被炸重傷的事，你們知道？」

兩人點了點頭。

「你們仍要保守這個秘密。」

兩人又再點頭。

侯活道：「昨天有沒有人來過？」

「沒有。」其中一個警員道。

另一個道：「有一個醫生想進來，不過，他後來却說走錯了房。」

「你們見過這醫生嗎？」

「有點面生，不過，這醫院很大，工作人員又多，可能是新來的也說不定。」

侯活道：「下一更是誰？」

他們說了兩個警員的編號，也是屬於他的警署，洛夫探長的安排，也是十分週全。

侯活道：「我在這裏躭一會，你們照常工作。」

兩位警員出了外面。

這是一個單人的私家病房，只有一邊有窗，窗是向西的，因爲已是黃昏時分，太陽射入，因此百葉窗是下垂的，侯活走近窗前，把繩索拉了一下，百葉簾半開。

火紅的太陽，在遠山之後，夕陽餘暉，並不刺眼。

忽然，他看見天台似有人影晃動。

因爲這病房是在頂層，因此上一層便是天台，天台是上了鎖的，只有一些工作人員才可以上去。

這個時候，大家也許已收工，怎會有人上去？

他再看一會，確確實實的看到一個人影，不是一般工作人員的人影，而是一個手提着一個長形箱盒的男人。

侯活心中一凜，他連忙把百葉窗簾拉開，然後用手指拉開了其中一片，窺望出去。

那人戴着太陽眼鏡，背着太陽，向這病房望來，因爲背光，無法看到他的臉容。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人正望着這病房。

然後，那人彎下了腰。

因爲有石屎欄，所以無法看到他在做甚麼。

不過，當那人再起來時，侯活整個人彈了起來，因爲那人已持着一支長槍。

一支有望遠鏡的長槍，而槍口正向着病房。

如果從窗口射入，子彈可以射在床上。

侯活縮在一角，一會，又再從百葉簾窺看，那人仍用望遠鏡在探視。

很明顯，他是希望一槍打進去，便可以結束躺在床上那人的生命。

侯活輕輕推開了門。

「你要走？」其中一個警員問。

侯活道：「怎樣上天台？」

「那邊樓梯。」

侯活衝向那邊樓梯，開了門，只見只有十多級樓梯，引向天台，那門是半掩着。

侯活躡足上去，透過門縫，可以看到外面，不過，可能是方向不同，看不到那人。

忽然，有些脚步聲，從下面傳上來。

「甚麼人這時候來？」

侯活一時之間，不敢稍動，他害怕下面上來的人，是工作人員，如果他也上天台，那便有危險。

終於，侯活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

侯活輕聲道：「警察！」

那人怔了一怔。

「下去！」

那人似摸不着頭腦，不過，他也十分合作，走了下去，並沒有露臉。

侯活推開了門，閃身出外。

如果可以生擒這個槍手，對這件事，肯定有很大的幫助，最麻煩的是，侯活身上並沒有槍。

不過，以他身手的靈活，他是有把握可以把他生擒——如果運氣好的話。

他出了天台，天台很大，有很多晾衣的地方，也有一些鋼架。

當他轉到一個屋角，他已可以見到那人的身形。

不過，那人並沒有持槍，而是把槍放在他的身旁。

這是一個好機會，不過，對一個殺手來說，那實在是太大意。

侯活再度躡足繞了一個圈，然後一撲而出，他快速搶了他的手槍。

一切都順利。

太順利是另一種危機。

槍已到了侯活的手，侯活喝道：「不許動！舉手！」

那人緩緩的舉起了手。

「回過頭來！」

那人依然是緩慢地回轉身來。

侯活可以清楚的看到他，雖然他戴着一個非常深色的太陽眼鏡，但他仍然看到他的臉容——一臉不屑的神色，侯活已發覺了不對。

他按槍，「卡察」一聲，沒有子彈！

那人開始咧嘴而笑。

侯活知道再不採取主動，將會是太遲，他不再猶豫，舉起了槍，便撲向那人。

那人反應也快，他似乎是要在腰間拿出另外一柄槍，不過，侯活來勢極兇，他已來不及，只覺胸口一痛，背脊已撞向牆壁。

侯活把那長槍丟了，再搶他腰間的槍。

不過，那人並非善類，他立即回擊，侯活閃開，兩人便開始肉搏。

那人身材比侯活高大，出手也是大力非常，不過，侯活却是勝在靈活，兩人瞬間已過了十多廿招。

因爲侯活出手快，那人一直沒有機會，也沒有辦法把懷中配槍抽出來。

只要他一抽出來，侯活就算變

成百臂靈猴，也沒有用。

那人忽然把身一縮，後面有一空位，他再虛晃一招，滿以爲趁這機會，可以把槍拔出。

侯活明知如此，却故意放他一馬。

不過，他有自己的打算，他也趁此機會，把自己的外套一邊袖卸了下來，然後一個轉身，迫近那人，用卸下的衣袖向他的頭部蓋下。

這一招實在是出奇制勝。

那人被迫近，眼前一黑，槍既然拔不出來，只有掙扎，侯活也趁這糾纏之際，把手從另一邊衣袖滑了出來，猛按那人。

只有這樣才可以制伏他，就算他拔出了配槍，也無從發射。

兩人在地上翻滾了一會。

那人力大，一個翻身，已把侯活壓在地上。

不過，他的頭仍然被侯活的外衣所蓋着，他一聳身，只聽見「砰」的一聲。

那本是按着侯活的手，慢慢的鬆開。

一些帶腥味的液體淌下。

侯活也被這「砰」一聲的槍聲嚇了一跳，他不敢動，過了一會，那人已完全無力的倒下。

侯活慢慢地起來，再沒有槍聲，他再往外望。

只見不遠之處，一個穿白衣的背影走向樓梯，那是個非常有印象的身影，那是誰？

侯活立即想起，自己衝上這天台時，是碰過一個醫院的員工，並且叫他不要上來的。

那人迅速離開了天台。

侯活慢慢地爬了起來。

這時，他才可以看清楚，一顆子彈穿過他那件外套，直射在那人的頭上。

那暖暖的液體，正是那人滴下的血。

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時之間，侯活實在摸不着頭腦，不過，當他一定神之後，整件事在他腦海之中，已是昭然若揭。

這個人，現在倒卧在血泊之中的人，其實是一條魚餌，眞正釣魚的人，應該是那白衣人。

不過，侯活是錯有錯着，他把自己的外套蓋在那人的頭上，那白衣人便以爲他便是自己，所以一槍射下，神不知鬼不覺之間，殺了侯活！

想到這裏，侯活只覺冷汗從額上汩汩而下。

假若不是這樣用自己外套蓋着那人，子彈已經穿過了自己的腦袋。

他推開那人，匆匆地離開天台，走回自己的病房。

門口那兩位警員，見他臉色蒼白，便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侯活道：「你們先進來！」

兩個警員跟他進內，侯活把其中的情況簡單地解釋了一番，兩人都大概明白。

侯活道：「你們立即知會你們上司，不過，仍然要保持我受傷的秘密。」

兩人依言。

醫院天台發生了命案，當然又引起了一些哄動，幸好他們保守功夫不錯，並沒有記者前來。

侯活在病房中通知了洛夫探長，洛夫一聽發生了這麼大件事，便立即趕來醫院。

不一會，洛夫已來。

他一見了侯活，便問道：「你沒事？」

「沒事，」他頓了一頓，才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洛夫。

洛夫一直沒有開口，小心地聆聽他每一句話。

當他聽完了之後，道：「你一離開警局，便一連發生兩件事情，兩件事情，很明顯地要取你性命！」

「他們有沒有事？」

「沒有，他們照常工作，爲甚麼他們會先向你動手？」

「我也不知道，但唯一的理由，我是五人之中，最年輕又最活躍的一個，假若不把我先消滅，他們更不敢妄動。」

「正合了殺雞儆猴之說！」洛夫半開玩笑地說。

「是的！」

「你心目中有甚麼可疑人物？」

侯活想了一下，道：「我們這個獵影行動，只是剛開始，並沒有行動，也沒有……」

「你是認爲……」

「我那一天，汽車是停在警署停車場，我們會議的內容只有我們六個人知道。」

「你的意思是……」

侯活並沒有作聲，他的意思當然是很明顯——五人當中出了問題。

洛夫總探長當然是明白他的意思，但他並沒有把事情剖白，只道：「好了，你繼續你自己的偵查工作，事實上，這件事由你們五個人作有建設性的競爭，你早已是領了獨立的工作。」

他頓了一頓，道：「事情已發展到此，侯活，你可以自由的工作，一切只需向我滙報，我也會通知其他人警惕！」

侯活道：「謝謝你，我會盡力而爲。」

洛夫道：「你也不需再躲在病房，索性公開露臉，再作日常工作，這樣，那些歹徒反而不會那麼猖獗。」

侯活道：「我也有這個打算。」

這時，有人敲門。

侯活親自開了門，竟是馬爽。

馬爽一見了侯活便問道：「你沒事？」

侯活道：「你看我怎樣？」

兩人笑了，洛夫上前道：「這事你怎樣處理？」

馬爽道：「我想這是兇殺案，自然是採用兇殺案的程序，不過，我並沒有把侯活列入其中。」

洛夫道：「好極！」

馬爽道：「這件事在我的地頭發生，我自然……」

侯活道：「我明白。」

馬爽道：「想殺你的人，有甚麼線索？」

侯活又再簡單複述了一遍。

馬爽道：「我看查到了這個死者背景之後，可能便有線索。」

侯活道：「一有報告，請立刻通知我。」

「這個當然。」

洛夫道：「你們先談一下，我還有要事。」

兩人送探長外出。

侯活又再與馬爽談了一會，也說不出甚麼結果，外面警員來報告，馬爽吩咐他們收隊。

馬爽對侯活道：「你好好保重，不知那些人還會有些甚麼花樣！」

侯活道：「我會小心。」

馬爽離開之後，侯活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助手唐敏聰，叫他先回自己的住所。

侯活道：「老唐，你要小心一點，我害怕……」

唐敏聰道：「我會，不過爲了安全起見，倒不如你來我家暫住。」

「那打擾你啊！」

「沒有甚麼，大家都是單身漢，我們一起研究這事情，也許有意料不到的收獲。」

侯活終於答應了唐敏聰。

唐敏聰道：「你還是不要離開醫院，十五分鐘之後，我開車來接你。」

侯活想多說一句也沒有機會，因爲他已放下了電話。

果然十五分鐘後，唐敏聰已來到。

唐敏聰駕車回到他的住所，他雖是一個人，但家中一切十分齊全，亦收拾得很好，唐敏聰居然懂得煮西餐，煎了兩件牛扒，開了一瓶紅酒，兩人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晚餐，侯活撥了一個電話給母親，因爲他不回家，恐怕她會找自己。

那知道一接通了電話，便出現了他母親非常焦急的聲音道：「馬騮，你去了那裏？也不在家，辦公室也沒有你的蹤影。」

「我有一些要事。」他一向沒有把公事告訴母親，免得她擔心。

母親道：「我想找你，替我拿個主意！」

「甚麼事？」

「向前走了。」

「走了？他好了嗎？」

「不是這問題，聽說有人來抓非法入境者，他走了。」

侯活道：「媽，收留非法入境者是犯法的，他走了最好。」

「不！他身上有病，而且……」

「你不用擔心，他自有他自己的辦法。」

「不，他實在是一個好人。」

「媽，我們這地方是個法治之區，而且我也是當差的，你不要……」

「那是不幫我？」

「我……我不是不幫你，而是……」

母親頓了一頓，才道：「現在你想幫我，也沒有辦法，因爲他不知所踪，你告訴我，怎樣找到你，一有消息，我便要……」

侯活把唐敏聰的電話告訴了她，並道：「我明天開始照常上班，你可以找到我的。」

母親放下了電話。

侯活也對唐敏聰說他回過老家，那鄉下地方，附近來了很多非法入境勞工。

唐敏聰道：「這事情警方也知道。」

「爲甚麼未採取行動？」

「那是一言難盡，我們人手不夠，只要一有行動，那些人只要聽見一些風聲，便各自四散而逃，根本上是徒勞無功。」

「那麼讓他們自生自滅？」

「是的，暫時只有這樣，第二，警方有更重大的案件要應付，只好頭痛醫頭，脚痛醫脚。」

侯活道：「老唐，你對而今這個局面，有些甚麼看法？」

唐敏聰道：「你是問我個人看法，還是作爲一個警務人員的看法？」

「個人的看法，我們兩人現今並非上司下屬，而是好朋友的看法。」

「而今本地是個武林大集會。」

侯活從海外歸來，對所謂「武林大集會」中的「武林」兩字，不大明白。

唐敏聰解釋道：「你以前有否看過粵語殘片？」

「有，我現在睡不着時，也仍然看的。」

「那麼，你有沒有看過陳寶珠蕭芳芳，那些武俠片？」

「有。」

「那你有沒有發覺，與現今的

情形，是否極爲相同？」

侯活等待着唐敏聰的解釋。

「而今各地的盜賊都南下，希望一朝鋌而走險，可以衣錦還鄉，沒膽做賊的，他們會來偷運私貨回去，也好好賺一筆回去，那些更沒有膽量的，偷渡了入境之後，做穴居人，拚着被人告發的危險，也希望用勞力博取一些金錢，也是另一種衣錦還鄉。」

「連丐帮也大擧湧入！」

「丐帮？」

「是的，你沒有看過報紙，有些殘廢人，跛了脚的也偷渡來，他們在本市行乞，每日收入一百幾十，一年半載，又衣錦還鄉。」

「這些非法入境者，我們不提，那些打正旗號來本地做生意的，大手買股票，用現金買物業，大力推高樓價，你是指那一種有權有勢之士？」

侯活點了點頭。

唐敏聰道：「而今保鏢的來了，劫鏢的人也來了，丐帮來了，散兵游勇也來了，本市豈不是變成了武林大集會的地方？」

侯活嘆了口氣，道：「那麼，將會變成一個甚麼樣的局面？」

「天知道！」

侯活忽然想到那個叫向前的小伙子，他便是其中一個所謂「穴居人」。

侯活問：「你知道那些穴居人是怎樣的？」

「你沒有看過電視報導？」

「沒有。」

唐敏聰道：「他們有工作的時候，每日往附近的地盤工作，沒有工作，便躲在地穴下，有時還可以打幾圈衞生痲雀！」

「苦中作樂！」

「電視還影到他們在穴居之內，貼上一些半裸明星照片，更是苦中作樂！」

兩人相視而笑，這地方究竟是甚麼地方？是天堂是地獄？有人拚命來，也有人拚命走！

兩人一直談到深夜，才各自就寢。

天還沒有亮，電話便响起來。

唐敏聰先接，却原來是侯活的電話。

侯活一接過，還沒有開聲，便聽見他母親的聲音：「你快去救向前。」

「甚麼？向前？」

「他被人捉去了，他給了我一個電話，一定要你去救他。」

「我？我也不能救他的，他是非法入境者。」

「不，他說你見到他時，你便有辦法。」

「我看也是多餘的。」

母親焦急地道：「無論怎樣也好，我已答應他，你一定會去見他的。」

「他在那裏？」

母親說出了邊界拘留所名字。

侯活道：「好，我不是不幫他，實際上是沒有甚麼辦法。」

母親道：「你算是幫我，也算盡一下朋友的責任。」

侯活實在是無可再推，他明白母親爲人，一向古道熱腸，雖然在這件事上，是過火一些。

他放下了電話，撥了一個電話給邊防拘留所，他說出了名字，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是你？侯活，我是鄧金聲。」

「是你？你不是去了英國？」

「是，不過那邊工作太悶，我才回來。」

「現在做邊防工作，昨天是否抓了一批穴居人？」

「正是，你怎知？」

「其中有一個叫向前的人？」

「等我查一查。」

他等了一會，鄧金聲道：「有。」

「我可以見他一面嗎？」

「可以……不過，你要盡快，下午我們要押解他們回去了。」

「我盡快到。」侯活放下了電話。

唐敏聰道：「去那兒？」

「去見一個穴居人，也算是我母親的一個朋友，」他想了一下，道：「我不知甚麼時間回來，你回警署，我們用電話聯絡。」

「好極！你駕我的車子吧！」

侯活也不客氣，他洗過臉，到外邊吃了一些東西，便趕入邊防那個拘留所內。

鄧金聲工作十分忙，不是他擺架子，也要十多分鐘才可以出來招呼侯活，他們是老朋友，小時玩泥沙大，想不到現在竟然同在警界工作。

侯活也不客氣，道：「我想見向前。」

「他被拘在下面，我帶他上來。」

「好，我在你房間見他，可以嗎？」

「可以！」

他先進了鄧金聲的房間。

不一會，鄧金聲帶來了向前，他仍是老樣子，只不過是臉色好了一些。

「認得我嗎？」侯活問。

向前點了點頭，他望了鄧金聲一眼。

鄧金聲道：「我出去，你們好好談一談。」

侯活道：「我是本地警務人員，這地方有廉署，我不能幫你……」

「我明白。」

「爲甚麼你還要見我？」
「因爲……」他欲言又止。
「這裏很安全，你但說無妨。」
「我想留下。」
「我說過……」
「你先聽我說，我並不是白白的要求你，而是有代價的。」
「甚麼？你可以給我甚麼？」
「線索！」
「甚麼線索？」
「一個大走私集團。」
「這些我們警方早已有。」
「不，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走私集團，而是一個非常有組織的大集團，他們運旗兵進來，運贓物回去，然後分銷、拆數，一切都由這個集團包辦。」
「你怎知的？」
「我還沒有完全知道，我只要留下，一定可以把線索一一查出，保証你立大功。」
「你究竟是甚麼身份？」侯活覺得事有蹊蹺。
「你不用知道，我只要你暫時放我，給我仍當一個穴居人，我便有所交代。」
「如果我不答應你呢？」
向前沒有說話。
侯活想了一會，事實上，他們的「獵影行動」也就是要找這類大集團的線索，有一個這樣關鍵的人，正是一個天賜良機，如果向前騙自己，自己也並沒有甚麼損失，而且要再捉拿他，解他回去，也不是甚麼難事。
這值得一試。
不過，侯活仍然裝得一臉子不願意，道：「讓我考慮一下。」
「沒有時間了，下午我便會被押解。」
侯活道：「我試想一下辦法，」他頓了一頓，道：「你在這裏等我。」
侯活出了外面，找着鄧金聲道：「我要留下向前這個人……」
「甚麼？」鄧金聲面有難色，道：「馬騮，你知道這裏的規矩……」
「我知道，我會知會洛夫總探長，有麻煩事情，請你找洛夫總探長。」
鄧金聲想了一會，有點無可奈何地道：「好……既然你如此說。」
侯活再回到那個房間，對向前道：「現在我可以帶你走，不過，爲了掩人耳目，我要求你做一齣戲。」
「沒有問題。」
侯活突然把桌面大力拍了幾下，然後拿出了手銬，道：「對不起！」
向前也十分機警，伸出了手讓他扣了。
兩人向外走出來，侯活一邊走一邊道：「你這狡猾的小子，我要送你回總部。」
之後是一連串的咒罵。
向前低下頭來，跟着侯活出了外面。
鄧金聲已知會其他工作人員，他們也沒有阻撓侯活，他們上了車。
「先回我老家！」侯活道。
很快，他們已把車子停在屋前，侯活的母親聽見車聲，跑了出來。
她見了侯活，當然高興，見了向前回來，似乎更是高興。
母親道：「向前，你沒事了？」
向前道：「多謝侯先生！」
三人進了屋內。
侯活道：「向前你洗個澡，然後我們再好好的談一下。」
「好極！」
母親爲他們預備了非常豐富的食物，然後，侯活把向前帶到他自己的房間。
侯活沒有作聲打量着向前。
向前似乎被他望得有點不好意思，道：「我有甚麼不對？」
「有，有很多不對的地方。」
向前臉有異色。
侯活道：「你根本不是一個擅於作重活的人。」
向前道：「侯大哥，爲甚麼這樣說？」
「因爲你的手——剛才我鎖你的時候，我摸過，你是做斯文工作的人。」
向前並沒有反駁。
侯活道：「還有，你口音十分純正，你也不是上面那種窮鄉僻壤下來的人。」
向前更不出聲，不過，他仍是找不到反駁的地方，不過，他腦筋也靈，不一會便道：「你看，我的手有一些硬繭，怎麼會不是幹活的人？」
他把手掌展示給侯活看，然後又道：「我從窮鄉僻壤出來廣州一段時間，因此……」
「你不用詭辯，這些繭是打功夫和拿槍長出來的！」
向前有些怔住。
「你說話並不像那些老粗，不是在廣州一段時間便可以學到的！」
向前實在是啞口無言。
兩人默然，向前似乎仍未相信侯活窺破他的身世似的，有點挑戰地道：「那你猜我是甚麼人？」
「像我一樣！」
「甚麼？」
「是個警探！」
向前呆了一會，終於點頭道：「侯大哥，你實在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彼此，彼此！」
「是的，我是上面派來追查走私的專員。」

「專員？現在還有這些名銜？」
「那只是一個名稱，因爲這裏有太多的走私，偷運名貴車輛上去，這不但對你們不好，對我們也不好。」
「有甚麼不好？」
「使我們國家損失了一大筆關稅。」
「是的。」
「還有，有一些你們所謂旗兵，也是在我追查範圍之內。」
「這是我們當局最頭痛的問題。」
「本來我們可以正式的下來，知會你們的領隊，但我們嘗試過，大家似乎都懷疑對方的誠意，因而拉倒！」
「那你爲甚麼會下來？」
「我的上司是個眞眞正正爲人民服務的人，他希望我作先頭部隊，有了成績，我們兩地合作，才會正式開始。」
「你的上司雖有遠見，但却十分冒險！」
「是的，我差點兒無功而還。」
侯活想了一會，把「獵影行動」簡單的向他解釋了一次。
向前是個警探，來偵查的目標，也與這個「獵影行動」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因此一說即明白。
侯活道：「原來這是一個天賜良機，給我們好好合作的機會。」
向前也贊成。
侯活道：「好了，你而今可以重新開始，你打算怎樣行動？」
「我還是回到那些穴居的地方。」
「爲甚麼？」
「那裏龍蛇混集，我極有機會接觸到一些關鍵人物，無論是上面的，或是本市的！」
「你變成了我們的臥底？」
「怎麼說都可以。」
侯活道：「如果將來眞的破了案，你的身份……」
「到時我會再請示我的上司再說。」
「好極，那是以後的事情，甚麼時候開始行動？」
「明天！」
「這麼快？」
我本要被押解回去，而今不回去，已經使一些人懷疑，如果躭擱得太久，更受人懷疑。」
侯活道：「你有甚麼秘密的護身？譬如是槍。」
向前搖了搖頭。
「我給你。」
「不用，」他突然右手一揚。
侯活根本沒有看清楚他擲出了甚麼。
「卜」的一聲，牆角上一隻小東西跳了出來，那是一條四脚蛇。
在這種鄉下地方，常常有這些小昆蟲的出現。
這時，四脚蛇被一些金屬截斷了尾巴，尾巴仍是釘在牆上，而四脚蛇已走。
侯活走近牆邊，只見那短短的蛇尾巴，被一個好像是螺絲釘的東西釘在牆上，而那條小尾巴仍在動。
那是情景十分詭異。
「這是甚麼暗器？」侯活問。
「是一種叫『鏢』，相信是一種箭頭，我們改良過，可以在最快的時間，攻擊敵人，殺傷力也不小。」
「你的手法非常俐落。」
「你過獎，我以前在全國武術暗器比賽中，也得過名。」
「你不需要槍？」
「我不是不需要，而是槍太麻煩，而且容易被人發現，這些東西比較好。」
「你有多少？」
「通常我可以帶廿粒左右。」
「你每一次可發多少？」
「六粒，左手三粒，右手三粒。」
「那麼，你遇到重大危險之時，應該可以應付裕如，不過……」
「通訊方面有些問題。」
「是的，我也想到這一點，明天，我會找一個微型通話器給你，我們可以好好聯絡。」
「那好極了，裏應外合，沒有理由不成功。」
侯活聳聳肩，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秘密策劃　追踪劫車

翌日一早，侯活回到辦公室，向有關部門拿了一個微型通訊器，這東西有兩個部份，一部份是可以作無線電話，互相對講，另一部份，是可以顯示機主所在的地方。
他交給了向前，並且小心示範了一回。
向前十分聰明，一學即會。
「甚麼時候行動？」侯活問。
「立即！」
侯活道：「你倒心急……不過，我看還總得吃完了晚飯，入夜之後回去那個洞穴，比較好些！」
向前也沒有異議。
母親知道向前又要離開，心中又有些不捨，她似乎與向前這個小伙子，是非常有緣份似的。
晚餐之後，向前並沒有告辭，便失去所踪。
母親雖然追問，但侯活並沒有把事情眞相說出來，他一向極有原則，公事歸公事。

＊　＊　＊

侯活正式回到辦公室工作。

他首先要辦的事，是看看那天在醫院天台暗殺他那件事情的資料，因爲殺人者死，警方無法在那人身上找到半點蛛絲馬跡。

而今當殺手的人，十分乾淨利落，大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氣概，因而不會留下線索。

侯活看到那個穿白衣的人，也沒有留下甚麼線索，醫院是個公衆的地方，而且工作人員極多，也是難以追查那個人的踪跡。

唯一的線索，是殺手留下一顆子彈。

子彈並非本地一般槍械用的子彈，化驗報告指出，那種子彈是一種間諜用的子彈，類型十分少見。

侯活對這些殺手並不十分有興趣，因爲那些人都是工具，最重要的還是找出操縱這些人的幕後人。

他先找唐敏聰來，兩人密議一番。

結果，他們都同意，先查查其他幾個人的情況，那當然是跟他們比賽的其餘的四個人，就是朱牧、牛堅、楊甦、馬爽。他們有些內定，是因爲那天侯活車子被放置炸彈，並不是普通人所能爲，因車子是停在警署的停車場內。

第二，這陷害侯活的人，一定非常熟悉他的生活，放置炸彈的人，早已計算他會在途中僻靜的地方爆炸，如果不瞭解侯活生活習慣的人，不會做到。

第三，洛夫召集五人開會，透露其中的「獵影行動」，只有在場五人知道，因此，雖然他們是一向有良好記錄的警務人員，侯活也不想錯失找線索的良機。

侯活並不親自去查詢這些事情，唐敏聰也不用吩咐便進行這項工作。

侯活決定仍然依照自己在開會之後想到的程序而工作，他再往總局，找那最近幾宗刧案與走私案的資料來參考。他是個電腦專家，他希望可以在這些表面看來毫不相關的案件中，找出一些共同的地方。

其實那天他離開警局之前，已把那些資料收集了，可惜，放在車上，爆炸之後，甚麼也灰飛湮滅。

洛夫總探長並沒有在他的辦公室。

侯活往檔案室，又再度找那些資料，本來，這些都是新鮮熱辣的資料，很容易找到。

侯活找出這些資料，可是，細心一看，却發覺其中有些不對的地方。

大部份的資料都有，但最重要的一些，却是不齊全。

侯活問過檔案處工作的人員，他們說因爲這幾天，幾組人員爲這些案件工作，可能是他們拿去，一時之間，還沒有交還。

侯活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但也沒有作聲。

他開始相信自己的直覺，難道這五人之中，其中有一個是……

他自己當然不會，還有四個……

他不敢想下去。

侯活回到警局，在沒有下車之前，他的收音機發出了聲音，那是向前的訊息。

小型擴音機傳來一些聲音，可是，附近有很多干擾，侯活並不能聽見他在說些甚麼。

侯活按了通話器，道：「聽不到！」

只說了這三個字，整個擴音器都靜了下來，連干擾的聲音也沒有了。

侯活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難道向前發生了甚麼問題，也許他是告訴自己有關的一些消息。

這件事一直令他忐忑不安。

回到警局之內，有很多東西要他做，他一直工作至晚上十一時多，才回唐敏聰的住所。

兩人幾乎同時到達門口。

侯活問道：「有沒有新發現？」

唐敏聰道：「沒有，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可以繼續偵查。」侯活把部份檔案消失的情形告訴了唐敏聰。

他倆入內，還沒有坐下，電話便响。

唐敏聰拿起電話筒，道：

「喂！」

他聽了不及十秒，便放下了電話。

「誰？」

唐敏聰道：「我也想知道。」

「說些甚麼？」

「我聽不清楚，好像是指一個地方，一個時間。」

「可能是向前給我的訊息。」侯活有點心急。

唐敏聰道：「可以再聽！」

原來他的電話是有錄音的。

唐敏聰道：「很多時候，有些線人要告訴我一些事情，在很多的情況下，是不容他們說得清楚，因此，我所有電話都有錄音。」

他按了一個掣，一會，聲音响起來：「……哼……沒……五……」

聲音仍是十分沙啞，而且干擾極多。

侯活道：「爲甚麼打電話也有這麼大的干擾？」

「不，不是干擾，我們再聽一次。」

唐敏聰的電話錄音十分先進，他多按一個掣之後，聲音又清晰了一些。

「西……下灣……五時……旗兵……」

唐敏聰又再聽一次，效果也是

差不多。

侯活道：「看來是有一些旗兵會來！」

「是的！」

「看地圖……西，可能是西貢，下……有甚麼海邊有一個下字？」

唐敏聰看了一會，道：

「下……有可能是蝦？」頓了一頓，他續道：「龍蝦灣？」

侯活道：「西貢龍蝦灣？凌晨五時？」

他們一起看看手錶，已是晚上十二時多。

從他們的地方往西貢龍蝦灣，也需要一個鐘頭，但夜闌人靜，沒有甚麼車輛，他們用了四十分鐘便到。

龍蝦灣並不太偏僻。

這海灣的地勢有點奇特，一邊是亂石的海灘，另一邊是一個懸崖，崖上有一間非常精緻的別墅。

黑夜之中，那別墅仍透出非常光亮的燈。

那晚無星無月，大海十分平靜。

兩人看了一會週圍的環境，照常理推斷，有人會用「大飛」(一些有四個引擎的快艇)載人來，從這亂石灘上岸，然後找地方躲藏。

這是一個最新又最安全的偷渡的方法，因爲水警船也也無法截阻這些大飛。

不過，石灘附近又沒有甚麼屋子，而且路也十分崎嶇，並不是一個理想上岸的地區。

「旗兵」選擇這個地方，自然有其理由。

唐敏聰道：「侯哥，你認爲怎樣？」

「如果我沒有猜錯，上面那間別墅，應該是有可疑。」

「我也同意，不過，那邊是懸崖，怎樣上去？」

「有車路？」

「有，不過這樣上去，要走過這一個石灘，再來這裏上車，而附近似乎沒有甚麼動靜。」

侯活看看錶，道：「還早。」

「我們先上去看看？」

「如果我們估計沒錯，上面已經有人注視下面整個形勢，我們出現，豈不是打草驚蛇？」

唐敏聰同意。

他們決定用一個折衷的辦法。

他們把車駛往那條到別墅的山路，但只到半路，那裏有一個小樹林，相當隱蔽。

在小樹林之內，可以看到下面海上的情形，也可以在短時間內上到別墅去。

如果有甚麼特別事情發生，進既可攻，退也可守。

唐敏聰道：「現在是三時，如果他們準時到，還有兩小時，我們一人睡一小時吧！」

侯活先睡。

到了四時，唐敏聰再睡。

可是兩人輪流睡着，一直到天大亮，仍然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兩人只好下山。

唐敏聰道：「怎樣？是『流料！』」

「我看不會，今天晚上，再來一次！」

他們出了市區，侯活並不氣餒，他找了一個紅外線夜間觀看器，可以幫助他們夜間視物。

那天晚上，他們一點又到達那個小樹林，有了夜間觀看器，對於附近觀看非常清楚，上面別墅依然燈光通明。

一直接近凌晨五時，那是四點五十五分。

遠處的海面有燈光掩映。

唐敏聰有點緊張，道：「是大飛！」

燈光開始時十分黯淡，不一會已非常光亮，並且已停在那懸崖下面。

快艇之上，走下了四個人影。

然後，那快艇又迅速的離開了。

海面又完全回復平靜，前後不過五分鐘，好像完全沒有事情發生過似的。

他們一直用夜間觀看器看着那四個人影。

不過，他們在崖下，也沒有甚麼地方好攀上去。

唐敏聰忽然叫道：「你看！」

侯活也發現，兩個人影，似是抓着一條繩，然後迅速向山崖上升上去。

侯活道：「甚麼東西令他們上升？」

「當然是早有人在那裏準備。」

兩人迅速上了山崖，不一會，另外兩個人也被扯了上去。

唐敏聰當然明白，他們是要上上面那別墅，道路非常傾斜，不一會已聽到了狗吠聲。

侯活道：「走！」

侯活道：「走路上去。」

他們下了車，再轉一個斜坡，已到那別墅。

唐敏聰道：「一定有很多狗。」

「我早有準備，」他拿出兩支食管似的東西，原來是趕狗的噴霧器。

他們並沒有往正門，在一處較低的圍牆處，想翻身入內，可是，他們都呆在半空。

因爲下面有八隻狗，黑暗之中，只見白牙森森。

兩人向着八隻狗猛噴霧，這東西也厲害，不及十秒，八隻狗先後睡了。

兩人按着鼻，跳了下去。

到處都有强光，相信一定有人守望着，他們專往有陰影的花影樹叢走，暫時未被發現。

忽然，前面有脚步聲。

兩個提着槍的人正向這邊來。

侯活用手肘撞了唐敏聽一下，輕聲道：「一人一個！」

唐敏聽點了點頭。

兩人又再近，他們突然撲出，爲了省時省力，他們仍用噴霧器，兩人迅速躺下。

他們扯下他們的衣服，是一些保安人員的制服，這對他們會大爲方便。

別墅佔地很大，這裏整個山頭的範圍，分開幾座建築物。

每座都有燈光，獨有一座在當中，似乎沒有人似的。

侯活指一指那座，這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佈置，他們繞了一些路。

唐敏聽指着一輛車子，不是普通的車子，而是一輛工程車，車後有一個電動絞盤，上有鐵索，而鐵索是引向山崖邊之處。

四個黑影可以迅速上來這山崖，原來是早有佈置的，他們利用這絞盤鐵索，拉了他們上來。

用這個方法收藏非法入境者，實在非常週到。

就算下面出了事，搜索人員也未必能找到，就算找到，要費一段時間，而非法入境者上來了這處，根本有很多時間好離開。

他們躡足走近那沒有燈光的平房。

果然，他們猜測並沒有錯，房內是有燈光的，不過，在厚厚的窗簾下，外面無法看到。

侯活示意唐敏聽上二樓，因爲下面無人。

唐敏聽一點頭，走近一處水渠的地方，一脚踏了上去，借力使力，翻身便上了二樓那個小小的陽台，唐敏聽的身手實在不錯。

侯活在另一邊，也用同樣的方法，上了上面。

兩人各據小小陽台的一邊。

厚厚的窗簾有一小角掀起，他們可以清楚地看見，那四人似乎已換好了衣服，並且在喝茶。

他們似有所等待。

忽然，裏面有人站起，緩緩的走近陽台。

侯活與唐敏聽都緊張起來，只要他一推開陽台的門，他們兩人便會無所遁形。

兩人盡量靠近牆邊。

那人正想推門，後面有人說話，那人回過頭來，再回座位。

侯活與唐敏聽兩人，各抹一把汗。

過了一會，有人進那房間，四人跟了進去。

看來他們是到另一邊的另外一個房間。

這間房子是間平頂的兩層房子，他們現在二樓陽台，只要再上去，便是天台。

侯活先試一試上去，上面是平頂，是一些古老的大階磚，他示意唐敏聽上來。

但唐敏聽指指另一邊，意思是他想從另一邊上，侯活點了點頭，他自己小心翼翼的躡足過去。

他非常害怕弄出聲音，幸好是有驚無險。

過了屋頂另一邊有三個陽台，原來這屋子並非長方形，這邊比剛才那一邊，大得多。

唐敏聽已在極右邊一個陽台，他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他那邊有人。

侯活示意他過來。

這邊的陽台也是有厚厚的窗簾。

不過，他們非常幸運，因爲接近天花板的窗簾處，其中一個小鈎鬆脫了，因此有一處地方，可以居高臨下的望到房間內的一切情形。

侯活索性趴在天台之上，往下望去。

那四人已坐下，背對着侯活。

他們前面有一個人，坐在一張大辦公室桌的後面，上面是一盞吊燈。

吊燈所垂下的位置，相當低，因此形成一個陰影，這個陰影似乎是特別的設計，剛巧是令人看不見那坐在大辦公桌後面那人的臉。

那人穿着一件綉金的長睡袍，身材中等，最令人心癢難熬的是無法看到他的臉。

那人正向四人說話，可惜他們兩人，一句也無法聽到。

不過，那四個人却是非常聚精會神的聽着。

一會，那人從抽屜中拿出一張紙，紙上好像繪有一些街道似的。

四人聚近一點細看。

那人用手指指着圖中，似是詳細地解釋一些重要的部份。

侯活注意到那人的手指，那是屬於一種養尊處優型的手指，無名指有一隻戒指，相當大，並不是鑽石或其他名貴寶石，而是一種雕刻似的東西，那些圖案，因爲太遠，無法看清楚。

不過，對侯活來說，這些圖案，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但一時之間，却又無法記起。

唐敏聽注意力却不是在那人的戒指，而是那張似是街道圖的紙張。

那人足足說了十分鐘多。

然後，其中一人把紙接了過來，放在袋內。

這人並不高大，可算是四人之中最矮小的，不過，他既然可以接得這張重要的紙張，他應該是一個重要的人，是四人中的首領。

坐在辦公桌後面那人，也站了起來。

那人也並不高大，雖然是穿着睡袍，但仍有氣派，四人退出。

侯活與唐敏聽伏着不動。

一會，那人從辦公桌後面走出來，兩人立時感到有點緊張，因爲，他們在暗中觀察之中，似乎感覺到這人身型熟悉，不只是見過，而且似是見過多次。

可惜那燈光只照在他肩膊以下的地方，總無法看清楚他的臉，而今他一移動，應該可以看見他的臉。

可是，他背向後，他迅速走近燈掣，一按下，整間房間已陷入黑暗，然後他退出。

忽然，他們又聽到遠處一些狗吠聲。

侯活向下指一指，示意唐敏聽離開，兩人迅速下了陽台，再沿水渠下。

狗聲又再近。

兩人拚命的沿着有陰影的地方走，而那時天相當黑，接近天光，這一刹那又特別黑暗，對他們逃離這山崖上的別墅大有幫助。

他倆並沒有回家，他們在市區內一間茶樓喝早茶，經過一夜工作，他們都有些疲倦。

吃東西的時候，他們的話題集中在那張圖上。

兩人各自說出一些記憶。

「那是一處天橋……」

「附近有公路……」

「是個四通八達的地區……」

「近海？」

他們越說，似越有所得似的。

唐敏聽索性拿了紙張出來，他畫了幾條街道，侯活也加一些，或減一些，漸漸他們似已掌握到一些甚麼似的，可是，一時之間，却又似找不到甚麼。

原來，隔幾桌上兩個人，正談論往西貢的路途。

其中一人道：「如果你從山上入西貢，那上面有天橋，不過，不要轉上天橋，否則……」

兩人聽了，同時道：「入西貢之前的上面，是鱷魚山上面……」

唐敏聽道：「對，一切都如我們所繪。」

侯活道：「馬上去看！」

兩人坐言起行，一直駕車到那鱷魚山處，沿着上山的路，一切似越來越熟悉。

侯活道：「這是天橋！」

唐敏聽道：「上天橋看看！」

他們駕車上了天橋，果然，如果上了天橋却又轉不進去西貢。

他們又再轉回原處，却在天橋下過。

那地方十分古怪，天橋下是一個迴旋處，並不是一般車輛交滙的地方，而是轉入西貢路口一條狹道，因爲路窄又彎曲，而在轉彎中段的地方，上面是天橋，而這路只有單程，兩面都是一些長滿了高及人頭的野草荒木。

他們沿路轉下去。

到了下面，侯活道：「再來一次！」

唐敏聽又把車子兜回山上，然後又再駛下那條路。

到了轉彎之處，侯活道：「停下來！」

唐敏聽把車子停了下來。

侯活道：「這條路車子不多，我們這樣停在路中，也不會阻礙交通。」

「是的，而且四野無人。」

「上面也看不見我們這裏的情形，下面也望不到我們，是個……」

「對！」

「是個打劫的好地方。」

他們竟然有點興奮，因爲他們是找對了地方，那是昨天晚上所看見的街道圖，他們有信心，這地方雖不中亦不遠。

唐敏聽道：「可是，這地方根本沒有人，車子也少，打甚麼劫？」

侯活道：「假如有一輛車，是企圖通入西貢的捷徑話……」

「對，如果有線報又不同！」

他們的汽車仍停在路中心，忽然，一輛車子停在他們後面，並且響號。

他們回過頭來，只見是一輛「賓士」，不，不只一輛，後面還有一輛。

唐敏聽迅速把車子駛前，那兩輛車在後面跟着，他上了天橋，而那兩輛「賓士」轉入了西貢。

侯活問：「兩輛『賓士』，有沒有靈感？」

「有，只是劫了這兩輛車回去，那也價值不少。」

「不，四個人，用大飛從大陸冒險入境，只劫兩輛賓士，不是太少嗎？」

「還有甚麼？」

「車上的東西！」

「這兩輛車看來是公司車。」

「對，我記得車牌。」

「那容易之極，我們立刻回警署。」

有正確的車牌號碼，要查車主，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唐敏聽把資料拿入侯活的辦公室。

「有些線索！」

「甚麼？」

「這兩輛車都是一間銀號的

車。」

「銀號？甚麼銀號？」

「其實是現在的銀行，不過，他們經營的東西，不在存款，而是在金條、外幣等東西。」

「而今還有這種公司！」

「有的，相信是碩果僅存的一間，不過，你不要小看他們，這公司生意極大，尤其是大陸開放之後，很多國內公司，需要美金鈔票，都要經他們。」

「美金鈔票？」

「是的，爲甚麼你這麼問？」

「爲甚麼不用銀行，銀行那麼方便？」

「因爲上面很多人，依然相信現鈔，而且非常相信美金，他們一見美金，眉開眼笑。」

「他們怎樣把美金運上去？」

「我不知道。」

「似乎這是關鍵所在。」侯活道。

這次侯活親自去查，他扮了一個客人往那間名叫隆發的銀號，不過，他根本不熟那間公司的經營方法，因此不得要領。

這個隆發銀號，並不做門面生意，相信是靠熟客，他們也應接不暇。

不過，侯活也有一個大發現，原來這間銀號，有一個工場，工場是用來製金磚的。

他又再查到，這間隆發付運貨物，一向是依靠一間非常出名的護衛公司。

侯活當晚在家中，與唐敏聰一起研究所得的資料，表面上看來，一切都十分正常。

於是他們作了很多假設。

「假使他們經營一些非法的美鈔及黃金生意！」

「爲了掩人耳目，自己付運。」

「爲了賺更多一些錢，連護衛公司的錢也由自己賺。」

他們討論很晚才去睡。

翌日，侯活決定自己去那裏守候，希望可以再找多一些線索，或者，剛巧這麼幸運，可以看見劫案的發生，可是等了一整天，全無收穫。

晚上，他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向前打來。

他在電話中匆匆的道：「有人叫我駕車回大陸，詳情現在還未知，我會用無線電話再與你聯絡。」

他說完便放下了電話，侯活想多問一句也不可能。

這幾天，侯活太忙，幾乎忘記了向前，他在穴居人中，才知有甚麼進展。

他說駕車回大陸，那實在是一件古怪的事，他是偷渡下來，又怎會駕車回去？

侯活又再在那路上守候了一天，也無收穫。

那天晚上，唐敏聰有一個建議，他會派一隊車隊，在那山崖上的別墅巡邏一下，相信那四個人有所行動的話，會加速一些。

侯活又再守候了一天，仍無收穫，不過，他知道唐敏聰已派了車隊巡了一天，希望明天不會失望。

半夜，侯活被電話吵醒，他一提起，聽見向前的聲音，整個人醒了過來。

「我駕車由西貢返大陸，有另一個人與我同行，詳情仍不知，你派人在西貢公路上巡行，我有機會，再想辦法與你聯絡。」

侯活問道：「西貢怎上大陸？」

向前似想解釋，不過，電話却斷了。

侯活明白，向前處境一定有困難，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打電話。

而他只是一件駕車的工具，詳情也不會知道太多，於是，他只好寄望明天。

侯活與唐敏聰分兩路而行。

唐敏聰回警局，找了幾個幫手，準備在西貢公路之上巡邏，希望有所發現。

侯活却仍駕車，守候在那往西貢的彎路處。

從早上直到一點，侯活與唐敏聰一直用無線電話聯絡，全無發現。

向前完全沒有消息。

侯活爲了不想錯過任何機會，他早已帶了三文治，早餐也在車上解決。

吃了一些東西，加上天氣悶熱，使人有點倦，欲睡的感覺，忽然，有强烈的汽車聲音。

侯活往後一望，是一輛大貨櫃車。

他在這路上守望了四天，從來也沒有見過貨櫃車選這條路行的。

貨櫃車有四十呎長，沿着這路走，並不容易，駕駛技術一定要非常好。

貨櫃車後面似有車輛，但因爲貨櫃車大，一時之間，侯活無法從那裏看清楚後面跟的是甚麼車輛。

貨櫃車駛上彎路，在天橋下處，那轉彎的地方竟然停了下來。

後面那輛車却迅速刹車，發出兩聲刺耳的刹車聲，侯活已出了自己的車輛。

他站在一處較高的地方，這位置可以清楚看到下面的情況。

貨櫃車似乎是發生了一些機械故障，這麼大輛的車，把整條路封了。

那輛車竟然是幾日前見過的車輛，兩輛賓士，是屬於隆發銀號的。

侯活知道一定有事情發生，他從斜坡跳了下去，更接近路面。

貨櫃車走下了兩人。

侯活一怔，因爲其中一人竟是向前。

向前與另外一人，從貨櫃車往後面走，那兩輛車的司機，開了窗口，伸出頭來，似乎是想詢問他們發生了甚麼事。

向前與那人，一人走近一輛車，突然拿出一支噴霧器，射向兩個司機。

兩個司機立即倒了。

他們兩人身旁，各有一人，那兩人拿出手槍，不過，他們却沒有向前及另外一人那麼手快，噴霧器一噴向他們，他們旋即軟了下來。

這一切的情景，只是十五秒左右的時間，向前與那人，行事非常迅速。

他們推了那四人在山邊的草堆，然後開了貨櫃車的櫃門，把兩輛車一直駛了入貨櫃之內。

侯活想出去，但在這情況之下，孤掌難鳴，而且向前參與這事，可能是他的工作及線索。

他決定暫時不現身。

兩輛「賓士」被駛入貨櫃車之內，他們出來，拉開貨櫃門，又回車上，轉眼已開動。

貨櫃車是向西貢而去。

似乎是應了向前所說，從西貢駛回大陸。

侯活回到自己的車上，一邊開車，一邊打電話與唐敏聰聯絡。

他吩咐唐敏聰派人到現場，也吩咐他另派車往西貢路上，追踪大貨櫃車。

侯活也從那彎路駛入西貢之路。

貨櫃車非常快，不過，龐然大物，是無所遁形，附近的巡邏車已接到命令，亦緊跟着。

那時是午後二時多，路上汽車並不太繁忙，貨櫃車是一直向海那邊走。

侯活心想：「這一邊怎能上大陸？實在不明白，這兩人究竟弄甚麼玄虛？」

貨櫃車仍向前駛。

他們似乎發現了甚麼，車速加快。

侯活也加速。

突然，前面「砰」的一聲，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因爲路窄，不容對頭兩車而過。

接着，貨櫃車急速的刹掣。

「吱吱」刺耳的刹車聲，貨櫃車已斜斜的把兩邊的路也封了。

侯活與一輛車無法駛前，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他立即下車，走上前去。

只見那貨櫃車的拖頭(即汽車)已移開。

貨櫃車本是只有後兩道門的，不知爲甚麼，這輛前面也有一道門。

而且門正打開。

那貨櫃車門拖頭之內，又不見了向前與另外一人。

這一瞬間發生的事，實在叫人摸不着頭腦。

前面貨櫃門開了，一輛賓士駛出，那是另一人駕駛的，直向路旁一條小路駛去。

接着是另一輛「賓士」駛出，正是向前駕駛。

這時，已有警車聲傳來。

侯活在這時候，眞不知如何是好，他突然一趨前，直撲向向前那輛車。

向前見一影子，立即刹車。

侯活再上前，向前見了他，一時之間，他似乎也不知如何是好。

警號已迫近。

向前突然開了車門，叫道：「上車！」

侯活也沒有考慮，便上了車上。

向前道：「伏下！」

侯活依言，向前猛踏油門，向往沙灘的路駛進去，原來這路是往一個相當荒僻的海灘。

汽車十分不定，因爲那條路非常崎嶇。

不久，便到了沙灘。

沙灘並不適宜汽車行走，因爲沙軟，車輛一陷入沙內，甚麼車也無法動彈。

不過，向前前面那輛賓士却可以直駛往海灘。

向前也一踏油門，向前而去。

他的車也沒有陷入沙內，原來，他們早有準備，沙上鋪上了兩條鐵板，剛好承着汽車車輪。

汽車一直向前駛，前面便是海！

難道要衝入海？

只見海上有兩艘快艇，並排停着。

前面那輛「賓士」，沿着鐵板而行，上了快艇，然後向下，那快艇剛好容下那「賓士」。

怎會如此？

侯活一時之間，還未看清楚。

不過，很快便輪到他自己這一輛。

向前也是向着另一艘快艇駛過去，他的駕駛技術實在出色，經過鐵軌，直駛往快艇。

原來那快艇的船艙，款式好像一隻躉船似的，剛巧可以容納這一輛「賓士」。

當汽車停定，上面一塊帆布，好像天幕一般，迅速地蓋上，立時非常黑暗。

他們已感覺到船身移動，瞬間，已是極快的移動，因爲船身是抛上抛下。

向前開了車廂內的燈。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侯活問。

「事情來得非常突然，你的出現也一樣突然。」向前感嘆的道。

侯活道：「快說！」

向前道：「這實在是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這兩輛車，不只車本身非常值錢，裏面裝的東西更為值錢，我相信是價值近一億的外鈔及黃金。」

「一億？」

「我相信是，而且大有可能超過。」

「你們不怕警方追來？」

「那大貨櫃車橫在公路上，我看最快也要兩小時，才可以再度通行無阻。」

侯活已經約略明白這精心策劃的劫案，不過，他仍然讓向前解釋。

「我仍然未知道誰是策劃人，他從內地找來的四個亡命之徒，負責搶車，我與另外一個，即是前面快艇那一個叫亞標的人，負責把車駛入快艇，然後入了內地之後，往一處叫樟木頭的地方交貨。」

「你有甚麼好處？」

「十萬元。」

「他們出手也算闊綽。」

「不，如果他們下來，應該博到五十萬左右，不過，我們風險比較小，而且我想這一宗案件，牽涉頗大。」

「甚麼時候交錢給你？」

「不知道，我想應該是在交貨的時候。」

「那四個人呢？」

「他們會再在幾個人烟稠密的地方做案——我看現在已進行中……」他看着手錶。

侯活道：「他們實在無所不用其計！」

向前嘆了口氣，道：「亂世也許便是如此。」

「亂世？而今是亂世，而今是太平盛世。」

「那要看每個人的觀點與角度。」

他們沉默了一會，船身拋上拋下更為厲害。

忽然，外面傳來一些爆炸的聲音。

侯活有點緊張。

向前道：「不用擔心，我們這艘快艇，比警方所用的快五倍以上，沒事的！」

果然，過了一會，再沒有傳出聲音。

「你以為是甚麼人會做這案？」侯活問。

「一個與內地非常有聯繫的人。」

「在本地也應是做大生意的。」侯活道。

「絕對同意，因此，我才接受這工作，只有走入他們的漩渦中，才可以知道他們在做甚麼。」

「是的！」侯活在品味向前的話。

向前這句話不單透露了他本身有文化，而且具有相當專業性的內函。

是專業警探的分析。

突然，船身波動。

向前道：「我想是到了。」

「這麼快？」

「不快，接近一小時了。」

想不到時間在他們的談話中飛快消逝。

向前道：「你依然伏下，交貨地點仍有一段路程，我們上了岸，再作打算。」

侯活依言把身體縮低。

不一會，那張天幕似的帆布張開了，侯活偷眼望出去，只見兩艘快艇已停在一個簡陋的碼頭旁。

向前發動了汽車引擎，他要把車倒後，滑上了鐵軌，鐵軌伸延到沙灘，直到石地。

另一輛賓士已在前面，並且按下了一下响號。

向前也按了一下，表示明白。

接着，他們便是全速向公路上去，這些所謂公路，其實全無公路的水準，也沒有甚麼設備，幸好這輛汽車避震優良，不會震至使人骨頭也散了。

汽車駛了一個鐘頭多一些，平均時速是一百三十公里，換句話說，他們已離開海岸已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那時天已入黑。

向前一直緊貼前面那車而行。

忽然，車內有聲音傳來，道：「先吃飯。」

原來這輛車是有無線電對講機。

向前回答道：「好極！」

他隨着前面那車子，停在一間路邊的平房，平房上寫着甚麼酒家。

向前對侯活道：「你仍躲着，我會設法拿些東西給你吃，暫時千萬別輕舉妄動。」

侯活點點頭。

向前下了車，與那個叫亞標的人，入了那酒家之內。

這酒家附近的地方十分荒涼，路上也沒有甚麼汽車，他百無聊賴的躺在車廂之內。

這車車輛十分寬大，非常舒服。

忽然，他想起向前說過，這車子之內，裝有近億元價值的外幣與黃金。

這些東西在那裏？

外面已全黑，他在車內移動，外面是看不到，他在車廂內搜索了一會，找不到甚麼，只找到一些餅

當向前的衣服扯開，侯活呆住了……

乾，相信是駕車者準備在路上肚餓時吃的。

侯活暫時仍未十分餓，況且向前一定會帶東西來。

他現在最有興趣的是，那些金條金磚外幣放在那裏？一億元的價值，實在是大開眼界。

行李箱！那是個最適宜的地方。

可是，沒有鎖匙，無法開行李箱，不過，他再在車內看了一會，忽然，他發覺車內有一個掣，可以遙控開關行李箱。

他一按，行李箱果然開了，他大喜過望，也不顧甚麼，慢慢開了門，閃身下車。

那時已完全入黑。

酒樓門口也沒有甚麼燈光，他下了車，蹲步而行，到了車的後面，那行李箱微開。

他慢慢把車蓋推開，裏面有一盞燈自動亮了起來，可以清楚的看見……

並沒有黃金，也沒有鈔票。

難道他們搶錯了車？

裏面只有一些被褥，還有一些修理汽車的工具，不要說沒有黃金，連鈔票的氣味也沒有！

侯活迅速的回到車廂之內，他定一定神，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往車後面看一趟。

沒有，真的沒有！

他回到車內，思維十分紊亂，以他們這麼有計劃的行動，沒理由會錯，可是事實卻擺在眼前。

忽然，他有另一個想法。

難道，所有的東西都在另一輛車上？

對，這是唯一的解釋。

侯活望望四週，而今更加漆黑，附近連車輛也沒有，他決定去看看那一輛車的行李箱。

他竄身下了車，先到那車的駕駛座處，車門是上了鎖，不過，車門玻璃卻開了。

他伸手入內，開了車門。

這輛車的結構與向前駕駛的那一輛，完全相同，他開了車上那小抽屜，一拉內裏的掣，行李箱便自動開了。

行李箱內只有一些被褥，一些修車工具之外，其他甚麼都沒有。

一如向前所駕的汽車一模一樣。

事情實有蹊蹺，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是沒有理由搶錯車。

那麼，那些黃金、外鈔，全在那裏？

車內還有收藏的地方？

忽然，酒樓內似乎有人影在閃動，看來他們正在走出來，侯活迅速回到自己的車廂。

不一會，阿標與向前出來。

向前手裏還拿着一包東西。

亞標想過來向前這邊車廂，但向前機警地道：「如果天亮之前要趕到，我們還是立刻上路。」

亞標道：「好極！」

「我跟着你……不過，晚上開車，不要太快。」

亞標走回他那輛車上。

向前也上了車，對侯活道：「你在後面吃，比較舒服一些！」

侯活接過了那盒東西，道：「謝謝。」

兩輛車很快便上路。

這些公路都是非常粗劣，有很多根本是一條泥路，因此一路是非常顛簸。

幸好這種高價車輛，避震結構是非常好。

侯活道：「還有多少路？」

「大約有千二公里，十個小時左右，現在是九時，沒有阻礙的話，明天早上九時應該到達。」

「到達之後，你們會怎樣？」

「我不知道，我只負責駕駛這輛車上去，其餘，亞標應該知道。」

侯活道：「你們的計劃究竟是怎樣？」

「我們的工作是搶了這車後，駛往沙灘，下了快艇，我再跟着亞標上路，一切便完工。」

「你也知道，這輛車價值連城。」

「我知道，單是看這輛車，是最新型號的『賓士』，已經價值不菲。」

「我不是說這車，我是說車內的東西。」

「據說有黃金……其實我也不大清楚。」

侯活道：「沒錯，是有黃金與外鈔，根據我的線報，應該是有幾億元以上的。」

「幾億？」

「否則，何必要你們配合行動，去搶兩輛車？」

「越多越好！」

「爲甚麼？」

「因爲價值越大，我們將會見到更重要的人物。」

侯活聽了這話，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忽然，亞標的車子連踏了兩下刹車掣，後面的刹車燈亮了兩下。

向前立時把車慢了下來，然後再猛踏刹車掣，汽車「嘎」的一聲，停了下來。

前面有兩三盞射燈似的在閃着。

亞標已停了車，但沒有下車。

侯活伏下，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向前道：「我也想知道。」

亞標的汽車亮了白燈，表示他們的車要後退，向前也即時把汽車退後。

這時，對講機响了，亞標道：「走！」

接着是「砰」的一聲，有人聲傳來：「下車！」

向前已看到幾個黑影圍在亞標的車前，亞標似是揮動着一些鐵棒或斧頭的東西。

向前煞了車，想開門下車。

侯活道：「你去救他？」

向前道：「我不能見死不救！」

他走下車，叫道：「你們想怎樣？」

那幾個人，並沒有理會，向前瞄準那盞最强烈的射燈，「砰」的一聲，開了一槍。

登時，所有人退後。

向前走近亞標處，亞標的車頭玻璃已全裂開，不過，他仍在車內，叫道：「回車上，走！」

向前也立刻上車。

因爲燈光一滅，那幾個人也有些害怕，退向後面，亞標已把車子駛向後。

向前上了車，拚命踏油門，向後駛去。

這時已有足夠的位置讓他們掉頭，向前變成在前，亞標在後。

向前全速向來處走。

忽然，「隆」的一聲，向前從倒後鏡中看到火光，亞標的車已着火。

向前問道：「亞標，你怎樣？」

對講機並沒有甚麼回音，只是沙沙作响。

向前從懷裏又抽出手槍，他把手槍拋向侯活道：「看來，亞標有問題，如果需要，你可幫我手。」

「這個當然！」

向前開了車門，竄身走了出去。

侯活望着向前一舉一動，他的確是一個身手靈活的人，確是經過長期訓練的人。

向前還沒有開槍，槍聲從對方放出，有如煙花。

侯活知道，自己應該下去，助他一臂之力，他竄了下車，利用車身掩護，直向前行。

射燈依然亮着，侯活在黑暗中向外望，一切都非常清楚。

亞標的形勢似是最爲不妙，他左手持槍，右手垂下，他可能受了傷。

正在這時，侯活看見一人，正向亞標發射，他想舉槍，但已太遲。

「隆」的一聲，亞標再度中槍，倒在地上。

侯活開了一槍，向着那人，那人也應聲倒地，這時，向前已發現亞標倒地，他竄上前，扶起了他。

向前一動，便引來幾十响槍

聲。

看來，來犯的人也不少。

侯活小心向外竄着，只見兩人鬼鬼祟祟想來這邊偷襲，却不知侯活是黃雀在後。

他開了兩槍，那兩人倒下，又引來一陣槍聲，不過，他們都掩護得很好，並無事故。

向前放下了亞標，也向外發了幾槍。

突然，那射燈熄了，周遭一片黑暗。

向前身手極爲敏捷，他隨手撿起一塊石子，向外一拋，便引起對方開槍。

這一開槍便洩露了對方的位置，他同時開槍，又中了一人，向前槍法也是奇準。

向前稍爲一動，槍聲又响。

這次，侯活是看得眞切，他向那黑影開槍，那人應聲倒下。

向前向他點了一下頭，表示感謝侯活救了他一命。

他們仍不敢妄動。

可是，再等一會，對方已全無聲响。

向前向侯活示意，侯活點頭，向前慢慢起來，然後慢慢走出去。

原來對方傷的傷了，死的死了，走的也走了，他大着膽子，向前面走去。

前面是兩個躺在地上的人，似乎已無氣息。

向前招手，表示一切正常。

侯活也走出來。

地上躺着五個屍體，再沒有其他人。

侯活道：「先看看亞標！」

向前轉身，就在這一刹那，那五個屍體當中一個，竟然會提起槍來，向着向前。

向前並不知道，但侯活看得清楚，他一竄身，人未到，脚先到，他全力一踢，那人的手槍被踢走。

不過，他仍是慢了一點。

子彈已射出，射中了向前的肩膊，但如果沒有侯活的一脚，子彈是應該射中他的心臟。

向前倒了下來。

侯活立時向那人開槍，可是，「赫勒」一聲，他的槍已沒有子彈。

那人高興的跳了起來。

原來那人是扮死人，作最後的一擊。

那人叫道：「站着！」

侯活並沒有站着，他向那人撲去，那人再開槍，結果只有「赫勒」的聲音。

那人也沒有子彈。

侯活撲了過去，雙手叉他肩膊之處，那人閃開了一些，但仍被侯活按了下去。

於是，兩人便在地上打滾，一會，他們分開，徒手打起來。

那人孔武有力，也有功夫底子，因此不容易應付。

侯活有點心急，因爲他不知向前的傷勢如何，在這焦急的一刹，那人便看準了一個機會，一拳打在他左邊太陽穴上，侯活只感到金星直冒。

那人得勢不饒人，再撲上前，以他巨大的身軀，硬把侯活壓在地上。

侯活被壓着，一時之間，全處下風，他奮力却不能擺脫。

他一轉身，發覺自己袋內似乎有些東西，他想起連忙一個轉身。

那人仍壓着他，並且揮拳而下。

侯活再硬接他一拳。

那人是右拳下，他太用力，左邊有些虛浮，侯活正趁此良機，一手伸入褲袋。

那是一小瓶噴霧，一噴便使人昏迷。

侯活猛地向那人噴去，那人想再下一拳，拳在半空已無能爲力打下來了。

侯活推開那人，再噴那人幾下，走到向前身邊，問道：「你怎麼了？」

向前的肩膊已是一片殷紅，他道：「相信沒有大礙。」

侯活把他扶了起來。

當他扶起向前時，他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不過，一時之間，他也沒有去理會這種感覺爲何物？

向前道：「謝謝你兩次救我！」

「不，那只是湊巧！」

他扶着向前上車，車廂內的燈光，映着向前的臉，他的臉十分蒼白。

侯活道：「你受傷嚴重，先縛好傷口，免至流血太多有危險！」

侯活想拉開向前的衣衫。

他閃開，但因失血，他已無力，只能讓他拉開。

當衣服一拉開，侯活呆着，因爲他看見向前竟是……她竟是個女人！

「對不起！」侯活道。

向前苦笑，有氣無力的道：「遲早你也會知道，不過，這樣知道，實在有點尷尬。」

侯活道：「我實在……」

向前道：「你先爲我紮好，免至我流血太多，你道歉也沒有機會……我車後有一些救傷用品！」

侯活也不再多言，爲她包紮。

幸好傷勢並不太重，血很快止了。

侯活去探視周圍的情形，亞標已中槍死了，對方已死了四人，那餘下的一人只是暈了，不過，侯活早已在醒前，把他五花大綁。

不久，天已亮了，侯活把那幾個死人推下了山坡，並在小樹林內

，把亞標埋葬了。

向前也到亞標墳前拜了幾拜。她的眼有點潤濕，她望着侯活道：「人生變幻無常，昨晚我仍與他吃飯，而今……」

侯活道：「他做得這種買賣，也早有思想準備了！」

「是的，爲了生活……」頓了一頓，她終於無法忍着奪眶而出的眼淚。

侯活其實有很多話要問她，不過，在這時候，實在是無從問起。

那時，天已更亮。

侯活道：「我們要迅速離開這裏。」

「是的，不過，這兩輛車……」

「你不能駕駛？」

向前搖搖頭。

侯活道：「我有辦法。」

他們回到兩輛車處，那個被侯活五花大綁的人已醒，正在掙扎。

侯活道：「老友，你還想活命嗎？」

「要！」

「如果要的話，你好好聽話。」

「你們要怎樣就怎樣。」

「誰派你們來？」

那人並不答，只是支支吾吾。

向前道：「爲了省事，倒不如把他活埋在那幾個屍首之中！」

那人聽了，道：「是陶卓！」

「甚麼？」向前臉色稍變。

那人見向前臉色變，便道：「你也知道我們陶大哥在這裏的威名，放了我你有着數！」

向前道：「放了你？既然你有這麼重要人物爲你撐腰，我們倒不如先殺了你，免日後麻煩。」

那人聽了，叫道：「不，不……我會爲報答你們不殺之恩，向陶大哥求情。」

侯活已回味這人還有利用價值，便道：「你懂駕車？」

「這輛？」

「是的，快些，不要婆婆媽媽。」

「未開過這種『奔馳』，不過，是自動波的，我看也不會太難！」

「那好極了！」侯活轉問向前道：「你仍可開槍？」

「左手仍然有力！」

「那你用槍制他，讓他開車，我在後面跟着。」

侯活把那人解開了一部份，把他放在駕駛座上，然後用鎖鍊把他鎖在座位上，然後再鬆開手脚。

向前在旁，左手拿着槍指着他，這麼近距離，無論誰身手如何敏捷，也逃不過這手槍，何況他腰是被鎖着，無法逃出車外。

向前道：「你跟着後面，而今時間已過，我看他們等得很心急。」

侯活道：「我們直去你的目的地？」

「不，我害怕陶卓這班人，接到這些人失敗的消息，會在附近兜截，因此我們要繞圈，我們先北上，再南下，晚上才到目的地。」

「汽油夠嗎？」

向前道：「我知道這兩輛車都有足夠的後備汽油。」

侯活去檢查一下，果然兩輛車都各有一大桶汽油，而車上本身，也有一個滿載後備油缸。

向前道：「我們盡快離開此地，午飯時我會告訴你一切！」

侯活道：「我所知道的實在不多。」

「先簡單的告訴你，其實我與你的身份一樣，只是代表的政府不同！」她說完之後，便叫那人開車。

侯活有點恍然大悟！

向前果然也是一個警探，不，依照她的術語來說，她是個秘密公安！

向前熟悉附近的公路，她首先把車子駛入大公路上，那處人來人往，車輛不絕，在光天化日之下，少了一重擔心，他們直向北，到了午飯時分，停在路邊一家小茶樓吃飯。

兩輛滿是泥塵的汽車，也吸引了不少人來觀看，他們似乎都慕名而來，慕「賓士」之名而來。

向前暗暗的押着那人下車，三人一起進內午膳。

經過半日一夜的辛勞，雖然是非常粗劣的食物，他們也覺得好味。

向前一直只是與侯活閒聊，並沒有談及公事問題，可能是因爲那個囚犯在旁。

忽然，有一個掌櫃模樣的人走來，對向前道：「向大姐，很久沒見了，又立功啦！」

向前望了那人一眼，笑道：「我也很久沒有見你了，生意可好？」

「不錯，我還在鄉間與外商合資做了一些小工廠，生意還可以！」他頓了一頓，道：「外面那輛『賓士』是你的嗎？」

「是！」

「這些車子可搶手？」那人道。

「當然，你也想要？」

「不，我哪有資格，不過，我們那些廠委，他們可是大有資格。」

向前嚴肅地道：「老朱，千萬別插手這些東西，這些車子可能給你惹來瀰天大禍，我們的部門內，也不知捉了多少個！」

那人伸了伸舌頭，道：「你們好好吃！」

向前的話，不只是暗示她是公安，而是很明白指出，她實在是個

公安。

當那掌櫃走開之後，那囚犯突然開聲道：「向大姐！」

「你也認識我？」向前道。

「當然……我有一個請求。」

「甚麼？去厠所嗎？」

那人道：「不，我……你也是在江湖吃飯，你可以給我一個價錢。」

「甚麼價錢？」

那人似是提起勇氣道：「他們付你多少，我們付你十倍！」

「十倍？你好大口氣，」向前似有些興趣。

「是的，甚至廿倍。」

向前道：「老兄，你是不是在說笑？」

「當然不是，我還會關照這位老友。」他指的的是侯活，並瞟了他一眼。

向前向侯活打了一個眼色。

「你老闆是甚麼人？」

那人道：「你不用理會，就是這兩輛車，已足夠付你們兩人的酬勞。」

向前無言，讓那人看得出，她是有些意動。

那人更鼓其如簧之舌道：「只要你們聽我的話，把車子交給我的老闆，那你們便可長期享清福了。」

「你老闆究竟是誰？」

「這些我不能告訴你。」

「好，你知道這車子價值多少？」

「我當然知道，你們兩人又可否知道，這兩輛車，除了表面的價值之外，還有甚麼？」

向前心中一凜，這人所知實在不少。

向前故意道：「車子便是車子，還有甚麼表面價值，內裏價值？」

「你不用理會……」這時，這人反而擺出一副大模大樣，他以爲自己佔了上風。

向前瞪了侯活一眼，納納道：「我……」

那人道：「你們哥兒倆可以商量一下。」

向前道：「我們……」

那人道：「你們可以先把我鎖在車內，然後好好商量，你不用擔心我走，我一定不會走。」

「你在騙誰？」

「我怎敢騙你公安大姐！」

向前道：「你仍好好坐在這裏！」她把鎖鍊鎖在一張大木椅子上。

那人並沒有甚麼不滿，反而是開心地吃菜，他自忖一切勝算都在他那面。

向前與侯活離開了那桌，往那遠遠的厠所入口處。

向前道：「你的看法怎樣？」

「我們只有兩人，冒險成份大些！」

「不過，這可以省却我們不少查探的功夫！」

「是的，你不怕？」

「怕甚麼？」

「你還有傷。」

「這沒大礙，你的目的也是來找眞正的幕後人，這應該是天賜良緣。」

侯活點了點頭。

「好，就這樣決定——目前一切都不利我們，只要到了那些人的巢穴，再作打算。」

「好極，見機行事。」

兩人回到桌子。

那人道：「商量好了，立刻起程！」

向前道：「爲了安全起見，我還是鎖着你！」

那人略一猶豫，道：「也沒有甚麼大問題。」

身爲公僕　知法犯法

三人又再上路，情況與早上的情形一模一樣，那人由向前用槍控制着，侯活駕另一輛車在後面跟着。

這次不同的地方，是由那人引路。

車子一直向南而下，然後轉西。

黃昏時分，已進入了山區，不過，沿路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建築物，是用木或鐵，加上一些水泥建成，看來是一些加工廠。

再深入一些，居然有一列車房，全用水泥磚瓦所蓋，向前的車子駛進內。

侯活跟着駛進，看到一個招牌，上面寫着：「龐大車身企業」，原來是一間車身廠。

這時已是下班時間，有一些工人走出，另外一些騎着單車離去。

汽車一直駛入一個大車房，裏面有一切修理汽車的設備，但並沒有人工作。

當他們都下了車，那大車房門突然自動的下來。

向前顯得有點緊張。

那人道：「你們跟着我，又有槍在手，怕什麼？」他笑着，似乎甚是得意。

他引導着兩人，從車房內一道小門進入另一間建築物，外面天氣也相當熱，這地方却是涼涼的，竟然是有空氣調節的。

上了一層樓，是一個辦公室，非常有規模的辦公室，那人領了他們走進一個會客室。

他們坐在非常舒適的沙發內。

向前道：「等一等，老闆已知

道我們來了。」

辦公室天花板角有一個電視監視器，不單會客室有，其他地方也有，這些監察系統，十分完善。

不一會，有一個彪形大漢，匆匆進來，道：「你回來了？又說……」

他看見兩個陌生人，立時住了口。

「不用多言，你帶我見大哥，自有交代。」

彪形大漢果然不言，開了門，示意他們跟着，坐着的時候，他並未發現那被向前他們押着的人是被扣的，但一站起，他便看得清楚。

「你這樣見大哥，如何……」

「你不用理會，只要帶我們去見大哥。」

向前一直非常小心，手槍雖然是在口袋之內，但槍口一直是指在那人的要害。

一直到了走廊的盡頭，彪形大漢轉身道：「你們自己進去吧！」

那人上前敲門。

門內有深沉的聲音，應道：「進來！」

那人領着向前與侯活進內。那是一間非常現代化的辦公室，有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後。

侯活一進內，整個人便呆了。

因爲坐在辦公桌後面那人，竟是一個相識的人，一個非常熟悉的人。

「馬爽。」

桌後的人也呆了一呆，看着侯活。

侯活經過打鬥，也經過捱餓，長途風塵，衣衫不整、頭髮蓬鬆。

侯活把頭髮撥起，桌後的人驚異地道：「怎麼會是你？」

「馬大哥，你們認識？」

馬爽已鎮定下來，道：「是的，請坐！」

那人道：「既然你們認識，那可以放了我。」

向前望了侯活一眼。

侯活腦內一片凌亂，他實在無法想像，一個在港與他並肩作戰的人，竟然是這裏的大哥。

馬爽道：「這位是……」

「我叫向前。」

「向兄弟，你既然把兩輛車都駛來了，我們自然會好好報答你。」

向前內心忖道，在這時候，控制着他們的一個人，而這個人並不是十分重要，那也是多餘，倒不如是大大方方的放了他。

向前開了鎖。

「亞文，你先回去休息，我們的事，你不用理。」

「是的，大哥。」

亞文離開了辦公室。

侯活實在忍耐不住，問道：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馬爽聳了聳肩膀。

「你監守自盜，知法犯法。」侯活道。

馬爽嘆了一口氣。

「你以爲只是閉口便可推搪一切。」

馬爽道：「侯活，你不要罵我……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事。」

向前道：「這位馬先生是甚麼人？」

侯活道：「在這裏他是馬大哥，在下面，我們是總探長的五個心腹之一。」他的聲音充滿憤怒。

馬爽道：「侯活，我承認我是……不過，你比我好得多少，你還不是劫車劫財？」

「我……我只是混進來……」忽然，他覺得自己不應再說下去。

「你不是……」

「你以爲我也像你？」

馬爽嘆了口氣，道：「侯活，你當差多少年？」

「前後五年。」

「你一共收過多少薪金？」

侯活沒有答他。

馬爽自己已提出了答案，道：「就算你省吃省用，你有一百萬元？」

侯活沒有回答。

馬爽再道：「五十萬？」

侯活仍然沒有回答。

馬爽又道：「二十萬？」

侯活只嘆了一口氣。

馬爽當然明白這嘆氣的意思，他頓了一頓，道：「我比你入行早，不要說是你，當差才三五年，就像我這樣渾渾噩噩的過了二十年，仍然也是甚麼也沒有。」

侯活道：「你不能爲了……」

馬爽並不讓他說下去，插口道：「你不要駁我，你先看看……」

他按了枱上一個遙控器，那個牆上的監察電視亮了，只見映着車房。

車房內有兩輛車，那兩輛車正是侯活與向前駛來的，其中一輛已被「積」起，幾個工人正在車下面工作。

侯活道：「他們在做甚麼？」

「你看下去便知道。」

四個工人各自拿着一枝電動的螺絲鑽，在車底拆下一些東西，不一會，又有工人拖來兩部手動的「積機」，放在車的下面。

這監察電視機兒能傳送畫面，並沒有聲音，不過，從那些工人的臉上看來，他們的神情都是十分興奮。

忽然，所有工作人員從車底走了出來，旁邊兩個工人把手動「積機」放在一旁，然後把那「積」積起，當積機到達車底，支持着兩邊，他們開始把「積機」降下。

降下來的竟是一個相當大的鐵箱，但厚度只有四五吋左右。

他們把鐵箱移開了，箱上有鎖，他們並沒有鎖匙，不過那支猛力的燒焊器便成了鎖匙。

當鐵板移開，他們從電視上已看到，雖然沒有顏色，但也感覺到金光閃閃。

原來收藏黃金的地方，竟是在車底。

怪不得侯活把整輛車也搜過，也無法發現收藏黃金的地方。

工人再把鐵板多開了一些，另一邊全是不同國家的鈔票，滿滿一箱。

這情景看得侯活與向前也口呆目瞪。

馬爽道：「你看！」

侯活道：「你替他們行事，有多少報酬？」

「並沒有一定，他們只給我總數的三個巴仙。」

向前道：「三個巴仙，如果是一億的話，你也有三百萬，看來這次數目不少。」

馬爽也有些興奮，道：「是的，數目實在不少，還有另外一車。」

而今畫面上出現的工作，分作兩批，一批是點收黃金鈔票，放進另外幾個大公事箱內。

另一批正在把另一輛車積上去。

這些人工作效率極高，不一會，另一個大而扁的鐵箱也從車底拆了下來。

當他們把這鐵箱打開，也是滿載黃金與外鈔。

馬爽道：「賺這些錢也不容易。」

侯活道：「知法犯法，監守自盜，你知道這是……」

「我知，我知，我甚麼也知道，你不用再教訓我。我工作了幾十年，每次用生命去換取回來的，只是一些毫不實用的勳章，我有妻子、幾個兒女，還有，我們是敏感性的工作崗位，我還要保民。」

侯活道：「你是公僕，你要保護市民，可是，你而今次却成了賊中之賊，你怎能如此？」

馬爽道：「侯活，你還年輕，你有很多機會，但我再沒有了。」他的神情似乎帶着悲哀而蒼涼的味道。

向前道：「而今你們想怎樣？」

馬爽道：「其實你們也知道，我們這批東西，是由別人的手上搶回來，這二億多貨物，雖然在我們手中，但未必一定屬於我們。」

向前道：「他們來攻？」

馬爽不言。

侯活想說話，但向前給了他一個眼色，侯活只好止住，他知道這位拍檔極有智謀。

向前道：「馬先生，其實我們也是出來走江湖的。」

馬爽一直以爲向前是侯活的朋友或拍檔。

向前道：「而我的身份也與你相同，境況也是完全相同。」

「甚麼？」馬爽似不大明白。

向前道：「你們是下面英政府的幹探，我却是這裏的國家公安。」

這話一出，馬爽定了一定神，對向前是括目相看。

馬爽道：「那好極了。」

「甚麼好極？」

馬爽道：「你在這裏生活也很好？」

「也不太好。」

馬爽道：「是的，無論在甚麼地方，當一個小小公差，並沒有甚麼好日子過，你的理想是甚麼？」

「我的理想，差不多也是所有現今公安人員的理想。」

「所有公安都是這麼想？」

向前道：「有兩個想法——第一，抓到一筆錢，去外國做其寓公；第二，也同樣是要弄到一筆錢，自己老了，不想再出去受那風風雨雨，而讓自己的子女出國。」

馬爽道：「是的，天下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麼可以好

好合作。

「合作？」侯活道。

馬爽道：「以我估計，這批東西超過二十億，我們這裏可以得到六千萬左右，不過，我們兄弟衆多，六千萬也並不是非常龐大數目，你們兩人入夥的話……」

侯活道：「我甚麼時侯說過入夥？」

馬爽臉色一變。

向前道：「給我們一個數目。」

馬爽道：「向兄弟，你才是一個江湖兒女，你們把車子押回來，功勞也大，我是一口價，一人一百萬。」

「一百萬？」向前與侯活異口同聲地說。

不過，兩人表情是各異。

向前似是有點受寵若驚，而侯活却是有點大不喟然。不過，向前已一手按着侯活的膊頭，搶着道：「現金？」

「你要甚麼也可以，黃金、外鈔，悉隨尊便。」

「好極！」

馬爽道：「不過，還有一些條件。」

「甚麼？」

「我相信日內會有麻煩，如果你們願意入夥，你們便有責任去保護這批貨。」

「這個當然。」向前道。

向前望了侯活一眼，她立時察覺他神色有異，可是，她想阻止也來不及。

侯活道：「馬爽，假如我不入夥？」

馬爽有點愕然，但隨即道：「那沒有甚麼關係，不過，你知道的事實在太多。」

侯活突然把槍掏了出來，向前想阻止也來不及。

馬爽其實也是一個手明眼快的人，不過，他只是安然不動。直到侯活的槍指向他，他才大笑起來。

這笑聲實在令侯活愕然。

侯活道：「馬爽，你不要故作驚人，我要逮捕你。」

「逮捕我？」馬爽笑聲更響亮。

侯活站了起來，他把槍挺起。

馬爽依然在笑，他竟然撥開了侯活的槍，道：「你小心看着。」

馬爽按下了枱上幾個電鈕。

牆上有幾個隱蔽的電視機露了出來，螢幕上顯出很多荷槍實彈的保安人員，正在這大工場內外巡視。

馬爽道：「侯活，你這樣做，有什麼益處？」

向前一手把侯活持槍的手按下去，道：「馬大哥，他是在開玩笑。」

「是的，他是在用槍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

馬爽突然也把一支槍指向侯活，這是一支最新型的「麥林」手槍，威力比侯活的左輪大十倍以上。

這槍既可一發一發的射出，也可連續射出，無論侯活的槍法如何準，如何快，也敵不過馬爽的手槍。

向前站起來，以身護着侯活，道：「馬大哥，侯活不懂世故，我可以代表他來與你談。」

侯活想推開向前，但向前把手伸向後，作了一個古怪的手勢，侯活雖不明所以，但也大概猜到，她是叫自己，暫時勿太魯莽。

侯活想再動也沒有辦法，因爲向前以身體保護着他，只要馬爽一開槍，兩個同時遭殃。

馬爽見向前這麼維護朋友，道：「向兄弟，你是個人才，我佩服你。」

向前道：「侯活，你不是說過還想去讀書深造嗎？有了這筆錢，你想做什麼也可以。」

侯活支吾以對。

向前道：「馬大哥，你是爽快人，我們一定以你馬首是瞻。」

「好極！」他把那電鈕按下，不過，那幾個螢幕仍然發出響聲。

馬爽再按下一個對講機，他還沒有說話，對講機已傳來聲音：「全面戒備！」

「甚麼事？」

「南面一列大卡車，我看是來攻的了。」

「我們準備情況如何？」

「一切正常，請你立即來指揮部。」

馬爽按下了對講機的電鈕，道：「侯活，想清楚了沒有？」

侯活道：「我……」

向前道：「一切依從馬大哥所言！」

「好極，你跟我上指揮部，我們其實已編排一切防守措施，不過，情形有變的話，也要兩位效勞。」

兩人跟着馬爽離開了辦公室。

這屋宇本是平房，馬爽竟然帶了他們走進一部升降機，他們正在奇怪，升降機門已開，他們進內，原來升降機並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一直下了三層。

他們出了升降機，經過一條好像是隧道的甬道，到了另外一個升降機門之前。

原來他們有非常嚴密的地下甬道。

他們又進了升降機，上了兩層。

出了升降機門之後，他們又好像回到他們剛才所到的辦公室，週圍的環境是一模一樣。

向前也有點摸不着頭腦，道：

「怎麼……」

馬爽道：「這是專門設計的，像迷宮一般，陌生人來到，越走便越是糊塗。」

他們又進了甬道盡頭的一間辦公室。

這辦公室規模更大，牆上的螢幕更多，但大辦公桌後面，仍是只有一人。

侯活入內的時候，仍然看不到那人的臉孔，因爲他正背轉了身，面向牆。

不過，這人身材極爲熟悉，尤其是髮型。

馬爽關上了門，道：「老牛，怎麼了？」

「老牛？」侯活自己對自己說。

那人轉過身來。

侯活整個人，先是震動，然後是凝注，因爲那姓牛的人，不單是他認識，而且十分熟絡。

那姓牛的站了起來，見了侯活，並不覺得十分詫異，道：「歡迎你加入我們行列。」

他伸出了手，向前把侯活推了一推，侯活才如夢初醒的上前，也伸出了手，跟他一握。

牛堅，是他們五個重要探長之一，爲什麼他會……爲什麼他不會？既然馬爽可以這麼做，牛堅爲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牛堅沒有與侯活多說，因爲他集中精神在螢幕上，剛才他們看見三輛貨車駛來，而今已在他們這間工廠大閘之外。

牛堅道：「他們到了！」

「甚麼人？」馬爽問。

「陌生面孔，可能是一些新丁。」

向前望向螢幕，臉孔也頓時變色，不過，他是個十分機警的人，她的表情，並沒有人留意。

馬爽道：「這麼大的買賣，他們竟然會派一些三打六（下級）來？」

牛堅道：「難道其中有甚麼詭計？」

「怕他們甚麼，我們防備怎樣？」

「一切已預備妥當，他們入閘之後，有甚麼變卦，也是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

「好極！」他頓了一頓，道：「你先與他們說。」

牛堅點點頭，開了另一個掣，然後道：「請你們說出通行證。」

其中一人上前，那人道：「今夜無花不結果。」

牛堅道：「好極，你們多少人？」

「五人！」

「請你們進來，在看更亭處放下所有武器。」

那人道：「好極！」

牛堅按鈕，果然是五個人進內，他們入閘之後，便走到一個看更亭。

侯活、向前都是在螢幕上看到他們一舉一動。

看更亭有人把守，兩個人穿着類似軍裝的衣服，接過了他們五人手槍，並且接受了搜身。

一切都十分滿意。

馬爽開了一個電鈕，道：「先讓三人進來。」

這五人似乎不大願意被拆散，但結果仍是推了三人出來，螢幕一直映着三人朝這辦公室而來。

馬爽道：「老牛，關了所有的東西。」

他的意思是，既然對方的人來了，不必再用電視監察器，可以直接與他們對話。

牛堅比較小心，道：「我想他們進來之後，再關監察器。」

從外面大閘來到這建築物，也需要一段時間，因此馬爽並沒有異議。

馬爽對侯活與向前道：「這是收買我們貨物的一批人，他們並沒有與我們合作過，因此小心一點。」

他頓了一頓，道：「這批貨物，價值太大，普通人並沒有此能力，但他們是目前崛起聲勢最浩大的一批，我們只好冒險一試。」

螢幕上仍映着三人向這辦公室來。

向前忽然道：「馬大哥，是姓陶所推薦？」

馬爽有點詫異，道：「你也認識這上面的人？」

「你說是最近崛起的一派，我自然會聯想到姓陶的。」

馬爽笑道：「你消息也十分靈通。」

就在這時，所有螢幕都暗了。

「是你關的嗎？」馬爽問。

牛堅急躁地道：「不！」他不停地按桌上一個鍵盤，看來是一個電腦控制中心。

可是，所有東西也沒有反應。

「電源全斷了！」牛堅道。

「爲什麼會這樣？」

「天知道。」

「後備電源？」

「照理是停電一分鐘之後，便會自動接上。」

可是，他們等了一會，什麼也沒有發生，連房間內那盞後備照明燈亮了，電源仍未駁上。

馬爽臉色陡變，牛堅也顯得手忙脚亂。

「砰！砰！砰！」

那是拍門的聲音。

馬爽道：「你們是誰？」

「當然是來談生意的！」頓了一頓，又道：「開門！」

馬爽道：「拿手槍！」

牛堅迅速從抽屜裏拿了兩柄小型機槍出來，其中一柄遞了給馬爽。

侯活道：「我們呢？」

「你們先躲在一角。」

兩人無奈，只好依言。

「開門！」外面又是一陣粗暴的聲音。

牛堅與馬爽托着小型機槍，佔了兩個十分有利的位置，槍口却是對着辦公室的門口，只要他們一推開，三個人身上都會變成黃蜂巢。

「開門！」

馬爽與牛堅當然不再應聲。

外面突然是一陣沉默，什麼人聲也沒有。

馬爽輕聲道：「他們在弄些什麼？」

牛堅搖了搖頭。

答案很快便揭曉，「砰」的一聲，整道門也被炸開，一陣濃烈火藥味，衝向他們。

他們兩人，同時向門口發射一輪。

外面的人，當然是早有準備。

侯活與向前躲在一角，他們是伏在地上，當煙霧未滿房間之前，他們已發現，外面抛了一些黃泥似的東西進來。

也許因爲馬爽與牛堅的位置與他們不同，所以並沒有甚麼發現。

外面又傳來聲音，道：「你們還不投降？」

馬爽又向外面掃了一輪。

向前道：「馬大哥，他們放了一些塑膠炸藥進來。」

「甚麼？」

「塑膠炸藥……這些炸藥，只要一受壓，便立即爆炸，你看……」

她指着地面。

果然見有大約五六包東西。

「他們怎樣把這些炸藥加壓？」牛堅問。

向前道：「很容易，他們只要向其中一包開一槍，那包炸藥便爆，只要一包爆炸，其他的便像連鎖一般都爆炸起來。」

「那麼，他們的話並不是恐嚇。」

「我相信不是。」

馬爽與牛堅互望一眼。

牛堅道：「好漢不吃眼前虧。」

馬爽只好點點頭，道：「你們想怎樣？」

「好好談判！」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先把機關槍抛往門口。」

兩人只好依照他們吩咐。

馬爽向侯活作了一個眼色，而向前却輕聲道：「千萬勿開槍！」

侯活不解，但他明白向前自然有她道理。

「砰」的一聲，門被踢開，一人在前，兩人殿後的躍進了辦公室。

他們也是挺着輕機槍。

「站起來！」

馬爽與牛堅慢慢的站起來。

「舉手！」

兩人在他們的機關槍之下，無法不舉手。

馬爽道：「你們知道在與誰說話？」

「我不知道，也不用知道，因爲我接受上面的命令，我的任務是押你們回去，無論是死是活。」

他的語氣充滿了蔑視。

牛堅實在氣不過，他知道，這兩人也進入了這室內，他們根本不敢開槍，因爲房中氣壓一變，塑膠炸藥一爆，他們也毫無生路。

牛堅突然一騰身，右脚同時飛起。

那人萬料不到，他竟敢反抗，那人猝不及防，機槍被踢起，不過，他反應極快。

人還未下，竟能在半空之中轉身拗腰，反再撲向牛堅，而且手中多了一柄長有呎許的利刀。

他人一下，一個虛招，已在牛堅背後，並且用刀擱在牛堅的頭上。

馬爽想動，但爲時已晚。

那人道：「再動，你便死在當場。」

另一人依然手按槍掣，不過，他並不敢發射，反而是向後退。

他退的地方，正近侯活。

侯活已覷準時機，他一撲出，再出直拳，打在那人左邊太陽穴。

那人頭一歪，手中機槍已被踢去。

侯活照辦煮碗，用手扣着那人的頭，叫道：「放開他，否則……」

侯活手中雖沒有刀，但他的來勢驚人，使那威脅着牛堅的人，有點心怯。

而向前也是窺準了這一剎。

她飛身而出，脚踢在他持刀的手臂上，那人只覺手臂一痲，刀也放手。

牛堅閃開，馬爽一個竄身趨前，已把長刀接過。

一時之間，形勢大變。

侯活道：「你走向前面的牆，雙手放在頭上。」

那人無奈。

侯活再道：「走！」

他示意衆人先離開這辦公室，因爲這裏滿是塑膠炸藥，只要氣壓一變，或者是外面有一些爆炸，這裏也不能倖免，因此，第一步便是要離開。

馬爽到了門口。

忽然，房間的燈光閃了一下，接着，全室盡黑。

侯活叫道：「你們兩人勿亂來，我最多與你們同歸於盡。」

這恐嚇果然生效。

向前往推門，門竟是上了鎖，無法開啓。

馬爽道：「不用開了，我們這裏有一個安全措施，就是當電源被截斷之後，所有重要的辦公室門，都會自動下鎖，目的是以策安全。」

不一會，室中一盞後備照明燈亮了。

牛堅上前，用繩索將兩人綑了。

馬爽坐回辦公桌上，按了一些掣，不過，電源已斷，所有東西都沒有反應。

忽然，他們聽到一些「沙沙」的聲响，是來自他們兩個囚犯。

「你們有通訊器？」牛堅問。

那人點了點頭。

牛堅一手在他的腰間抽出一個小型的對講機出來。

牛堅道：「好極，你們要命的話，叫你們的頭人，先駁上電源，我們一起面對面談判。」

那人道：「我們也只是奉命而行，四位大哥，手下留情！」

牛堅道：「不要再多說。」他把對講機遞至他的嘴前。

那人道：「我們……我們……」

一時之間，他似不知從何說起。

馬爽爲了節省時間，上前搶了對講機，道：「無論你們是什麼人也好，既然來到，我們好好一談。」

「你是誰？」對講機傳來聲音。

馬爽道：「我是這工廠的主事人，你截斷了電源，就算搶盡這裏的東西，也無法離開。」

對方並沒有說話。

馬爽又道：「你們兩個手下已被我們控制。」他一拳打在那人腹上，那人叫了一聲，他把對講機放在他嘴前，痛苦的聲音，清晰地傳過去。

對方道：「好，你們過來。」

馬爽道：「你們先駁上內部的線。」

不一會，他們室內的燈光重亮。

向前撲向門，門很容易便開了。

牛堅與馬爽兩人，各控制着一人，出了辦公室的門，向前是最後一個離開，她一脚把門撐上。

「砰」的一聲，前面這片牆竟然立時塌下，幸好他們離開辦公室也相當遠。

看來那些塑膠炸藥並非恐嚇人的，而是非常有效，向前只是把門用力撐上，但氣壓只是稍變，便引起了其中一個塑膠炸藥爆了。

這批來攻的人，實在是小覷不得。

兩人領前，一直來到另一邊的走廊。

兩旁已有一些黑衣人守衛。

牛堅與馬爽心中忐忑，因爲一路上，根本不見半個自己人，看來自己已盡被對方所控制。

幸好他們派這兩個酒囊飯袋來，否則他們也會一早便落入他們的手上。

這時，他們爲了安全，兩人各控制一人，一直向着另一個大辦公室而去。

來到門口，牛堅呆着。

馬爽也是呆了。

房內却是爽朗的笑聲，道：「牛大哥，馬大哥！」

牛堅道：「想不到會是你們！」

另一個聲音道：「在對講機中，我們也猜到七八分，但實在不敢相信。」

侯活往內裏一望，他也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爲在這辦公室裏面，不只是兩個熟悉的人，而且是他相當尊敬的人。

朱牧與楊甦。

幾個當紅的探長，竟會在這一個場合會面。

侯活自英國回來，他對朱牧與楊甦特別尊敬，一來是他們年紀較大，另一方面，兩人十分隨和，也常常給侯活一些指導。

朱牧道：「既然我們這麼幸運——也可以說是不幸的遇上了，大家是自己人，該好好談一下。」

馬爽道：「你看，還有什麼人來了。」

他所指的是侯活。

侯活無奈的上前。

楊甦道：「你們比我還本事，竟然說服了這位洋大哥也加入了你們的幫夥。」

但向前並沒有，不過，在這時刻，表面是相當輕鬆而實際上相當緊張的一刻，並沒有人注意到。

楊甦道：「請放了他們，我們好好談一下！」

馬爽道：「我們……」

「不用擔心，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

馬爽望望牛堅，他們只好放了兩人，兩人已盡快離開，侯活似是最尷尬。

馬爽道：「首先我要聲明，侯活並不是我們這一夥，他是駕車來的人，但是在那一邊，我們不知道。」

楊甦道：「侯活，你自己說，你是在那一邊？」

侯活望着四人，他們表情各異，他又發覺不見了向前，一時之間，實在是無從作答。

朱牧突然收斂了笑容，道：「既然不屬於我們，也不屬於你們，那麼……」

他並沒有再說下去，但每個人

都想到他會說些什麼。

侯活感到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

朱牧道：「侯活，你而今薪酬有多少？」

馬爽道：「這些我已和他說過，侯活，不要再多浪費時間，你是否與我們一起行動？」

侯活一望衆人，自己是勢孤力單，他作了一個勉强的笑容。

不過，他的演技實在是非常差。

侯活道：「我……我聽各位……大哥……」

他們四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朱牧道：「侯活，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們四人開過會之後再作打算。」他頓了一頓道：「總而言之，我們得到的好處，你一定有份。」

他們請侯活「休息」，那只是一個好名詞，侯活當然明白。

不過，形勢比人强，他反抗也是無濟於事。

他退後，朱牧上前，並道：「我外面的兄弟會好好的招待你。」

朱牧用對講機吩咐各人。

馬爽與牛堅的手下，已完全落入楊甦與朱牧手上，一時之間，他們幾乎成了閒人。

不一會，朱牧已吩咐好一切。

楊甦道：「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好好的談一下。」

馬爽與牛堅坐了下來。

朱牧道：「我們在香港，也風聞有我們警界的人，在大陸做大買賣，但想不到……」

馬爽道：「我們也有過這樣的消息，不用再多解釋，我們的情況都相同。」

朱牧道：「我們兩人亦非主腦人，不過，如果你們要求合理的話，我們也可以作一個決定。」

馬爽道：「既然如此，我們兩輛車，二一添作五。」

「就是這麼簡單？」

馬爽道：「是的。」

楊甦道：「那麼車上的東西呢？」

馬爽道：「你們的線報也厲害，我也不想再多費口舌，也是二一添作五。」

楊甦道：「本來，我們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爲了向上級有所交代，我提議……」

牛堅道：「而今在這情況之下，你們可以自作決定，爲什麼還要理會什麼上頭？」

馬爽道：「你們這一把年紀，還可以做幾次？」

這話似是打開了一個新局面。

馬爽見他們意動，道：「我已搭通了天地線，我們這裏分得的全是黃金與外鈔，到了南美，或其他你們認爲適合的地方，根本上不用再露臉，也是富翁生活。」

「你們有路？」

「當然，我們明知這買賣是非常巨大，我們拚着不成功便成仁，而今遇到的是兄弟，那麼，我們一起，同一陣線，永無後顧之憂。」

這番話實在使他們心動。

馬爽續道：「你們不要再猶豫，天一亮，我們分別出發，到了南面那個小碼頭，我們有船接你們一起來，船會到海南島，那時，你揀去那裏也不會太遲。」

「海南島？」

「是的，你們怕？」

「怕？」楊甦與朱牧也笑了起來。

可是，他們的笑聲實在發得太早，外面傳來一陣爆炸之聲，而且似是不受控制似的。

四人各自拿了武器。

朱牧在對講機說了一番話，卻沒有回音。

外面的情形，比他們想像中更壞。

朱牧不愧是一個見過風浪的人，在這時候，他仍然表現得不慌不忙，雖然，他的內心並不是如外表那麼鎮定，他一轉念，問道：

「我……」

馬爽却有些急躁，道：「朱大哥，你有什麼問題，儘管問。」

朱牧道：「你們已是三個人，再分多我們兩份，豈不是……」

馬爽笑起來道：「我還以爲你擔心什麼……我們這次的收穫，應超過二十億以上，本來，我們每人是六億多，而今我們五份分，每人也有四億多。」

「你們損失不少！」楊甦道。

「四億與六億，數字上是少了一些，不過，到了海外作爲一個寓公，有了億字，你大概可以活兩世，又何必再爲多一個零或兩個零而煩惱？」

馬爽說得極其有道理，到了海外，有了錢，隱姓埋名，要太多錢也是無益。

而事實上他們所能獲取的並不是小數目。

朱牧看了楊甦一眼，兩人同時點頭。

朱牧道：「既是如此，我們又可再來一次拍擋。」

楊甦從室內牆邊一些皮袋拿出了幾枝輕機槍，並且每人派了很多的子彈。

朱牧道：「這只是以備不時之需，我們從這裏出去。」

馬爽道：「我們不必硬拚。」

朱牧道：「爲什麼？」

馬爽道：「你們忘記了，這裏我是主人，你跟着我，我們自然有安全撤退之法。」

馬爽與牛堅同時撥開了一個大鐵櫃，後面便露出一個只有一米高左右的出口。

牛堅道：「我們先往倉庫，亦即是我們黃金外鈔收藏的地方。」

朱牧道：「侯活，你是青年人，你先跟着牛大哥。」

這話表面十分得體，侯活當然明白他是以自己來作擋箭牌。

侯活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侯活的後面便是朱牧與楊甦，押後的是馬爽，這個陣法其實各自心有所謀。

只有侯活慶幸他們四人之間仍有猜忌，只有如此，他才有機會突破此重圍。

出了那辦公室，馬爽仍然把那大鐵櫃拉回來，塞着進口，以免別人發現。

一路是只容一人而過的通道，兩面有非常微弱的燈光照着，並不算難走。

他們忽高忽低，通道可能是因地勢而起，有時候是靜如深海，但也有時候，還可以聽到外面槍聲卜卜。

不一會，前面豁然開朗。

馬爽一步搶先，與牛堅會合，兩人在牆上似是東摸摸、西摸摸的，一道似是泥牆的東西開了。

朱牧也竄前跟着馬爽。

楊甦也不怠慢，緊跟着牛堅。

侯活看在眼內，他們好像在打籃球，人釘人似的，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只有他們互相猜忌，互相不信任，他才有機會脫身。

四人出了那門，侯活是最後一個。

當他踏出了門，他呆了一會，因爲他剛才所走過的地方，全是爛泥磚石，但這裏却是一個銅牆鐵壁的地方。

是的，侯活沒有眼花，這門後是一個銅牆鐵壁。

地方並不大，只有百來方呎。

室內並沒有什麼東西，地上只放着兩個大鐵箱。

侯活認得那兩個鐵箱，正是從「賓士」車底拆下來的兩個鐵箱。

馬爽道：「這兩個箱子裏面，所載的外幣與黃金數目完全一樣。」

朱牧道：「打開來看看！」

「我恐怕沒有多少時間。」馬爽道。

朱牧道：「不，看一看也費不了多少時間。」

馬爽道：「這兩個鐵箱，都是裝有密碼鎖，數字是由我與牛大哥一人掌握一半，換句話說，要我們兩人一起，才可以開的。」

「快！」

馬爽望着牛堅，牛堅道：「打開來看一看，以安他們的心也好。」

於是，兩人在鐵箱的一角，開了一個小蓋，蓋下是一個好像電話按鈕鍵盤似的。

馬爽先按幾下，然後輪到牛堅。

然後，兩人合力，掀起了大鐵蓋。

一陣眩目的光輝，衆人忍不住的驚嘆。

侯活雖然在螢幕上看過，但而今眞眞正正的看到那一塊一塊黃澄澄的黃金，那實在是震人心弦。

「另一箱呢？」楊甦問。

牛堅又再掀起另一箱那個小蓋，按下了幾個電鈕，然後走開。

馬爽上前，也是按下幾個電鈕。

朱牧與楊甦，全力掀起鐵蓋。

同樣是使人眼目爲之眩的黃金，這一次，他們比較清醒一些，可以清楚的看到其他花花綠綠的外鈔。

馬爽道：「我們點過數目，兩箱都是一樣，你們要那一箱？」

朱牧道：「既然是一樣……」

楊甦道：「我們便要這一箱。」

馬爽道：「爲了安全起見，我把這箱的密碼告訴朱大哥，你把密碼告訴楊大哥。」

牛堅點頭。

於是兩人各自在他們耳邊低聲說了。

朱牧非常機警，道：「我們試一下。」

馬爽並沒有反對。

於是兩人各自按下了號碼，那鐵箱果然是可以開了。

馬爽道：「你們要好好記着號碼，否則……」

朱牧道：「這號碼比我們生命還更重要，怎會忘記！」

他們四人說話的時候，似乎是忘記了侯活的存在，侯活當然會察覺到這一點。

當他們開箱的時候，侯活還以爲他們會各自在箱中分他一杯羹，不過，當他們說及密碼之時，仍然當他不存在之時，侯活已身感自己已在極危險的環境之中。

不過，他手中仍有機槍。

侯活道：「那麼，我怎樣？」

馬爽道：「侯活，你……」

他突然一個竄身，牛堅也以差不多的速度與他同退，他們退至大鐵箱之後，並且迅速把鐵箱推起。

侯活把槍指向朱牧與楊甦。

那鐵箱怎能抵擋得子彈。

他們也是十分機警的人，當牛堅一動，他們也同時採取行動，並照辦煮碗的推起了大鐵箱。

侯活呆愕在當場。

馬爽道：「侯活，你還年輕，又有學問，你還有大把前途，不用像我們那樣……」

朱牧道：「侯活，你一向是以正義自居，我們也是信服正義的人，可惜的是……」

馬爽道：「朱大哥，我們還需要人用，侯活假若可以聽我們指使的話，他還可以……」

朱牧道：「對，馬大哥，你發施號令吧，我們要盡快離開這裏。」

馬爽道：「侯活，先放下機槍。」

這個時候，有機槍與沒有機槍根本是一樣，人在砧板上，他只能服從，他放下了槍。

馬爽道：「開門！」

前面有一個大圓環，一看便知是開這銅牆鐵壁的保險庫，他走上前去。

馬爽道：「向左轉五圈。」

侯活依言。

「向右轉三圈，再向左轉半圈。」

侯活心裏靈機一觸。

「推前！」

他拚命用力推前，他以爲，只要一推開，他便連自己也可以推出去。

那知道，這圓門只開了一半。

馬爽笑道：「侯活，你再玩花樣，你以後聽到的，不再是笑聲，而是子彈聲。」

「再轉左三圈，右八圈。」

侯活心中十分氣憤，他向來自負，想不到在這時候，竟要聽命這四人，在他心目中，這四人根本不配當警察，可是，在槍桿下，他能做甚麼？

「再推！」

侯活依言再推，他沒有準備要竄出，可是，門的的確確是推了出外，外面還有光透入。

接着是開槍的聲音。

侯活不知那裏來這動力，他一竄，已經出了外面，外面是寒風陣陣，他已管不了前面是甚麼，總之是向着前面走去。

他滾下了一個斜坡，有點暈眩，他想起身，右脚非常痛楚，這突如其來的痛，使他眞的昏了過去。

＊　＊　＊

當門推開了之後，四人仍匐伏着。

朱牧與楊甦是在一個鐵箱之後，牛堅與馬爽是在另一邊，他們却不敢妄動。

忽然之間，這小小的保險庫呈現一種難以言喻的緊繃的感覺。

靜默會使人產生恐懼。

馬爽道：「朱大哥，楊大哥，你們先出去，我們兩人殿後。」

朱牧冷笑道：「這裏並無後顧之憂，何必殿後，我們一起出去吧，對了，你們是準備用甚麼工具離開？」

馬爽道：「出去便知道。」

朱牧道：「馬大哥，請原諒，我不是不信任你，因爲這地方始終是你的地頭。」

馬爽道：「我明白，出去之後，已是一個山坡，我們要從山坡下去，到了下邊一條河，自然有船可以載我們往海南島。」

楊甦道：「捧着這麼重的東西下山？」

「不用怕，我們早有安排。」

「甚麼安排？」牛堅問，可是馬爽依然並沒有回答。

馬爽轉向牛堅道：「我們先出去。」

兩人捧起箱子，一步一步邁向門口。

這箱子非常重，兩個大男子漢也幾乎抬不動，不過，裏面有花花綠綠的外幣鈔票與黃澄澄的黃金，足夠提供他們超乎尋常的動力。

馬爽與牛堅已出了外面。

這時，朱牧與楊甦似又放心不下，拚命盡快跟着他們，兩人年紀大點，抬起鐵箱，更覺吃力。

下面果然是一個斜坡。

朱牧放下鐵箱，問道：「爲甚麼不見那馬騮？」

他指的是侯活。

馬爽道：「我也正在奇怪。」

楊甦道：「不要理他死活了，最重要還是我們先離開這裏。」

馬爽道：「爲甚麼這麼心急？」

楊甦道：「早走早着！」

他話裏似乎有其他隱憂。

馬爽道：「我們先過去那邊。」

一轉過山坡，下面竟是一處相當平坦的地方，一邊是個山崖，另一邊有一間建築物。

那建築物已經相當舊，旁邊似有汽車。

馬爽道：「我下去駕車上來。」

朱牧道：「我與你一起去。」

馬爽心中不悅，但也原諒他有提防之心，這裏一切都是由他佈置，朱牧與楊甦實在是吃虧。

兩人臨下斜坡之時，都向自己的拍擋打了一個眼色，他們都在提防。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兩人迅速到了那建築物旁，那是一輛吉普車，兩人坐了上去，馬爽立刻便把車發動。

朱牧道：「你的佈置倒費心思。」

馬爽道：「一會你再看我的佈置，你更加會大大的佩服。」

兩人把車子駛上山坡，接了兩人，當然更把兩個大鐵箱運回那間古舊的建築物旁。

馬爽先下車，叫道：「大家合作！」

他推開了那大屋的前面捲閘。

赫然是一架飛機在其內。

飛機，是眞的飛機，却沒有鏍旋槳。

朱牧道：「一架滑翔機，有甚麼用？」

馬爽道：「自然有用，我們用這滑翔機滑下去，不單神不知鬼不覺，就算有人發現，也無奈我們何！」

牛堅道：「果然是出人意料。」

馬爽道：「不過，並不是人人也可以把這滑翔機開動的。」

朱牧道：「根本沒有機器，當然不能開動，你有辦法，快說！」

馬爽內心並不十分高興朱牧的語氣，但他並沒有發作，道：「牛大哥，你去那邊。」

楊甦道：「去那處，我也去。」

他們仍然採取人釘人的方法。

牛堅道：「我去開另一輛車出來。」

馬爽道：「你們聽着，我們這裏準備了三輛車，一輛要用來拖飛機，另外兩輛用來拉大彈弓的。」

「大彈弓？」

馬爽指指飛機後面，地面上果然是有一條大彈弓。

楊甦道：「這便是滑翔機的動力？」

「你眞是聰明。」

其實道理是非常簡單，就像小孩子玩的彈叉一樣，飛機成了小石子，兩條大彈弓是彈叉的橡筋。

他們利用汽車把彈弓扯緊，然後放開，滑翔機便會先衝上雲霄，再滑翔下河。

從這山坡望去，並不見有河，但一過了山頭，那長長的河，便在山下。

朱牧與楊甦聽了他們的解釋，似是半信半疑，不過，到了這個時候，也再無選擇。

四人合力把彈弓裝好，扣上吉普車之上。

馬爽道：「我們搬鐵箱上飛機。」

馬爽與牛堅先搬上去，那鐵箱一搬到飛機上，整架飛機便往下沉一般。

馬爽道：「想不到一箱已太重。」

楊甦道：「我們這一箱也要上機。」

「我也想，但事實不能。」

馬爽有點頹然，看來這現象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想了一會，道：「兩箱東西，再加上我們四人，就算可以開動，也有危險。」

「那麼還有什麼辦法？」朱牧問。

馬爽道：「如果我們不要黃金，只剩下鈔票，那便沒有問題。」

朱牧與楊甦同道：「不要黃金？」

「是的。」

馬爽是坐言起行，他先開了自己那箱子，叫了牛堅幫手，把一塊一塊的黃金往下拋。

每塊黃金都是實心的，一塊一塊的掉在地上，發出沉重的聲音。

聽到的人，看着黃澄澄的金磚，一塊一塊地拋下，他們也隨着這聲音，仿似被人一拳一拳的打在胸口上。

牛堅道：「好了，好了，馬大哥，已去了一半，他們那箱也要丟去一半。」

馬爽道：「好！」

楊甦與朱牧全力把鐵箱抬上，箱子一放在飛機之上，又是沉了一下。

楊甦只好開了箱子，又是一塊一塊的黃金往下丟去，他一邊丟，一邊似是眼眶有淚。

朱牧比他也好不了多少。

他們兩人的神情，比賣兒子還要難看。

朱牧道：「我一生節儉，在這地方，竟然這麼大手筆！」他淒然一笑。

楊甦道：「我也是……唉！」

他們丟了一小半，便停下來。

馬爽道：「快點，否則我的兄弟來了，那時，我也幫不了你們。」

他們又丟了十來塊。

但那種心痛的感覺，令他們無法再丟下去。

楊甦忽然好像發瘋似的道：「不，不，不，我不再丟這些黃金。」

他竟然跳下飛機，撲向黃金。

地上一塊一塊的黃金，直像地盤上一塊一塊的磚，不過這些都是黃澄澄的。

楊甦攤大兩手擁抱着地面上的黃金。

馬爽道：「快叫他上來！」

朱牧道：「我不下去，楊大哥……」

牛堅望了馬爽一眼，馬爽道：「好，我們仍然是互相牽制的。」

牛堅跳了下去。

朱牧突然抽出了手槍，馬爽也沒有比他手慢。

朱牧道：「一人殺一個。」

「甚麼？」

「少了兩個人，重量少了，黃金自然可以多攜，而且不用分。」

好個狡猾的朱牧。

馬爽有些遲疑。

不過，朱牧已開槍，他不是殺楊甦，而是射向牛堅，牛堅背向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子彈穿過他的背，他倒在地上。

血在他身上湧出，把黃金染紅了。

楊甦被血所驚醒似的，他叫道

：「不要殺我！」

馬爽非常氣憤，他把槍指向朱牧。

朱牧道：「殺我沒有用，殺他！」

他指的是楊甦。

朱牧再道：「你殺了他，正是一舉兩得，既可以爲牛堅報仇，將來在黃泉相遇，也有個好交代；另一方面，我們也少一個人。」

馬爽見楊甦人已瘋狂，他拾起地上染有血跡的金磚，拚命擲上來。

馬爽已再無選擇。

他開了槍，楊甦呆立着，雙目不閉，雙手仍各抓着一塊金磚。

「好了！只有我們兩人。」朱牧道。

馬爽仍沒有把槍收起。

「你不能殺我，只有你一人，是無法把飛機彈出去的，你一定要我……正如我一定要你一樣。」

馬爽怒視着朱牧。

不過，朱牧的話並沒有錯，兩人現今是互相依賴，要逃出這山谷，少一人也不可。

馬爽終於把槍收了。

「好極，你想通了。」

朱牧與馬爽二人，又再把黃金丟下去。

當他們發現飛機已再沒有下沉搖動，他們知道，重量已是適當，是離開的時候。

馬爽道：「我們要配合，才可以把滑翔機彈上半空。」

「怎樣配合？」

「我這裏有一個遙控，我可以在這裏，把那輛吉普車發動，然後車子會前進，一直把這大彈弓拉緊，到了適當的時候，你放下這槓杆，滑翔機自然會彈出。」

朱牧聽了，冷笑道：「其實你不用太多人幫你，你早已動了殺人之心。」

馬爽道：「是你先殺人。」

朱牧道：「哈……這個時候，誰先開始都沒有甚麼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仍生存，而且擁有黃金外幣。」

馬爽道：「是的！」

「不是！」

兩人正在得意忘形，被這「不是」兩字，嚇得不知所措。

他們回過頭來，只見兩支手槍正指着他們。

持槍的正是侯活與向前。

原來侯活竄出了鐵門之後，滑落斜坡，因爲太痛楚而昏了過去，却遇上了向前。

侯活慢慢移近，道：「還有我們兩人。」

馬爽突然哈哈大笑道：「當然，這個當然，還有你們兩位。」

朱牧似乎有所蠢動。

向前道：「你勿再動，我們是寧願一拍兩散的。」

朱牧道：「不，不，我不會動。」

馬爽道：「你們上來吧！」

向前轉向侯活，道：「你先上！」

「好極！」侯活身手靈活，三兩下手脚，已上了機上，接着向前也上去。

而今滑翔機上多了兩個人，又再有沉下去的感覺。

當他們都各佔了有利位置時，馬爽道：「我看而今又再超重。」

向前道：「再丟掉一些黃金。」

馬爽道：「我看除了這個辦法，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朱牧道：「還要丟下去，已經不多了。」

侯活道：「你要命還是要黃金？如果你要黃金的話，你可以自己下去。」

「不！不！」

兩人又再丟下黃金。

多了兩個人，滑翔機實在不能負荷，他們一塊一塊的抛下，不只是朱牧有依依不捨的表情，馬爽也緊繃着臉，只是極力掩飾着他痛苦的感覺。

忽然，馬爽望了朱牧一眼，朱牧也在這時望着他，兩人似有了默契。

朱牧突然拿起兩塊金磚，撲向向前。

向前非常機警，子彈已射出。

不過，朱牧是有備而撲出，他見向前舉槍之時，已改了姿勢，把金磚護着胸前。

子彈便透入了其中一塊金磚。

朱牧整個人被猛勁的力量撞向滑翔機的旁邊，整架飛機搖動起來。

馬爽也有所行動。

不過，出乎意料之外，他並不是攻擊侯活與向前，而是攻向朱牧。

朱牧已經受了子彈，雖然是沒有中槍，但整個人已失去平衡，搖搖欲墜，而今馬爽又再以金磚襲來，他已無法穩住身子，跌了下去。

下面滿是高低不平的金磚，他跌下去，雖不致死，但也實在難受。

可是，馬爽却沒有半點憐恤之情，他拚命把金磚往下擲，一時之間，在黃金上的朱牧，已是頭破血流，他想說話，又再被擲下金磚阻遏住了。

朱牧終於在黃金磚半掩之下，再無聲息。

眞正大盜　另有其人

這時，兩個鐵箱內的金磚已沒有多少。

向前與侯活看着馬爽這行動，實在是非常噁心，一個有默契的拍檔，竟是如此收場。

向前與侯活仍然以槍指着馬爽。

馬爽望着他們，叫道：「我沒有其他選擇，你們爲甚麼用這樣的眼光看着我？」

侯活道：「你……」

他實在不知如何說下去。

馬爽已搶着道：「爲了保存這兩箱東西，我們四個人之中，一定要犧牲一個，你們明白？」

向前不屑地道：「那麼，你便成爲我們的恩人？」

「不，我目的在錢，任何阻着我擁有這些錢的障礙，我都要清除他。」馬爽語氣十分堅定。

這話雖然並不是威脅向前與侯活，但也可以從其間表示出他的決心。

向前道：「包括我們？」

馬爽笑道：「對，包括你們，但反過來說，我更肯定你們兩人也是如此。」

向前把槍移至馬爽面前。

馬爽並沒有畏懼之色，反而是臉容漸漸放寬，道：「你不會殺我。」

「爲甚麼？」

「因爲我們大家都互相需要，你沒有我，你們不懂使用滑翔機，也無法離開這地方。」馬爽道。

侯活道：「那你正在編另外一個殺我們的方法？」

「不，我也不會再殺你們——第一，你是我的好伙計，這東西由我們三人均分，我也足以過非常寬裕的富豪生活。」

他好整以暇，頓了一頓才道：「第二，向前這位兄弟，你是國內公安，你選擇盡忠報國也好，選擇跟我們到外國也好。」

他望着向前，似乎在觀察對方神色。

馬爽續道：「我把這滑翔機升空之後，一直滑下去，對面已有船在接應，一直可以到海南島，有了你的公安地位，我相信我可以省却很多麻煩。」

馬爽實在是一個聰明人，他把一切形勢，分析妥當，看來三個人都有互相利用的關係。

馬爽再道：「我的原則是——這些金錢，我會分作三份，你們想怎樣也可以，只有一樣東西不可以，押我回去。」

侯活道：「下面那些黃金，如何處理？」

馬爽道：「逃出這地方之後，你有機會回來，那便全是你的。」

「不久便有人發現。」向前道。

馬爽道：「不一定，因爲這是工廠的後面，而剛巧這地方是一個棄置的兵工廠，是一個禁區。」

向前道：「馬大哥的佈置實在是高明。」

這一聲「馬大哥」，似乎把三人的距離拉近了一些，氣氛也改善。

馬爽道：「好了，開始我們的旅程。」

他又再覆述一遍，怎樣使這滑翔機衝上天空，他把三輛車的遙控器拿了出來，一人一個。

馬爽道：「你們各自控制一輛，其實不用控制什麼，只是發動了機器，開足馬力便可，不過，你們要動作一致，否則摣歪了便不成。」

「你怎樣？」侯活問。

「我也是控制另一輛車，當彈弓扯緊之後，我會推這槓杆，滑翔機自然是會一飛衝天。」

於是，他們開始工作。

首先是侯活與向前開動了車輛，接着馬爽也開動另一輛，兩輛在前，一輛在後。

在後那一輛，是扯着滑翔機的尾部。

馬爽道：「開足馬力！」

兩人再按另一掣，果然，兩車發出响亮的聲音，開足了馬力。

馬爽那一輛，扣着機尾，也是開足馬力。

馬爽叫道：「一、二、三！」

他推了機內一支槓杆，「蓬」的一聲，滑翔機衝上了半空。

馬爽穩定控制着飛機。

飛機隨着滑翔機向上衝，然後是平平穩穩的向着前面滑翔。

飛機過了山坡，開始向下滑去。

侯活問道：「滑翔機在空中可以停留多久？」

「理論上是更久也可以，正如一艘船可以浮在水上一樣，不過，以現在的風力看來，我們可以滑翔往更遠的地方。」

向前也從沒有試過這種滑翔機的經驗，看着下面，心裏既緊張，也有相當的激動。

漸漸，他們已可以看見下面，像條帶子的河，映着朝陽，一時是金光閃閃，一時是銀蛇亂舞。

馬爽道：「我將會把機降在水面上，你們先穿起救生衣。」

他指指座位之下。

侯活揭開了座位，拿出了救生衣，迅速的穿上，向前也學他。

馬爽道：「侯活，你來控制。」

「我不懂！」

「只要按着，讓飛機穩定便可以。」

侯活按着那支升降槓桿。

當馬爽穿好了救生衣，道：「我們降落之後，希望離那艘大木船不遠。」他指着下面，續道：「我

們把這兩箱東西，運了上船，那便成功在望。」

向前問道：「隨着出海，直往海南島？」

馬爽道：「是的！」看他神情輕鬆，似乎一切都已在他掌握之中。

「坐穩！」馬爽道，然後，他放下槓桿，滑翔機便開始向下衝去。

兩人都有一些害怕的感覺，不過，馬爽技術也實在不錯，一直往下去，然後是一振，滑翔機便在水面上滑行。

前面已有一艘大木船。

這木船眞如河上其他漁船一樣，並不顯眼。

馬爽道：「你們先下去，我把兩箱東西推下來。」

「會不會沉？」侯活問。

「不會的，因爲內裏有很多空氣。」

兩人先下了飛機，他們又自一扯救生衣的活塞，救生衣立時滿漲，浮力强勁。

馬爽把兩箱推了下來，其中一箱較爲沉重，有沉下去的可能，但馬爽已跳了下來，與向前一起，把鐵箱推向那艘木船處。

木船早已有人在等侯，一見有人游來，便拋下浮泡與繩索，因此，上船並不困難。

那滑翔機被水湧逐着，一會已被擱在河邊岩石中，並不容易被人發現。

侯活先上船，然後是向前與馬爽。

當侯活還沒有把身上的水抹乾，他已覺得不對勁，因爲他感覺五支槍的槍口已抵住他的背口。

他想警告向前，已是來不及，向前也是因爲感覺有槍抵住她而凝住。

馬爽慢慢的脫下救生衣，非常得意地笑道：「兩位好好休……」

他這話未說完，向前已把身上的救生衣一抖，撥開了兩支槍，然後是一個竄身，奔向馬爽。

她的身手實在是極爲靈敏，不過，馬爽的手下也絕不遲鈍。

「砰」的一聲，子彈在向前的後腦擦過。

幸好她已在馬爽身前，她一心把馬爽當作擋箭牌。

馬爽叫道：「不要開槍！」

在這混亂的一剎，侯活也開了三槍，因爲馬爽已吩咐了手下，不准開槍，因此他有機會，撲身用腳一掃，踢開了另外兩支槍。

侯活再施空手入白刃的武藝，三兩下手勢，已奪得了一支手槍。

向前一直控制着馬爽。

當侯活有槍在手的時候，他們以爲可以控制一切。

可是，馬爽突然大笑，向前不知他做什麼，在猶豫之際，他一個手肘撐出，向前只覺腰間一痛。

馬爽已竄向另一邊。

這時，有人大叫「勿動」！聲音來自船上一個窗口，一支機關槍槍嘴已經伸進窗口，向着他們兩人。

在這時刻，無論侯活與向前槍法如何準，身手如何靈活，也敵不過一支機關槍。

因爲這艘船之內，地方非常淺窄，他們無掩蔽的地方，整個空間，都在這支機關槍射程範圍之內。

馬爽道：「你們都是聰明人，應該知道怎樣做。」

向前道：「馬爽，你靠我們時，說過甚麼？」

「那是此一時，彼一時了，侯活，對不起，我雖然與你同事，但想到一生一世問題的時侯，我也無法不犧牲你的。」他頓了一頓，又道：「請你不要用這眼光望我，我明白……你不服氣？」

侯活並沒有說話，因爲他明知在他們槍嘴之下，說甚麼也是多餘。

可是，向前却道：「我不服！」

「好極！」馬爽道：「你們退下，黃麖！」

一個身裁短小的人接口道：「有！」

「有沒有興趣與這位哥兒打架？」馬爽問。

「有！」那個叫黃麖的人答道。

「好極！」馬爽轉向向前道：「向老弟，你打贏他，我便讓你活久一些。」

黃麖已走了出來，他打量了向前一下，臉上露出一些蔑視的神色。

向前也用嚴厲的眼色反望他。

突然，毫無徵兆的，黃麖已攻來。

向前並無懼色，反應也快，兩人在當中便打起來，那個叫黃麖的，異常靈動而慓悍。

向前雖是女流，但她而今外表仍是一個男人，因此黃麖並沒有當他是女人，手下並不容情。

突然，黃麖退後，向前迫前，她此舉似乎有些急功近利，正着了黃麖的道兒。

黃麖突然轉身一腳，左腳伸出，向前的速度極快，也沒有注意下面，竟然踢着了黃麖的腿。

立時，她整個人翻下去。

黃麖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側身，左手便揪着了向前的頭髮。

右手是一個手刀。

這手刀勁力十足，劈下向前的頸部大動脈，不比一柄刀爲弱。

侯活看在眼內，這時候，他再沒有猶豫的機會，他一竄上前，伸臂而出。

手刀便劈在侯活的手臂之上，

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疼痛。

向前趁這機會翻身向後。

因爲侯活上前，其他幾個在場的人也上前。

馬爽道：「既然侯大哥也有興趣，黃麖，你便再陪他玩幾招。」

那些人再退下。

侯活身材比黃麖高大得多，不過，黃麖並沒半點懼怕神色，他每一出手，都是勁力非常，而且致命。

侯活非常小心的應付。

他接了十來招之後，內心已明白，這人目的在馬爽這位大老闆面前顯顏色，表示他是個非常有用的伙計。

黃麖武功實在不弱，不過，他爲了表演自己，失諸太急功，太急燥。

這樣，多次顯示了他的弱點。

侯活本想趁他空門大露之時，一擧而創之，不過，他却有些憐才之心。

黃麖久攻不下，方寸已有些亂，他雙拳一出，侯活也是雙手一搭，再轉身一扭。

如果侯活手下不留情的話，他雙手可以登時被扭斷，但侯活並沒有，他只在最緊要關頭便放手。

黃麖急退，臉上有些尷尬的神色。

在馬爽看來，黃麖是有敗着，但並不算是完全敗在侯活的手下，可是，黃麖本身却明明白白的知道，只要他多跨一步，多出一招，他便出醜當場。

侯活並沒有多跨一步，多出一招。

忽然，船上响着一個古怪的聲响。

馬爽臉上變色，叫道：「押他們下去。」

機關槍又再出現。

兩人上前，押了侯活與向前往船邊走去，兩人被送入了一個小房間之內，然後鎖上了門。

微黃的燈光下，向前臉上似有些疼痛的神色。

侯活問：「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剛才那個叫黃麖的，實在是十分厲害，他幾乎……幸得你……」

「也沒有甚麼……這人非常厲害。」

「爲甚麼剛才你有機會下手挫他，你却……」

「如果我下手挫了他，我不知有沒有命回去。」

「爲甚麼？」

「他在這些刀頭舐血的江湖生活，在幾十人面前被人擊敗，他以後還有什麼前途？」

「你倒是一個憐才的人。」

「也許他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而今運氣欠佳，才會出此下策，跟着馬爽這一夥人。」

他們又聊了一會，忽然聽見外面有槍聲。

兩人站了起來，在房中摸索一會，看看有沒有可以出外的地方。

這密室名副其實，並沒有出去的地方。

門口有鋼板，用力不能撞開。

又一陣槍聲，不過，這槍聲响過之後，再沒有其他聲音，他們在一晃一搖之間，頽然睡着。

他們不知睡了多久，又再被一陣槍聲驚醒。

向前道：「外面發生了甚麼事？」

侯活並沒有回答。

忽然，那道門竟開了少許。

侯活衝向前，只是外面有一人，叫道：「兩位快出來，快，快！」

侯活出了門，向前也跟着。

那門外的人，竟是黃麖。

黃麖道：「兩位請跟我來！」

他們一直跟着黃麖，從這邊船弦到了另一邊，黃麖道：「有海盜襲擊我們。」

「海盜？」向前問。

「是的，我們已出了公海，這些海盜不知是越南人，還是菲律賓人。」

「他們常在公海出沒？」

「是的，我們的一邊船已中了一個炮彈，如果再下去，我害怕船會沉。」黃麖道。

侯活道：「你爲甚麼救我們？」

「你手下留情，我不想欠你人情。」

侯活道：「你救我一次，我救你一次，大家一筆鈎銷，以後你不用再記仇。」

黃麖在一艘救生艇帆布下，拿了兩柄機關槍出來，道：「你們自己小心！」

兩人各拿了機關槍，轉身之時，已不見了黃麖的踪影，兩人小心移向船艙，向有槍聲的那邊去。

侯活已淸楚看到前面有另一隻西式的漁船，並不是中國式的，而是西式的。

這艘漁船是用鋼板做成，因此並不怕這邊的機槍。

「天，發生了什麼事？」向前道。

侯活並沒有答話，他伏在船舷之上，小心看了一會，道：「我們而今是救人，也是自救。」

向前開始並不明白。

當侯活小心把機槍瞄準對方的船。

這西式的漁船其實是一隻小型的巡洋艦改裝成的，有非常犀利的武器。

「蓬」的一聲，侯活與向前幾乎都站不住，因爲對方射來的並不是

普通子彈，而是一個炮彈。

船頭已明顯地開了一個洞。

對方有人叫道：「快棄械投降。」

他們並非說英語、或其他東南亞語言，而是地道的廣東話。

是自己人的海盜？

這時，船上已亂作一通。

侯活道：「我們從船尾過那邊，看看可以做些什麼。」

向前點頭，兩人半蹲半伏的過船尾。

當繞過船尾的時候，他已看到馬爽，他夾着一柄輕機槍，在軚房處。

一陣槍聲又起。

對方那船根本不怕子彈，似是並無損傷，過了一會，侯活終於看見那船上一尊砲。

那砲體積並不大，砲管突了出來。

又是「蓬」的一聲，他們的船又再中了一砲，接着又是一輪子彈掃射過來。

馬爽這船似已是再無招架之力。

馬爽叫道：「我們棄船吧！」

侯活突然發射一連串的子彈，對向前道：「你掩護我——引開對方人的注意力。」

向前點了點頭，她也向另一方發射了一連串的子彈。

侯活趁這機會，奔向軚房。

馬爽見侯活奔來，有些詫異，不過，這時候，也沒有什麼話可說。

侯活道：「馬爽，你與手下，還可以支持多久？」

馬爽道：「相信不久。」

侯活道：「你試試詐作逃走。」

「不能，我們一邊機房已被炸了。」

「船還可以動？」

「可以！」

「那麼，你們盡量走，我會想辦法。」

「什麼辦法？」

「你不用問，當我與向前下了水，你們先亂槍掃射一輪，大約五分鐘之後，便開始撤退。」

馬爽已再沒有其他選擇，只好點頭。

侯活迅速的回到向前處，向她說了幾句話，兩人分別在左右兩邊船舷躍下。

馬爽已再下令開槍，因此，他倆下水的聲音並沒有被對方的船發覺。

侯活與向前都是非常精通泳術，所以游到對方的船並不困難。

一連串強勁的子彈掃射，使他們更集中精神去對付馬爽的船。

侯活首先到達了賊船的後面，他沿着一條垂下的鐵鍊，迅速地爬了上去。

當他抖去身上的水花時，向前亦到。

他們還沒有打招呼，一個人影撲出，侯活一閃，然後是一拳打出，那人想叫，向前已撲前，用手臂壓在他的喉嚨，他再無聲音，侯活從後面一拳打下，那人已是無聲無息的倒下。

向前繳了那人的輕機槍，並且從身上摘了三個手榴彈下來，侯活一直在旁看着。

他們再小心向前走去，忽地又有人從高撲下，不過，侯活與向前早已有默契，合作愉快。

一路由船尾至船的中部，他們已打敗了幾人，身上已有了足夠裝備。

這時，他們已望見了軚房。

侯活道：「我們左右夾攻，最重要的是，先抓住了那個控制大炮的人。」

向前道：「好極，你從左攻上，我掩護你。」

這時，這艘賊船已是勝券在握，掌炮的那人，正在洋洋得意。

侯活從左面向上走去。

有人發現，還未舉槍，已被向前在下面射死。

軚房內的人已發覺，他們居高臨下，十分有利，不過，侯活早有預算，他忽然縮身在一條巨桅之處，然後一手擲上兩個手榴彈。

「蓬」「蓬」的兩聲，軚房已被炸開，一時之間，煙霧瀰漫。

有幾個在外面把守的，被炸得飛身下海，不知他們究竟是死是活。

當煙霧稍爲散開，侯活再爬上去。

向前亦跟着上來。

整個軚房已被炸得不成樣子，房內已沒有一個活人，全是死屍，這突襲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

向前道：「我們怎樣？」

「先檢查那大炮。」

向前上前，小心看了一會，道：「沒問題，仍可以發射的。」

「好極！」

「但沒有炮彈。」

這時，軚房下面有人聲，侯活示意向前伏下，只見下面船艙處，跑出幾個人來，看來他們都是機房的工作人員，他們已是灰頭土臉，十分狼狽。

侯活把機關槍伸出外面，叫道：「不許動！」

那些人都不敢動。

侯活道：「你們想要命的，乖乖聽話。」

有人想動，但向前的一連串子彈，全沒有一個人敢動，向前喝道：「排好隊！」

一共是五個人。

她走了下去，道：「還有沒有炮彈？」

其中一個道：「有。」

原來在船頭的一塊大帆布之下，不單有炮彈，而且有非常多的其他軍火。

當向前正檢視那些東西時，馬爽已看到了侯活控制了軚房。

馬爽叫道：「侯活，快過來，我們前事不計。」

侯活並沒有回答，只是檢視那尊大砲，對於這東西，侯活並沒有甚麼經驗。

侯活對向前道：「放了這船的人。」

「放了他們？」

「是的，我們捉魚，當然是捉最大的那一條。」

向前並沒有異議，叫了其中一人，在船後拋下一隻救生艇，趕了所有仍有命的人下去。

船上有十多廿人，而今只剩七個，他們有機會逃命，早已叩謝不已。

馬爽在另一邊，也在收拾殘局，不過，他們還沒有起航，似乎在等侯活與向前。

向前低聲問侯活，道：「我看馬爽這人有陰謀，本來他可以趁這大好良機，留下我們，一走了之！」

「也許他發覺我們仍有用，你看，這是大海茫茫一片，也許眞有其他海盜。」

「這艘船並不是眞海盜。」

「我看並不是，大有可能是他們自己人，籠裏鷄作反的成數極多。」

這時，馬爽又再叫喊，叫他們回過他們那船。

侯活道：「你先過去！」

「你呢？」

「你上了船之後，我用大砲恐嚇他們，你趁機逮捕了他們，特別是馬爽。」

向前聽了，十分歡喜地道：「侯活，你經過這麼多艱苦，仍有正義。」

侯活道：「當然，我不能忍受監守自盜，知法犯法的人。」

「我也是！」

她說完之後，走向船頭，向對方船上人道：「我先過來。」

有人拋了一條繩過來，向前很快便攀了過去，馬爽非常熱烈的歡迎向前。

向前回頭看看侯活，侯活點了一下頭。

向前道：「馬爽，我正式拘捕你。」

馬爽呆了一下，笑道：「向兄，說甚麼笑？」

向前道：「我不是在說笑。」

馬爽叫了一聲，道：「我還有這麼多兄弟。」

向前道：「侯活正掌着那大炮。」

「他！」

向前道：「有誰敢妄動？」

有人突然在右面撲上，向前並沒有與那人週旋，她一閃身，已用槍抵住了馬爽。

侯活在那邊，叫道：「再有人反抗，我便發炮。」

馬爽笑道：「向兄弟，你也是在船上的。」

向前道：「我們並不想殺人，只要你依照我們吩咐，保証所有人都平安！」她看看四週，續道：「快吩咐你的手下，回航！」

「回航？回到那裏？」

「回香港！」

「我們不能！」馬爽咆哮地叫。

侯活叫道：「什麼不能？你想你的船立即沉下去？」他掌着大炮。

馬爽仍然叫道：「侯活，我會依足以前所說的一切條件，與你平分。」

侯活道：「如果我想要你的贓物，我不用如此麻煩。」

馬爽道：「我把兩箱東西也送給你，我只要回我的命。」

「不，你知法犯法，我不能任你逍遙法外。」侯活義正辭嚴，馬爽無法再說下去。

忽然，向前的背後，有聲冷槍。

向前一手扣着馬爽，可是，沒有人再理會馬爽的性命，在這時候，他們只想逃離。

侯活道：「甚麼事？」

向前叫道：「發炮！」

「你……」

向前道：「你不發炮，我是控制不了。」

侯活把炮較準了船尾，「蓬」的一聲，船尾右邊船舷崩了下去。

整艘船顚簸不已。

船員又開始靜了下來。

侯活看情形，他們只有兩個人，雖然是控制着主要犯人馬爽，但其他人爲保性命，會不擇手段，他原本的構想是把船押回去，看來並不能這樣做。

侯活叫道：「向前，押馬爽過來。」

向前其實也有此意，她一手扣着他，推他向前道：「過船！」

馬爽道：「你押得我過去，不能也把贓物也押過去。」

他故意把贓物這兩字提高了聲音，向前明知他是故意，而且是有用意在其中，不過，在這個時候，還是先好好控制馬爽此人。

「走！」向前推着他。

馬爽道：「我兩箱大鈔票，在駕駛艙的軚盤下，十個人分，也是

終生受用不盡。」

這話並非對向前說，而是對船上的人說。

向前推着馬爽，迅速的過了船。

當她與侯活會合之後，那艘船上突然自動的顫動起來，那是船上的船員都湧向那駕駛室，想搶奪那兩大箱外幣鈔票，他們聽見內藏這麼多外鈔，那還會想到生命的重要。

開始是十多個船員搶入駕駛艙，接着是他們的打鬥，不一會，已有人被擲出海面。

馬爽笑道：「你看，他們要錢，根本不怕你的大砲。」

侯活道：「鎖他入艙房。」

向前依言，推了他入離駕駛室不遠的一個艙房。

侯活叫道：「船上的人聽着，如果你們再打下去，我發炮把船打沉。」

船上的人並沒有理會。

侯活又再發一炮，然而，船上的人似已瘋狂，完全沒有理會。

向前道：「如何收拾？」

侯活道：「我正是利用他們自相殘殺。」

船上打鬥更爲激烈，有人把那兩個大鐵箱抽了出來，但總無法把它打開，十個船員，而今只剩四個，他們互不相讓，血流披面。

向前道：「這船似乎在下沉。」

船其實早已側了一邊，經過船上的打鬥，左右搖擺，而今有一部份入水，因此下沉。

他們爲了搶奪這兩個錢箱，根本沒有察覺到船是正在下沉，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向前嘆了一口氣。

侯活道：「自古以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實在是永不會改變的眞理。」

當水淹到甲板的時候，開始有人驚呼，不過，爲了搶奪錢箱，他們無法理會。

侯活與向前便站在自己的船上，看着整艘船慢慢的下沉，當水浸到那四個剩下的人時，他們仍然在拚鬥，結果是船全下沉，人也下沉。

他們在水中仍在打鬥，結果是沒有一個人生還。

向前見慣過那些可怕的場面，但眼前這光景，也實在使她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侯活道：「走吧！」

「我們不需打撈錢箱？」

「不用，我害怕眞有强盜來，節外生枝，我已記下這沉船的地方，兩個錢箱極重，一定會沉到海底，將來派人來打撈，也沒問題。」

於是，他開動了船，折回本市。

馬爽看着，叫道：「侯活，一切都完了，我完了，你其實也完了。」

「完甚麼？」

馬爽並沒有回答，慢慢的站起來，臉上是非常頽喪的神色，兩眼茫然。

「甚麼也沒有了！」馬爽不知是對他自己說，還是對他們兩人說。

他突然向外一撲，手銬扣着他的手，「砰」的一聲，他倒在地上，手上鮮血如泉湧，他叫道：「放開我，放開我！」

向前道：「你想怎樣？」

「我想死！」他又再撲向前，他整條手臂已染了鮮血，又叫道：「我跳下去，讓我死！」

侯活道：「不要理他。」

馬爽又再撲前幾次，但因爲兩人沒有理會他，他竟然把頭撞向牆壁。

那些牆壁全是厚鐵所做，撞了一下，他已是滿臉鮮血，可是，他並沒有停下來，他瘋狂似的撲向那鐵壁。

向前道：「放了他！」

侯活道：「不！」

馬爽似乎是拚了最後一分力，撞向鐵壁，然後，他是倒地不起。

血從他臉上、手腕處流下來，地上一灘血，看來實在使人動容。

向前道：「假若讓他這樣流血下去，我想他是會死的。」

侯活看了一眼，道：「好，你解了他，看看能否止血，否則捉了他回去也沒有用。」

向前小心地開了他的手銬，當他接觸他的時候，他實在是一動也不動，活像個死人。

可是，當他手銬一開了，馬爽便立時一個翻身，利用那個手銬揮向向前。

向前不以爲意，被他揮正後腦，立時昏倒過去。

馬爽一手拉着向前，向着想撲前的侯活道：「你千萬不要過來，你一動，我先殺他。」

侯活一時之間，不敢妄動。

「下來，下來！」馬爽命令着。

侯活投鼠忌器，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暫時離開那駕駛室。

馬爽這時不單控制了向前，而且在附近攫了一支輕機槍，有了機槍在手，他開始得意。

臉上的血，加上他的獰笑，實在使侯活有一種心驚膽顫的感覺。

他不能受他再控制。

侯活趁着他上那幾級樓梯的時候，他不理一切，撲身向前，再竄身而上，用雙臂緊緊的扣着馬爽，不過，馬爽反應也快，他猛然開槍。

幸好槍嘴並不是向着侯活。

不過，甲板之上，已有了一排

子彈孔。

顯然侯活這次無功，但他仍然再上。

馬爽却退後，以向前作爲擋箭牌，在他這一拉一扯之時，向前露出了胸前一些肌膚。

「咦，是個女的？」

「馬爽，是英雄好漢，立刻放下這女公安！」

「呀，原來是個女公安，侯活，你倒也識看風駛帆，我們自己人也不好好合作，竟然與這個表妹女公安合作，你……」

「你不要譭謗他人，她只是普通女公安，但她爲人正義，的確是盡心盡力爲市民服務。」

「爲人民服務？」

侯活想動。

馬爽立時一拳打出，他並不是打向侯活，而是向向前的臉上一拳打去，雖然她是昏了，但面孔與口腔處，立時噴出鮮血。

侯活無法再動。

馬爽道：「我而今是窮途末路，你不要再逼我，如果你再動，我先殺她，然後再殺你。」

他回首看向前，向前因臉上的疼痛而醒了，看見自己的模樣，嚷了一聲，拉好了衣襟。

然後，她一手抹血，雙脚飛起。

這雙脚是勁道十足，馬爽完全沒有想到，向前還有這麼厲害的勁道。

馬爽整個人翻了一個觔斗。

侯活趁着這大好時機，竄身上前。

他去勢極快，可惜，馬爽也不慢，他翻了一個觔斗之後，知道再不能控制向前，爲了先保住自己的性命，他胡亂的開了槍。

向前滾向一旁，侯活也找到一個掩護着自己的地方，一時之間，船上毫無聲息。

船仍自動的向前駛着。

向前爬着，她也找到了一柄槍，而侯活却沒有那麼幸運，只找到一柄刀。

他隨手抛了一些東西出外，子彈便不停射來。

忽然，有人觸着侯活，侯活想反身，一刀劈下，却原來是向前。

向前道：「是我！」

「妳沒事？」

「沒有，都是我累事，我好心解開他，他却是恩將仇報。」

「在他眼裏，而今只有逃命，他不會再想及恩義問題，他已失去了人性，我們一定要制服他。」

「好，我不信我們兩人會制不住他。」

「他有機關槍。」

「總有用盡子彈的一刻。」

向前道：「他仍在駕駛房附近，我們分兩邊，包抄而去。」

侯活點了點頭，道：「小心！」

向前是從左邊而去，侯活從右邊走。

向前小心匐伏前進，她一直挨着牆壁，以防另一邊受襲，她一直慢慢移動。

侯活那邊也沒有什麼聲音。

兩人由開始走，走到再會合之時，仍然沒有發現馬爽的踪影。

「他走了？」向前問。

「當然不會，這時大風大浪，他能走得去那裏？」

向前道：「我引他出來。」

「不，太危險！」

「我看是唯一的方法。」

「我去引他。」

「不，他認爲我比你弱得多，你出去，他只會暗算你而不會現身。」

侯活一想，這也是道理。

「小心！」

向前已又再向着右邊而去，這次，她故意發出了一些聲响。

然而，馬爽早知這是一個陷阱，並沒有出現。

當向前走近一個船上的通風窗口之處，突然之間，一隻手伸了出來，扣着向前的頸項。

她驚呼了一聲之後，不能再出聲。

那是馬爽的手，他叫道：「侯活，你快出來，否則，我先殺死向前。」

向前被他强力的手扣着頸項，非常辛苦，她喉間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這聲音侯活是聽見的，他知道，再躭下去，向前是會窒息而死的。

「侯活，你還不出來？」馬爽嘶叫着。

其實這時侯活已看清楚，他自己一出現，唯一的方法是擧手投降，因爲馬爽整個人完全沒有露出來，他只是從窗口伸了一條手臂出來。

向前已是半昏迷。

侯活並不是一個見死不救的人，他實在無法再忍耐，他雙手高擧，慢慢的走了出去。

侯活道：「放開她！」

馬爽並沒有放開。

然而，侯活高擧的雙手，左手一揚，一柄刀迅速的飛了出來，插在馬爽的手臂之上。

他狂叫一聲，手臂放鬆。

侯活立即竄上前去，一把把向前拉了過來，他並沒有停下來，因爲馬爽被刀插着，一時並不能離開那窗口，侯活跳進了下面船艙，衝到那窗前。

只見馬爽仍在窗口。

侯活竄身，搶了他的輕機槍，

反客爲主，他拖了馬爽出來，那柄刀仍插在他手臂之上，這一拖拉之間，刀鋒正深入他手臂之內。

劇痛使馬爽再無反抗之力。

向前走上前，用力踢了馬爽兩脚，踢完兩脚，似是不夠，又再多踢兩脚。

侯活明白她的心理。

向前終於坐了下來，道：「你的刀法眞準。」

「不，我也是試妳的運氣，加上我的運氣，我眞害怕那一刀並非插在馬爽的手臂上，而是你的臉上。」

向前想起來，也覺一股寒氣上心頭。

這時，海上有些風浪。

侯活再上駕駛室，把船控制。

不一會，侯活見到海面上有一艘大遊艇，似乎是向着他這艘船而來。

忽然，無線電接收器發出一些「沙沙」的聲音，不一會，有聲音傳來：「是楊甦嗎？」

侯活心中凜然。

「是朱牧嗎？」

侯活心中更是感然。

對方見這船並沒有人回答，似乎有些戒心，另一把聲音叫道：

「你是誰？」

那是一把熟悉的聲音，可是，一時之間，也許因爲透過無線咪，他無法肯定那是誰？

那遊艇已高速向侯活的船駛來。

侯活開了通話器，道：「我是侯活。」

「侯活？」

這時，侯活似乎是知道這聲音是誰，問道：「洛夫探長？」

「是的，怎麼會是你？」洛夫一時口快，說出了這話，他立刻改口道：「你完成了任務？」

侯活道：「也差不多！」

「好極！」洛夫探長的聲音極不自然，雖然他是極力的掩飾着。

侯活心有懷疑，可是，在這瞬間，他無法聯想到甚麼。

「快駛過來。」

向前上來，把通話器關掉，問道：「誰？」

「我的頂頭上司。」

「爲甚麼他會在這裏出現？」

「我也不知道。」

這時，那遊艇已駛近，甲板之上，站着一身運動裝打扮的洛夫探長。

他一見了侯活，便道：「辛苦你了。」

「不，總探長，這只是我的職責所在。」

「你拘捕了人？」

「是的！」

洛夫有點緊張地問道：「誰？」

「是馬爽。」

「還有誰？」洛夫更加緊張。

「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你。」

「爲甚麼？」

「因爲他們……他們都是你忠心的手下心腹。」

「牛堅、朱牧、甚至是楊甦？」

侯活點了點頭。

洛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天，他們怎樣？」

「他們出賣了你。」

「帶他們過來。」洛夫道。

侯活道：「我只是捉到了馬爽，其他三個，在爭奪那兩箱東西的時候，互相殘殺，或者是被人殺了。」

「馬爽如何？」

「他也嚴重受傷。」

洛夫聽了，臉色寬容下來，然後似是舒了一口氣，道：「帶他過來。」

侯活回過頭來，但不見了向前，他還以爲她是下了船艙，他自己走去拘押馬爽的地方。

馬爽坐在地上，血已止了，但臉色蒼白，顯得非常虛弱，似昏非昏。

侯活道：「快上去！」

他把馬爽拉了起來，馬爽已無力站穩，他只好用肩膊抵着他上去。

侯活奇怪，向前在這時候去了那裏。

洛夫遊艇上的水手，已把一條跳板搭了過來。

洛夫見他幾乎是背着馬爽過來，叫道：「小心，小心，你用不用……」

「不用，太多人反而沒有轉身之地。」

他小心地走過了跳板。

當他們到達洛夫的遊艇，馬爽似突然甦醒，看見了洛夫，便道：「我……」

洛夫止住他，接口道：「你不用多說。」

當然，洛夫趨前，好像是非常關心馬爽，可是，突然之間，有兩個水手，在洛夫的後面上來，然後兩人用力一推，把馬爽推了下海。

侯活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叫道：「你們……你們……」

那兩人迅速退後。

侯活想衝上前。

洛夫却以身阻着他，然後從容地道：「侯活，馬爽已不成人形，送他回去，反而累他痛苦。」

侯活道：「我們怎能判定他的生死？」

「本來是不能，不過，這是公海，我是這艘船的船長，我有一切權力，包括生殺之權。」

洛夫說這話時，眼睛露出一些

侯活從來沒有見過的光芒。

侯活回過頭來，另外兩個水手已用槍指着他。

洛夫道：「對不起，侯活。」

「你想怎樣？」

「沒有甚麼。」他坐回甲板上一張木櫈之上，他嘆了口氣，道：「我沒有其他選擇。」

「甚麼？」侯活實在不明白。

但洛夫並沒有回答他，洛夫只是吩咐他的水手，過去把兩個大鐵箱搬了過來。

侯活望着他，已經開始明白整個故事。

洛夫是利用五個手下——不，應該是四個手下，侯活並不是他們的心腹，侯活應該是犧牲品。

可是，整件事情的結果，却只有侯活生存，洛夫算盡一切，却是算不過天意。

侯活道：「爲甚麼你會變成這樣？」

「我？」洛夫昂着頭，看着藍天，半晌才道：「侯活，當年我像你一樣。」

「像我甚麼？」

「像你這樣天眞無邪。」

「甚麼？」

「你不用生氣，我當日也像你一樣，心裏充滿了正義感，不過，到後來我也是……」

「你是一個好探長，我一向視你爲偶像。」

洛夫道：「我一直堅持我的原則，我在那個年代，那個貪汚的年代崛起，我從來沒有要過一些不見得光的錢，我是靠我的實力，才能上到這一個位置。」

「是的，你是我們警界中的模範。」

「可是我得了甚麼？」

「你有名譽、地位，而且你快要退休了。」

「是的，問題是我快要退休了，名譽地位，這些東西却不能吃飽肚子。」

「但你還有一筆退休金。」

洛夫嘆了口氣，道：「你以爲我有多少退休金？」

「一二百萬元總有。」

「是的，一二百萬元在今天，你叫我用來作什麼？」

侯活從來沒有想過這問題。

洛夫續道：「如果我用來買一層樓宇，像樣些的，我買了屋却不夠買傢俬。」

「你沒有屋？」

「我以前一直住在警察宿舍，那會想到買屋。」洛夫望着前面，那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半晌才道：「況且，像我這種人，以前一直把『勇』字排在心口，從來沒有想到所謂將來。

「想當年，我入警界的時候，那有想過退休這回事，那時，我只有十八歲，整個警署內，我是督察中最年輕一個，我那會想到退休，我只想到將來，將來是一個璀璨的日子。」

洛夫似乎沉醉在他的過去中。

忽然，海浪高湧，船被拋起，他似從夢幻中醒了過來，侯活也幾乎被弄得站不住脚。

洛夫喝道：「侯活，你不要亂動。」

「我不會，洛夫探長。」

「不要再叫我探長了，我不配這個稱號，也不喜歡這個名字，我而今已從一個兵變成一個賊了。」

「爲甚麼你要這樣做？」

「爲甚麼？」他又再仰天笑了起來，道：「我而今已是六十歲，在警界已算是一個老到不懂開槍的人，而我今年已被迫退休。」

「退休，那是不錯的日子。」

洛夫道：「是的，退休是不錯的日子，假如你有錢的話，我把退休金用來作甚麼才好？況且，我這個職位是個敏感的職位，不能再留在這裏。」

「你要去祖家？」

「不，祖家天色陰沉，那不是適合我們的地方，我要去美洲。」

「是的，美洲是一處相當不錯的地方。」

「可是，一切都要錢的。」

「要這麼多錢？」

「你跟我計算一下，我而今六十歲，算我再活二十年命，完全沒有收入，我還要多少錢才可以活下去？還有，我有老婆兒女。」

「你的意思是要豪華的活下去。」

「是的，難道我爲社會做了這麼多事，出生入死，到了這個時候，還要吃完這一餐，去擔心下一餐的日子？」

侯活實在是無言以對。

半晌，船上一切都打點好了。

有人前來，向洛夫請示。

洛夫道：「炸沉它！」

「它」當然是指侯活坐來那條船，侯活心中一驚，因爲他害怕向前仍然躲在船上。

「不，洛夫探長！」

「你想怎樣？」洛夫探長似乎是有些會錯了意，道：「侯活，你想怎樣，儘管開一個價錢出來。」

「甚麼價錢？」

「我給你兩個選擇，第一，你可以跟着我，你是個有勇有謀的人，有我當年的風範，你可以跟我往美洲，一定有很理想的發展。」

「第二，你可以要一個價錢，如果是合理的話，我一定可以給你。」

「我……」一時之間，他不知怎樣說才可以，因爲洛夫的手下，已

經着手佈置，想炸沉那條船。

「你沒有多少時間。」洛夫又再度威嚴起來。

「你也沒有多少時間。」這話是重覆着洛夫剛剛講過的，但並不是洛夫所講。

說話的竟是一個滿身濡濕的人，那人正從救生艇那邊慢慢走過來。

向前，竟是滿身濕濡的向前。

她的態度十分從容。

有人奔上，向前早有準備，兩人未及近身，已被向前左一閃，右一閃，手掌左右推出，已把兩人打倒。

不過，其他人又再湧上。

侯活叫道：「向前！」

洛夫道：「這就是你的拍檔，好極，你們停下來。」

那些水手退下。

洛夫續道：「好極，你說服他，他可以與你有一樣的條件。」

「條件？甚麼條件我也聽到了。」

「你既然聽見，也不用我們多費唇舌。」洛夫道。

侯活道：「你要甚麼選擇？」

向前道：「你是我的大哥。」她打了一眼色給侯活，侯活不大明白，但似乎是要他拖延時間。

「我先選？」

向前道：「是的，你選甚麼，我也會選甚麼。」

洛夫道：「不用再猶豫，兩個都是好選擇。」

向前道：「是的，兩個都是好選擇，不過，我也有兩個選擇給你。」

「甚麼？」洛夫大笑，道：「我一向喜歡有幽默感的人，向兄弟，你臨危不亂，有大將之風。」

向前道：「我不是在說笑，我也有兩個選擇給你，一個是跟我們回去。」

「你在說笑？」

「不，我知道你過去的事情，但你既為公僕，你為市民的工作，不是恩惠，而是職責，這社會並沒有欠你甚麼，因此，你不要以晚年得不到好生活而埋怨社會，更以此作為作奸犯科的理由。」

這話是實在的有理。

向前義正詞嚴的模樣，使洛夫也挺直了腰。

侯活不知向前憑甚麼說這番話，他內心有點急，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只道：「向前妳……」

向前道：「侯活，你與我，甚至洛夫先生，都是有理想的人，洛夫先生，而今我給你兩個選擇。」

「甚麼選擇？」

「選擇跟我們回去，這是第一個選擇。」

洛夫環視四周，他的手下仍在，船上再沒有其他敵人，他實在不明白，向前為甚麼有這樣膽量說話。

不過，他也是見慣大場面的人。

洛夫道：「第二個選擇？」

向前道：「念你與侯活也是一場賓主，一場上司下屬的關係，你可以帶着你的手下，假如他們也願意的話，過去那條船，自生自滅。」

「你憑甚麼說這些話？」洛夫震怒地問。

其實，侯活也想問她有甚麼本領提出這兩個選擇。

向前一掃身上的水珠，道：「當然有所憑。」她從濡濕的衣袋之內，拿出一個盒子似的東西。

「就憑這個小盒子。」向前道。

洛夫道：「勿再說笑，你們上！」

向前擺了一個功夫姿勢，叫道：「如果你們想這船立刻爆炸，你們便上來吧。」她作勢要拉開那手中的盒子，她的樣子實在不像說笑。

眾水手一時之間，十分躊躇。

向前道：「我剛才已在這船邊，佈滿了塑膠炸藥，我這個盒子，是一個超音波遙控撞擊器，當我把這盒子一拉開，便會發出一些無形的音波，這些音波足以使塑膠炸藥受壓而爆炸。」

洛夫道：「向兄弟，不要嚇我。」

「我也希望只是恐嚇你這麼簡單。」她向四周望了一下，道：「叫你任何一個手下，往船邊望下去。」

洛夫揮手叫了一人。

那水手走近左邊船舷，望了下去，看了一會，似乎是甚麼也看不到。

向前道：「船身上是否有一塊似是嘔吐的東西？」

「是的，好像是嘔吐出來的穢物。」

「對，這便是我貼在船身的塑膠炸藥，不只這邊有，到處都有。」

洛夫再命其他水手往下看。

果然，他們都點了頭，洛夫實在不相信，他自己也往船邊一看，他立時呆了。

向前望了侯活一眼，侯活以讚許的眼光望着她，道：「你趁我被他押上船，在船的周圍貼上了塑膠炸藥？」

向前點了點頭。

這時，洛夫已回來，站在向前不遠之處，他似乎想有所行動。

向前把盒子放在手中，道：

「我是爛命一條，在這次冒險之中，已死過幾次，而且我每月只有幾

十元人工，我死是毫不足惜，而你們……」

她環視四周，沒有人敢動。

向前道：「好了，快下決定，跟我們回去，還是過去那條船，再找個自生自滅的機會。」

「那些……」

「你是指那些鈔票，我們當然要帶回去作證物，不過，就算我給回你這兩個箱也沒有用。」

「為甚麼？」

「因為……」向前笑了一笑，道：「叫人打開來看。」

洛夫叫人抬了其中一個箱上來，他在身上拿出一本小簿子，似乎在查密碼。

然後，他親自往按掣，不過，那密碼似乎不是。

向前道：「用力拉開便可以。」

他回首望一望向前，眼神是非常疑惑，不過，他仍然試圖用力一拉。

箱子果然是開了。

裏面竟是空空如也。

洛夫呆了，連侯活也是呆了，這麼多的外鈔，究竟去了那裏？

洛夫道：「你……你一個人獨吞？」

向前道：「不，我一早把那鈔票棄了。」

「棄了？在那裏？」洛夫有點瘋狂似的。

「我也不知道，大約在海的中心。」

洛夫突然一撲前。

向前從後一閃，避了開去，道：「你想死便再來。」

洛夫果然是想死，又再撲去，當年他的功夫是不錯的，但而今，歲月是不會饒人。

他再撲便倒在地上。

有人上來，他發瘋的撥開了人。

向前道：「他想死，你們也想死嗎？」

那些手下，都是年輕力壯的人，當然不想死，有人上前，拉着洛夫。

其他的人，也走在他前面，阻住他撲上。

其中一人道：「向兄弟，你真想把我們拉回去？」

「我也明白你們，我已給他選擇。」

「甚麼選擇？」

「你們最後的一個機會，過去那艘船上，然後自生自滅。」

那並不是好的選擇，不過，可以生存，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他們都明白這道理。

眾水手仍年輕，他們是熱愛生命的。

「好，我們過去。」

洛夫道：「不，不，我不過去，我要他把錢給回我們，我死也不……」

那幾個水手緊緊捉着洛夫，洛夫掙扎無效，其中一個水手似在緊抽着他，其實是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洛夫在瘋狂中回復了理智，叫道：「好，好，我們過船。」

眾人鬆開了手。

向前道：「好，走吧！」

洛夫悻悻地望了侯活與向前一眼，然後，才慢慢的與水手們過去。

侯活道：「你的心腸實在難以猜測。」

「甚麼？」

「你既然認為他們犯了罪，為甚麼要放他們？」

向前嘆了口氣。

「你是……」

向前道：「其實他們犯了這樣重大的罪行，他們已是不容於這個社會，他們回到任何一個文明的地方，他們也逃不了這罪行所受到應有的懲罰。」

「我同意，但為甚麼妳要放他們？」

「我不忍心。」

「你不忍心叫他們坐牢，喪失一切名譽地位？」

「不，他們不會去坐牢，他們寧願死也不願坐牢。」

「我更不明白。」

「他們會死的，我只是不想他們因我而死。」

侯活聽了這話，更是摸不着頭腦。

向前不想再加以解釋，只道：

「你看下去便明白。」

這時，他們已經上了那鐵甲船。

向前道：「快發動引擎。」

侯活迅速到了駕駛艙，這是一隻非常先進的遊艇，幾乎甚麼也是自動的，只要你一發動了引擎，船自己便會操作一切。

他加速向前，然後他定了方向。

向前也上到駕駛艙。

洛夫也把那船開動，並且在追向前的船，當然是追不上。

向前道：「希望他們本着找回一命便算，如果……」

「如果甚麼？」

「如果他們發炮打我們，那便……」

果然，洛夫發炮打他們。

一點紅光之後，便是巨大的爆炸。

「為甚麼會這樣？」

那爆炸連續着，不一會，整艘船已灰飛湮滅，剩下的碎片也沉下了海中。

侯活道：「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記得，他們早已裝了炸藥在我們船上，只要一有劇烈震動，整艘船便爆炸，他們本是想害死我們，然而，而今是自食其果。」

「我猜想他們失去這些鈔票一定心有不甘，一定會發炮打我們，因此，我說過他們會死，不過，他們是死在他們自己的手上。」

「向前，妳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不，只是隨機應變而已。」

「那些錢呢？」

「我早倒入了大海。」

「爲什麼要這樣做？」

向前並沒有回答。

侯活也沒有再追問，他們的遊艇一直駛回本市。

＊　＊　＊

這件事並沒轟動本市，因爲爲了安定人心，事件眞相並沒有公開。

侯活是勝了，他名正言順的坐上了洛夫的位置，不過他做了兩個月便辭職，因爲他常常想到洛夫在船上說的那番話，他從來沒有想過將來，可是，而今，他却不斷地在想，他不想重蹈洛夫的覆轍。

他決定從商，這些日子，只有商人才賺錢，因爲只有錢才能保證晚年的生活。

向前也返回內地，相信她協助破了這案，功勞一定很大，升了職，但一直沒有消息。

五個月後，侯活接到了一個速遞的包裹，內裏有一張支票及一張機票。

包裹之內，還有一張字條，寫道：「如有興趣，請來巴黎一聚。」

簽名赫然是向前，身份是一間大公司的董事，是個大企業家。

侯活呆了一會，終於明白，最大的賊亞爸原來是向前，她說早把鈔票倒入了下海，其實是……

他越想越覺得難以相信，整件事情，得益的是向前，這厲害的女人，抓了這麼多錢往巴黎做什麼？

他想了三天，仍無法如何決定，看官，你有沒有興趣爲侯活下一個決定，去巴黎與這一個厲害女人週旋？

（本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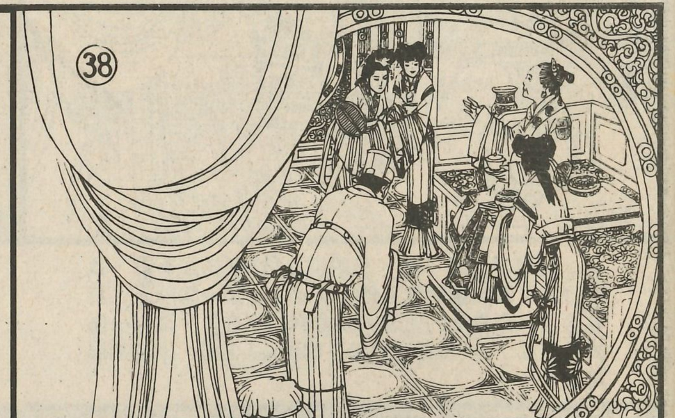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十

再生奇緣（中）

任明·編繪



37　孟嘉齡謝恩，下殿回家。皇帝命長沙侯熊友鶴爲治黃特使，速赴災區，賑濟災民，搶救水災，不得有誤。熊友鶴領旨而去，成宗立刻退殿回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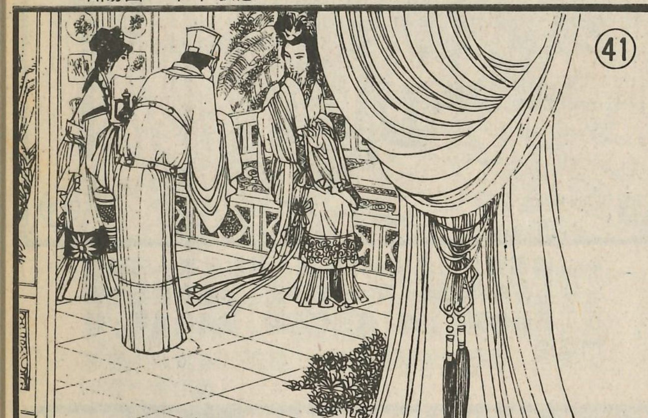
38　却說老太監淩瑞稟報太后，孟麗君眞的吐了血，長華慌了神，忙向太后請罪，太后說：「此事誰也料不到，怎能怪妳，現在快派四位太醫去相府搶救酈明堂，妳有孕在身，不要爲這事多煩心。」說完差人派太醫去相府。



39　這時，成宗怒氣冲冲來拜見太后，長華忙起身見駕，成宗讓她跪着，說道：「朝廷若失一個賢臣，就將妳打入冷宮！」太后哼了一聲說：「你也太過份了，你不念夫妻之情，也該考慮她六個月的身孕，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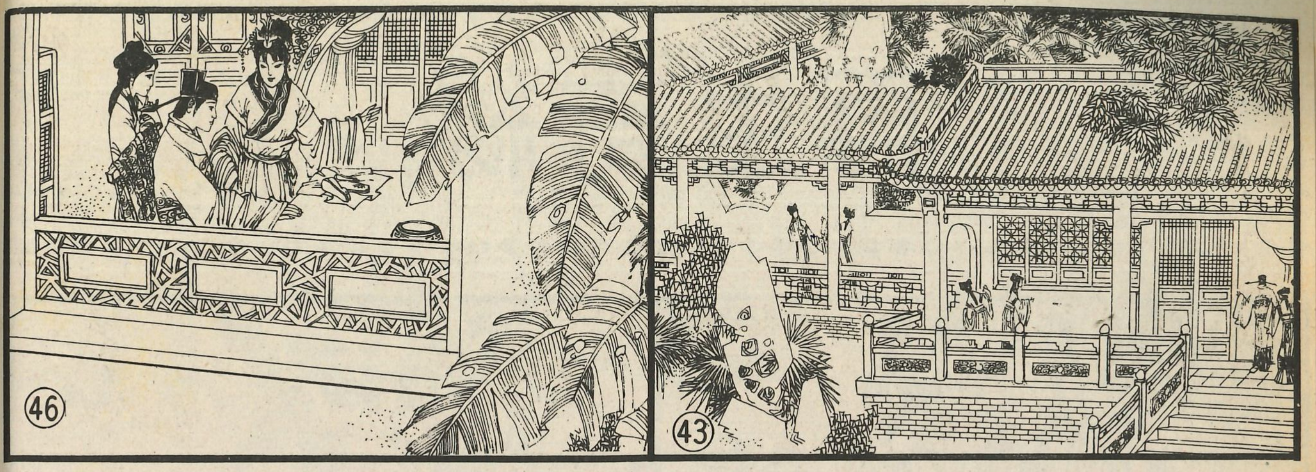


40　成宗見母后生了氣，忙喚娘娘平身。太后說：「我已派太醫去搶救酈明堂，諒可無妨，你可以走了。」成宗自討沒趣，衹好悻悻而去。太后又讓長華回昭陽宮，早早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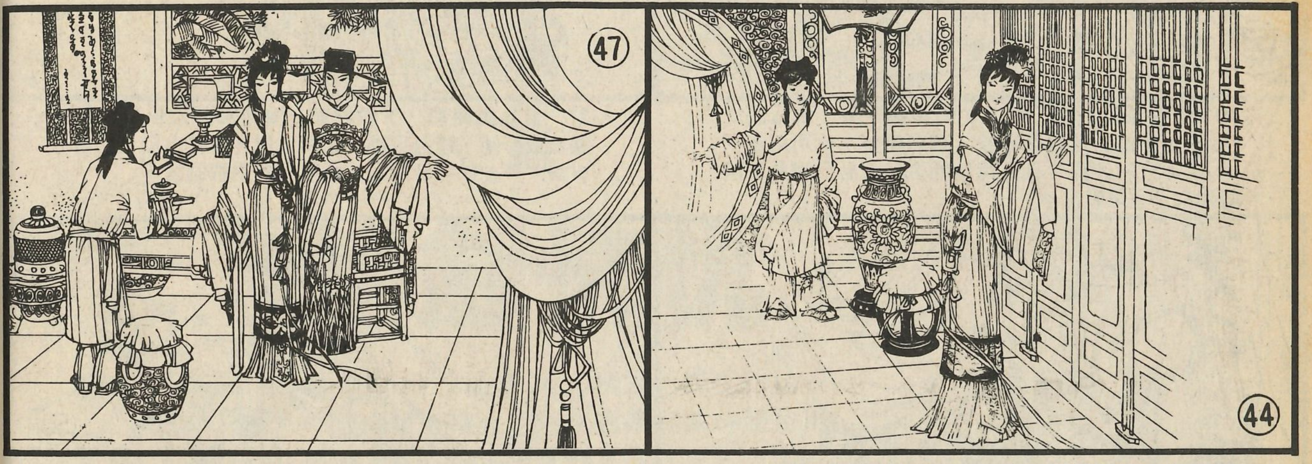
41　長華回去昭陽宮，左思右想，覺得灌醉酈明堂之事做得太冒失，若不是太后慈愛，自己非進冷宮不可。她忙派心腹太監去忠孝王府報信：酈明堂脫靴驗看確是男子，少華弟今後再勿胡思亂想。

42　皇甫少華得到姐姐送來的消息後懊悔萬分，悔不該硬把恩師當麗君，害得他酒醉吐血。他越想越覺得對不起恩師，忙起身前往梁相府探望恩師病情。



43　却說孟麗君由禁衛將軍李龍光護送回府，榮蘭發現小姐臉色蒼白雙目緊閉，知道事情不妙，忙把她扶進內書房。此刻相府內人人都在傳說姑爺喝醉酒吐了血，一時間人心惶惶。

46　麗君把宮裡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了映雪，並說道：「我準備惟拚一死，祇是連累妳，我於心不忍。我想，妳曾爲少華刺奸跳湖，你們可結爲夫妻。」映雪一聽，忙道：「這豈不招天下人耻笑嗎？萬萬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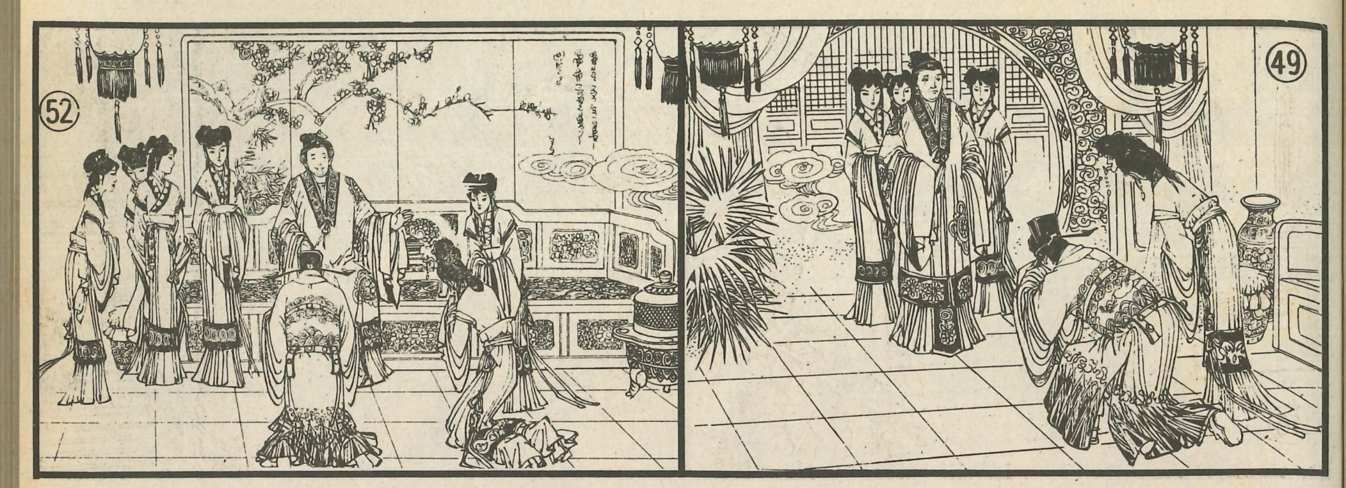
44　映雪聽到消息後大吃一驚：麗君辦事一向謹慎，決不會貪杯闖禍，其中必有原因。她匆匆趕到內書房，把看熱鬧的丫環、僮兒們趕開，走進內書房，將門緊閉。

47　麗君見映雪不依，又說道：「妳既認爲不妥，我倒想起了眞的酈明堂，他才學過人，是一榜解元，我有今日，全靠他的恩德。我這假的不在了，還妳一個眞的怎樣？」映雪難過地流下眼淚：「小姐，不要胡思亂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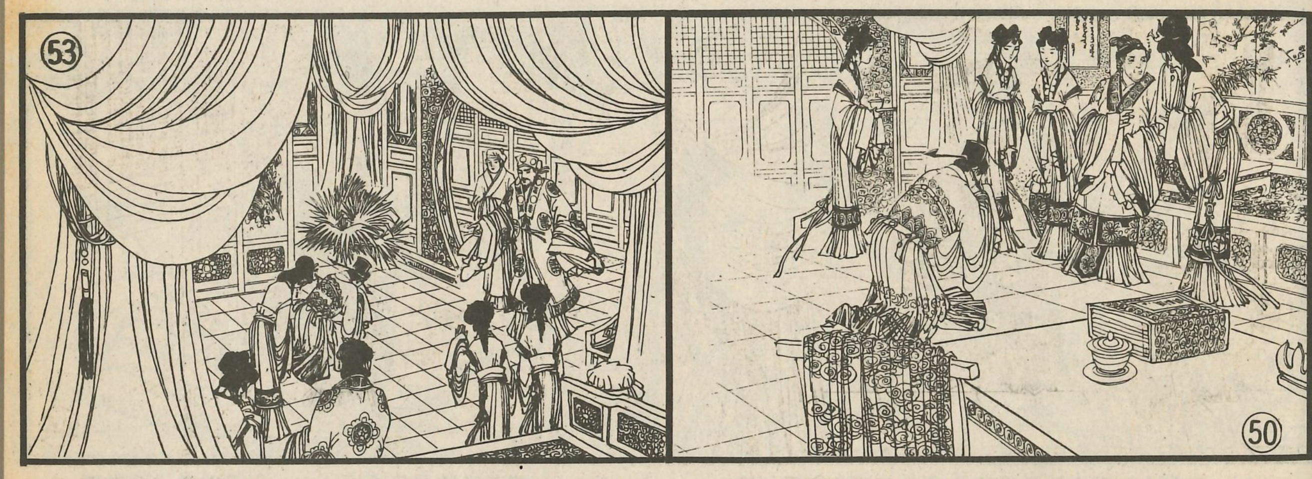
45　映雪走進書房，見麗君坐在椅子上，並沒有昏迷，忙上前拉着她的手詢問情況，麗君沒有說話，從袍袖裡拿出絹包塞給映雪，映雪打開一看，大吃一驚，知道出了事。榮蘭在一旁更是吃驚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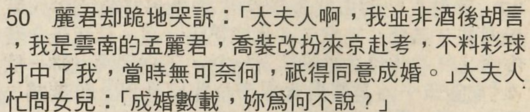
48　榮蘭也在旁偸偸地落淚，麗君說：「榮蘭，妳的義氣忠心我也感激不盡，我死後妳就跟蘇姑娘去，她和眞酈明堂結了婚，決不會虧待妳，將來終身就有靠了。」榮蘭哭着說：「小姐要死我也不活了。」



49　三人正在傷心落淚，丫環們簇擁着老夫人來了，麗君忙上前叩見，口稱：「奴家該死。」老夫人見她自稱奴家，還以爲酒醉未醒，便說：「賢婿不要酒話連篇，起來好好地說。」

52　麗君把宮裡發生的事又向老夫人重述了一遍，夫人更加氣憤：「事情被揭穿了，才對我說實話，那梁家的香火就讓妳給斷了！」麗君忙把剛才對蘇映雪說的話告訴老夫人，老夫人見麗君確實關心映雪，便不再責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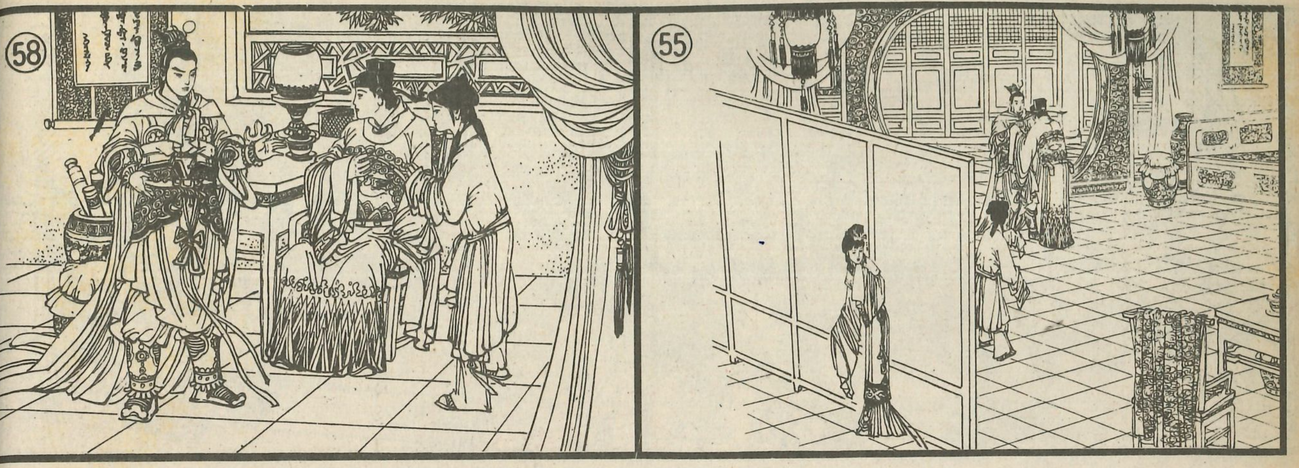
50　麗君却跪地哭訴：「太夫人啊，我並非酒後胡言，我是雲南的孟麗君，喬裝改扮來京赴考，不料彩球打中了我，當時無可奈何，祇得同意成婚。」太夫人忙問女兒：「成婚數載，妳爲何不說？」

53　這時，梁鑒散朝回府，得知這一消息怒冲冲來到內書房，不由老夫人分說，大發雷霆：「大膽孟麗君，竟敢欺君罔上，混亂朝綱，欺騙老夫，明早奏明萬歲，叫妳國法難容！」麗君哭着申訴原委，老夫人也在一旁相勸。



51　映雪急忙跪下，說道：「不孝女兒就是當年代小姐出嫁而投湖的蘇映雪，巧與小姐成假夫妻，一直在等待轉機。」老夫人氣得渾身發抖，說：「既然一直隱瞞，爲何今天又說破眞情？」

54　梁鑒聽完麗君的哭訴，才慢慢平息下來。說道：「你們起來吧，萬歲讓妳三天覆奏，想必是讓妳進宮伴駕，妳祇管大膽直奏，雖犯欺君之罪，却要光明磊落，若有意外，老夫在此。」說完與老夫人退出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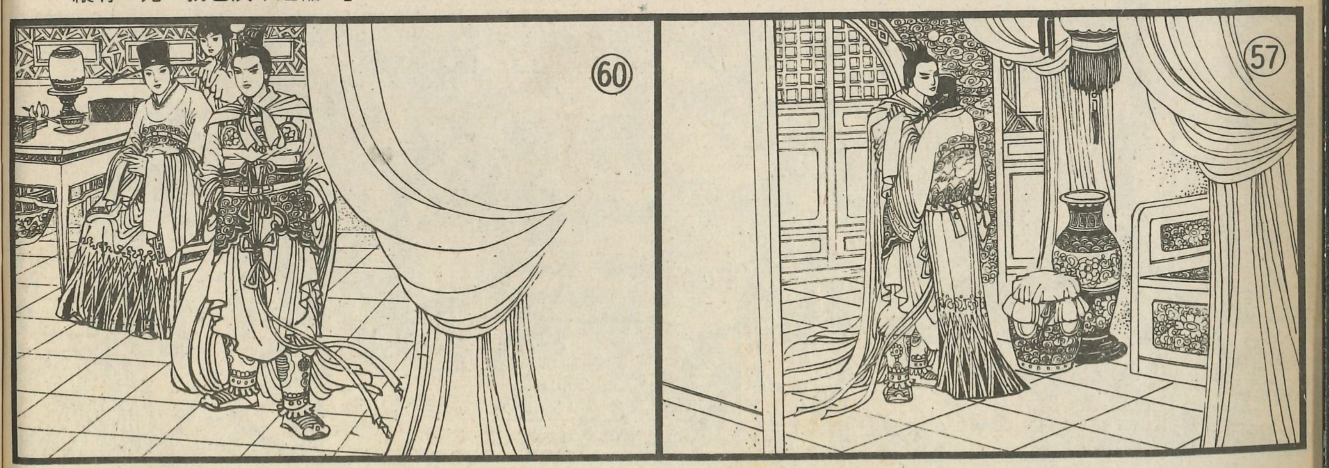
55 這時，皇甫少華忐忑不安地來探望恩師，麗君忙叫映雪躲在屏風後面。少華匆匆走進書房，祇見他臉無血色，骨瘦如柴，麗君一見，傷心之極，情不自禁撲上前叫道：「我的夫啊！」

58 榮蘭在一旁忙勸他倆不要哭了，商量大事要緊。麗君說了酒醉脫靴的事，少華告訴她：「賜酒脫靴是長華姐姐的主意，可是後來姐姐又通知，經過驗看你確是男的，此事令人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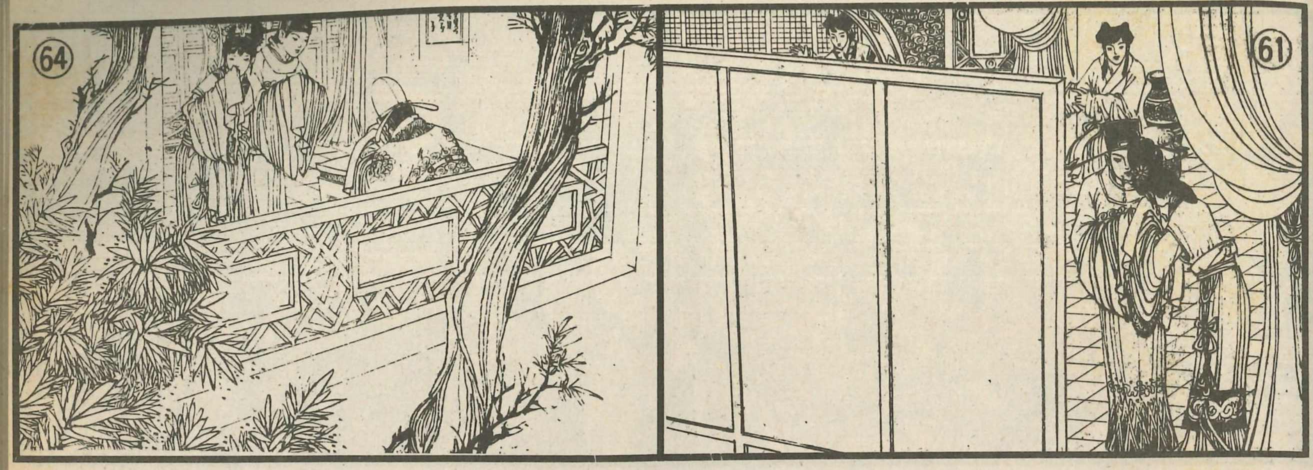
56 少華自從聽長華報信後，一心認爲自己確實荒唐，屢次誤認恩師應該受責，故此來名爲探病，實爲請罪。此刻見恩師這樣，不禁嚇了一跳，心想這是恩師有意諷刺我，忙說：「請恩師息怒，門生該死！」

59 麗君立刻明白這是成宗在搞鬼，看來太后和娘娘還蒙在鼓裡。她把成宗令她隱瞞眞名，三天後金殿覆奏，實爲想霸佔她的情況一說，少華頓時火冒三丈：「堂堂天子，竟要君奪臣妻，明日早朝上殿評理，縱有一死，我也決不退縮！」



57 麗君見少華嚇呆了，知道他沒轉過彎來，忙說：「奴的夫君，麗君在此認你，你淸醒些啊！」少華這才醒悟過來，他望着麗君百感交集，哭喊道：「我的妻啊！」他伸出雙手，夫妻倆抱頭痛哭。

60 麗君連忙勸阻：「你肩負國家重任，切不可因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我已準備一死，否則家人難活命。臨終囑託兩事：一是代我孝敬父母，二是讓映雪小姐和眞鄺明堂結爲夫妻。」少華勉强答應。麗君要寫本章，讓少華先回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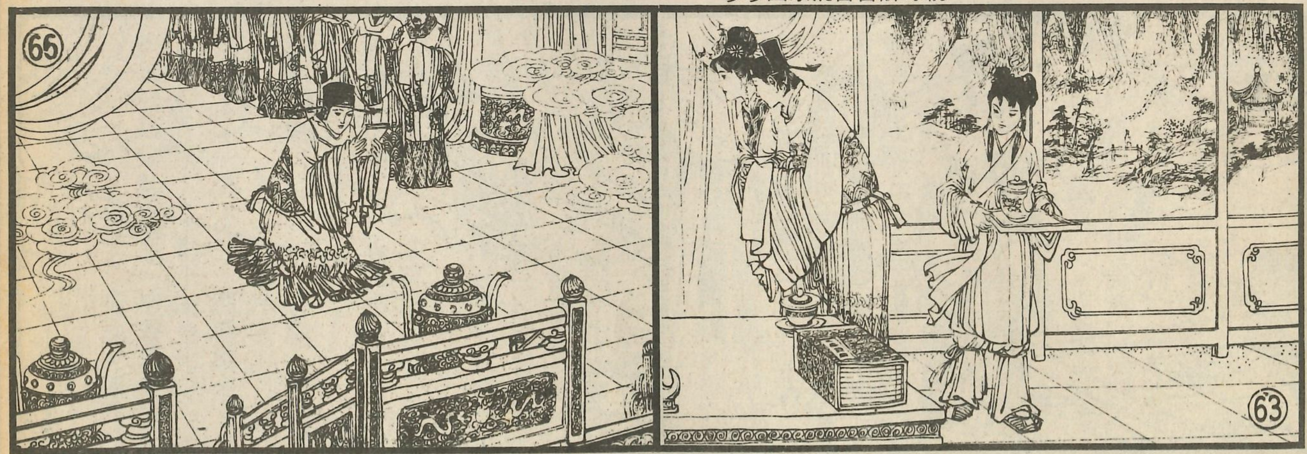
61 少華走後，映雪泣不成聲地從屏風後走出：「小姐，我別無希求，但願事情能轉危爲安，你倆重新團圓，如有三長兩短，我也不願獨生，定隨小姐而去。」正說着，外面忽報孟相爺到，映雪又躲入屏風後面。

64 孟士元老淚縱橫，一口答應。麗君忙叫映雪跪拜爹爹，三人哭作一團。最後，父女商量，麗君連夜寫好奏本，一切從實，決不與皇上妥協。孟士元則回府安慰老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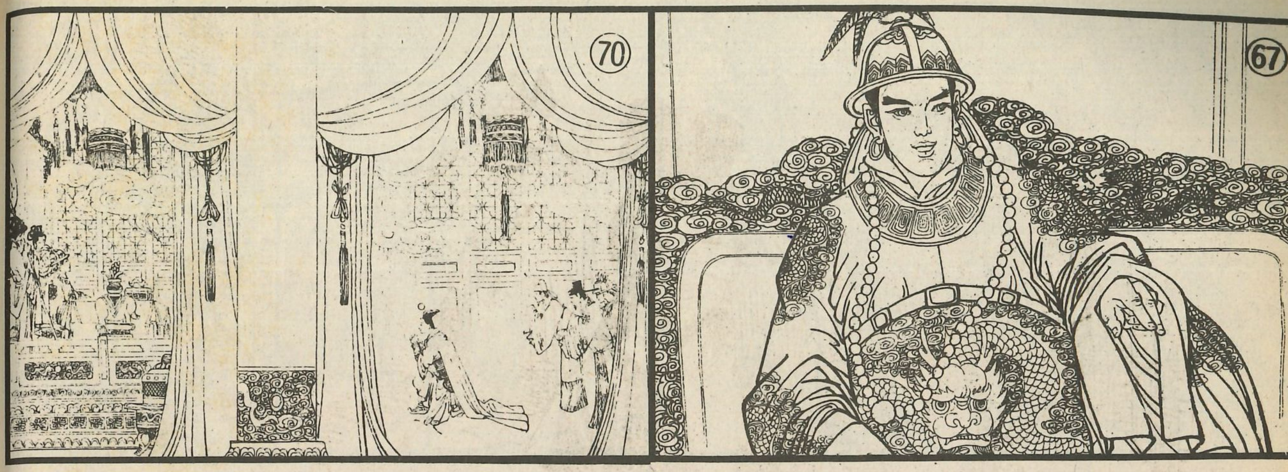
62 孟士元走進書房，麗君搶步上前說：「不孝女兒拜見爹爹。」孟士元嚇了一跳，忙說：「保和公，你究竟要把老夫戲弄成什麼樣子？你派人請我來，有何見教？」麗君把酒醉暴露眞情的事簡單地說了一遍，請爹爹回家婉言告訴母親。

65 麗君送走爹爹，提起筆來，把幾年來的經歷詳細地寫了下來。她請求皇上降罪於她一人，願意綁赴法場，以正朝綱；並乞赦年老爹娘與河南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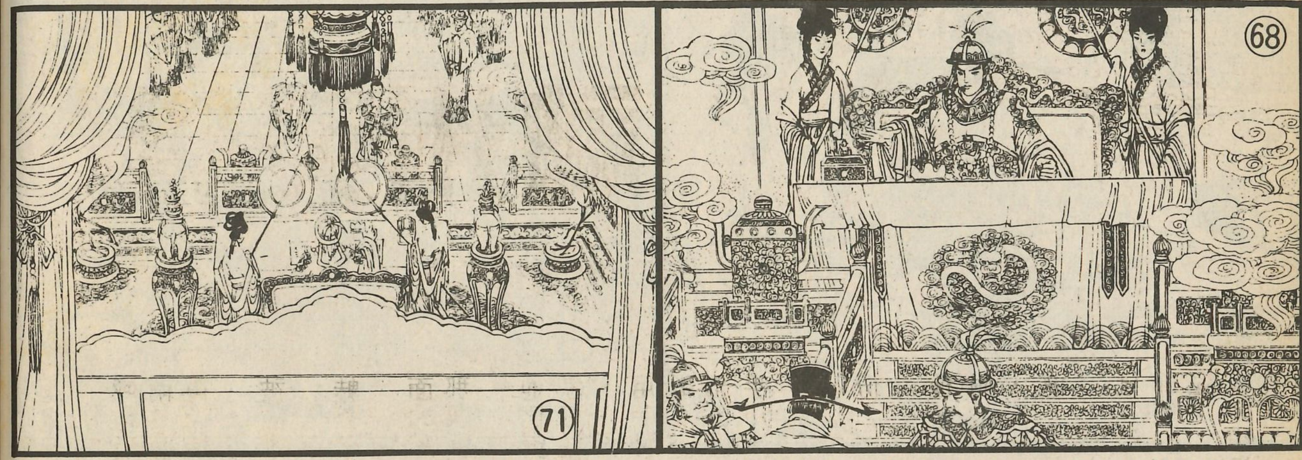
63 孟士元沒想到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一時間悲憤交集。這時，麗君喚出映雪，把她跳湖被救，梁家認女，拋球招贅，主婢相認，假作夫妻的經過一一說明，並求爹爹把映雪當作親生女兒，把她嫁給眞鄺明堂，讓她終身有靠。

66 第二天麗君來到金殿，成宗以爲麗君想通了，暗自高興。麗君啟奏皇上：臣女扮男裝，罪該萬死，乞將臣明正典刑。」成宗故作驚訝地說：「竟有這等奇事，快將奏本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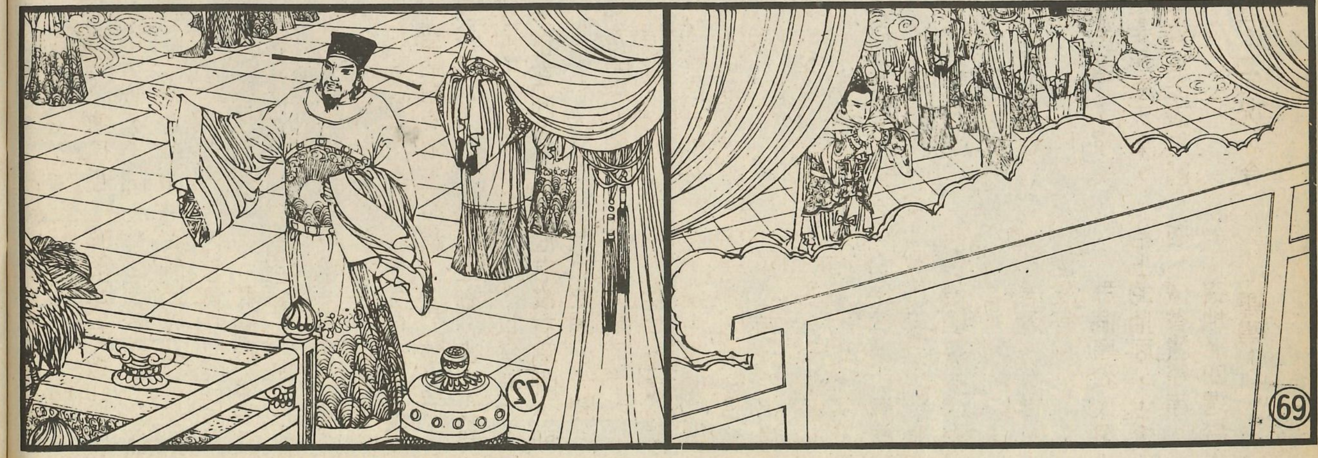
67　成宗翻開奏本，見孟麗君不是以酈月娥而是用她的眞名寫的本章，甚爲惱火。但他轉念一想，別人沒有見着本章，我盡快將她帶進宮去，待生米煮成熟飯，她就祇好順從了，便說：「大膽女子，欺君罔上，內侍，將她帶進宮審問。」

70　成宗見少華爲麗君求情，心中充滿嫉妒，酸溜溜地說：「小皇親，我不是早將孟麗君找到賜你半月成婚了嗎？這個大膽女子是冒名頂替，你不要受她的愚弄。」



68　麗君見皇上要把自己帶進宮審問，知道他沒安好心，忙說：「萬歲，女臣孟麗君罪大之極，陛下既已洞察，請火速將臣明正典刑。」成宗見她當衆道出眞名，沒有挽回的餘地，便令值班將軍將她推出午門斬首。

71　這時，孟士元急忙上前跪下，說道：「酈明堂確是老臣親生女兒孟麗君，她雖犯欺君大罪，求萬歲念她忠心報國，免其死罪，賜老臣骨肉團圓。」成宗却拍案大怒：「你老糊塗了，朕躬早把你的女兒還給你了！」



69　一班甲士如狼似虎，正要動手，文武百官一片驚呼，皇甫少華高聲叫道：「切勿動手！」隨即跪下說：「求萬歲開恩，免斬臣妻孟麗君。」

72　梁鑒見此情景，心中更加明白，昨晚麗君說成宗心懷鬼胎一點不假。他霸佔孟麗君不成，就想殺害她，實在卑鄙！梁鑒氣得鬍子直翹，一步跨出品級台，質問道：「酈明堂身犯何罪，要將她斬首？」

待續



民間故事英烈傳／麥　菁・文
　　　　　　　　可　飛・圖

神州英雄

雙雄探虎穴　羣豪挽狂瀾

在一個嚴冬的深夜裡，寒風呼呼地砭人肌膚，天上正下着毛毛細雨，月兒怕羞地躲在雲層裡，越顯得天地一片漆黑。

「雙泉鎭」的居民，大都已躲進被窩中裡尋其好夢。

突然，遠處有兩條黑影，如鬼魅般冉冉的飄來。

當那二條黑影來到「曹家莊」對面的那片大草坪時，雙雙飄身縱上那棵巨大如傘的槐樹上。

原來，是兩個蒙面的黑衣人，他們蹲伏在椏枝上，正在向着「曹家莊」俯瞰窺視。

那個身軀比較高大的黑衣人，用手肘碰碰另一個，指着下面低聲道：「宇文兄，你看，莊內一點燈光也沒有，靜悄悄的，正是我們下手的好機會……」

另一個黑衣人不待他說完，冷冷地接口道：「就是因爲靜得太過份，所以我才有一些的懷疑。」

稍頓，繼續道：「以曹不仁那種多行不義强徵暴斂的卑劣行爲，附近百里內的居民，早已恨之入骨，他怎會連更夫也不派一個守夜巡邏，而敢安枕無憂呢？」

高大的黑衣人低笑道：「宇文兄，你太小心了，這是甚麼天氣，即使有值夜的，也偷偷地匿藏打盹哩！」

稍候，繼續說道：「何況，今晚的天時對我們是十分有利的，『偷風莫偷雨，偷雨莫偷月』，所有有利的條件都在我們身上，還有甚麼值得懷疑的呢？」

那個被稱宇文兄的黑衣人淡淡地說道：「話雖然是這麼說，不過，我仍然認爲對方今晚會佈有陷阱。」

那個高大的黑衣人悻悻然的答道：「時間急迫，江南幾百萬人民的生命，繫在我們手上，今晚再不下手，以後便沒有機會下手了，管他有沒有陷阱，即使龍潭虎穴，我們也要闖上一闖。」

沉默了片刻，那個姓宇文的黑衣人點了點頭道：「好吧，你聽我說，我由東面入屋搜索，你在這裡等候，如果聽聞屋裡有打鬥聲傳出，便立刻在西面房屋放火，火頭越大越好，聲東擊西，掩護我撤退，事後，仍在老地方會面便是。」

不等他的同伴答應已否，已縱身飄落「曹家莊」的圍牆上，幾個起落，他的身形已隱沒在夜色之中。

* * *

客廳一片漆黑，靜悄悄一點聲響也沒有。

那個黑衣人很小心謹慎地搜索枱上的抽屜，古畫後面的牆壁、花瓶、檀香爐等等。

突地，四週燈火通明。

「嘿嘿！」

牆角傳來兩聲梟鳴的冷笑聲。

緊接着四面出現十多個手持着兵刃的壯漢，把那黑衣蒙面人圍在核心。

一個年約五旬的錦衣人，手中長劍指着那個黑衣蒙面人，冷冷的笑道：「朋友，放下手中的兵刃認命吧！」

黑衣人冷冷的道：「賭徒既然押下了注碼，也得待揭開盅後才知勝負，那有如此罷手之理？」

錦衣人陰惻惻的瞟了他一眼，道：「朋友你說得對！」

對字才出口，突然，劍尖暴閃，錦衣人首先發動了攻擊。

手中長劍如靈蛇吐信，對準那黑衣蒙面人的咽喉直刺過去。

來勢雖兇，但黑衣人却鎭靜得半點步子也不移。

當劍鋒距離黑衣人的咽喉約五六寸時，黑衣人劍由腋底標出，一招「倒影斜陽」，鋒利的劍尖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戳錦衣人的右脅上。

錦衣人以鐵橋板的架勢避過來勢，手中劍並不停留，一招「橫掃千軍」，向黑衣人攔腰猛掃去！

黑衣人颼地飄高了丈餘，左手攀着正樑吊着琉璃燈的鐵枝，避過來勢。

就在他身體懸空之際，十多件不同類型的暗器，從四方八面向他射來。

他手中的劍挽起了一圈劍花，一招「暮鼓晨鐘」，只聽「叮叮噹噹」一連串的脆響，十多件暗器紛紛墮跌在地上。

跟着一式「乳燕投林」，頭下脚上向錦衣人衝來，手中長劍使一招「韓信問路」，快如閃電的點向錦衣人的心窩。

錦衣人飄高五尺，迎着他的來勢，右手長劍下垂，以「卞莊刺虎」的招式，硬接他的一劍。

兩劍相拚，只聽得「鏗錚」一聲脆響，兩人雙雙倒縱數尺，屹然抱劍而立。

錦衣人甫一落地，隨即擧劍一揮，口中疾喝一聲：「一齊上！」

只見十多件兵刃以排山倒海之勢，齊向黑衣人攻到。

但是那個黑衣人不是弱者，他身軀一旋，手中劍使一招挾有雷霆萬鈞之勢的「旋風掃葉」，只聽發出幾聲凄厲的呼叫聲，旋即有幾個人倒地身亡。

錦衣人見狀大怒，一招「織女穿梭」，身劍合一挾着閃電轟雷的氣勢，向黑衣人平胸撞來。

黑衣人旋身避過來勢，跟着右脚踢向敵人手肘，配合着手中劍一招「顚倒晨昏」，劍鋒由胯下探出，直戳錦衣人右脅。

錦衣人用招太老，無法變招躲避，右脅被「噗」一聲刺個正着，鮮血如噴泉般射出，一聲慘號，黑衣人跟着一脚把他踢往牆壁。

「嘿嘿！好俊的身法！」

一聲梟鳴的怪笑過後，通往樓上的梯口，這時，正站着一個鼠眼、鷹鼻、尖咀、縮腮的乾瘦老者，頷下一撮斑白的山羊鬍子，身上穿上一襲湖水綠色的團龍緞長袍。

這時，他正露出猙獰的冷笑，手中旱煙管指着黑衣人，冷冷道：「朋友，除下臉上的黑巾布！」

黑衣人頭也不回的冷冷道：「哼！你憑甚麼？」

長衫老人擧起手中的長旱烟管，陰惻惻的說道：「憑這個，可以了嗎？」

「好狂的口氣！」

「不信嗎？」

「嗎」字剛出口，長袍老人已飄到黑衣人的面前。

黑衣人屹立不動。

長袍老者疾喝一聲：「接招！」旱烟管疾點黑衣人的「肩井穴」。

黑衣人靜如處子，動若脫兔，一個旋腿側身，手中的劍運勁「擧火燒天」，向上硬封旱烟管的凌厲攻勢，試試對方的功力。

「啪！」

兩人一合即分，黑衣人已被震退四五步！

那個長袍老者亦被震退了兩步。

長袍老者一退即進，旱烟管快如電光火石頻頻點向黑衣人的要穴。

黑衣人顯然處於下風，正當危急之際，突然响起了「彭彭彭」一連串凌亂的鑼聲。

有一莊丁慌慌張張的走入，向着長袍老者稟告道：「稟告莊主，西廂房舍起大火，無法可以撲救！」

長袍老者由鼻孔哼了一聲，怒道：「飯桶！」

黑衣人在他分神之際，向他攻出幾招凌厲的劍法，把他迫退數步，然後虛晃一招，穿窗而逃。

* * *

在一處荒野破廟內，兩個黑衣人已會合在一起。

蒙面的黑布巾已經解了下來。

原來他們兩人都是廿餘歲的青年漢子，那個比較大一兩歲的，複姓宇文單名一個英字，綽號「旋風劍」。

他是「湖海雙箭」之一的「追魂叟」林達奇的愛徒。

另一個姓方名振武，綽號「小溫侯」，他是「勝威鏢局」的主人「鐵掌」方勝威的兒子！

* * *

這時，正是明朝明思宗崇禎元年，因政治腐敗，宦官專橫，黨爭不息，賦稅繁重，因而使到民不聊生。

適逢陝西大饑荒，民衆掠食四方，而甘肅「固原縣」的邊民，又因缺餉嘩變，與饑民合勢，到處嘯聚搶掠，便變成流寇的禍亂。

因此而引起一些桀驁之徒，藉機起事，企圖霸業。

其中以：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三人勢力最大。

三股流寇東竄西擾，使到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賊兵所至，雞犬不留。

於是，有志之士，羣起聯合反抗，救人民於水火之中。

最後查出「雙泉鎭」的土豪劣紳曹不仁私通賊寇李自成，並暗中招納武林中的黑道魔頭及貪官汚吏，以圖大事，所以宇文英及方振武等，才有夜探曹家莊，盜取賊黨黑名單之擧。

* * *

方振武望着宇文英急切的問道：「宇文兄，東西取到了沒有？」

宇文英慚愧的搖搖頭，道：「沒有，那老賊的武功很厲害，若不是你及時放火，我恐怕很難脫身哩！」

方振武關切的問道：「你驚醒了曹老賊？」

宇文英淡淡地答道：「不，他們預早佈下陷阱。」

稍頓片刻，繼續說道：「不過，東西雖然取不到手，但殺了那個爲虎作倀，綽號『黑煞星』的黃總管黃乃武及幾個無惡不作的惡奴打手，總算替地方上除去了幾個壞人。」

方振武露出失望的神色，道：「替地方上除去幾個惡人，雖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東西取不到手，任令賊黨聲勢坐大，亦不是辦法，何況我們假如空手回去的話，又怎有顏面向司徒老前輩交代呢？」

宇文英親切地拍拍方振武的肩膊，安慰他道：「方老弟又何必失望呢？我們可以捲土重來，再探『曹家莊』的啊！」

方振武神色一振，道：「再探『曹家莊』？」

宇文英微笑地點點頭。

方振武疑惑地凝視着宇文英，道：「你剛才把『曹家莊』搞到天翻地覆，而僥倖逃了出來，不用說，他們現在已經提高警覺，若再度去『曹家莊』，那無異送羊入虎口，簡直與死神開玩笑，這點你考慮清楚了嗎？」

宇文英有把握地道：「孫子兵法裡有句『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這次是『攻心至上』的最佳戰略，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居然有膽會捲土重來，我就利用他們這個弱點。」

稍頓，繼續說道：「現在我們就起程，到達目的地後，你仍然蹲伏在槐樹上，伺機行事，準備接應，仍然由我一個人入莊，可以減少目標。」

兩人將黑布仍然蒙在臉上，向「曹家莊」飛奔而去！

* * *

「曹家莊」這時已亂成一團，莊主曹不仁如野獸般咆哮不停，指手劃脚不知在說些甚麼事。

宇文英伏在屋頂上，利用明瓦天窗向下偷窺，見到各人在手忙脚亂地殮死屍，療傷，以及洗擦地上的血漬。

約頓飯時間，各莊丁紛紛退出莊門外，作「賊過興兵」的加强警戒！

客廳一片沉寂。

莊主曹不仁在客廳中，正負手來回蹀步。

突然，他擧手揮退兩名年輕的侍婢，客廳的門戶重重地關閉着，並且把所有的窗簾都拉下。

他四面張望了一會，擧步行至供案旁，小心翼翼地伸手把放在供桌上的鏡屏捧起，打側放在八仙枱上，然後伸手在鏡屏背後拆了那塊套板，在空格內取出一卷紙張，放平舖在八仙枱上。

伏在屋頂上的宇文英，一見曹不仁取出一卷紙張來，心頭禁不住一陣忐忑跳動，他運足目力往那紙張上窺視，但因爲距離太遠，只能看見紙張上寫滿密痲痲的蠅頭小字，可惜無法可以看得清上面寫些甚麼。

約盞茶時間，曹不仁重新把紙張捲好，依然把鏡屏放回原處。

之後，曹不仁把客廳中的所有燈火熄滅了，返回房內休息。

等待了一刻，宇文英見廳中沒有甚麼聲息，便小心翼翼拆開了幾塊瓦片，了無聲息地飄身而下，依樣把鏡屏背後那塊套板拆了開來，在空格內取出那卷紙張，無暇細看，匆匆揣入懷中，放好鏡屏，又由原處縱上屋頂。

他幾個起落，已由屋頂縱落圍牆，但他踏脚在圍牆時，莊院內外突然人聲鼎沸，齊聲大叫：「捉奸細呀！」

突然，那棵巨大如傘的槐樹上，响起暗器之破風聲，一連串的金錢鏢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着那羣大呼大叫的莊丁射來，隨着慘叫之聲此起彼落，十多個莊丁已倒地呻吟不止。

槐樹上傳來一聲暴响道：「宇文兄快上！」

宇文英握着長劍，把握那一刹那的機會，輕身提氣，縱上槐樹的枝椏上。

這時的「曹家莊」亂成了一片，鑼聲「彭彭」，跟着有十多個錦衣大漢由莊內衝出。

宇文英低喝道：「走！老地方見。」

他如隻巨大的鵬鳥般，斜飄數丈，幾個起伏，他的身形已隱沒在崗巒起伏的夜色中。

方振武藉着槐樹濃密枝葉遮掩身形，他仍匿伏不走，藉機看看「曹家莊」那種亂哄哄的情形。

突然，奇怪的事情在他眼前出現，一個身上穿着一套殘舊短打衣服的賣貨郎，肩上背着一個專賣女人用品頭繩、針、鈕、胭脂水粉的小木箱，從「曹家莊」內行出來。

更奇怪的是，這樣一個賣貨郎，居然勞動那個目空一切的曹莊主，如送貴客一般，親自送到莊院外。

方振武在朦朧的夜色中，見到曹莊主把那個「叮咚鼓」很鄭重的交給那個窮賣貨郎手上，然後兩人不知談了一些甚麼話，那個窮貨郎便揚長的上道而去。

這一連串的怪事情，眞是不可思議。

突然，方振武心念電轉，低叱一聲，道：「不好，上了那老匹夫的當。」

天，已微微露出魚肚白色，曹莊主亦已返回莊內。

方振武看看無人注意，便飄身落地，趕往破廟中去會合宇文英。

* * *

宇文英在破廟中負手來回踱步，眉宇間隱露頹喪之色。

他一見方振武回來，便立即把他手中拿住那卷紙張遞給方振武，並悻悻然的說道：「哼！方老弟你看，我一時大意，竟上了那老狐狸的惡當！」

方振武瞥了他一眼，便接過他手中那卷紙張，打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廢紙一團，佇候閣下，勞而無功，請快來拿！」

方振武把那卷紙擲在地上，用脚踏了兩三下。

之後，他執着宇文英的手，急急的道：「宇文兄快走，我們邊走邊談！」

宇文英並不多問，跟着他施展輕功提縱術，朝着那個賣貨郎所走的路追去。

在路上，方振武把所見到的一切，對宇文英說知。

這時，天已大晴，雨勢亦已停止，他們追了約頓飯時間，遠遠見到那個賣貨郎的身形，於是加快了脚步，跑在賣貨郎的前頭，攔着他的去路。

賣貨郎見到兩人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面色陡變，口中吶吶的道：「兩……兩位兄台，攔……着小的，為了甚麼？」

宇文英微笑道：「不為甚麼，在下只想向朋友你買些女人用的東西，送給一位姑娘而已……」

賣貨郎道：「小的趕往市集做生意，兄台還是向別人買吧！」

說罷，背着那個小貨箱，準備上道。

宇文英把手一攔，道：「喂，朋友，你急甚麼？」

方振武那雙精光烱烱的精眸，瞪了那人一眼，道：「做生意那裡都是一樣，朋友，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稍候，然後繼續道：「哼！識相些，還是做了我們這筆生意，然後再上集吧！否則，哼……」

賣貨郎無法拒絕，只好將貨箱放在路旁，問道：「兩位究竟想買些甚麼？」

宇文英與方振武兩人微微一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

之後，宇文英緩緩的指着賣貨郎手中的「叮噹鼓」道：「我那位小姑娘最喜歡玩這種東西，我就買了它吧！」

那貨郎面有難色，結結巴巴的道：「這……東西是招徠顧客……的小玩意，怎……怎可以賣的！」

方振武瞪眼大聲道：「不可以賣也得賣！」

賣貨郎道：「兩位簡直是强人所難，你們太不講理！」

方振武道：「有錢買得手指物，甚麼叫做不講理？」

賣貨郎一雙鼠眼朝着兩人一射，臉上裝出笑容道：「哦！我想起了一件東西，你那位小姑娘見了，一定喜歡。」

也不待兩人說話，便快速的把貨箱的蓋打開了。

宇文英正想制止，可惜慢了一點，他急忙把方振武一推，道：「快躺下！」

說完之後，他立即仰躺地上滾開丈餘，隨即拔劍。

在這電光火石之間，賣貨郎臉上露着獰笑，插在貨箱內的手向外一揚，道：「這東西送給你那位小姑娘玩吧！」

只見兩個黑黝黝的東西，向兩人原先站立之處飛來。

「轟轟！」

兩聲巨響，聲震山岳，塵土飛揚。

這是江湖上下三流的黑道人物所慣常用的歹毒暗器——轟天雷。

這種暗器歹毒異常，觸即爆炸燃燒，是用硫磺與淬毒海沙造成，若被射在皮膚上，立即潰爛。

幸好宇文英與方振武二人及時躺下滾離爆炸地點，才避過毒砂的濺射。

巨響過後，宇文英及方振武即

騰身而起，雙雙持劍撲向賣貨郎。

這時，賣貨郎手上的「叮咚鼓」已插在腰間，手中所持的是一枚流星鎚。

賣貨郎的臉上這時已換上了一副猙獰兇狠的面孔，咧開嘴嘿嘿冷笑道：「這東西相信你那位小姑娘一定喜歡。」

稍頓繼續道：「這枚也送給你們玩吧！」

他手中的流星鎚已風聲呼呼地，向他們兩人飛來。

兩人一見流星鎚如飛般壓頂飛了過來，雙雙倒縱數丈。

宇文英向方振武低聲道：「我引開他的流星鎚，你衝到他身旁搶奪他腰間的那個『叮咚鼓』！」

方振武點點頭。

於是，兩人反身撲上，展開一幕生死存亡的戰鬥。

別看那賣貨郎生得呆頭呆腦，他手底下的武功却並不含糊。

他原來並非別人，是江湖上臭名遠播的黑道魔頭——「惡瘟神」刁鳴。

如果他手底下的武功沒有相當實力，曹不仁也不會把這個重大的任務放在他肩上了。

刁鳴的流星鎚挾着雷霆萬鈞的聲威，向兩人呼呼地飛了過來，一丈之內，皆在鎚影的威力籠罩下。

宇文英及方振武二人簡直無法迫近其身。

約盞茶時分，宇文英才想出破它的招式。

他發覺流星鎚最大的威力，是橫掃及遠射，假如敵人從天而降的話，它是無法抵擋的，這是它最大的弱點。

宇文英已想到一招置敵於死地的辦法，他一面佯作驚慌，頻頻後退，一面傳音向方振武面授機宜。

當他退到路旁的巨樹前，刁鳴的流星鎚剛巧發出一招「金龍繞柱」，準備把宇文英連人帶樹一齊纏繞住。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宇文英已迅速的飄身縱上樹上，那枚流星鎚恰巧纏繞了那棵巨樹的樹身。

宇文英在樹上暴喝了一聲，道：「方老弟！留神！」

在這電光火石間，他使招「龍潛深淵」頭下脚上的，由樹上持劍直向刁鳴頭頂撲來。

與此同時，方振武也配合着宇文英的攻勢，在刁鳴的流星鎚還沒收回的一刹那，右手一招「仙人指路」，劍鋒直戳刁鳴的後心，左手順勢在刁鳴腰間一探，把他插在腰間的「叮咚鼓」拿到手中。

刁鳴上下受敵，流星鎚又無法收回，即使收回的話，但現在已短兵相接，流星鎚亦已失去了作用。

突然，宇文英大喝一聲，道：「朋友，認命吧！」

一聲凄厲的慘號，刁鳴的天靈蓋及後心，同時中了二劍，他只搖晃了兩下，便「蓬」的一聲倒斃在地上。

兩人聯手殺了那個為禍江湖廿年的黑道魔頭——「惡瘟神」刁鳴後，方振武把手中的「叮咚鼓」遞給宇文英，道：「宇文兄，看看黑名單是否在此？」

宇文英從他手中接過「叮咚鼓」，用劍尖把鼓皮挑開，裡面果然有一張折疊相當齊整的紙張。

兩人把紙張打開一看，只見裡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人名及綽號，正待細看，突然，宇文英剛才縱上的巨樹上，傳來了一聲嬌叱，繼而冷冷的道：「哼！好不要臉，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聯手攔途截劫，要財要命王法何在？」

隨着那聲嬌叱，樹上輕飄飄的縱下兩條窈窕的身影。

宇文英、方振武一時愕然。

只見丈外站立着兩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兩人面型酷肖，同穿一式衣裝，背後各插着一柄長劍，連纖腰上那個豹皮囊也一模一樣，敢情兩人是一對孖生姊妹。

宇文英那雙精光四射的俊目瞟了她們一眼後，含笑抱拳道：「兩位姑娘誤會了，在下兩人並非劫賊，我們這樣做，只是為江南數省的人民着想而已。」

那看來年長一些的少女，撇撇嘴道：「好漂亮的狡辯！」

宇文英微微笑道：「在下所取的，非財非寶，何謂賊！」

另一個看來年幼一些的接口道：「雯姐，無謂與這些臭男子鬥嘴，擒下他們再說吧！」

方振武怒氣衝衝，嘿嘿冷笑道：「女娃兒，好大的口氣！」

那少女嬌軀一扭，玉手往後背一拉，「嗆」的一聲脆響，長劍已出鞘，嬌叱道：「臭賊看劍！」

那長劍如春雲乍展，一招「游龍戲鳳」，劍鋒直向方振武的咽喉刺來。

那個被稱作雯姐的少女見狀，立即嬌叱道：「燕妹，住手！」

那個被叫作燕妹的少女，並不理會，已經與方振武打作一團。

那年長的少女見無法阻止，只好揮劍上前助陣，但被宇文英攔着。

於是，四個人便分兩堆莫名其妙的打了起來。

約盞茶時，突聞一聲沙啞的聲音喝道：「徒兒，快停手！」

跟着便是一聲宏亮的佛號：「阿彌陀佛！」

四人聞聲立即往後倒縱，循聲望去，只見山崗上並排着四人。

兩少女立即垂首躬身，斂衽為

禮，道：「師父！」

宇文英、方振武亦向山崗上的四個人拱手爲禮。

一個雄壯的聲音哈哈大笑道：「這叫做『大水衝倒龍王廟』，自己人打自己人。」

話畢，各人也跟着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山崗上的四個人，已跑到宇文英等人前面。

宇文英等對四人早已認識，於是，繼續拱手爲禮。

那四人中，一個作道姑打扮的中年女子，她名叫「悟因師太」，就是那兩個少女的師父。

那個高大的僧人是少林寺的高僧，他名叫「悟果」。

另外兩位俗家打扮的，一個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鐵掌」蓋霸天，另外一個就是「蕩寇盟主」——「快劍」司徒敬業。

悟因師太含笑的向兩少女問道：「徒兒，究竟爲甚麼與這兩位施主打了起來？」

那個年幼的少女搶着把她們所見的，以及她們所想的，一一對悟因師太說出。

之後，她還指指「惡瘟神」刁鳴躺在地上的屍體。

悟因師太對着宇文英及方振武兩人，含笑問道：「兩位小施主，小徒所說的，是否確有其事？」

宇文英及方振武躬身一揖，搖搖頭道：「令徒所說，絕非事實，她們對這件事，可以說完全誤會。」

之後，便把整件事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對各人說知。

最後，便伸手入懷中取出那份黑名單來，雙手遞給司徒敬業。

那兩少女聽宇文英說完，登時花容失色，驚問道：「甚麼？我爹私通賊寇？」

悟因師太點點頭。

這時，兩少女的眼淚，已如斷線珍珠般在粉頰上滴滴流下，並連連搖頭道：「不會的，我爹不會私通賊寇的，你們不可冤枉他。」

司徒敬業望了她兩姊妹一眼，長長地嘆一聲，道：「唉，我也知道你們現在心裡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不過，你爹過去的所作所爲，你們是不會知道的，他是一個土豪劣紳惡霸。」

兩姐妹打斷了他的話，搶着道：「不是，不是，我爹不會是惡霸。」

司徒敬業繼續道：「他一生蓄養惡奴，巧取豪奪，欺壓良民，『雙泉鎮』方圓百里內無人不知，現在又通賊有據，你們若然不信，可看看他的筆跡吧！」

說畢，把那張黑名單遞給了她們姐妹兩人看。

她們姐妹接過那張黑名單，詳細地閱讀了一遍，發覺果然是她父親曹不仁親筆所寫。

突然，那年幼的「颯」一聲，把那份黑名單給撕開兩片，而且準備把它撕作片片碎。

司徒敬業面色陡變，出手如電點了她倆穴道，並伸手奪回那張變作兩片的黑名單。

悟因師太見狀，吁了一口氣，臉露嚴肅表情，道：「徒兒，你們冷靜一點，爲師有幾句話要和你們說。」

兩姐妹木然地點頭。

悟因師太跟着解開她們的穴道。

稍頓，悟因師太道：「現在神州動盪，人民已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三股流寇，禍延數省，他們互相呼應，分頭流竄，寇兵所至，雞犬不留，若任令下去，賊寇勢力益坐大，被屠殺的人則更多，依你們看，是否袖手旁觀不顧，抑或採取行動？」

悟因師太說到這裡，望了她們一眼，但她們只是默默地垂下頭來不說話，並無任何表示。

悟因師太繼續道：「……你爹就是其中一股流寇的首領李自成的心腹，他在幕後負責聯絡黑道魔頭，土豪惡霸，地痞流氓，貪官污吏……等作內應，現在忠孝兩途，任你們抉擇，如果存孝的，你們可以回家協助你們的父親塗炭生靈，博取榮華富貴，爲師決不阻攔，否則，你們就要大義滅親，跟着爲師消滅那些爲虎作倀的敗類，搶救數省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

她兩人仍然低頭不語。

盞茶時間，在草坪站立着老少各人已感不耐。突地，兩人突然下跪，淚流滿面，哽咽道：「師父，我們願意跟隨你老人家，聊盡棉力，掃蕩流寇，不過……」

悟因師太望着她們道：「不過甚麼？不用吞吞吐吐，有話直說無妨。」

兩人面露懇求之色，道：「……不過，想請求師父對家父網開一面，赦他一死，徒兒感激不盡！」

「阿彌陀佛！」悟因師太雙手合什，宣了一聲宏亮的佛號！

之後，接着又道：「善哉，老尼爲你們姐妹一點孝心所動，我佛慈悲，假如令尊有意向善，就免他一死吧！如果他仍然怙惡不悛的話，那就難逃劫難了。」

兩姐妹聞言大喜，連忙向悟因師太磕謝。

原來這對姊妹花是「曹家莊」的莊主曹不仁的一對孖生女兒，大的名叫曹綺雯，綽號「玉觀音」，幼的名叫曹小燕，綽號「玉羅刹」，從七

歲起，便由她們的母親親自送到悟因師太處學藝，整整十二年了，現在她們練成了一身不俗的武功。

悟果大師道：「現在你們幾位小輩，應該互相引見一下，將來可能會同舟共濟，並肩作戰，也好多個照應。」

於是四個小輩便互相自我介紹，冰釋了前嫌。

「鐵掌」蓋霸天望了在場各人一眼，便轉對司徒敬業問道：「司徒兄，現在黑名單已到手，我們是否立刻採取行動，翦除那些『牛鬼蛇神』？」

蓋霸天說畢，各人皆以期待的眼光，望着司徒敬業。

司徒敬業沉思了一下，他那雙威稜四射的眼光，環望了各人一眼，之後，點頭道：「是！我們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分頭把那些奸徒個別加以殲滅！」

說到這裡，他步行到「惡瘟神」刁鳴所遺下那個小貨箱旁，蹲下身，檢視箱內各種物件。

小貨箱內除了女人的用品外，還有兩枚轟天雷。

他拿起兩枚轟天雷，遞給蓋霸天，道：「蓋老弟，你拿下兩枚東西可能會有用處，雖然，這種下三濫的東西我們是不屑用的，但是用它來對付那些奸徒，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又當別論。」

蓋霸天伸手去接那兩枚轟天雷，小心地揣在懷中。

司徒敬業再由小貨箱內取起一瓶胭脂，隨手撕下一幅白襯衣的衣襟，再把衣襟撕成四片，在樹上折下一枝小樹枝，蘸蘸胭脂，在每塊布片上寫上幾個奸徒的姓名。

之後，把其中一塊布片遞給蓋霸天，道：「蓋老弟，你負責殲滅這幾個奸徒，只求達到目的，不須選擇手段，更不可被其漏網，以防洩漏機密！」

蓋霸天接過布片，略一過目，便謹慎地揣入懷中，面露嚴肅之態，向司徒敬業點點頭，道：「司徒兄請放心，在下不達目的，決不回來！」向各人一拱手，邁步而去。

其餘三塊布片，一塊給悟因師太，一塊給悟果大師，最後一塊遞給宇文英，由他們四位小輩負責。

並向各人敦囑一番，面授機宜。

於是，除了司徒敬業及悟因師太外，各人立即起程。

行前，曹家姐妹向兩人襝衽一禮，道：「請求師父及老前輩，對老父網開一面，徒兒感激不盡。」

悟因師太望了她們一眼：「徒兒放心，爲師與司徒盟主此去『曹家莊』，是向令尊勸說一番，敦促他『懸崖勒馬』，改過自新，我們若非不得已，是不妄加殺戮的。」

曹家姐妹聽了悟因師太的話，稍覺安慰，向兩人深深一禮，道：「徒兒多謝師父及老前輩。」

之後，與宇文英及方振武等一齊上道，掃蕩那些牛鬼蛇神，負起拱衞國家邊疆，保護鄉紳人民的神聖工作。

＊　＊　＊

司徒敬業及悟因師太來到了「雙泉鎮」的「曹家莊」前，向門前的莊丁遞上了名帖。

莊丁持着帖入內，雙手呈上莊主曹不仁，垂首躬身稟告道：「稟告莊主，有客到。」

曹不仁接名帖一看，面露詫異之色道：「哦！想不到是他！」

他立即整理衣冠，步出莊門去迎客。

當他一見到司徒敬業及悟因師太兩人，臉上便堆滿笑容，拱手施禮道：「不知司徒大俠及悟因師太俠駕光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恕罪！」

兩人拱手還禮道：「不敢，曹莊主太過見外了。」

曹不仁連忙側身讓客，道：「兩位，請。」

各人在客廳中坐下，下人奉上香茗。

曹不仁向兩人偷偷地掃了一眼，然後欠欠身道：「兩位老人家駕臨敝莊，不知有何見教？」

兩人互望了一眼，司徒敬業答道：「老朽有一事想請教曹莊主，但不知是否應該說出，所以……」

曹不仁聞言，略一遲疑，即裝作毫不在乎的態度，笑道：「大俠有事，直說無妨，在下洗耳恭聽。」

司徒敬業道：「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三股流寇作亂之事，曹莊主有所聞否？」

曹不仁緩緩地回答道：「在下略知一二。」

司徒敬業道：「老朽就是爲此而來打擾曹莊主。」

曹不仁答道：「願聞其詳。」

司徒敬業接着道：「現在是神州動盪之秋，流寇四出搶掠、屠殺、姦淫，生靈塗炭，凡懂得武功之人，皆奮起而蕩寇，拯救人民，保護鄉紳，那有志之士，現已組織一個『蕩寇同盟』，閣下是武林俠義中人，『雙泉鎮』方圓百里內，皆爲閣下掌握，居民亦皆以閣下馬首是瞻……」

說到這裡，他在几上取起茶盞，喝了一口香茗。

稍頓片刻，然後繼續道：「閣下是舉足輕重，言重九鼎之人，同仁等經議決後，一致通過，力邀閣下加盟本組織，保家衞國，共禦外侮，老朽與悟因師太本着一片至誠

之心，特專誠拜訪閣下，現在就請閣下答應吧。」

曹莊主垂首沉思，客廳被一片沉寂的氣氛籠罩着。

約盞茶時間，曹莊主向客人望了一眼，臉上充滿了一種尷尬的神色，陰惻惻的拱手答道：「各位忠肝義膽，誠意可嘉，不過，可惜在下已屆入木之年，正是有心無力，在廿多年前歸隱本莊時，已很少與武林朋友往來，昔年雄心壯志，已盡拋九霄雲外，兩位好意，在下心領，關於加盟一點，還是另請高明吧！」

悟因師太面色陡變，冷冷說道：「曹施主這般態度，不怕使人齒冷麼？何況這事爲公爲私，亦不應該袖手旁觀。」

曹莊主道：「不情之處，還請兩位見諒，在下對這事已決定置身事外，不管甚麼人，也不能動搖我的意志。」

司徒敬業威稜如電的眼睛注視着他，冷冷地道：「就怕閣下對這事不會置身事外！」

曹不仁勃然變色，冷哼一聲，道：「哼！爲甚麼？」

司徒敬業接着道：「江湖上有傳言，曹莊主私通李自成，招納江湖敗類，以作內應。」

曹不仁大怒，不待他說完，拍案怒吼，道：「這話可有證據？」

悟因師太微笑道：「請曹施主息怒，『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不管這事是否屬實，老尼希望曹莊主『懸崖勒馬』，棄暗投明，這總是一件好事。」

曹不仁道：「在下已說過，對這事置身事外，難道兩位不信在下之言嗎？」

司徒敬業接着道：「一言爲定，就請閣下謹記『置身事外』之言，否則，衆怒難犯，惹火可以焚身。」

稍頓，繼續說道：「我們也應該告辭了，剛才冒犯之處，尚請見諒是幸。」

曹不仁道：「不敢！」

於是，雙方拱手而別。

途中，司徒敬業禁不住哈哈仰天大笑，道：「好一個『置身事外』的老狐狸，相信他還不知東窗事發哩！」

悟因師太望着他問道：「依你看，他是否會改邪歸正，『置身事外』？」

司徒敬業搖搖頭道：「絕對不會。」

稍頓，然後道：「候翦除他的所有同黨後，然後全力殲滅他！」

* * *

宇文英等人曉行夜宿，馬不停蹄地向目的地進發。

途中，曹綺雯那雙剪水雙瞳斜斜地瞟了宇文英及方振武一眼，然後嬌聲地問道：「宇文兄，我們的目的地是那裡？」

宇文英道：「烏魚鎮！」

曹小燕接着問道：「人是那一個？」

宇文英答道：「江湖上臭名遠播的黑道魔頭——毒學究凌仕章！」

「雙泉鎮」距離「烏魚鎮」約三百餘里，三日後的中午，他們已抵達目的地。

把馬拴好，四人魚貫進入該鎮一家最有名的飯店「全香居」進午餐。

這時，正是飯店最旺盛的時候，大有「客似雲來，高朋滿座」之感。

他們正在抬首向四面找尋座位，有一位店小二來到他們面前，指指窗前那張空桌，躬身陪笑道：「幾位客官請往那邊坐吧！」

宇文英點點頭道：「謝謝。」

各人坐下點菜後，隨意向四面的坐客望了一眼。

曹綺雯低聲道：「各位留意東面角頭那桌上的坐客。」

於是，各人不經意的朝那面望了一眼，只見那張大圓桌上，坐了六個年齡懸殊的人，他們的年紀，看上去就像父子、公孫一樣的參差不齊。

就在這時，那個最老的也向宇文英這面望來，他年紀約七十多歲，面長如馬，頷下長着一撮山羊鬍，身穿一襲殘破的寶藍長袍，右手輕輕地搖晃着那柄鵝毛羽，烱烱發光的雙眼襯托着嘴角那種似笑非笑的奸相，只要你向他看上一眼，就會給你帶來一種陰險兇狠的不良感覺。

這時，店小二已把熱騰騰的酒菜送上，見這幾個年輕的陌生人正望着東面那張桌子，而那張桌子的老頭兒又正向這邊望來，他面色微變，持着酒菜的手亦微微戰抖，他趕快地把酒菜放下，向宇文英打了一個眼色，低聲道：「客官，閒事莫理，酒菜冷了不好吃，趁熱吧！」

宇文英望了他一眼，作會意的微笑。

店小二借故走開，招呼別的客人。

宇文英低聲道：「別理他，我們塡飽了肚子再算！」

他們正想舉筷進食，坐在那老頭兒對面的中年人忽然一聲大喝道：「伙計，過來！」

那店小二戰戰兢兢地走到他的眼前，垂首躬身問道：「三爺，有甚麼吩咐？」

那中年人瞪着一雙牛眼，舉手指向宇文英那張枱子，向店小二叱

喝道：「三爺有事趕路，你先把他們的酒菜搬過來！」

店小二期期艾艾的答道：「那……那……怎……行？」

中年人怒容滿面的說道：「甚麼？不行？」

店小二無言。

中年人「呸！」了一聲，一掌拍在桌上，喝道：「快些，不行也得行！」

店小二被迫不過，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向着宇文英這面行來。

宇文英見此情形，情知對方有意鬧事，不禁哈哈冷笑道：「朋友，在下最喜歡成人之美，接住！」

說畢，執起那盆熱騰騰的滷水牛肉，向着對方飛去。

別看他年紀輕輕，但他的內功造詣已達出神入化之境，隨手擲出的那盆滷水牛肉，已有一大半嵌進中年人頭頂上的板壁內，最令人嘆服的，它又沒有半點汁液飛濺出來。

宇文英露出這手絕技，直把滿堂食客看得目瞪口呆。

那中年人已知遇到了强手，但仍然硬着頭皮，冷冷地說道：「嘿，朋友果然好身手，但你家三爺從來不喜歡白吃人家，還給你錢！」

說畢，手從懷裡向外一揮，只聽「篤篤篤」一連幾聲音响，宇文英身旁那根木柱上，已嵌了十多枚銅錢。

這時，膽小的食客已知有事發生，紛紛離座而去。

坐在中年人身旁那年約廿許的綠衫少年，忽然颯的起立，露出一副貪婪的色相，指着曹家姐妹淫笑道：「看，這兩個姑娘多麼漂亮，快來陪陪大少爺快活快活吧！」

他身旁那個年紀大些的，也笑哈哈的接着道：「六弟，最要緊剩回一個給五哥。」

曹綺雯與曹小燕這時怒得柳眉豎起，鳳目圓睜，嬌聲叱喝道：「狂徒找死！」

跟着玉手連揚，一個鐵蓮子，一個金錢鏢，以「雨打芭蕉」的手法，「颯颯颯！」一連串的破風之聲，向對方勁射而去！

那老頭兒見狀，大袖一揮，那些暗器已全飛入袖中。

他跟着發出幾聲梟鳴般的嘿嘿狂笑道：「好大膽的女娃兒，居然敢向『鸞宮六友』動手，還給妳！」

大袖向外一揮，原先那些暗器，已如飛蝗般向着宇文英各人飛射而來。

宇文英各人立即拔出長劍，把暗器紛紛擊落地上。

之後，宇文英忽然哈哈大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少爺們正想找你『鸞宮六妖』，估不到你們死期已到，居然齊齊全全等在這裡送死，哈哈，妖魔們，引頸受戮吧！」

宇文英說到這裡，低頭提醒各人：「妖魔們的暗器，是藏在鵝毛扇及摺扇裡面，小心！」

「心」字一出口，他的身軀已飄過尋丈，本着擒賊先擒王的原則之下，左手運勁一揚，三柄柳葉刀成品字形的向着那個老者「毒學究」凌仕章的面門及左右乳房勁射而去，右手長劍跟着一招「仙人指路」直戳凌仕章的咽喉。

刀劍皆挾着雷霆萬鈞之勢，一氣呵成地攻了出去。

「毒學究」凌仕章發出一聲嘿嘿冷笑道：「哼！不自量力的娃兒，居然『班門弄斧』！」

只見他快速閃步旋身，大袖如蝴蝶般飛舞，「噹噹噹」幾聲脆响過處，三柄來勢疾勁的柳葉刀，已被全部揮跌地下，點向咽喉的劍鋒，也在他旋身側頭時避過。身法之快，應變之速，確非等閒。

就在他化去宇文英的攻勢後，手中鵝毛扇一揮一點，只見五縷白芒芒的精光，向着宇文英的全身穴道罩去，扇柄則直點宇文英的「肩井穴」。

連消帶打，快如電光火石。

宇文英知他暗器淬有毒液，不敢硬接，連忙施以「羅漢晒屍」，避過對方的攻勢，跟着一招「旋風腿」，直向凌仕章的下盤橫掃。

戰場的另一邊，「小溫侯」方振武以一敵二，他的對手是「假聖人」方志遠以及「狡秀才」程漢標。

另一方面的「玉觀音」曹綺雯，也是以一敵二，她的對手則是「僞舉人」黃成龍以及「鐵扇書生」潘達騰。

還有一個「玉羅刹」曹小燕，因爲她恨透了「白衣秀士」區文獻，所以一出手，她便玉面凝霜地全力撲擊。

約盞茶時間，只聽得一聲慘號，正在與程漢標聯手圍攻方振武的「假聖人」方志遠，忽然手掩心窩，倒斃地上。

奇怪的是，他並非死於「小溫侯」方振武的手，而是被「旋風劍」宇文英蹈隙賜給他一柄柳葉飛刀。

就在各人驚愕間，慘叫之聲再起。

原來刁鑽靈活的宇文英，在凌仕章一掌拍來時，他向後連縱兩個觔斗，剛好縱到程漢標的身側，他右脚一招「魁星踢斗」，把一張木椅向凌仕章當胸踢去，隨着一招威震武林的「迴旋八式」中的「顚倒晨昏」，劍鋒由胯下標出，直戳程漢標的右脅，「狡秀才」程漢標，便在不明不白中死去。

所謂「鸞宮六友」，就是六個讀壞書的斯文敗類，他們讀書不成，

轉而學武，因爲六人物以類聚，臭味相投，所以結爲異姓兄弟，狠狽爲奸，欺壓良善，故江湖中人又稱他們爲「黌宮六妖」。

轉眼間，那六個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已連斃兩人，這使身爲大阿哥的「毒學究」凌仕章狂性大發，他如一隻瘋虎般，頻頻向宇文英施以殺手狠着。

突地，曹小燕一聲嬌叱：「狂徒躺下！」

那個「白衣秀士」已被斜肩劈爲兩截。

在開始時，是四對六，現在是四對三，照理，宇文英這方面是穩佔了上風的，怎知事並不如此，其轉變之速，眞令人難以預測。

在區文獻被殺後，曹小燕便與宇文英雙戰凌仕章，曹綺雯獨鬥潘達騰，方振武接戰黃成龍。

凌仕章鼠目斜瞟了曹小燕一眼，嘴角露出猙獰的奸笑，突右掌食中兩指一式「二龍搶珠」，直點宇文英雙目，宇文英把頭一側躲開，怎知這是凌仕章誘敵的虛招，他右手鵝毛扇就在這剎那間，對準曹小燕一揮一點，嘴角掀起，惻惻的冷笑道：「臭婊子，納命來！」

只見五點寒芒，籠罩着曹小燕全身穴道。

宇文英見狀大驚，立即高呼道：「小燕躺下！」緊跟着「旋風腿」橫掃曹小燕的腿彎，但在這電光火石之間，仍然是慢了一點。

曹小燕的左臂，已中了一枚淬毒的「梅花針」，「蓬」一聲倒在地上。

而宇文英在施展「旋風腿」搶救小燕的一刹那時，他的右腿也不幸中了一枚，同時倒地暈迷。

凌仕章這一招，居然得到「一石二鳥」的收穫，連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他高興得「哈哈！」狂笑。

跟着進馬揮掌，準備向宇文英的天靈蓋運勁拍去。

方振武與曹綺雯見狀大急，想搶救，又被對方纏着。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突然一聲「响若金鐘」的聲音傳來，大喝道：「狂賊住手！」

窗外人影一閃，聲到、人到、掌到，只聽「蓬」一聲巨响過後，「毒學究」凌仕章已右脅中掌，被拋離尋丈，撞向木柱，天靈蓋已被撞碎。

這個擊斃「毒學究」凌仕章救回宇文英和曹小燕兩人生命的，不是別人，就是嫉惡如仇的「鐵掌」蓋霸天。

蓋霸天當日奉了「蕩寇盟主」司徒敬業之命，翦除了幾個私通流寇的貪官汚吏，任務完成，路過「烏魚鎭」，聽見飯店喊殺震天，及時趕到，剛巧救了兩位小輩的命。

「偽學人」黃成龍「鐵扇書生」潘達騰，一見大阿哥慘死，登時心頭一寒，手脚慢了一點，也隨着他的兄弟，雙雙中劍身亡了。

這幾個爲禍武林，殘害良民的「黌宮六友」，從此就成爲歷史陳跡了。

蓋霸天殺了凌仕章，立即閉了兩個傷者的穴道，將他們抬在桌上，然後，才開始搜查凌仕章的屍體，看看有沒有解藥。

結果，搜到一塊鵝蛋形的小磁石，及一個小玉瓶。

但小玉瓶中所載的是否解藥，就不得而知，爲謹慎起見，他便在門外捉了一頭黃狗來試驗。

之後，才確定那小玉瓶中所載的，是眞正的解藥。

蓋霸天將解藥倒到二人的傷口上，然後對方振武及曹綺雯道：「你兩人快來替傷者推穴，好讓毒氣迫出體外，免它運行全身。」

之後，他將那塊小磁石，貼着傷口輕輕地來回移動。

約盞茶時間，兩傷者體內的「梅花針」已先後被磁石吸了出來。

蓋霸天面露歡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唉！好險，好在及時趕到搶救，否則，不死也得殘廢了！」

又過了片刻，兩人已漸漸甦醒，眼皮亦微微張開，只是，各皆露出一臉疲倦之色。

這時，夜幕已漸漸低垂，「烏魚鎭」的各行各業亦已歇息，街上的行人也漸漸疏落了。

蓋霸天對方振武道：「你快到鎭上買輛篷車，我們得連夜趕路。」

方振武躬身答道：「是！」

之後，蓋霸天從懷中取出兩錠銀兩，遞給「全香居」的掌柜道：「老闆，這裡有兩錠銀兩，一錠是賠償你那些搗毀的傢俱，另一錠則痲煩你請人殮葬這幾具屍體。」

掌柜接過道：「謝謝大俠，不過，這兩位傷者初癒，似應在敝店權宿一宵，明天再趕路如何？」

蓋霸天微笑道：「無妨！」

這時，方振武趕着篷車回來，將傷者抬上車上。

然後，各人向掌柜辭行！

＊　＊　＊

夜，是會給人帶來恐懼的，特別是在山巒起伏的荒涼野地，這時正是「朔」夜，天上連一點月色也沒有。

在朦朧夜色中，突然有兩個夜行人在山野間如飛地奔馳，轉眼間，已奔到那條崎嶇的官道上。

原來他們是一男一女，那個男的，就是「蕩寇盟主」司徒敬業，女的是悟因師太，他們兩人從「曹家莊」出來後，便立即趕到「東安鎭」

、「翠谷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戰略，殲滅了「翠谷寨」的寨主——「活閻羅」郝大鵬及他的三個徒弟，驅散了那班嘍囉，最後，還將「翠谷寨」夷爲平地。

任務完成之後，他們日夜兼程，趕回「蕩寇盟」的大本營——紅梅谷。

「紅梅谷」內是建有五六間房屋的莊院，原是「快劍」司徒敬業隱居之所，現在神州動蕩、流寇猖獗，才暫時權充「蕩寇盟」的發號施令之地方，得以接待各方英雄義士。

悟因師太突然指着遠處的一條山道，對司徒敬業道：「司徒大俠快看，那邊好像有輛篷車在疾馳中！」

司徒敬業依着她的指向望去，果見有輛篷車的影子，在黑夜山道中奔馳，他便說道：「追！快些追上它，看看是甚麼人！」

他們的輕功是何等高强，只消幾個起落，便追上了它。

當他們看到趕車的人，原來是蓋霸天及方振武，兩人不禁登時心頭一震！

司徒敬業疑惑的道：「蓋老弟，是怎麼一回事？」

蓋霸天便邊行邊說，將經過情形大概的說出。

各人經過了幾日的奔馳，終於在一個晴朗的黃昏裡，安然抵達了「紅梅谷」。

早有莊丁入內通報，悟果大師及各義士，齊出迎接。

「阿彌陀佛！」

他宣了一聲宏亮的佛號，雙掌合什道：「不知盟主回來，老衲有失遠迎，罪過！罪過！」

司徒敬業等人拱手爲禮，道：「不敢！不敢，大師及衆俠士不用多禮，我們入內再詳談吧！」

之後，吩咐各人扶兩個傷者入客房靜養，各人亦步入客廳休息。

經過了幾日馬不停蹄的趕路，正是人馬皆疲，各人入到客廳中，已經頹然坐下喘息，早有下人奉上香茗。

休息片刻，司徒敬業向悟果大師拱手問道：「大師，你負責的事，怎麼樣？」

悟果大師合什答道：「盟主交代的事，早已辦妥，那些牛鬼蛇神已全部變了老衲禪杖下之魂。」

稍頓，繼續說道：「有一好消息，盟主是否聽到？」

司徒敬業訝然問道：「是甚麼好消息，說來聽聽。」

悟果大師答道：「關於高迎祥那股流寇，在各義士敵愾同仇的協助下，小部份被李自成收編外，其餘的已全被官軍瓦解！」

司徒敬業道：「這件喜訊，老朽已略有所聞。」

蓋霸天那雙威稜四射的精目望了各人一眼，然後問道：「各位所辦的事如何？」

各人轟然答道：「早已辦妥！」

蓋霸天點了點頭，滿意的微笑道：「好！」

這時，突然有一個名叫「神鞭子」呼延慶的義士，悲聲說道：「不……過……我方亦……死傷了數人！」

司徒敬業望了廳中人，急忙問道：「誰？」

呼延慶答道：「『鬼手』李守信，『拚命二郎』李守義兄弟……等！」

司徒敬業搖搖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唉！在神州多難之秋，不成功便成仁，『死』，原不足惜，最重要的，是在于泰山與鴻毛之間選擇而已。」

客廳一片沉寂。

不久，下人已擺出晚膳。

飯後，各人因過於勞頓，已分別回房休息了。

＊　＊　＊

數日後，宇文英及曹小燕皆已康復，每天早上已然恢復練武，只是臉色仍然有多少青白。

早膳後，曹綺雯躬身向悟因師太請求道：「師父，徒兒打算與妹妹回家探望父親，不知師父是否准許？」

悟因師太沉默了一刻，然後點頭道：「好，師父哪有不准之理，何時動身？」

曹綺雯躬身答道：「現在。」

悟因師太又點點頭。

稍候，然後說道：「徒兒，現在流寇的內奸遍佈中原，你們路上要加倍小心，同時，抵家時，留意與你父親來往之人，如果證實是李自成的餘孽，你可暗中加以翦除！」

曹綺雯斂衽施禮道：「師父放心，徒兒遵命是也！」

悟因師太揮揮手道：「你們走吧！」

於是，曹家姐妹便向在座各位前輩斂衽告辭了。

宇文英帶同一班小輩，一直送她們姐妹出到「紅梅谷」，才依依不捨地互祝珍重而別。

＊　＊　＊

一句過後，情勢突起變化，壞消息竟接二連三的傳來，如李自成陷河南，破潼關，西入長安。

張獻忠竄掠長江流域，西入四川……等。

這時，正是人心惶惶，風聲鶴唳！

＊　＊　＊

「紅梅谷」的莊院內，各路英雄義士正在籌商大計，希望力挽狂瀾，拯救蒼生。

整個偌大的客廳，已被一片愁雲慘霧籠罩着。

「阿彌陀佛！」

突然一聲宏亮的佛號，驅散了那股沉重的氣氛。

之後，悟果大師起立，雙掌合什對在座羣雄說道：「現在情勢急不容緩，老衲認爲不論李自成或張獻忠，是否能夠囊括神州，我們的原定計劃是不容稍懈的，我們應該先殲滅曹不仁及其全部爪牙，各位施主以爲可行否？」

說畢，他那雙精光烱烱的精目，環視在座羣雄一眼。

蓋霸天首先贊成，道：「對！悟果大師說得對，我們應該立刻採取行動！」

在座羣雄亦一致贊成。

但是，司徒盟主及悟因師太兩人，則仍然低首沉思，一言不發。

約盞茶時光，司徒盟主抬頭望了羣雄一眼，才緩緩說道：「好，我們先剪除曹不仁再算，立即啟程上道吧！」

＊　＊　＊

由「紅梅谷」至「雙泉鎮」，這段路程少說也有四五百里，羣雄馬不停蹄，曉行夜宿的奔馳，也要四五日才能到達。

當各人抵達「曹家莊」時，已是夜幕低垂，華燈初上，莊門外有幾個手持武器的大漢在來回的巡視，越發顯得守衞森嚴。

有一個似是頭目的大漢，見到羣雄策馬奔至莊門外，已知來意不善，立即高聲喝阻，道：「來者何人，立即停步，否則，莫怪刀劍無情。」

羣雄並不理會，紛紛下馬，把坐騎拴在莊外木柵上。

那大漢勃然大怒，手中長劍一揮，哼聲道：「哼！不知死活的東西，大家一齊上啊！」

一羣人擁到羣雄面前，不由分說，刀劍齊施。

悟果大師面籠寒霜，冷冷地說道：「哼！不知自量的跳樑小丑，快滾回去叫曹不仁出來領死！」

說畢，僧袍的闊袖一揮，只見一股勁風，刮得那棵大槐樹的樹葉紛紛而下，那幾個大漢手中的刀劍被震得脫手飛去，人亦被震跌尋丈，頭破血流。

「嘿嘿，好厲害的『袖裡乾坤』。」

一聲梟鳴的冷笑聲過後，莊門的圍牆上，併肩兒站立着五個老年人，中央那一個正是曹不仁，兩旁的四個竟然是銷聲匿跡已有廿多年的江湖黑道魔頭——「苗疆四煞」，這「苗疆四煞」當年在江湖中橫行霸道，兇狠成性，早已兇名遠播，後來被「天山三老」之「一的「草上飛」雲中雁所擒，把他們每人削去一耳，以示懲戒，並勒令他們從此退出江湖，改過自新，怎麼今天又會在「曹家莊」與曹不仁同流合汚，狼狽爲奸呢？這的確令人費解。

「苗疆四煞」的大哥名叫「神算子」張冲，二哥「九環刀」張霸，三哥「醜楊凡」張傑，四弟「鐵拐」張彪。

張彪在牆頭上陰惻惻對着悟果大師道：「無知賊禿，不好好地在佛門念經修持，却來這裡耀武揚威，有失出家人身份，待四爺送你上西天吧！」

「吧！」字一出口，他手中的鐵拐對着悟果大師一指，只聽「颯颯颯」一陣破風之聲，三支「七日斷腸釘」，由鐵拐管中飛出，作「品」字形向悟果大師射來。

悟果大師若無其事地把僧袍的大袖一揮，一股勁風把那三支暗器向着張彪的心口反射而去，口中却冷冷地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老衲要的是你項上的狗頭，並非要這破銅爛鐵，送還給你！」

張彪一見暗器反彈而回，急忙飄身躲避。

「神算子」張冲接口道：「賊禿，這個又如何？」

他手中鐵算盤對準悟果大師一揮一搖，只聽「的得」一聲脆响，三枚鐵算子如風馳電掣般射向悟果大師。

悟果大師左手那串佛珠向外一揮，只見三粒佛珠筆直地對準那三枚鐵算子射去，「突突突」一連三聲沉實的音响過後，那三枚鐵算子被撞跌地上。

悟果大師說道：「出家人並非市儈，要它何用？」

張冲見狀大怒，道：「賊禿，大爺與你較量一下！」

說畢，飄身直掠到悟果大師身前，其它四人亦相繼而下。

於是，便展開一幕生死存亡的正邪大決鬥。

雙方全力以赴，殺得驚心動魄，鬼哭神嚎！

這時，莊院內又湧出十多個黑道魔頭，加入戰鬥。

突然，曹家姐妹在牆頭出現，向着悟因師太道：「師父，師父，快來救我！」

悟因師太正在與幾個魔頭大戰，聞聲大吃一驚，揮動「鐵拂塵」，一招「橫掃千軍」，把敵人逼退，幾個起落飄上牆頭，但當她脚踏牆頭時，曹家姐妹又回頭向園中飄下，悟因師太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她爲尋究竟，也跟着飄下園中。

曹家姐妹一見悟因師太飄下，雙雙「颯」一聲跪在她跟前，淚珠如斷線珍珠般順着粉頰流下，悲聲泣告道：「師父，你曾經答應過放我爹爹一條生路的，怎麼又……

又……」

悟因師太又長長地嘆一口氣道：「唉！爲師確曾答應你們，但你爹無惡不作，一意孤行，至觸怒了衆義士，唉，爲師也無能爲力了！」

言下連連搖頭嘆息。

曹家姐妹再泣告道：「師父，你老人家怎樣也得救救我爹，否則，我姐妹倆死在你老人家的眼前。」

這時，宇文英亦跟着走到花園內。

突地，園中响起一陣陣婦人悲泣聲，有如杜鵑泣血，巫峽啼猿。

有一滿面淚痕的中年婦人，行到悟因師太面前，斂袵施禮，然後，轉頭對曹家姐妹嗚咽的說道：「女兒，他不是妳們的父親，他只是妳們的殺父仇人……」

各人聞言大吃一驚，均以疑惑的目光望着中年婦人，曹家姐妹更如聞晴天霹靂的道：「娘，娘……」

中年婦人道：「娘沒有騙你們，你們的爹，複姓慕容，雙名志恭，原是當年陝甘巡撫，與他的朝中好友吏部尚書宇文成熙，兩家官眷結伴回鄉視察，當篷車隊路過距離潼關約廿餘里的「亂石崗」時，曹不仁帶同他的黨羽攔途搶劫，把兩家大小連同保鏢百餘人全部屠殺，那時你們姊妹只有兩歲，他後來見我生得美麗，便強迫我做他的妻子，你們的生命才得保住，當時宇文叔叔有一個兒子叫宇文英，那時年約三歲，由乳娘陪他到林中小解，得免於被殺，後來怎麼樣，便不得而知了！」

稍頓，繼續道：「當年你爹啟程的前一天，已將你們姊妹許配親家，雯兒許配給宇文叔叔的兒子宇文英，燕兒則許配給他的另一好友方勝威的兒子方振武，每人的項間均掛有一顆四份一的玉珮作爲聘禮。」

說到這裡，剛巧方振武亦來尋找他們，於是，四個人在頸上取出那顆玉珮會在一起，果然是一個原原本本的鵝蛋形翡翠玉珮。

那中年婦人繼續道：「娘忍辱偷生十多年，爲的就是今天，在這段時間內，也難爲你們過着認賊作父的日子，現在眼見你們未婚夫妻團聚，娘亦死得瞑目了！」

說到這裡，突然一聲慘號，「蓬！」倒斃地上。

曹家姐妹連忙抱着她的身體，哭叫道：「娘……」

一眼看見她的心口，已被旱煙管洞穿，鮮血如噴泉般湧出。

「嘿嘿，好個賤人！」

曹不仁在牆頭陰惻惻的獰笑。

宇文英見到他，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厲聲叱喝道：「好個心狠手辣的老賊，納命來！」

一招「金龍朝聖」，身劍合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牆頭上的曹不仁衝去。

就在這時，忽聞「鐵掌」蓋霸天在莊外大喝一聲，道：「我們的人迅速退後二丈，除惡務盡，這批牛鬼蛇神，交回老夫收拾他們！」

「轟轟！」

兩聲巨响過後，炸得那些人肢離破碎，血肉橫飛。

司徒盟主交給他兩枚轟天雷在這裡大派用場。

羣雄正想對宇文英援手，但宇文英大喝一聲道：「各位前輩請退開，這是晚輩的殺父仇人，由晚輩親自收拾他！」

羣雄只得散開圍着曹不仁，以防他逃脫。

兩人大戰九十個回合後，曹不仁眼見大勢已去，一時心慌，被宇文英一招「顛倒晨昏」，長劍由他胯下撩上，活生生地把他割開了兩半！

元兇授首，羣魔伏誅，「曹家莊」亦被夷爲平地！

＊　＊　＊

這時，噩耗不斷傳來，李自成的寇兵一路勢如破竹，所到之處，搶劫屠殺，雞犬不留。

數日後，寇兵攻陷北京，李自成自稱爲「大順王」，明思宗崇禎煤山自縊。

結果，山海關的守將吳三桂，招請清兵進入中原，消滅了李自成與張獻忠。

但如此，便變成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於是，中華民族的錦繡河山，終於淪入「愛新覺羅」的手中，從此，漢人受着左襟雉髮的奴顏婢膝之辱。

羣雄見吳三桂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神州動盪，非人力所能挽救，終於各自歸隱，等候時機，重再收拾舊河山。

（完）

上文提要： 乾隆初葉，熊擎天受清廷通緝，改名洪一柱，他和妻子劉起鳳——洪大娘、兒子中堅亡命至揚威鏢局郭子杰處暫避，再向茶洞方向逃亡，在路上乘船，中途泊岸，遇上通緝他們的官兵，喬裝「舵主」的王標、莫堃，同船的江湖好漢司馬森、東方遠因爲拔刀義助，不敵，熊、劉只好出面將王、莫擊殺，露了行踪，被他們追踪……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亡命天涯

分途佈疑陣　讓敵撲個空

「好！我數……五……」舵主終於數出了一個五字。同時，他身子一閃，疾撲洪一柱。他還沒有用實招式，手中劍剛剛一揚，兩下慘叫聲傳自背後，精神爲之一震，手中劍也情不自禁的受到了影响，失了準頭。

洪一柱眞是藝高人膽大，他一看對方出手就知道不是庸手，只把左袖一拍一捲，身形已變，繞出了幾步，攻其中路。

洪一柱早年以劍術超卓著稱，後來又以快刀見稱，及至失踪之後，他已少用武器，只憑雙袖雙手去對付敵人，此刻他只運用手掌和兩隻衣袖，便和舵主過招了。

舵主的劍法十分到家，每發一招都有三個變化，可左可右，亦可居中，至於決定用那一招，可以臨時取決，使對方難於應付，端的是精妙絕倫，但他祇施展了三招。

洪一柱已經冷冷的道：「我以爲是什麼人，原來是太原三分劍，看你這身手，如果不是范天堡，就必是姜玉書。但姜玉書素有俠名，不齒於太原，却享譽於江湖，看來你不會是姜玉書了。

「范天堡曾投靠清廷，甘爲滿人作鷹犬，喪盡天良，背祖忘宗，你這行徑，見不得天，亦見不得朋友，必是范天堡無疑。怎麼？我沒有猜錯吧？」

舵主正是范天堡，給洪一柱道破身份已夠慚愧了，偏偏還要如此辱罵，更叫他難以忍受，索性抓破臉皮，揮劍再攻，想仗着武器上佔便宜，擊敗對方，可是他想得太天眞了，他沒有想到，他要佔洪一柱的便宜，眞是談何容易。

洪一柱的一雙衣袖本極柔軟，刀劍難傷，可是當他運足內勁，袖子却硬如鋼板，亦鋒利如刀，他就用這雙可軟可硬的雙袖和范天堡交上了手，把范天堡的三分劍尅得無法施展，處處受制被動。

范天堡經過一段短時間的拚鬥後，知道碰上了勁敵了，但勢成騎虎，要避也來不及了，所以祇好硬着頭皮繼續鬥下去。

范天堡帶來了二十多人，其中不少都是武功不弱的人，但因早先不斷有人被殺，影响心理，及至正式交鋒，勇氣已經消減了，再加上東方遠、司馬森的武功高出他們很多，一交上了手已先後傷了他們幾個敵人，更是使對方銳氣全消，無心戀戰，更無求勝的信心。

一方面是同仇敵愾，一方面是精神渙散，勝負早已先定了。范天堡越打越覺得不是味道了，自己先已膽怯，準備逃走了。

他要勝對方固甚困難，但是，要逃走却還是可以辦得到的，他在一輪猛攻之下，更集盡全力於一劍

，振臂狂刺，洒出千萬點寒星，饒是洪一柱藝高人膽大，又知道他必然想走，還是無法攔得住，給他衝了出去。

「東方遠，不要追他，他比我們更熟悉這裡地形，我們無法追到他的。」洪一柱見東方遠去追趕，急急出聲把他攔住，不讓他追趕。

「我眞是氣他不過，這傢伙，太氣人了！」

「算了吧！如果在白天，我也不會放過他，但現在是黑夜，稍一不愼，着了他的道兒，受他暗算，才不值得啦。」

「我們走吧，別拖延了。」洪大娘催促大家起程，各人匆匆離開鬥場，上馬走了。

洪一柱他們的坐騎，都是奪自敵人手中的，馬鞍也是現成的，各人都精於騎術，所以跑得甚快。

天色漸漸亮了，各人才放慢了馬。洪一柱對妻子道：「妳抱了孩子半夜，該歇了啦，讓我來抱抱孩子吧！」

「我們出生入死，冒了多大危險，他却一點也不知情，睡得像隻小豬。」洪一柱疼愛地親了孩子一下。

「做孩子眞好，什麼也不知道，也不用管。」洪一柱大有所感觸。

「大哥，這其實是十分公平的，任誰都有過做孩子的時候，一代照顧一代，一代保護一代，這是很合理的事，要是大家都不理下一代，人類很快就要絕種了。」

「別說大道理了，趁天未全亮，我們就在這兒歇一歇吧！」洪一柱把孩子抱在懷中，就在樹下席地而坐了。各人見狀，也相繼效法。

天色大亮了，各人都已清醒，東方遠站起來，伸伸手，踢踢脚，把骨節弄得勒勒的响個不停。

洪大娘笑道：「東方大俠，你這是什麼功？怎會骨頭格格的响？要是我不知是你，我眞替你擔心啦。」

「哈哈，哈哈，這叫做格格功，很好用呢，全身格格一响之後，便渾身舒服了，勝過按摩。」東方遠也笑了起來道。

幾個人都是江湖兒女，不拘泥於世俗禮節，男女間一樣有說有笑。幾個成年人只有一個孩子，最吃香的自然是小的一個了，加以這個洪中堅甚爲逗人歡喜，東方遠與司馬森二人都抱着他愛不釋手。

但他也是眞的很怪，什麼人抱他都是一樣笑口常開，咿咿呀呀的十分高興，絕無怕生哭喊的毛病。

有了司馬森、東方遠同行，洪大娘清閒得多了，只有晚上，孩子才找她，白天他是不找娘的。

平平靜靜走了兩天，第三天便出現怪事了，這一天是上弦日子，月色甚微，星光倒是明亮的，但是星光總比不上月亮的。

這一天，因爲貪趕路，錯過了宿頭，在一間寺院裡過夜，寺院的和尚最初是再三婉拒借宿，及後，東方遠與司馬森露械强宿，和尚祇好答應，並且帶他們進來時悄悄對他們道：「施主，你一定以爲我出家人有意爲難了，其實，我這麼做，是爲你們着想的，但你們一意要留下，這也許天的註定，我不敢過於峻拒。」

「大和尚，你直說吧！到底是爲了什麼？直說好了，何必囉囉嗦嗦。」

「事情是這樣的，三天前，有兩個法師到小寺借宿，聲言要住三天，今天是最後一天……」

「這又怎樣？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施主別打岔，請聽我說下去，這兩個法師說得十分清楚，他要借小寺後面的柴房藏屍三天，今夜初更鼓响之後便離去，他說，在這三日之內，千萬別讓人到柴房去，否則，觸了禁忌，不但觸禁的人必死，小寺也有奇禍，因此，我才不敢答允你們，希望大家平安，現在，已經無法挽回了，我祇請求你們，等一會，不管聽到什麼聲响，你們都不要理會，這樣，或許可以免過這一場災劫。」

「大和尚，你說的藏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這樣的，我們湘西法師有一種專門法術，他們可以作法使死人屍體自己走路，不用裝棺抬運，但必須在晚上，白天是不能作法的，因此，只有在晚上才能起程。

「他們已經在整裝待發了，你們千萬別出去，免得衝撞了死神，大家不方便。」

「大和尚，你放心好了，我們知道了，當然不會出去，你快給我們弄點吃的吧，我們都肚子餓了。」

「是，是，施主請稍待，我馬上去燒。」和尚告退了。

「大哥，這和尚的話，你覺得可信？」洪大娘問道。

「怎麼？妳看出破綻？」

「破綻倒沒有，我只是奇怪，這趕屍傳說，我聽得多了，就是沒親眼見過，你相信眞有其事？」

「大嫂，別的事我不敢說，趕屍却是眞有其事的，我見過。」司馬森插嘴說道。

「什麼？你見過？」洪大娘問。

「我確曾見過，那一次，距現在有六年多了，也是在湘西，我住在一家客棧中，客棧的掌櫃也像剛才和尚勸告我們一樣，叫我們不可胡亂走動，聽到聲响，也別驚怕或

叫喊，我好奇，口頭上答允了，心中却另有打算，趁掌櫃的不覺，我溜了出去，躲起來。

「過了不久，果然看到一個法師說着一些我聽不懂的咒語，手中揮舞着一支樹枝樣的木枝，一揚一揚的搖晃着，他前面那八具屍體，便像雀跳一般，一下一下向前跳動，一跳一跳的，很是恐怖，未看之前，我不相信，看了之後，我不能不相信了。」

「湘西馴屍，我早有所聞，一直都以爲是傳說，原來眞有其事？」洪大娘好奇的問。

「確有其事！」司馬森說：「不過，不容易見到的，而且，也有眞有假的。」

「什麼？還有眞有假？這樣的奇怪？」

「所謂眞假，是指那些屍體。」

「怎麼屍體也有假的？」

「怎會沒有？」

「是木頭，還是蠟製的？」東方遠也感到興趣，插上一句話。

「不是，都不是，是人扮的。」

「不！是人變的，你說錯了。」洪大娘說。

「不，大嫂，這一趟你猜錯了，眞屍自然是人變的，假屍却是人扮的，其實他們是人，不是屍，人死了才變屍，他們是活人，未死的人。」

「我不明白，好端端一個人，爲什麼要扮成死屍，貪吉利乎？」

「他們當然有其道理，一是走私謀利，一是逃避仇人耳目，三是進行陰謀活動，目的也是掩人耳目，當然還有其他，但主要的是這三種居多。」

「他們也眞是，爲了錢，什麼事都敢做。」

「扮死屍，總好過做滿人鷹犬殘殺自己同胞，如果有人問我那一種人可殺，我會說，滿人的鷹犬更可殺，因爲我最恨的是這種人。」

「別說那麼多了，言歸正傳，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吃過飯後，我們還是早點睡吧，養足精神明天趕路要緊。」

「大嫂！妳和大哥先睡吧，我想……」

「東方弟別你想我想了，吃飽了之後，大家一起睡吧，明天一早上路就是。」洪大娘一邊說一邊向東方遠打眼色，東方遠也是一個精明的人，他一看就明白洪大娘的心意，便順着她的口脗接說下去。

和尚送素菜來了，東方遠等吃了一個飽，抹抹嘴，便打坐養神，直等到初更鼓响，東方遠才悄悄地離開房間，摸到後門去偸看法師作法趕屍。

「小心，別給人發現了，麻煩可就多了！」

「大嫂請放心吧！司馬兄你也去吧？」

「我陪他去走一遭吧，他路不熟，好奇心又大，讓他一個人去，我不放心，怕他忍不住會闖出禍來了。」

「那也好，萬事有個商量，只要你們記住，我們不是去遊山玩水就行了。」

「我會的，大嫂放心！」司馬森心頭一凜，覺得洪大娘這話說得很重的，心中頗有悔意，但話已說了出來，再難改口說其他話了，所以滿口答應小心。

湘西的趕屍，實在是件神秘的事，相傳過去，這是傳徒不傳友的秘訣，因爲凡練這種趕屍的法師，都曾跪在祖師面前立下千斤重誓，終生不能反悔，亦不能成親，否則，會遭神譴，一如其所發下的重誓。

因做法師的不但爲徒學法時艱苦萬分，且必屬貧窮難活之人，富家子弟是不會有人當法師的，所以法師的行徑雖古怪，多是被迫而成，値得同情，至於他們當了法師之後，受到毒化，爲非作歹，不容寬恕，又是另一回事。

司馬森和東方遠二人躲在樹上偸看，覺得其中有一個法師手法生硬，不似久操此業，大感奇怪，便竊竊私議，不料他們的語音給對方聽到了，微一抬頭，已經看到有人偸看，而司馬森一瞥之下，認出對方是個武林敗類，急忙通知東方遠。

「眞是他？你不會看錯？」

「怎會呢，他化了灰……」

司馬森一語未了，已發覺對方打出了暗器，急忙一扯東方遠道：「他也發覺了，快跑！」

東方遠對他這樣慌張，心中甚不高興，大小陣仗也不知打過了多少了，就不會如此狼狽過的，心中不快，便說了出來：「你怕他，你跑吧！」

「胡說，誰怕他？我是要引開他，別給大哥惹上麻煩！」

司馬森如此一說，東方遠想起早先洪大娘會提醒他，千萬別給大哥惹麻煩的話，於是心也平了。

東方遠、司馬森二人狂奔，對方五個人急急追趕，展開兜截包圍。

「追，活的死的都要，絕不能夠放走！」

「我們知道了，他們逃不了。」

「唐六，你到寺裡去搜一下，看看可有他們的黨羽。」

「是，我馬上就去！」

又有兩三個人去搜寺了。

東方遠一聽說有人去搜寺，心中一急，道：「遲了，我們回頭去。」

「不要上他們的當。」

「你不去，我去！」

「東方遠，你……」司馬森一把沒抓住，東方遠已經衝回頭了。

東方遠已回頭，司馬森當然不會獨自留下，也急急的往回走，結果碰上了敵人，打了起來。

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人已經武功不弱了，碰上的兩個對手，武功一樣十分了得，他們只好拚出全力進攻應戰。

東方遠使的鋼刀，刀勁十足，每一招都帶勁夾風，其聲呼呼，司馬森的厚背刀，使開來似不用力，但對方碰上了，却「哎喲」一聲大叫起來，虎口也被震裂了。

「司馬森，不宜久戰。」東方遠說。

「我知道了。」司馬森在回答時飛身一掠，避過對手的敵人，攻向東方遠的敵人，因爲他出人意外，厚背刀又重，一刀斬下，連肩頭也給削了下來，當堂倒地斃命了。

「我們聯手鬥鬥他們。」司馬森斷然的說道。

「好！聯手更好！」雙刀一展，各無後顧之憂，却有互相照顧之便，打來更見精采，更見勇猛，轉眼之間，已經斃了三個敵人，先後共計是三死一傷，殲滅了敵人四個戰鬥力頗强的人，威脅已經少了許多，遠勝先前了。

但是，就在他們正可以透一口氣之際，寺那邊却黑烟滾滾，火光衝天，寺院已經着火，一發不可收拾了。

東方遠、司馬森明知洪一柱夫婦都是非常人，決不會有危險，在未看見他們之前，總還是提心吊膽，甚爲不安，因此，他們都避開敵人，疾向寺院方面撲去，希望弄個明白。

「還不快走，大哥在那邊。」洪大娘的聲音在他們耳邊响起來，他們循聲一望，只見人影一閃，已消失在二十丈外，兩人不加思索，追了過去，果然不久就見到了洪一柱抱着兒子洪中堅在那兒等他們了。

「我們走吧！」洪一柱道。

「大嫂呢？她還沒有回來？」

「她找黎元超收賬了。」

「黎元超，我去幫她。」

「不必了，她會應付得了的。」

「多一個人照應……」

「不！你看，她不是回來了嗎？」

不錯，洪大娘是回來了，但却一臉羞憤，可見仍未得手，因此，洪一柱問：「給他跑了？」

「嗯！下流胚！」

「怎麼？黎元超怎麼了？」洪一柱焦急的問。

洪大娘忽地「咭」一聲笑說：「這狗賊，眞不是人，我追着他，快追上了，他忽地自己一拉褲子，光着屁股跳到糞坑裡去，臭得我不敢走近。」

洪大娘這話，聽得各人都笑了。

黎元超在江湖上也是一個成名人物了，誰會想到他竟會如此無賴，跳到糞坑中逃走？

各人笑了一會兒，便上路了，黎元超如何？再無人理會了。

不過，洪一柱他們雖然不理會黎元超，但黎元超却認爲是奇耻大辱，回去之後，急急飛報上司，告以一切，清廷早已發下詔書，詔告天下，要緝拿洪一柱夫婦歸案，今既有此消息，正是升官發財的大機會，做官的誰肯放過機會？於是，兩湖總督得到消息之後，馬上通令兩湖屬下派出幹探名捕盡力追捕。

這是一件大事，官門中人很快就傳出了消息，郭子杰自然也知道這個消息。

他要自己去一遭，又無法丢下鏢行的事，且還要繼續打探消息，無法走得開，結果派了一個鏢局的鏢師前去。

這個鏢師姓南名彤，是個五十三歲的老鏢師，他在揚威鏢局做了整整十五年鏢師了，他在鏢局的表現並不十分出色，但却十分忠實，很得郭子杰信任。

郭子杰每當親自押鏢時，不是派他守鏢局就是與他同行，再不就是由他代自己押鏢。

南彤雖然在各方面表現平平，却是一員福將，由他押鏢不下數十次了，從未出過亂子，即使處在劣勢，亦總會路轉峯迴，逢凶化吉。因此，鏢局中的人都公認他爲福將，尊之爲彤叔了。

派南彤前去通知洪一柱，郭子杰是十分放心的。

郭子杰這個決定是在黃昏時候了，他打算第二天早上叫南彤上路的，但南彤不同意。他說，救人如救火，萬不能延遲，一生一死，只差分毫，既已決定，快好過遲，早好過晚。

「這個我知道。」郭子杰說：「但是現在天色快黑了，城門已關，如何出去？」

「鏢頭，你信得過我，你派我去，我當盡我所能，至於天黑，這根本不是問題，我此後，只怕好些日子都要日夜兼程趕路呢？」

「南師父，依你說……」

「鏢頭，我實對你說吧，我在這裡，鏢局不會出問題，我走之後，請你立即辦一件事，並注意兩個人，否則，我去得不放心。」

「什麼事？你說，我一定依你。」

「我走之前，我會搗亂一些東西，甚至拿走一些東西，你在我走

後一個更次左右就詐作發覺，並宣佈我挾帶私逃，你聽我說下去，我此去，勢必與官兵打鬥，且會跟洪大俠在一起，這事，遲早會有人知道，你若不早宣佈我的罪狀，後果就不堪設想了，這是爲了大家好，你千萬不能執拗！

「同時，你要注意程志宏和花連，我看這兩個人表面積極、聽話，暗裡却鬼鬼祟祟，目的何在，我未有証據，不便捏造事實，但甚爲可疑，我言盡於此了，你要千萬當心，君子易處，小人難防，我要佈置自己的事了，你在二更鼓响就宣佈我挾帶私逃吧，再見，千萬當心！」

南彤向郭子杰告辭了，悄然而離開。郭子杰想到相處了十五年的朋友要分手，自己還要加他一個挾帶私逃的罪名，心中着實不願，但是想到他所說的話，確是實情，假如自己不先說斷了關係，將來他在外邊鬧出事來，自己實在擔當不起。

二更鼓响，一聲聲更鼓傳到郭子杰耳中，就如一下下鼓槌敲在郭子杰的心頭上，他震動着，咬着牙對人說：「阿三，去叫南彤師父來！」

「是，局主！」阿三匆匆而出，碰見花連便問：「花師父，見到南師父嗎？」

「沒有，誰找南師父？」

「是局主。」

「找他幹什麼？」

「不知道！」

「你去找他吧！我不阻延你！」

阿三別過花連，急急到另一間房子去叩門。房內沒有回聲，背後却有人聲了，那是陸大安的聲音，問阿三有什麼事，拍門拍得這麼急。

「局主要找南師父，陸師父，你可會見過他嗎？」

「南師父，我剛才見到他，他……」

「他在那兒？」

「他說局主叫他送禮給什麼人，帶了一包東西匆匆出去。」

「局主叫他送禮？不會吧？這麼晚了，還送禮給人？」

「會不會是局主覺得太晚了，又想叫他不用送？」

「這個，我不知道。」

「你就這麼回去對局主說便得啦！」

「是，陸師父，你是什麼時候見到南師父的？有多久？」

「大約是半個更次有多了。」

「不會，一定是南師父說謊！」

「爲什麼？」

「如果是局主要他送禮，怎會過了這許久才找他？可知道局主根本就不知道有此事。」

「這麼，對呀！他爲什麼要騙我？」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

兩人一起去見局主，路經另一間房，聽到了呻吟聲，阿三再大力拍門，陸大安也幫忙，聽得屋內有異聲，兩人問，回答甚爲微弱，兩人一急，撞開了門，燃亮了燈一看，都吃了一驚，房內有一個受了傷的人躺在地上，流了不少的血，頭、肩、手都傷了，陸大安和阿三把他抬到床上去，阿三立即急告局主，花連在暗處看到一切。

傷者是帳房先生，他傷得很重，流了很多血，他說，南彤說有事和他商量，沒料到冷不防就給了他一拳，他反抗，後來就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是說你昏了？」局主急急發問。

「是，我只見他用酒瓶打我，以後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爲什麼打你？有仇？吵架？」

「不！什麼也沒有，他只問了我一些關於帳房裡的情形，我……」

「糟糕！這老賊！吳先生，你的鎖匙？」局主突然想起了什麼，急急問。

「鎖匙！在衣袋裡！」

「衣袋？沒有呀！」

「啊！莫非他……」

「阿三，你看着吳先生，陸師父，你跟我到帳房去看看。」

帳房裡給搗亂了，局主快速地取下櫃頂的錦盒，揭開一看，空盪盪的，什麼也沒有，局主破口大罵南彤，花連似無意地經過，聽到聲响才進去查看。

「你們，陸師父，花連師父，給我分頭去追……」

「局主，追不上了，他已經走了快一個更次了，追不上了。」

「唉！想不到！這老賊！我待他不差！」

花連冷冷地道：「局主，你還記得？早在半年前我就說南彤這個人貌似忠誠，心實奸險，可惜你不相信，致有今日之事發生。」

「唉！知人口面不知心，他和我相處了十多年，一直都是勤勤懇懇的，陸師父也見到，怎麼會想到他會這樣做呢？」

「這才叫做變生肘腋。」

「唉！我自己的失了不要緊，就是鏢局關了門，我也不會餓死，可是客人的東西丟了，叫我如何去賠償？我開設鏢局快二十年了，蒙朋友看得起，賞點薄面，總算是平安無事，想不到，却栽在自己人手中，花師父、陸師父，你們平日可會聽他說過什麼地方有較親密的朋友？不知道他會逃到什麼地方

去？」

「這個，他倒是沒有說過。」

「那麼，這件事，請大家別傳出去，或許還能找到他。」

各人都答允，但第二天，南彤挾帶私逃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整個洪江市，朋友們都紛紛前來慰問郭子杰，並探詢損失了多少。

南彤挾帶私逃的消息外傳，正是郭子杰求之不得的事。他的目的在此，目的已達，暗暗高興，可是，這消息怎會傳得這麼快？是誰傳了出去，却不能不去追查。

「是花連吧？」郭子杰第一個就想到了花連，因爲知得最早，最詳細的只有幾個人，包括他自己，阿三，花連、陸大安與帳房先生，而阿三與吳先生並沒有到過帳房，到過帳房的只有郭子杰自己、陸大安與花連三個人，隨後，他們便鎖上了帳房門，沒有人再進去了。外間知道得那麼詳細，連錦盒空無一物也知道，除了花連、陸大安之外，不會再有第三個人說出去了。因爲第三個人就是郭子杰自己，他自己當然知道沒有說出去。

「陸大安不會的，一定是花連，南彤確實細心，我還沒注意到，他早已看了出來了！」郭子杰在暗暗地稱讚南彤，爲他祝福，祝他一路平安。

南彤逃出洪江城去了，他走得神不知，鬼不覺，出了城外，守城的還懵然不知情呢！第二天傳出南彤早一晚挾帶私逃和打傷帳房先生的消息傳出之後，守城的細心檢查，果然發覺有人越過城墻的痕迹，但守城的怕負責，急忙加以粉飾，推卸責任，因此，找不到南彤已經逃出城的証據。

南彤因爲急於通報消息，心情比洪一柱當時離去時更焦急，他怕躭誤時間，不願搭船，買了兩匹馬，沿途不斷換騎，確是快了許多，雖然比洪一柱起程遲了許久，還是追得漸漸接近了。

不過，他也不是一路上都通順的，由於沿途都有兵士把守，他又一人雙騎，很是引起對方注意，諸多查問，他有時用金錢行賄，有時用話騙人，有時又恐嚇對方，不一而定，用盡法寶，目的只有一個，順利通過，盡快見到了洪一柱。

一天，他聽到了一點有關洪一柱的消息了，那消息沒有說明是洪一柱，却說是有個女人背了個小子被官兵追趕，後來給幾個漢子打得落花流水，那幾個漢子則擁着背個小子的女人走了。

「這一定是洪一柱了！」南彤自己這樣的肯定，因而追趕得更快。

突然，一隊官兵有二三十人從橫路衝過來，見到了南彤，認爲形迹可疑，便喝令搜查。

「你們憑什麼要搜查？」南彤勒停馬匹問道。

「你是奸細，給敵人送坐騎。」

「你私通山賊，你……」

「哈哈，我以爲是什麼人，原來是南大鏢師，你匆匆忙忙的去那裡？不是給人劫了鏢，親自踩探吧？」一個三十八九歲的壯漢挖苦地說道。

「李平，你認識他？」

「何止認識，還是老相好呢？南大鏢師，我沒有說錯吧？嗯！」一抖手，馬鞭疾朝南彤臉上捲過去，「啪」的一聲，幾乎打着了南彤。

「好呀！你這賊子換過衣服，居然當起兵啦，兵即是賊，賊亦是兵，蛇鼠一窩，總算給我看清楚了。姓李的，你來吧，我要是怕了你，就是不敢吃鏢行這碗飯了。」說話間，也回敬了一鞭，不打李平，而打在他的馬臀上，馬挨了一鞭，痛極而跳，一掀，幾乎把李平掀到馬下，他大驚之下，南彤的馬鞭又來了，一連三鞭，兩鞭打在李平的身上，第三鞭打空了，因爲李平已經跌落馬下，南彤沒有想到，結果是走了空招。

不過，李平雖然落馬，却傷得並不重，他在地上一滾，還沒站起，已經發出暗器，三枚透骨釘打在南彤的馬肚上，馬亦作虎跳，倒斃地上。但南彤並沒掉下來，他一閃身，騎在另一匹馬上，騎術精而機敏，贏得對方幾聲喝采聲。

「把他圍住了，看他還逃到那裡？」說話的大約是那些人的頭兒吧，各人都聽他的話，立即排成一列馬墻把南彤困在中央。

南彤勒定了馬匹，圈轉馬頭，注目周圍的人，發覺了兩個可利用的地方，一在東南，一在西南，他來自東南，實在沒有再向東南走回頭路的道理，但他却冒這個險，偏向東南行，主意打定，便向對方展開攻勢，把一根馬鞭甩得飛舞滿天，一口氣打出了二十鞭，分別打向十二個人，迫得對方後退，但他沒有追趕，亦不追趕出去，迫退對方，便回頭再打另一些人，一輪急攻，居然給他打傷了四個，有兩個還跌到馬下，及至再展開攻勢時，他在狂攻中突然向自己的坐騎重打了一掌，隨即下馬，馬向前狂奔，迫使對方閃避，他則趁此機會飛快跟出，馬鞭一抖，纏住一個人，把他扯了下馬，自己借力飛身，騎上那匹馬上，雙脚一夾，足跟一碰，馬受痛長嘶而去，快極了。

這是全隊中首屈一指的好馬，搶先了一程，其他人想追可不容易了。

近三十個人居然困不住一個人，眞叫他們慚愧，也使他們膽怯，所以目送南彤逃亡，也無人敢去追

趕。

南彤縱馬而飛，履險如夷，仿如追風，他又是高興，又是興奮，不自禁的俯身微伏，用掌輕拍馬頸，順捋馬鬃，馬受到了撫慰，跑得更快。

經過重重困擾，衝破重重圍困，南彤進入了山區，路更難走，形勢也更險了。

南彤事事細心，處處留意，謹愼得很，所以一路上都算是平安無事。可是到了山巓，翻過山谷，突然聽到一慘叫聲，還有斯殺聲，這是一個意外的發現，他略一沉吟，便循聲追了過去。

南彤看到了，那是七個人圍攻三個人，是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子，小孩子不但不能給二個青年人幫忙，反而增加了痲煩，變成累贅。

南彤在山巓上揚聲大叫：「嗯，山谷中被圍的那兩位朋友請答話，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被他們困住？」

「我姓熊，叫擎天，這是我的渾家和小兒，我們有兩位朋友，給他們困在那邊，請你先過去看看，幫他們一個忙吧，我這兒還應付得來，你放心去吧！」

南彤看了兩眼，覺得果如所言，一時之間不會落敗，便聽從對方的話，走向另一個地方。

那兒確也有打鬥，而且打得甚爲激烈，有好幾個人死傷在地，搏鬥中有五個人，兩個對三個，其中有個見到南彤騎馬衝到，便大叫道：「狗賊，你來吧，你們都來吧！」

「朋友，你別誤會，我是熊擎天的朋友，我是來幫忙你們的。」

「你這話當眞？不是騙我？」

「當眞，誰騙你了。」

「那很好，你見過熊大哥了？他沒有事吧？」

「沒事，你放心好了。」

「謝謝你，來呀！」對方伸出了求援的手，不容南彤不出手了。

南彤應聲而去，衝向鬥場，協助兩個被困的脫困，正在使出一招「玉帶圍腰」，鍊子鞭便纏向一個敵人腰部。

怎料招猶未實，突覺風生腦後，一驚而退，斜閃兩步，側望偷襲者，一看之下，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呆了。

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偷襲南彤的那個人，竟是南彤要幫他解圍的人，這是一個意料不到的變化，南彤如何不怔住？就在他一怔之際，二個敵人已經由三個不同方向攻了過來了，南彤又是一怔，急忙使了一招「怪蟒翻身」，七尺二長的鍊子鞭突然舞成一個圓圈，首尾相接，把三個敵人都圈在圈內，反主爲客，各自自保要緊，已無暇傷敵，結果是大家沒事，各自後退了幾步，隔得遠了一點。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快說。」南彤緊握鍊子鞭，等候對方答話。

「姓南的，你瞎了眼啦，你以爲我眞是要你幫手？你做夢了！」

「住口，死到臨頭，還胡說八道，看招吧！」有人展開攻勢，已經向南彤進攻了。

剛才看來傷重倒地的幾個，也都跳了起來，各守各位，把南彤圍在中央。

「好呀！原來蛇鼠一窩，我就跟你們拚了吧。看看誰能佔到誰的便宜吧！」說着話，抖開鍊子鞭，一口氣攻了二十多招，把圍攻他的敵人，迫得一連退了幾步，但南彤要逃出他們的包圍，却沒有這麼容易。

雙方對峙了半刻，跟着又打了起來，打得比早先更見狠辣。

南彤這一回可不容易脫身了，第一，對方都是武功不俗的高手，以一個對一個，南彤可以穩操勝券，以一個對二個，他會取勝對方，但是，此刻對方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八個，何況早先在另一面被困的一男一女，也是他們的人，他們根本就是一伙人。

「姓南的你別逞能了，快投降吧！」

「你是南彤？你要去找熊擎天？」

「你只要老老實實回答我所問的問題，我若滿意了，就放你走！」

「哼！你以爲我是個小孩子？」

「管你是個小孩子或不是小孩子，你非回答不可。」

「放屁，老子才懶得管你。」

「你不回答？有種，只怕事情由不得你。」

「難道由得你？」

「當然，你知道就好了。」

「做夢！」

「這斷不識好歹，我們殺了他，嗯！上啊！」

不錯，山上面有了變化，突然傳出了慘叫聲，而且，是連續的慘叫聲。

這是一個的變化，一個不小的變化，山谷各人都爲此不安，唯一例外的是南彤。

他仰首大笑道：「你們想不到吧，我的好朋友來啦。」南彤知道來的不會是對方的人，精神爲之一振，立即展開攻勢，連出幾招，果然趁對方失神之際，擊傷了兩個敵人。

突然，山上滾下巨石。

滾石是不長眼睛的，聲勢則是十分驚人，任何高手都沒有膽量和滾石抗衡的。

「朋友們，不要怕，快把大石滾下來壓死他們！」南彤一聲斷喝，鍊子鞭飛出，竟是當作槍來使用，向前一抖，其快如電，一抖之下，對方已發出慘叫倒地不起了。

這一招穿心之作，他發招一直都本着鞭法，這一下却是投槍手法，所以大出對方意外，應付不來，中正前心，直透後心，他扯出鍊子鞭，以一招迴旋鞭猛襲所餘敵人，恰巧滾石又到，他竟迫得對方慌忙逃竄。

「妙呀，又一個！」南彤話聲未了，又一個敵人給大石撞中胸部，立即折腰倒地狂呼，眼看是活不成了。

南彤這麼一叫，所餘的四個敵人都心寒脚軟，惴惴戰慄！早先的豪氣全消了！

南彤見敵人有怯懼之心，自然不肯放過機會，一聲長嘯，聲遏行雲，山鳴谷應，果然內力沉雄，非同小可，他早已力戰敵陣多時，力挫數人，居然還有此深厚內力，不但面對的幾個敵人膽寒，山上的朋友也驚異了。

南彤長嘯過後，餘音未消，他的鍊子鞭已經揮舞出去，傳出了怪聲。他此刻正打出了興頭，把所學的發揮到了淋漓盡緻，將餘下的四個敵人迫得忙於自保。

山上的人已看出形勢對南彤有利，停止了滾石，並且向山谷衝下去。

「嗯！你不就是南師父？你怎麼會到這裡的？」衝向山谷的一個男子大叫。

「我正是南彤，你可是洪大俠？」

「我是洪一柱，南師父，這幾個是從犯，雖是爲虎作倀，饒了他們吧，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他們若是肯眞正的改過，這還有藥可救。」

「洪大俠替你們說情，看在洪大俠臉上，我且饒你們一遭，若然你們再不識好歹，再犯在我手中，就別想活，走吧！」南彤放過那幾個敵人，過去和洪一柱相見。

洪一柱朝他拱手道：「南師父，這兒不是說話之所，請到那邊去。」

「那裡？是什麼地方？」

「只是一間破窰，你來，我替你引見兩位朋友，他們是我新交的朋友。」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走吧！」

「這些人……」

「由他吧，不必理會。」

「不！我們搜搜他們，或者會找到一點線索。」

「也好，我們分頭動手，盡快一點！」

於是兩人馬上動手搜查，可惜一無所獲，只好作罷。

不一會，兩個人轉到山後，果然看見一座高窰洞，走近，便聽得有個女人在洞內叫：「大哥，你回來了？」

「回來了！他們呢？出去了？」

「唔！出去了！」

「沒什麼事吧？可有說什麼事嗎？」

「他們說不用去找，很快就回來，大哥，這位是，嗯，是南師父！」

「大娘，南彤拜見！」

「南師父，何必客氣，洪江市發生了什麼事了？郭局主沒事吧？」

「沒事，洪大娘請放心！」

「那麼，南師父……」

「大娘，實不相瞞，我是來向兩位報訊的，消息不好，局主要我來通報。」

「啊，局主對我們太好了，南師父，勞累你啦。」

「南師父，局主請你來報訊，這當然不會是好消息啦，再說，我們還有什麼好消息呢？請說吧，不管是什麼消息，我們都承擔得了。」

「南師父，請先喝杯茶再說吧！」

南彤實在有點口渴，他接過茶來，喝了一口，然後把消息告知洪一柱。

初時，洪一柱並不怎麼放在心上，直至聽到官方準備派出沈鐵環與甘鐵環協助對付他們夫婦倆，這才動容。

洪大娘道：「怎麼這兩個老賊也當了清廷的鷹犬？」

「他們本來就是臭味相投，不當鷹犬才怪啦，這一趟可眞有一場好打了。」

「大哥，你知道他們？」

「我想，妳不會知道得很清楚。」

「誰說我不清楚？」

「起鳳，這麼說，妳必然知道。」

「嗯！說起來，沈鐵環可說得是我半個師父呢，可惜這老賊不是人，是畜牲、禽獸。」

「怎麼？他想侵犯妳？」

「他還沒這個膽，那時候我還年輕，只有十三歲，但我親眼看見他欺負一個姐姐，我一氣之下，曾打了他一枚小鐵環，但還是救不了那位姐姐，他受傷之後，一掌就把那位姐姐打死了。」

「妳呢？他怎肯放過妳？」

「我逃了，他一直不知道是我，他懷疑是我師父打的，後來他們的感情一直不好可能與這件事有關，說來，我有點對不起師父，也爲她高興。」

「妳師父？妳的功夫不是跟妳

爹練的？怎麼又有一個師父？我也給妳鬧胡塗了。」洪一柱說道。

「不！我自小就跟我爹紮根基，後來，跟我娘練鴛鴦刀，可是，我在十一歲的時候，因爲爹常常出外，娘又體弱，不能同行，便把我娘送到一個姓甘的朋友處居住，姓甘的是個普通人家，不會武的，也不知道我娘會武，我娘也不便再教我，於是，就將我拜在沈大娘名下，她便是我的師父，說眞的，師父待我眞好，沈鐵環當時待我也不壞，當師父不在的時候，他就自動的教我，而且很用心的教。

「那時候，我會叫他做師父，但師父不許，只許我叫他叔叔，我不明白爲什麼，但不敢違背，現在，我明白了，原來師父早已看出他這個人心術不正，不願我跟他沾上了關係。

「我正式跟沈鐵環反面的，是在跟你結婚前一年，那時，我已盡得師父所傳，拜別師父兩年多了，有一次，因爲順道，便去拜見師父。

「我師父一生只收過我這個正式門人，對我疼愛是不用說了，我也不去通報，就翻過墻頭，直入大屋去找師父，想給她一個意外的喜悅。

「師父家中養有兩隻狗，一隻是大黃，一隻是小黑，我離開時候，小黑也有兩歲了，因此，雖然隔別幾年，牠們還記得我，只是吠了兩三聲便不再吠了，都依偎着我，因此，我悄然而來，師父並不知情。

「不過，我也猜錯了，師父所以不知情，不是因爲大黃小黑，主要原因是她正和沈鐵環吵架。

「我聽得心頭一陣難過，不知道怎樣才好。後來我作出了決定，且別出聲，先偷聽一下他們吵些什麼，否則，要想勸架也辦不到。

「我很快就明白了，原來沈鐵環欺負師父病後身子還未完全復原，要污辱侍候師父的侍女徐芷玲。師父責備他，他不但不知悔悟，反而冷言冷語諷刺師父，還當着師父面前動手動脚，要污辱徐芷玲，徐芷玲躲到師父身邊，他就追過去，迫得師父要動手，但師父病後，如何鬥得過他，所以一動上手，就十分危急，我正是這個時候，聞言、見狀，怒火直燒胸膛，氣得失了理智，也忘了危險，一聲不響，故技重施，又打出了兩枚小環，大約是由於太過意外，他只閃避得一枚，另一枚則打在他的後心，打得他「哎呀」一聲叫嚷，似乎傷得不輕，蹌跟踏前了兩步，還吐出了一口血。

「我猝然出現，立即對師父謊說，我與你來拜望她，你在外邊，等我先進來通報，師父大爲高興，叫我去接你，沈鐵環不許，截住我，我一面奮力與他惡鬥，一面揚聲叫你，他一方面可能怕你我聯手，另方面也可能受傷不輕，因此，當外邊的人聽到聲響，應聲走來，還有大黃與小黑的狂吠，似乎確有陌生人出現，他不等你到來，也不等勝負判明，匆匆的走了。

「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就不會看見過他了，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想不到今天又聽到他做了滿人鷹犬的消息，這一回，眞是寃家路窄了。」

「哦！原來還有這一段內情，我從未聽妳說過，幸而妳今天說了，要是我聽得別人說妳和沈鐵環有這樣的關係，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相信。」

「大娘，妳師父呢？現在怎麼樣？」

「不知道，我會打聽過，有人說她出了家，做了尼姑，也有人說她沒有剃度，只是不再吃葷，帶髮修行，至於那一個消息可靠，我就無法判斷得來了。」

「這麼說，妳師父不會和沈鐵環在一起，該可以肯定的。」

「這個是可以肯定的了。」

「這就好辦，我們對付沈鐵環時，可以不用顧忌其他，起鳳！還有酒沒有？暖壺給南師父喝吧。」

「你自己想喝，却推到南師父頭上，南師父，你們談談，我給你們暖壺酒來。」

「大娘，不要客氣。」

「酒倒是有一點，就可惜沒有下酒物。」

「有的，老二老三都帶了下酒物回來，快到門口了，妳小心點兒，別把酒弄潑了。」

洪大娘去暖酒，南彤和洪一柱才談到了幾句，便聽得有說話聲與脚步聲自外邊傳來。

南彤一愕，道：「這聲音好熟，可是司馬森？」

洪一柱道：「不錯，正是司馬森，你們認識的？」

「認識。」

「那就更好了，我要給你引見的就是他和東方遠，你們早已認識，太好了！」

「東方遠這個名字我也聽見過，就是未見過面，能見到他們，實在是一件開心的事。」

「嗯，什麼事這樣開心？大哥，是誰來了？」東方遠說着話，和司馬森進入窰洞。

「是老三的朋友，特地來看望老三。」

「嗯，我的朋友？那一位這麼有心，老遠跑到這裡來看我？大哥，你不是逗我開心吧……嗯！你不是南彤大哥，眞想不到！」

「是呀！我也想不到，你會和洪大俠在一起。」

「那可是說來話長，南彤大哥，你不會很快就走了吧？」

「如果你歡迎，我便不走，跟你們在一起，怎麼樣？你怎不介紹這位朋友給我認識？」

「啊！我太高興了，二哥，來，我介紹你們認識，這是我常對你說起的南彤大哥，這位是我的二哥東方遠。」司馬森介紹雙方認識，雙方都是早已慕名的了，自然是一見如故，甚談得來。

洪大娘把東方遠、司馬森兩人帶回來的白兎、果子狸、山鷄、鷓鴣等又燒又炒又燉，香噴噴的自厨房中透出味來，各人都食指大動，不但想喝酒，更是飢腸轆轆，垂涎三尺。

吃的時候，洪一柱把南彤帶來的消息告訴東方遠與司馬森，兩人都大爲氣忿，恨不得就去找敵人算帳。

南彤道：「按我個人所見，敵方人多，我們人少，明打，無論如何也打不過他們，只可智取，不宜力敵，宜跟他們鬥智，不跟他們鬥力。」

「怕什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不來便罷！他如敢來，我第一個就不放過他。」東方遠道。

「南兄，你過去不是這樣子的，怎麼變得這麼沒膽，害怕他們人多？」司馬森說。

「常言道，經一事，長一智，現在，釘子碰多了，年紀大了，自然是和過去不同了，歲月不饒人，有什麼辦法，這是沒辦法的事啊！」

「怎麼會沒有辦法，你只要不怕，就有膽迎擊任何敵人了。」

「迎擊？我沒有說不迎擊？」

「但你說什麼只可智取，不可力敵，這不是怕了敵人，要偷偷摸摸，不敢跟他們打硬仗？」

南彤道：「不錯，我是不主張跟他們打硬仗的！」

「我不怕，即使是死，殺他一個夠本二個有利。」

「是呀！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怕什麼？我什麼也不怕！」

「不！我不同意你這個想法，我以爲殺十個也不夠本，殺二十個也沒有利，至於二十年後，敵人已經穩如磐石了，還由得你做一條好漢？況且，二十年後是一條好漢，還是一條毛蟲，誰知道？」

東方遠、司馬森都變了臉色，洪一柱則臉有笑容，似乎對南彤這話甚爲欣賞。

「我反對你這樣說法，一命搏一命，怎不夠本？一命搏兩命，怎不有利？」

「搏命不是這樣的去搏，他們不過是滿人的一條狗，一隻鷹，你願意和一隻狗，一隻鷹相比嗎？畜牲的生命是不能和人比擬的。」

司馬森聽來愕然，問洪一柱道：「大哥，你怎麼說？」

「南師父說得對，人是不應該與畜牲比較的。」

「大哥，你也主張智取？」

「當然，智取可以減少傷亡，有什麼不好呢？」

「我不明白。」司馬森惘然的說。

「你細心想想就明白了，獵人上山打獵，有人挖陷阱誘捕虎豹，有人以箭射擊虎豹，有人呢？却用刀斧去與虎豹搏鬥，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獵獲虎豹，但是，方法却各有不同，危險與安全，相差就太大了，你自己想想，假如你是個獵人，你會選用那一個方法去捕捉？」洪一柱心平氣和地說出，南彤也微微點頭，甚爲欣賞。

洪大娘笑道：「司馬叔叔，你怎麼樣啦？還不明白？敵人是爲清廷賣命，所以性命不值錢，我們是爲天下老百姓賣命，我們的生命可不容許輕易犧牲的，要死，伸長脖子，拉刀拔劍一抹就完了，但我們不許這樣，我們要保存生命，爲天下老百姓做事，就如我們五個人吧！如果和一百個敵人相拚，兩方都犧牲了，論人數，我們是損失五個，敵人損失了一百個，當然是敵人吃虧，但在老百姓看來，敵人死了一百，再來一百，並不難，再來一千也不難，我們呢？五個死了，要再去找五個就難了，你現在明白了嗎？我們是以一擋百，擋千呢？所以南師父說得對，我們要用智取，以不犧牲自己爲原則，只傷亡敵人。」

司馬森經過洪大娘詳細解釋，總算是明白了，覺得自己過去的想法，實在太過狹隘，應該改變才對。

五個人談得高興，洪一柱那個小兒子也參加了一份，咭咭格格地笑，舞手蹈足，逗得五個大人都十分開心，話題便轉到了保衛下一代的辯論了。

洪一柱在最後道：「南師父，你來得比他們早，也比他們快，這是必然的，但我們也不能小看敵人，他們的行動，在這方面也是十分迅速的，今天他們必不會到，可是明天，後天，情形便不同了，所以，我們必須在敵人到達之前起程，讓敵人撲個空，也使他們判斷不出我們的去處。」

「洪大俠，我看，快好過慢，與其明天，不如現在，我們故佈疑陣，讓一些人知道去處，實則轉了路，教他們撲一個空，然後再予以痛擊，你看如何？」（未完・二）

上文提要： 天衣居士、諸葛小花、元十三限三師兄弟和織女、小鏡都因爲勘不開情關，又加上諸葛和元十三限合謀殺死小鏡的父親——智高，便成了情仇，天衣居士本想爲兩師弟排解情結，反而使織女誤會，諸葛爲師兄向織女解釋，更使小鏡誤解，憤而嫁給元十三限，要他殺諸葛，另方面又要他去救天衣居士，但元十三限會不會去救呢……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大宋河山漸變色　五陵豪傑盡憂顏

夏侯四十一確非易惹之輩。

但他的「割鬚棄袍大法」卻爲天衣居士所破。

論武功他也決不如元十三限。

不過，元十三限擊殺夏侯四十一那一招，也當眞是奇絕至極！

夏侯四十一雙手舉起鋒利無比的快劍，以銳氣破罡風，上空躍起，雙手舉劍，一斬而下。

他要一劍把敵人斬爲兩半。

元十三限卻橫杖封架。

他手上只是一根木頭拐杖。

這一劍而下，夏侯四十一橫行江湖四十八年，從來都是所向披靡，不但一斬立斷，同時也一斬立決。

但杖並沒有斷。

斬了這一劍後的夏侯四十一，竟然就喪命了。

死了。

原來那一斬反而把元十三限注在杖上的內勁全都引發出來。

他在研通「傷心一箭」的過程裏，早已通悟了七十七種奇術。

他已成了一個「斬不得、殺不得、死不得」的高手！

＊　＊　＊

夏侯四十一躍到半空，奮力斫下了他那一擊，他陡然喪失了性命。

元十三限知道他的「傷心之箭」，雖未完全練成，至少，他的「勢劍」、「仇極掌」、「恨極拳」都快練成了。小鏡還把他的一身絕學，化成了詩、書、畫、棋、文、拳六種奇功。

——要完全練成「傷心一箭」，得需要先把「忍辱神功」練好。

練好一種內功，不是短期的事，也不是可以速成、立成的。

——要速成反而欲速則不達。

——想立成而不成。

他殺了夏侯四十一，就對天衣居士說：「我救了你的性命。你曾經幫諸葛小花騙過我，我本當殺了你，但我却救了你，而且還替你殺了敵人，你怎麼報答我？」

天衣居士慘笑道：「請吩咐。」

「你的陣法韜略，尤其奇門雜學，要比我厲害。那是因爲你不必花太多時間在高深的武功上，所以只好在這方面多花苦功。可是，我不希望看到你任何一處比我強的地方，更不喜歡看見你和諸葛小花聯手。」元十三限老實不客氣的說，『白鬚園』是好地方，不如你就在這兒終老吧！否則，要死要活，就看你的選擇。」

他的用意很明顯。

他要在江湖上少一個「可以跟他競爭的人」（不管在那一方面），更且要諸葛小花「少一個可以幫他的人」。

天衣居士笑了。

從今而後，他不出山。

——出山作什麼？

他無志於名。

不好權。

更不重利。（這時候，多指頭陀已開始接近天衣居士，而他極爲可觀的金錢上的支持；他當然是蔡京派去的，而且已一早派去了：因爲蔡京一早就看出天衣居士，雖然不是一着活棋，但卻是一顆要子，若不能用之，也要先穩住他再說。當然，這一點，天衣居士自己並不知道。）

他連愛人也沒有了。

——他還出山幹什麼？

所以他的回答是：「沒事的話，我決不出山。如果出山，你如果殺得了我，儘可以下手殺了我。你放心吧，不是很多事能讓我出山的。」

元十三限的回答則是：「你也放心。如果我要殺你，也一定殺得了你。」

＊　＊　＊

其實，元十三限在開始修練「傷心一箭」的時候，性情就開始變了，變得絕情、絕義、絕對不快活。

後來，他終於知曉，光以「忍辱神功」，還練不成這「傷心一箭」，還得要「山字經」的要訣來配合。

可是他不求人。

——求也沒有用，三鞭道人是不會給他的。

所以小鏡代他去求。

——她看得出來：如果元十三限練不成「傷心神箭」，只怕就得要走火入魔了，這變成了：不成功，便成仁！

她去求三鞭道人。

——「山字經」只是正統道藏、雲笈七籤中不收入的符籙法訣，對一般人乃至修練之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助力，但其中的部份要訣，卻能破解練「傷心一箭」的奧秘法門。所以這部經典，有的人珍視如命，有的人卻得之無用。

用這種「沒有用的經文」去換「活的美人」，三鞭道人自然是願意不過。這部經書也是他用極其古怪的手段，自他人手裏奪來的。

更高與的是：三鞭道人所提供的「山字經」，是一種顛倒了、倒錯了，錯接了，刪增了的「山字經」。

那是蔡京打聽清楚後，吩咐他做的手脚。

——如此一來，便可以令元十三限失心喪魂、走火入魔，重則身亡，輕也成了瘋癲，以他如此蓋世武功，一旦成了魔頭，大可牽制不少白道高手，這正是蔡京所願。

當時蔡京仍只是戶部尚事，他已察覺諸葛先生勢力日益高漲，因生怕對頭的師兄弟們一旦當了權，造成如他蔡氏一族權傾滿門的勢力，所以出此毒計先毀掉元十三限再說。

——他還拿不準元十三限說不定會跟諸葛先生聯手，他們畢竟是同門師兄弟！

他沒料到的是元十三限的能力。

他居然可以倒練「山字經」。

——這「山字經」脫頁、脫句、顛倒、倒裝，但他居然不通的自修得通，不明白的自解到明，不能練的他也練成了「能」！

所以終於把「傷心神箭」練成。

但他的性情也大變。

練成的那一天，他先殺了小鏡。

那是他的第一箭。

好一支「傷心箭」。

＊　＊　＊

他一早就知道小鏡和三鞭道人的姦情。

他更知道小鏡是爲了他必須得到「山字經」。

他殺了小鏡，也傷盡了心。

他第二個便是找三鞭道人。

但三鞭道人已然「不見」了。

而後他找上了敵人：諸葛小花。

＊　＊　＊

這一回，諸葛小花可不忍讓他了。

以前，他因爲元十三限曾是他的師弟而不忍傷之。

後來，是因爲在殺智高事件中曾並肩作戰，並且誤導元十三限殺了小鏡的父親而歉疚，更不忍殺害他。

而今則不同了。

元十三限殺了小鏡！

諸葛先生痛心。

憤恨。

他力戰元十三限。

當元十三限使出看家法寶——傷心箭——的時候，他也使出了他爲惦念小鏡而自創的絕世招法：濃艷槍。

＊　＊　＊

元十三限取之不下。

他終於發現，除非自己先把師父所獨傳給他的「忍辱神功」練好，否則，他決殺不了諸葛先生。

——因爲諸葛太厲害了。

一個人如許成功，身在高位，還如此不忘奮發進修，也不忘虛心謙抑，更不忘初衷：爲民請命！

＊　＊　＊

元十三限雖然不能取勝，但這一場卻驚動了蔡京。

蔡京決定改變主意，他重用元十三限。

——既不能毀之，不如用之。

用他來對付諸葛小花。

＊　＊　＊

如此，這幾個本來有絕世之才，驚世之學的不世人物，結果：小鏡香消玉殞，織女心灰意懶，天衣居士深居不出，元十三限爲奸佞所用，只剩下一個諸葛正我在維持大局，鐵肩擔重任，辣手持正義。

並於元十三限在殺妻之際，却不意驚走了他那時才五歲的兒子。

從此以後，他找不到他的兒子元次郎。

後來，他却因機緣巧合，收了個徒弟，他也懶得替他取名字，但日後在江湖上，人人都稱這可怕人物爲：「天下第七」。

而他們就在如此恩怨歲月裏，糾纏在死局中，匆匆過了近四十年。

* * *

溫晚聽罷這一段三十多年前武林中絕頂人物的恩怨情仇，自然感慨。

可是他是一個極端清醒的人。

所以他問：「你怎麼知道那是蔡京唆敎三鞭道人：提供一個胡亂篡改了的『山字經』給元十三限呢？元十三限現在知道這事的眞相麼？」

「這其中還有內情。」天衣居士的情懷仍緬留在過去的碎夢殘影裏。「『山字經』原本是『長穿幫』收藏的奇書。那一次去刺殺智高，不止我們師兄弟，還有長空幫的梅醒非、伏魔將軍赫連鐵樹、金花鏢局局主金小肚、『天外天』白訓這些武林好手，沒有他們牽制住智高的兵力，他們才欺不近去、近不了他的身！其中梅醒非便是用獻上『山字經』爲由，誘智高現身。」

溫晚道：「智高既有了『傷心箭』，就算不練，也必貪圖『山字經』的要訣。人總是貪心的，何況是野心大如智高者。」

天衣居士道：「便是。『山字經』是誘出了智高，但智高並沒有得到『山字經』，我們也沒有因而取得『傷心神箭』。倒是由梅醒非領導派去剿匪的長空幫，總共派出一百八十一人，全部喪命，而且全部在胸膛上炸開了一個洞。『山字經』也從此消失不見。」

溫晚道：「這樁武林血案早已震動天下，許多人都要爲長空幫報仇雪恨。長空幫曾是天下第一大幫，在武林中立過不少大功大德，方歌吟方大俠把大位讓給梅醒非之後，雖然遠去，卻生了如此慘禍，實令人傷憤。所以不少曾受長空幫大恩的武林豪傑，都矢志要爲『長空幫』雪此深仇。談實在的，能一口氣殺盡長空幫連梅醒非在內的一百八十二人，而且看來還是死於同一人之手，這人看來武功已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天衣居士道：「所以，金小肚和他的『金花鏢局』，誓要爲『長空幫』梅醒非等人報此血仇，結果，也跟一衆武林人等，全遭了毒手」

溫晚道：「致命傷也是：胸口一個洞？」

天衣居士點頭。

溫晚道：「後來，聽說『天外天』白訓查到了兇手，而兇手是一位叫善哉大師的。」

天衣居士道：「這善哉大師原本就是一名殺手，後來隱姓埋名，出家爲僧，成了得道的方外之人」

溫晚道：「由於他的背景給人揭發，加上當時種種罪証，顯示他就是人神共憤、罪大惡極的兇手，據說，他逃匿到三鞭道人的道觀裏，是三鞭道人把他檢舉出來的。」

天衣居士道：「所以，三鞭道人也因而順理成章的得到了善哉大師手裏的『山字經』，日後，這『山字經』因小鏡的乞求，才落到元十三限手中，可是原來是蔡京佈的局，先要三鞭道人改動了經文，讓元師弟落得箇走火入魔的下場。但他沒料得着的是，元老四天生毅力驚人，悟性過人，居然仍是以此練成了『傷心神箭』。蔡京下令三鞭改動經文一事，卻是多指頭陀告訴我的。他告訴我的時候，已遲了一步，元四弟已學成了『傷心箭法』，這時候，誰告訴他是錯的，他卻認爲是對的；而且誰說他是錯的，他便殺掉誰。我三番四次想勸元四師弟，他都視我爲大仇，聽也不聽。」

溫晚皺眉道：「多指頭陀……他又從何得悉的呢？」

天衣居士道：「這個人在宮廷裏很有點辦法，蔡京幾番企圖招攬過他，只是他不爲所動而已。」

溫晚道：「你信任他？」

天衣居士笑道：「這些年來我多虧了他，怎不信他！」

溫晚道：「看來，你對善哉大師滅殺梅醒非、金小肚等人一案，似乎很不滿意？」

天衣居士道：「我認爲其中是有疑點：第一，善哉大師所用的兵器，對死者的傷口並不一致。第二，兇手偵破得太輕易了，也掠殺得太輕鬆了，像這麼一個棘手元兇，犯案纍纍，照理不會那麼容易便敗露了形迹。第三，三鞭道人在這件事情的『身份』，一反他平日助紂爲虐，胡作非爲的行徑，更加可疑。所以，『善哉大師便是殺金小肚、梅醒非等人血案元兇，經已認罪伏誅』這一說法，我很懷疑，所以，我認爲其中定必有不爲人所知的變故，我也請了一些人去查過，但苦未有頭緒。」

溫晚道：「我也思疑，所以亦請人去查，而且還有個一些線索，有些事可能還與你有牽涉。」

天衣居士目光閃亮。「哦？」

溫晚微嘆一聲，道：「我派去查這件當年血案而有眉目的是許天衣，可惜他已遭了毒手，還不知是不是跟查這件案子有關……如是，却是我害了他。」

天衣居士道：「是我那孩子命薄，沒有害不害的事。元四大可殺我，不該找他的徒弟來殺害天衣的。他既然這樣做了，我便得出山去助諸葛老三。」

溫晚再度說出了他的躭心。「元十三限雖然是殺你兒子，也一定不會放過你。」

天衣居士笑了一笑，滿懷倦意的道：「也許，我和他和諸葛的事，也該一個了……逃避終歸不是辦法。」

溫晚道：「你眞要上京去，看來，武林大局必然有變。」

天衣居士笑道：「我才沒有那麼重要。」

溫晚也笑道：「連你都出動了，天下頂尖兒的幾張位子又得要換人了。」

天衣居士道：「連洛陽溫晚也赴京去，這才是天下大勢必亂，各方勢力重整之時呢！」

溫晚歎道：「其實，我不能馬上陪你赴京，得先上寒山，也是爲了和紅袖神尼等待一個重大的消息。」

天衣居士微笑道：「我可以猜得着，那是關於甚麼的消息。」

兩人相視而笑。

溫晚忍不住道：「我還是不放心你一人赴京。」

天衣居士拍拍他肩上的鳥。「我不是一個人的，我還有乖乖。」

溫晚笑道：「牠再乖巧，也只不過是一隻鳥。」

忽聽「噗」的一聲，小鳥兒豎起了毛，倒像一頭怒貓，像正對溫晚的小窺了牠而「惡形相向。」

溫晚立刻說：「當然，牠也是一隻了不起的鳥。」

那隻鳥的豎毛立即又輭了下來，而且用一種十分趣怪的神情，偏着頭兒去望溫晚。

天衣居士用手指撫摸着牠的頭背。「牠更是一隻脾氣暴燥的鳥。」

對牠主人的評語，這鳥兒却沒有激烈反應。

溫晚道：「至少，牠善於觀形察色。」

天衣居士道：「一個人懂得做人要比懂得做事還重要。正如翰林中人，懂得讀書比死讀書更切要。鳥也一樣。」

溫晚道：「武林中人，也無不同。懂得練武比一味苦練重要。元十三限把倒錯的『山字經』從不通練到通，憑的便是信心、毅力和悟性，其實，憑他的才力，就算以後得不到『山字經』，一樣能練成『傷心神箭』，他爲『傷心箭』所付出的代價委實是太大了。」

天衣居士深有同感。「人在世間，爲了一點點的成就和利益，所付出的時間和心力，實在是太恐怖了。」

溫晚道：「所以你是聰明人。你愛的不是爭強鬥勝，不好殺戮逞能，不苦習殺人術，反而活得自在。『自在門』裏，你最自在。」

天衣居士道：「不，最自在的是大師兄。他是不是尚在人間，仍無人知道，只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才是大自在。大自在者能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我只因任督二脈受創難癒，加上心底創傷難痊，灰心喪志，無意出山而已。」

溫晚道：「你不是已練成『破氣神功』了嗎？『自在門』的『破氣神功』，一旦能通，就算殘廢無內力者如四大名捕中的無情，也能憑輕於鴻毛重逾泰山之心法，練成至高深的輕功和發暗器——不，放射『明器』的巧力，你要是練，以你聰悟，早就能不需經任督二脈而另闢運氣脈絡了！」

天衣居士笑道：「所以武林中人，常不解無情爲何全無內力，卻能射出可以獨抗唐門的暗器，又可以練成幾可與追命和太平門媲美的輕功來！道理一如給他一幅一流的畫，天眞的小孩會當它是眞的風景，而第一流的賞畫者也當是一幅比現實裏的風景更眞的實景，反而只有一般人才以爲它只是一幅畫！重於水者即沉，經於水者會浮，但大船、木筏、舢舨，無一不重於水，卻一樣能浮。一個殘廢的人，寫字依然可以透紙背，鐵劃銀鈎，雄渾凌厲，那又爲何不能施展區區的巧力發射，用機械發力的暗器，這其中有大關節在。君不見一些至艱深的大道理，明白的卻只是些聖人和樸實無華連書也不多讀的鄉民麼！其實大道理都是淺顯易明的，難的只是在實踐罷了。我自己本不喜歡練武，別人喜歡，我就點化他，讓他少費些氣力，少走些冤枉路。我自己對武功並沒有重大興趣，就像不好色的人對紅粉爲髏骷，不愛錢的人視黃金爲糞土一般，這也沒什麼特別，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化在爭霸稱雄上，唯力是尚，我認爲不值得，如此而已。所以，『破氣神功』雖然懂得，也沒眞的好好去練，只傳了給一二人，也偶然修習一下，當作玩兒罷了。這倒讓大人見笑了，我原就是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

溫晚哈哈大笑，然後肅然道：「人生下來除了好好做一個人和好好過一生之外，那有什麼正業！舉世滔滔，無不是爭名奪利，逞能好勝之輩，我就是喜歡你的淡泊無

爲！不過，你這次復出，我對付的是元十三限，這可也是個不世人物，他手上調教出來的十一個徒弟：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趙畫四、葉棋五、齊文六、『大開神鞭』司徒殘，『大闔金鞭』司徒廢，『開闔神君』司空殘廢，天下第七，還有一位僅知有其人不知其名的高手，這些都是在武林中極爲難鬥的好手，你這樣過去，我不放心。」

天衣居士道：「大人毋要躭心，我雖不才，但也總算還有幾個偏幫我的年輕朋友。」

溫晚撫髯道：「如此最好。他們是誰？」

天衣居士道：「『黑面蔡家』的『火孩兒』蔡水擇，『七大寇』中的唐寶牛、方恨少，『七道旋風』的張炭和朱大塊兒。」

溫晚奇道：「你跟黑面蔡家交情很深麼？」

天衣居士道：「『黑面蔡家』是打造兵器起家的。武林中人誰都要靠他們煉造一些趁手兵器。我向不用兵器，所以無求於他們。有很多武器的藍圖，還是他們派人來跟我索取的，且有很多是我督他們設計的。他們常派蔡水擇這孩子來，我見他機伶可愛，也指點了他一些武功。」

溫晚道：「聽說，『黑面蔡家』還送了一件特別的兵器：那就是相思刀和銷魂劍，來向你表達謝意。」

天衣居士道：「那是一對很管用的兵器，我把它轉送給小石頭了。」

溫晚道：「你跟『桃花社』的『七道旋風』也熟？」

天衣居士笑道：「他們的老大賴笑娥頗悉奇門陣法，通曉旁門雜學，好與我討論，朱大塊兒曾在我門下學過藝，才加入『桃花社』的。張炭又是『天機』組織的人，他們的龍頭張三爸幾次想勸服我成爲專門誅殺貪官汚吏、弄臣權宦的『天機』組織的供奉，我都沒答應。他們常遣這熟悉『八大江湖術』的張炭來跟我聯絡。他們兩人，也都可算是我不寄名的弟子。」

溫晚道：「可是你跟『七大寇』的成員也一樣熟絡！」

天衣居士道：「其實我也不算太熟，只不過，『七大寇』給人追緝慣了，他們的老大沈虎禪在輩份上是我的師侄，有一次，他們遇到了凶險，沈虎禪便把唐、方二人託避於白鬚園。他們兩人住在那兒一段時日，不是打架就是駡架，輸了的一方，我總是忍不住點撥了一兩下子，所以他們也可算是跟我有點似師似徒但又非師非徒的關係。」

溫晚道：「這五人若肯出來助你，則是最好不過，但他們手底上的功夫，似還不夠硬。也想得你允可，跟你出去長點見識。」

天衣居士道：「你的心意，我是知道的。你是要着人保護我，但又怕我掛不住面子，便說成這樣子。」

溫晚笑道：「怕只怕老哥你不答允，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不吃眼前虧，而今元十三限已是蔡京手上紅人大將，萬一翻起臉來，身邊有的是爪牙，打不過你，累也把你累死了，人說：入得了城，銀票不妨多帶；走得江湖，朋友不妨多交。你多領幾人去，有番好照應。」

天衣居士道：「我再是推却……便是不恭了。却不知大人喜歡遣派誰人跟我一道？」

溫晚道：「當然都是最得力的人選。這兒我有四個心腹，正好一個是『老字號』溫家的，一個是『西川蜀中』唐門的，一個是『太平門』梁家的，一個是『下三濫』何家的。」

「哦？」天衣居士道：「先說貴門高手吧。」

溫晚道：「我是『老字號』中隸屬於『活字號』的。在『活字號』裏，近年出現了一個年輕能手，就叫做溫保。我想他跟你去學點東西。」

天衣居士道：「大人推荐的，自然是一流好手，必能幫得上我的大忙。唐家堡來的不知是誰？」

溫晚道：「唐七味。」

天衣居士訝然道：「『獨沽一味』唐七味？」

溫晚道：「正是他。」

天衣居士道：「聽說他的暗器別出蹊徑，是第一個以嗅覺來發射暗器的好手。」

溫晚道：「他就是。」

「『下三濫』派出的又是誰？」

「『老天爺』何小沙。」

「這女子雖出身青樓，但爲人却一點也不下三濫。」

「她曾受過『活字號』一點恩情，所以，我把她安排在京城裏，本來是協助我老友雷損，後來雷損鬧得太過份了，終遭惡報，而何小沙因『八大天王』高大名慘死，心灰意懶，重返洛陽，暫時寄身我門下。」

「她既然已意懶心灰，又何必要她再涉江湖？」

「其實她還沒有甘心。」

「她要報仇？」

「她要報『八大天王』高大名慘死之仇。」

「……」天衣居士沉吟半晌，又問：「『太平門』的人呢？」

「梁阿牛。」

「『用手走路』梁阿牛？」

「正是他。」

「大人手上眞有的是人材，這些英雄年少，都是不易服人之輩。

一個成功的人其特色是：手邊往往有很多人材。」

「我沒有甚麼本領，他們會給我這個面子，純粹是因爲我平時盡一切心力，善待他們。我一向都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

「可是這八個字兩句話裏有的是大學問。用人難，難在知人。是人材已不易得。但能否死心塌地爲你所用，這就更難了。有時候，用人比殺人還難。殺人只要把人殺死了便可以了，但用一個人，還要他活着爲你效命，簡直是難上加難。疑人不用，但你所疑之人，可能是人材；用人不疑，唯你所信重之人，其實是要害你的人。能看得透、勘得破這一點，何其不易！」

「這也沒甚麼了不起，我要用他，就推心置腹，萬一看錯了，讓他倒戈了，我也認栽便就是了。如果不用他，也不礙着他，由他自去算了。這世上總有一些人，站在那兒老是礙着大家的路，既不肯思進，又不願改過，這叫害羣之馬，遇上這種人，有時才眞算是沒辦法。」

「有這種人嗎？您手上？」

「有。」

「譬如誰？」

「至少有一個。」

「哦？」

「她是小女。」

天衣居士笑了。

「你要我帶這些人上京去，大概還有別的深意吧？」

「我的用意，大致跟居士的別有用心一致。」

兩人拊掌哈哈大笑。

然後溫晚在笑意裏拭抹了眼邊的淚痕，肅容道：「你知道我爲甚麼到今天還把持着箇小小官位戀棧不放？」

天衣居士道：「因爲舉世皆濁，你不得不獨清；天下俱醉，你不得不自醒。」

溫晚黯然道：「醒的也不止我一人，若普天之下，只有我獨醒，早不可挽矣。就是因有諸葛這些人在苦苦維持大局，我實在放下不得——不是放不下，而是不忍心放下，不是不捨得，而是不能夠捨得。」

天衣居士捫髯道：「如此說來，我避世而居，說來慚煞。」

溫晚道：「人逢亂世，不求聞達，這是淸風刻骨。」

天衣居士微笑道：「我本是：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你却是，萬事遣來剩得狂，十年漢晉十年唐。」

溫晚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別人笑我忒風顚，我笑他人看不穿。不過，到頭來，我還是有些看不穿的，而且，也是故意看不穿的。活在世間。甚麼都看穿看透的話，到頭來，只有活不下去一途了。」

「所以你才養士？」

「養士爲了做事。」

「那一定是大事了？」

「是。」

「願聞。」

「你既然問了，我說。就算你不問，我也準備說的。如果你不來，我也擬赴京去，爲的就是辦好這件事。」

「連溫嵩陽都得出動，一定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了。」

「我要殺人。」

「蔡京？」

「是。」

「果然。」

「你早知道了？」

「若不是蔡京，誰值得你親自動手？如果不是蔡京，大宋何致積弱至此？要是不殺蔡京，上好中國衣冠，寧淪落爲狄夷手？你不殺蔡京，諸葛不便動手，還有誰能殺蔡京？」

「有。」

「誰？」

「你。」

「我不行。」

「你不忍殺他？」

「殺這等禍國殃民的大局，沒有『不忍心』救京民沉淪的敗類，挽三個字。只不過，殺一個人就算命不比他好，也要命比他硬。以這個觀點，我是斷斷殺不了蔡京的。」

「你不能，但你教的人能。」

天衣居士怔了一怔。

「你是說小石？」

溫晚點頭：「他是個不世之材。」

「可惜他現在人在何方，是否還活着？我都不知道。」天衣居士慘笑道：「他的命也許還不夠好，也不夠硬，但他的格局甚大。」

「對，」溫晚甚表贊同。「看一個人，就看他的器局，成不成材，像不像話，全仗於此，王小石能助蘇夢枕一戰成功這江山，又能退身賣字畫醫跌打而不改其樂，能轉瞬間成書、詩、鐵、畫四大高手，允蔡京殺諸葛，却又在石火間轉誅傅宗書，這步非凡舉措，非要有大器局不能成事。」

然後他下斷論道：「所以王小石很可能是蔡京的天敵。」

他接着又道：「也許上天就是派這人來收拾他的。」

天衣居士靜了下來。

這一刻，他是極想念王小石的。

多年來，王小石侍奉他就像親父一般，他待他也像親子一樣。他現在那裏？仍在風聲鶴唳的逃亡中嗎？天衣居士這一刻是如此無由的

怙念着他。

* * *

他是那麼强烈的懷念王小石，以致在那一刻以一種激情的語調告訴溫晚。「其實，我帶那末多人赴京，為的也是殺人——至少殺了罪魁禍首：蔡京。」

「我已隱居這麼多年了，活到一百歲死還是死，不如做點痛痛快快轟轟烈烈的事才爽爽落落高高興興的死。」

「大宋江山，快要給這一羣蛆虫吸乾吸盡，銷亡殆盡了，不過，中國氣局，根基尚在，不是舉手便可斬殺的。要大好河山不變色，五陵豪傑盡歡顏，首先得要誅殺蔡京！」

「殺蔡京已經是有心有志之武林人物的一大目標。」

「也是最好玩和最有意思的一個遊戲。」

「殺死蔡京。」

* * *

殺蔡京。

——這就是他們共同恪守的信諾。

也是奮不顧身的目標。

* * *

他，有一張鍍了一層金似的臉。

所以平常時他是戴面具的。

今天他沒有。

他在鏡子前觀察自己的氣色。

他看到殺氣。

——一縷灰氣自眉梢昇起：破壞來自他的兄弟朋友。

他冷笑，心暗忖：一向如是。

他的兄弟、朋友，一向只礙着他的前程，從不對他提擢援助。

他已在道上。

他人在驛站「大車店」。

他發現自己的氣色如此，就知道不日內就有殺伐。

——也到了決一生死的時候了。

於是元十三限就發出了訊號。

那是一種很特別的信號，混在風裏，只有「自在門」訓練出來的子弟，才能接收得到。

——對於太高和太低的聲波，我們一般人都聽不到。

只有在聽覺裏校正了頻率才聽得到。

如果你有這種收聽別人聽不到的本領，或者擁有這種收聽卻無法聽到頻道的機器，那你就可能聽得到人家在肚裏咒駡你的話和在心裏讚美你的語言，還有千里外的聲音！

* * *

天衣居士也是在路上。他們一路上都喬裝打扮，分別往京城推進，行動非常謹慎小心。

他們在鹹湖附近集合，正要擬定下一趟行程，但這時候，他就感覺得出來，一：元十三限已經出動了。二：他們已在對敵狀態。三：斷殺很快就會展開。

他不覺有點愁眉不展，他身邊至少有四個人發現了這一點。

「甚麼事？」

「恐怕元十三限已快發現我們的行踪了。」

「這麼快？」

「元師弟有的是這個本領。」

「我們本來就是來對付他的，他發現了只是提早對決，怕什麼？」

「不，我們下手的對象仍是蔡京。他們愈早發現，便會把戰場向前推移，我們越是無法接近京師，對我們的目標則無從入手。」

「那我們該怎麼辦？前進？還是後退？」

「有時候，後退不一定便是吃敗；前進也有可能是送死，你知道京畿是在什麼方向？」

「北方。」

「我們先向南行。」

「那不是愈走愈遠了嗎？」

天衣居士笑了。

「有時候，你為了確實能抵達北方，所以才應該往南走一陣子。」

「那豈不是離京城越遠了？」

「不。一是已殺入京師，接近目標。否則的話，離京一千里和離京五百里，效果完全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無法下手。當不能奮進時，勇退就成了一種轉進，敵人要追擊你，就要遠離大本營，若按兵不動，我們則可緩一口氣換一種方式又再偷襲過去。」

「我明白了，」蔡水擇道：「但是，我們是故意引他出城離京呀，萬一他們不知道，豈不前功盡棄了？」

溫寶笑了。

笑哈哈，不作聲。

朱大塊兒比唐寶牛還大塊頭，但心細如髮。「別人容或不知，但元十三限這樣子的對手，却一定能察覺到。若走得太張揚，他反而不信。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天衣居士笑道：「我們還得在這裏找一些人來擾亂他的心神，攪一攪局。」

又是蔡水擇發問：「誰？」

「『發夢二覺』的人，」天衣居士道：「他們曾欠我一點情，加上天衣有縫生前在生死關頭上幫過他們，而且他們人多勢衆，在市肆坊間影响力可謂樹大根深，正好執行這種攪局的任務。」

蔡水擇仍是問：「就算為了報恩，『發、夢二黨』的首腦溫夢成和花枯發，就敢為此開罪蔡京麼？」

天衣居士道：「蔡京曾命白愁

飛、任勞、任怨等人血洗花枯發的壽宴，他本來是意欲嫁禍朱月明，但却給八大天王、天衣有縫、王小石等揭破了他們的假面具，現在，京師裏一幫武林豪傑，誰都知道蔡京和白愁飛是斷容不下他們的，他們也都不甘受戮，正待奮起一擊。」

蔡水擇問：「我們怎樣才能通知發、夢二黨配合行動？」

天衣居士微笑向張炭注目：

「我們有『天機』組織的高手在。」

「天機」是江湖上最善於傳訊的組織。

「刺客」之間，一向都有較為嚴密的傳訊方式。

張炭是「天機」龍頭龍三爸的義子。

他當然也擅於傳訊。

唐寶牛見蔡水擇轉去跟張炭傳訊去，便沒好氣的笑道：「蔡水擇這笨瓜蛋，老是問箇不停，大家都懂的事，只有他不懂，眞懵。」

唐七味道：「對，他最笨。有次，我聽唐青說他跟斑家幾兄弟在一起，斑文拿出一錠金子和一兩銀子問他：『你選那一樣？』你道他怎樣？他眞的去選了一兩銀子，眞是笨到家了，那時唐紅不信，唐青就說：『你也試試看。』唐紅就拿了兩兩銀子和一兩銀子，擺在他面前，問他：『你要那樣？』你道他如何？他竟還是選了一兩銀子，你看他有多笨哪！」

這時，蔡水擇見張炭找了間米行，把一張紙條搓成指頭模樣，夾入粒大色白而杆軟有芒的「雪裏棟」米堆裏，不一會就有人取去，蔡水擇嘆道：「民以食為天，無處不喜米，鄉鎮必有米行，凡舟、關、市、鎮、鄉、街、橋、井、店都化為傳訊，不愁傳遞有誤。」

張炭兒「哼」了一聲，不要他。

蔡水擇討了個沒趣，回到天衣居士身邊，方恨少見着有趣，自己掏了一錠銀子，又叫唐寶牛掏出一角碎銀，問他：「我們來玩一個把戲可好？」

蔡水擇睜大了熊貓眼問：「什麼玩意？」

方恨少興緻勃勃的道：「這兒有一錠銀子和一角碎銀，要是給你，你選那樣？」

蔡水擇呆呆的道：「給我？」

唐寶牛更加熱衷：「對，給你，給你，那份你喜歡，你就拿去。」

蔡水擇鈍鈍的道：「眞的？」

唐寶牛、方恨少都一疊聲說：「當然是眞的。」

唐七味彷彿看得津津有味，向大家笑說：「看哪，傻子又來表演白痴腦袋了。」

何小河啐道：「怎麼這樣捉弄老實人！人家可沒惹着你們。」

唐寶牛道：「咱們只是給他錢，又不是欺負弱小！」

梁阿牛叱道：「眞有那麼獃的人嗎！」溫寶卻只笑呵呵的，不作聲。

却見衆人一陣爆笑，蔡水擇果然選了一角碎銀，心滿意足的走開去了。

大家見蔡水擇果眞笨到這樣子，都笑得直打跌。

溫寶卻不笑了，只說：「聰明，聰明。」

衆人不解其意，「你說誰聰明？」

「當然是小蔡了。」

「他！他也算聰明？難道你活昏了頭，也跟他一般腦袋不成了？」

溫寶笑道：「要是他拿大的那份，那有那麼多獃子拿錢出來給他自選？他看來吃虧，其實是發了財！」

唐寶牛、方恨少、唐七味等全呆住了。

只張炭不屑的冷笑了一聲，喃喃地道：「他可精似鬼呢！跟他一道同行，等着挨欺受騙吧。」

* * *

未幾，在京師裏，聽說至少有三十一路風煙、二十七路飛騎，要謀刺蔡京。

還有一帮人馬，從相師、郎中、箔匠、油坊、刻字匠、溅鹽匠、佃農、青樓女子都摻雜其中，據說要弑君換朝，他們的切口是：「四大俠客輔一龍，敢教酷日換麗天。殺身成仁相顧惜，得遇風雲上九重。」

京畿內，一時為之風聲鶴唳。

* * *

元十三限的人手已緊集了。

不過，魯書一和燕詩二因事不能到，來的是趙畫四、顧鐵三、齊文六和葉棋五，還有「大開大闔三殘廢」中的司馬廢、司徒殘及司空殘廢。

另外還有兩個蔡京派給他的人手。

「捧派」老大張顯然。

「風派」老大劉全我。

這時候，他正擬大舉迎截天衣居士，卻收到這樣的訊息：天衣居士已率衆折南而去。

且越去越遠。

* * *

大家本來鬥志高昂的準備出擊，聽到這個消息，有的鬆了一口氣，有的十分無癮，有的破口大駡天衣居士是無膽匪類，有的興味索然，主張追擊。

元十三限的臉色發金，目光也發金。

（未完・七）

上文提要：程小蝶帶了小文、小雅闖進一座巨宅，原想探究素喜與萬寶齋之關係。院中花叢香氣醉人，三主婢均被迷昏，醒來時，面前坐着個老道士，程小蝶暗中掙扎想運氣，發現內力無法凝聚，吃驚不小，認定此次危矣。不料老道士却說，他認得主婢手臂均現吳一諤的求命標幟，爲報好友當年救命之恩，所以手下留情……

玉掌青苗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百招對決扭乾坤　化敵爲友道內幕

「不管什麼恩情，道長已經還夠了，」萬復古道：「餘下的也不敢勞動仙道出手，只求道長不再理會此事。」

「這就不好玩了。」青袍道人搖搖頭，道：「殺人殺死，救人救活，貧道拏人錢財，未能替人消災，只好退錢了事。」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

果眞是一張十萬兩銀子的大銀票，是看得人眼中冒火的數字。

「那一千兩黃金，存放在貧道的臥室床下，貧道分毫未動，大掌櫃先請收下銀票，再派人去點驗黃金。」

「道長，這就見外了。」萬復古苦笑一下，道：「這做法，既不合乎情理，更不合江湖規矩，道長受我們邀約而來，事先已有約定，而且，價碼全付，你拏住了人，不肯交出來，還幫她們解去毒性，讓她們甦醒、調息、恢復武功，我沒有講過一句話，如今她們武功已復，我們不算乘人之危，道長已仁盡義至，我不敢妄想道長幫我們，只望道長兩不相幫。」

「所以，貧道要退錢了，這黃金、銀票，用起來心中不安哪！不錯，我們先有約定，但我不知道她們是我一位老朋友的門下弟子啊！待貧道看見她們手背上求命標幟，只好改變心意了。這一次，你們如肯看貧道薄面，放了她們三位姑娘，貧道會還這個人情債，而且相信是一個非常大的報賞。」

萬復古呆了一呆，道：「什麼事，比放走刑部總捕頭的事情還大，再說程姑娘已悉穿了我的身份……」

「這件事，你們可以談個明白，萬寶齋雖然奉養了很多武林高手，但你們不是強盜，也未作過壞事，貧道的想法是你們保護財物的手段，也許狠了一些，但不算作奸犯科呀！何況，一代奇人的弟子，也不是容易對付的。」

「這一點，萬某很難相信了，道長只要不插手，三位姑娘的命運，很可能是個香消玉殞的結局。」

青袍道人淡淡一笑，道：「萬大掌櫃用不着激將法，萬寶齋目下面對的危機，不是刑部，你們沒有搶劫殺人的罪行，除非刑部中有人羅織你們的罪狀，該不會受到太大的株連、傷害，我相信你們有能力撐過去。」

「刑部查案，緝兇第一，目下我們要抓的是殺死言侍郎的兇手。」小蝶道：「萬寶齋的人，曾經極力避免和刑部中人衝突，這一點，我們明白，所以，也沒有逼迫貴店的行動，我們也早知道素喜是貴店中人，卻從未找上萬寶齋。」

突見人影閃動，一個身着青色勁裝的女子，閃掠而出，站在萬復古的身側，一推包頭青巾，露出眞正的面貌來，正是素喜姑娘。

「我也許是妳程總捕頭認定的証據，但妳們抓不到我的，」素喜道：「因爲，妳們眞的抓到了我，也只是一具屍體，屍體不能說話，也不能作証。」

「我相信萬寶齋中人，都受過這種嚴格的訓練，所以，我們也沒有動手抓你。」小蝶道：「但妳對言侍郎瞭解太少了，他是一代天才，也是驚天動地的大人物，具有着改變江湖形勢、武林生態的能力，妳却把他忽略了。」

「我知道他會配藥，」素喜道：「精知人體的經絡、骨格，也通曉河圖、洛書，精通易經，是個滿腹經綸的人，但他不會武功。」

「妳對言大人的瞭解，僅止於此，就十分難怪妳了。」小蝶道：「斯人已去，世上的人人物物，都不會再受到他的影响，死亡竟是如此的可悲和無奈，但死亡也是一種平和、安詳，一切的恩怨情仇，都會隨死亡而物化消失，不復存在了。」

「可嘆的是我們這些仍然活着的人，既不願死，也不願被關入牢中。」萬復古嘆口氣，道：「眞應了姑娘那句話，人生是那麼無奈，我們之間，必須有一方死亡，以保障活着一方的秘密不洩，除了全力一戰外，就很難有別的選擇了。」

「非打不可麼？何況，除去生死一搏外，也還有別的選擇呀……」

「天星子！」萬復古有些火了，打斷青袍道人的話，連法號也直呼出來，道：「這是萬寶齋的存亡關鍵，老實說，萬某也作不了主，這一戰不是她們受死，就是萬某和五龍、六鳳並屍。」

「聽說五龍、六鳳每人都可獨當一面，是萬寶齋精銳中的精銳。」天星子接道：「這麼個幹法，豈不是孤注一擲？」

「殺不了小蝶、小文和小雅，萬寶齋可能就毀在她們手中。」萬復古道：「皮之不存，毛將附焉，道長別再出面阻撓了。」

「道長已經盡力，不敢再麻煩了。」小蝶道：「晚進今日縱然埋骨於此，也一樣心存感激，日後見着家師時，就說小蝶沒有負他期望，以淸白女兒之身，入了捕頭的行業，我盡了力，只是力不從心，唯有以死報師恩了。」

「好！我相信吳一諤的弟子，必有一戰之能，貧道袖手觀戰，兩不相幫就是。」

小雅心中忖道：「這老道士退還黃金、銀票，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這一轉眼又變了態度，可眞是老奸巨滑，無法捉摸啊！」

「今日能和萬大掌櫃一決生死，何幸如之，只是我心有遺憾，有些美中不足了。」

「妳是吳一諤的弟子，必是身懷奇技，萬某人不敢托大，未必就是妳的敵手，妳心有遺憾可是覺得萬某人的身份，只是一個大伙計，不配和妳動手？」

「非也！非也！」小蝶接道：「我的遺憾是，身爲總捕頭，還未察明兇手是誰，無法把他繩之於法，爲言大人報仇，却要在這場事外的大戰中，送了性命。」言來神情悽然，全無信心。

「姑娘如沒有識破萬某身份，縱然心中有所懷疑，也還有商量餘地，現在是全盤拆穿，水落石出，總捕頭請說說看，萬某人能有什麼選擇？」

「眞是多言招禍。」程小蝶苦笑一下，道：「賣弄那點小聰明，鬧成了不堪收拾之局，請教萬大掌櫃的是，咱們這一戰是……」

「拚命啊！不死不休。」

「慢慢慢！」天星子接道：「貧道知道了一件驚人的訊息，等你們打過了這一架之後，貧道再說出來，你們品味一下，再作決定生死相搏不遲。」

小雅心中暗道：「現在說呀，爲什麼要打過一架後再說呢？打紅了眼，血染衣襟，火上心頭，誰還肯聽你的胡說八道。」

萬復古一皺眉頭，道：「道長，現在說何妨？」

「打過之後，你們才能心平氣和，那時，聽完貧道之言，也許你們雙方很快就能找出一個共同的結論，現在你心中還不平衡，說出來，你可能改變主意，但心中會若有憾焉，不過，貧道建議是，你們兩人對決，其他的人，不用參與，陪貧道作壁上觀，因爲，一旦陷入混戰，難免流血傷命，舊創未癒，再添新仇，此結就難解了。」

程小蝶心中忖道：老道長語藏玄機，硬要我和萬復古放手一戰，似是對我很有信心，暗中鼓勵我打這一架，難道他瞧出了什麼，發覺我能和萬復古打個不分勝負嗎？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道長說的是，事情逼到頭上，小蝶只好向萬大掌櫃領教一二，但望能有個明確界定。」

萬復古接道：「有件事，要先說明白，萬某人的勝負，是我個人的榮辱，和萬寶齋無關，我也不能代表萬寶齋答允妳什麼條件。」

「本就是沒有條件的一戰，我這個總捕頭也無意干與你們正當的生意，我要查出兇手，如若兇手是萬寶齋中人，下油鍋、上刀山，我也要把他抓出來，所謂界定，是有

一個約定。」

「有姑娘這句話，萬某人就放心了。」

「程姑娘，我保証兇手不是萬寶齋的人。」素喜突然接了口，道：「我一直盡力保護言大人，四月十八那一天，我有事，離開了半個時辰，兇案就在那個時刻發生。」

「好極了，素喜姑娘如肯全力合作，兇案就破了一半。」程小蝶道：「這一戰我如能留下性命，希望萬大掌櫃能幫我一個忙？」

「妳活着，萬某人就死了，還能幫妳什麼忙呢？」

「也許是半斤八兩，兩無損傷呢。」程小蝶道：「我們動手，以百合爲限，打過一百回合，就算是不勝不敗的和局，這就是我想的界定規矩，不知萬大掌櫃意下如何。」

「如果是打了一百回合，仍是秋色平分，萬寶齋又幸能存在世面，萬某人作主，把素喜送給妳，她精明細緻，是個作捕頭的材料。」

小文忖道：厲害呀！厲害！順風搭船，派個人到刑部臥底了。

素喜的臉上閃掠過一抹訝異之色，也不知她心中是喜是憂。

但却証明了一件事，萬復古這個大掌櫃，有相當的權勢，不是傀儡，也同意了程小蝶一百回合的界定。

「小文、小雅，妳們用心聽着，也要不折不扣的辦到。」程小蝶道：「我和萬大掌櫃這一戰，不論生死勝敗，不許妳們出手，我如戰死了，這件事就此結束，妳們也不用再作捕頭了，找個地方把我埋起來，等師父來時，讓他見我最後一面，保存屍體的方法，向郭副總捕頭請教，他會找太醫院中想辦法，見過師父後，就燒了我的屍體，骨灰給我娘，妳們就自由了，我已給妳們各存了兩萬兩銀子，省些花用，一家人可以活上幾十年了……」

「姑娘啊！」小文道：「你死了，我們還能活得下去麼，但我們不會忤逆妳，我和小雅怎麼活下去，妳就不用多費心思了。」

「我們會等到師父來，」小雅道：「以後的事，請他老人家決定，不過，人死成鬼，妳一人去作鬼多麼寂寞，如有我和小文陪着妳，那就快樂多了。」

說來似是玩笑，但却披露了以身相殉的堅決情意。

三個人相視而笑，笑得每個人淚流滿面，再能說甚麼呢？所以，程小蝶不說了，用衣袖拭拭淚痕，道：「大掌櫃，咱們出去吧，屋裏太小了。」

萬復古點點頭，回顧了身後的五男，六女一眼，道：「你們聽着，人家程姑娘可是刑部總捕頭的身份，可以調動千軍萬馬，把咱們圍起來殺，但人家却決定了一對一的和我單打獨鬥，掌理天下治安的總捕頭，可是大官，對我們萬寶齋，放棄了官方身份，却按着江湖規矩來，這是何等的豪氣，敗了我認命，任人逮捕入衙門，我死了，你們只能帶着我屍體回去，誰要出手助戰，可要按最嚴厲的家規懲辦。」

目光轉注到素喜的臉上，接道：「爲感佩程總捕的豪氣，由現在起，萬寶齋先把妳除名，妳到程姑娘身邊去，破了言大人兇案之後，再看程姑娘意思，妳如表現得好，也許總捕頭會把妳留在刑部，那就不用回來，程姑娘不要妳了，妳再回萬寶齋來。先過去！不用等我們分勝負了。」

素喜應了一聲，由貼身處取出一面小巧的銀牌，雙手捧給萬復古。

萬復古很仔細的看了一陣，才收入懷中，揮揮手，道：「去吧！」

素喜拭着流下的眼淚，轉身走近程小蝶，雙膝跪下，道：「小婢素喜，叩見主人，追隨期間，絕對忠誠不二，生死無悔，還望主人收留。」

程小蝶一把挽起素喜，笑道：「過來了就和小文、小雅一樣，是我程小蝶的姐妹。」

小文、小雅早已跑過來，各握着素喜一隻手，笑道：「歡迎妳呀！素喜。」

「姑娘，萬大掌櫃身負絕技，是萬寶齋中第三高手，小心哪！不過，他好像有了放過妳一馬的用心！」

素喜以傳音之術，把心中之秘，告訴了程小蝶。

萬復古退到了室外。

程小蝶回頭對天星子一躬身，道：「小蝶戰死了，還望道長保護小文、小雅和素喜安全離開。」

「丫頭，放心去吧！盡力而爲，貧道心中有數，吳一諤傳授給妳多少武功？」

程小蝶却聽得怔住了，忖道：「我學得師父多少技藝，本身都不清楚，只知拚命練，難道你天星子能夠瞧得出來？」心中忖思，人已步行室外。

這是一個很大的庭院，院中長着三寸長的青草，却沒有一棵樹，一眼望過去，一片青翠，却是一隻貓也無法藏得住，高過兩丈的圍牆，也看不到外面的景物。

這是經過一番人工設計的佈置，四外一片靜寂，果然已在城外，而且是一片人跡罕至的幽靜地區。

「程姑娘，咱們怎麼打？」萬復古顯然已被程小蝶豪情所動，說話也客氣多了。

姑娘心中想：我身懷寶刀利刃

，面臨到兇險危亡時，恐難免寶刀出鞘，未作說明，已稍嫌心機深沉，不能再有意欺騙了，長吁一口氣，道：「各盡所能了，兵刃、暗器，任憑施展，打過一百合，就算平手，勝負的分野，也不限點到爲止，要完全制住對方，讓對方無法反擊，才能算數。」

萬復古有點意外的點點頭，道：「好，姑娘請亮兵刃！」

「我的兵刃，就在身上，需要時，它就會及時而出，」程小蝶道：「年長爲尊，萬大掌櫃就先出手吧！」

「小文，糟了，」素喜低聲道：「大掌櫃精通七種暗器，隨手一揮，就寒芒如雨，他徵詢姑娘如何一個打法，是準備局限自己，想不到姑娘竟然要放開手脚幹……」

「素喜，」小雅微笑接道：「今日情勢已很明顯，勝不了萬復古，我們離不開這座別墅，高手搏擊，一百招，可以殺十個以上敵人，撐過一百招，不容易啊，局限於某種技藝，姑娘吃虧，因爲功力的强弱上，肯定姑娘是難及萬復古，放開手脚拚，技藝變化上或可補功力不足。」

素喜歎口氣，不再多言，她不相信程小蝶有强過萬復古的技藝，也不信程小蝶能撐過一百回合，眞要放手施展，萬復古可能十合內擊敗程小蝶，要打到無法反擊的程度，出手一定相當的份量，姑娘啊！妳不絕能死傷，我很想跟隨妳，過幾年追緝兇手的捕頭生活……

但心中吶喊，無法阻止要發生的事情，萬復古和程小蝶已動上了手。

雙方都未亮兵刃，雖只拳脚交手，但却打得十分激烈，萬復古功力深厚，一拳一掌，都帶起呼呼風聲。

程小蝶似是自知功力難與匹敵，以閃轉挪移的小巧功夫避開攻勢，不和萬復古拳掌相觸。

看上去，不像是交手打架，而是一個追着人打，一個盡量逃避。

但逃得好靈巧，身子就在丈餘方圓內打轉，像穿行在花叢中的蝴蝶，紅花千萬朵，但却擋不住蝴蝶的去路。

一連三十七拳，打得程姑娘衣袂飄飛，臘臘作響，但就是打不中姑娘的飛躍嬌軀。

萬復古有些火了，拳法一變，攻勢更爲快速，含蘊的內力更爲强大，拳如鐵錘擊岩，掌勢似巨斧開山。

逼得程小蝶開始反擊，指點掌切，全是突穴、截脈的手法，萬復古大部份的攻勢，硬被逼了回去。

萬復古終於發覺了，程小蝶的精巧技藝，掌、指變化全在方寸之間，尅制了萬復古大開大闔的拳、掌攻勢，拳掌雖凌厲，却快不過程姑娘小範圍的防守變化，萬復古拳掌攻到，程小蝶的手指早已等在那裏，指向關節要穴，如不及時收住拳掌，還未擊中程小蝶，穴道就先撞上了對方的指尖。

萬復古發覺了這個情勢，雙方已打過八十幾個回合，前三十回合，程小蝶全以靈巧的身法，遊走避開攻勢，後五十回合，以突穴的截脈的手法，封住了萬復古的攻勢，也省了不少氣力。

一百回合，擊不敗程小蝶，是一件大傷顏面的事，本存有放一馬的用心，但至少要有着控制全局明顯形勢，要觀戰的人和程小蝶都能感覺到他手下留情。

但現在的情勢，倒似是程小蝶佔了優勢，把萬復古的攻勢完全封死，這就有些難以下台了，放一馬的存心，亦有改變，準備全力施爲了，傷了程小蝶，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心中正在盤算，程小蝶却突然反守爲攻，掌指攻勢，全部指向要害。

這打法有種好處，逼得萬復古非得封避不可，這就暫時無法施展毒手反擊了。

素喜簡直看呆了，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同，程小蝶越打越厲害，簡直逼得萬復古無法反擊了。

突然間，程小蝶收掌而退，道：「大掌櫃，打夠一百回合了，我知道你手下留情，我又用了心機，打得取巧，如眞正拚命，我早已傷在你萬大掌櫃手下了。」

話說得謙虛，也是事實，萬復古窩的一腔怒火消退了不少，淡淡一笑，道：「程總捕頭的技藝，也未放盡，打得雖然用了心機，取巧一些，但那是智慧和技藝的配合，咱們打平了！」

神情一黯，歎口氣，道：「總捕頭是準備帶萬某入刑部審問呢？還是就在此地錄下萬某的口供？」

「言重了，大掌櫃，」程小蝶道：「我是幸渡難關，大掌櫃應勝未勝，這中間有情意，也有禮讓，我只想請教大掌櫃幾句話，願回答，請開我茅塞，不願回答，你回頭就走，晚進決不阻攔。」

萬復古濃眉聳動，雙目放光，朗朗一笑，道：「總捕頭如此厚待，我很感激，我只是個大伙計，在我得到的授權之內，我是知無不言，逾我權限，恐就無法奉告了。」

「這個我明白，」程小蝶道：「能回答的就說，不能回答的，不要理我就是！」

算不算花言巧語，無法肯定，但萬復古却聽得感動極了，歎息一聲，道：「我先說三件事情，再請

總捕頭提出質問。」

程小蝶欠身一禮，道：「晚進洗耳恭聽了。」

「第一，萬寶齋不是兇手，我們只是見識一下青苗玉……」萬復古道：「也想瞭解一下言侍郎有多少珍貴的玉器，我們沒有見到青苗玉，但見到玉中的二、三兩奇，事實上是萬某和點石成金雲鵬，三度進入過言侍郎的寶庫，但我們一介未取，只讚歎這位言大人收藏的名器，比之萬寶齋尤有過之，當然，我們有素喜內應，行動方便很多，三探寶庫，隱密未洩。」

「謝謝你，大掌櫃，」程小蝶道：「這件事述說得比小蝶想問的還要詳細。」

「第二件，萬寶齋沒有過偷竊、搶劫的事，」萬復古道：「這是家百年老店，二十年前的事，我不敢說十分清楚，但近二十年內沒聽過強取豪奪的事，當然，我們也用心機，也用佈局，但絕對是合情合理，取得我們需要之物，譬如說，我們用十萬兩銀子買來的東西，二十萬兩銀子，賣給別人，算不算犯法呢？如果算，萬寶齋的罪行就多了。」

「不算，將本求利嘛，」程小蝶道：「怎麼能算犯法。」

「做生意要擔很多風險，」萬復古道：「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保護它的能力，古玩、玉器，本就是無價之物，值多少錢，也無法合計，也於人民生計無關，賺多賺少，是我們作生意的本領，橘逾淮爲枳，北玉南運，南珠北流，這價格，相差何至十倍，但保証貨暢其流，不生事故，不容易啊！這就連接上第三件事了……」

仰天吁一口氣，萬復古拭一下頭上的汗水，道：「萬寶齋賺了很多錢，所以，也需要保存這些財富的高手，我們禮聘了當今武林高人，也收買一些資質良好的男、女兒童，從小培養，授以技藝，一邊培養，一面淘汰，因此，出師的全是一等一的好手……」

「萬寶齋的技藝很雜，也很凌厲，有不少快絕傳的奇技，」程小蝶道：「却在萬寶齋中出現。」

「這化了不少工夫，費時數十年才建立起來的能力，」萬復古道：「老實說，萬寶齋像一個大門派，但放眼江湖，却沒有一個門派能望萬寶齋的項背，我們羅致了天下最好的高手任教，少林、武當、崑崙、崆峒等，知名大派中高手，也有綠林道上的厲害殺手、巨盜，充任教席，他們過去的罪惡不算，但一入萬寶齋就絕跡江湖，他們要的享受、福利，我們全可供應，這一點，只怕萬寶齋有窩藏盜匪之嫌。」

「如果都是幾年前的事，小蝶不願過問，按時間，我還未出任總捕頭，再說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過向善了，既往不咎。」

「萬某人應聘入店，主事十年，只請過一位教席，千手刀王，其他的都是聘任十年以上的老教席了！」

「我說呢！」天星子突然插口道：「五六年前就找不到他，原來被你們金屋藏刀了！」

萬復古微微一笑，道：「萬寶齋還有幾位江湖前輩，說出來，只怕你道長也嚇了一跳……」

「別說，別說，」天星子道：「萬一有個讓老道頭疼的人物，豈不是自找麻煩？」

程小蝶很想聽個明白，天星子阻止了，道：「萬寶齋門下弟子，好像重女輕男？」

「不錯，」萬復古道：「這有一個原因，女孩子嫁了人，一旦生兒育女，就不再練功夫，追求個平安生活，萬寶齋這一點做得好，每一位立過功的女弟子，一過二十五歲，就讓她們選擇，願嫁人的我們付嫁粧銀子三仟兩，願意留下來的，就要再等五年才嫁，五年後三十歲了，嫁人的機會就不大了……」突然住口不言，凝神沉思起來。

「大掌櫃，不能說，就別再說了，」程小蝶道：「晚進聽到的，已經比想知的還多了。」

「這是萬寶齋中一個秘密，女弟子嫁人時，我們會告訴她，」萬復古道：「二十五歲是一關，嫁人後內功會逐漸減弱，事實上，是被封了穴道，一年後，我們會去探望，再送第二筆嫁粧，大約是銀子一千兩的價值，那時，會解開她的穴道，一個人一年不練功，大都不想再練了，尤其是女人，再一懷孕，就與武功絕緣，萬寶齋出的女弟子，很少會爲非作歹，男弟子，就沒有這份幸運了……」

小雅非常擔心萬復古半途停頓，程姑娘不再問，這件事，又是有頭無尾，急急接道：「大掌櫃，既然說了，就請說個明白。」

萬復古點點頭，道：「男子一入萬寶齋，十之八九是資質上好的男童，選得非常嚴謹，培養出師，成就也非常之高，也註定一輩子是萬寶齋中人了，過了三十五歲，他們才可以結婚，也可以選擇作武師，或是作店裏伙計，但月俸都相當優厚，只不過這一生都要爲萬寶齋效力，不能離開，這就是萬寶齋束縛的條例，是不是嚴酷了些？」

「這就因人而異了，」程小蝶道：「對生具慧能，雄才大略的人是一種嚴格的束縛，終老一生，不能揚名於世，生也罷，死也罷，把他定型了，幸好萬寶齋的男弟子不多。」

「對女弟子，也不公平，萬寶齋只爲她們一生的活計打算，却沒有給她們性方面的自由，二十五歲之前，青春年華，正是談情說愛的好時光，但她們不能談，只有在心中默許，兩相約定，某年某月嫁娶，」萬復古歎口氣，道：「萬寶齋，確是下了大工本，培養了她們，但要求也太多了，要她們爲萬寶齋付出一切，包括身體與忠誠，素喜就是個好例子，她膽大心細，也被訓育成一片忠誠，但言侍郎這件事，她辦得不好，如果日後証明了青苗玉確曾經過言侍郎的手，又被別人取走，她會受到家法懲處，不死也得殘廢，這也是我把她送給妳的原因，我也相信她會對妳忠誠，因爲，她的主人是妳，不是萬寶齋了，這也是我能夠運用的最大權限。」

程小蝶點點頭，道：「我會善待她，像對小文、小雅一樣，但我不能保証她能否善終，兵戰兇危呀！身爲捕頭，我的生死，也一樣無法預料。」

「如若程總捕頭已經滿意，萬某人告辭了。」

「大掌櫃請。」程小蝶躬身致謝，幾乎是拜下去了。

但素喜却眞的拜了下去，一面哭，一面說：「謝謝萬大掌櫃，素喜終身不忘大恩，我會全心全意的效忠程姑娘，赴湯蹈火，萬死不惜。」

萬復古轉身走了，但程小蝶耳間却響起一縷傳音之聲，道：「總捕頭，萬寶齋不但有大部份的中國技藝，也擁東洋的武士刀法。」

聲音混入了素喜的哭聲中，連天星子也未聽到。

當然，轉過身子，再施傳音之術，瞞過了所有人的耳目。

但程小蝶却聽得呆住了。

小文拉起素喜，道：「別哭了，萬大掌櫃把妳交給小姐，就是要妳過快樂自由的生活，小姐不輕語，說了把妳當姐妹看待，一定作得到。」

「小姐也溫柔，」小雅笑道：「妳如早有心上人，只要向小姐說一聲，辭去女捕頭，小姐送的嫁粧，絕多過萬寶齋。」

「妳去嫁人啊！」素喜一面拭淚，一面笑道：「我要跟着小姐，一輩子不嫁人。」

不聞程小蝶回答聲音，小文、小雅，覺得有點奇怪，轉頭看去，只見程姑娘凝神望天，似是正在想着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爲什麼呢？告訴我……」若有所覺，急急住口不言。

這是另一件高度機密，萬復古以極端愼重隱密的方法告訴她，是絕對不容洩漏。

看到程姑娘自言自語，小雅吃了一驚，忖道：「莫非萬復古口蜜腹劍，暗算了小姐？心中一急，快步奔近程小蝶，道：「姑娘，那裏不對呀？」

小文、素喜也發覺了，急急圍了上去。

天星子道：「萬復古未入萬寶齋之前，是江湖一大怪傑，號稱鬼手神算，名堂多得很，聽說和千手刀王同出一源，千手刀王把刀子耍得出神入化，鬼手神算更是有人所莫測之能，老道士寧可得罪老刀王，也不願和萬復古爲敵，今天是擠上枱面了，找不到台階下，只好硬撐着，你那裏不舒服，快說出來……」

「晚進很好，」程小蝶道：「他沒有暗算我。」

「留一個難解之秘，讓妳用盡心機去想，」天星子道：「也算暗算方法之一。」

「這……」程小蝶回頭叫道：「素喜，見過妳的師兄、師弟麼？」

「見過，聽說我們這一代，北京教武堂中只有兩男的師兄弟，」素喜道：「但我只見過一個，年齡比我大一些，大概二十二三歲的樣子。」

「女弟子有多少呢？」小文忍不住問了一句。

「我們這一代大概有二十幾個，」素喜道：「一半在北京近郊學藝，一半在五羊城外教武堂中學習武功。」

「妳那些師兄弟，技藝的成就？」程小蝶道：「是不是比你們師姊妹强些呢？」

「他們人數少，個個是活寶。」素喜道：「我們是第三代出師女弟子，北京教武堂的人一共十六個，但我們參加了三次護貨大戰，四次追襲强敵，奪回失物，這七次惡戰打下來，師姊妹死傷大半，重傷的送到安養院去，餘下的大概還有五個人，我是其中之一，至於五羊城，有多少三代女弟子，我不知道，她們的活動範圍都在大江之南，但北京地區兩個男弟子，却沒有出戰過一次，也很少見到他們……」

「慢慢慢，」程小蝶突然想起，素喜說的話，和三槐谷中素華說的不同，接口問道：「一、二代的男女弟子呢？」

「女的大都嫁爲人婦，生兒育女了，」素喜道：「在萬寶齋中的人，男人可能升爲各地店面的三掌櫃，也有留在精武院中深修武功，他們已不出固定差勤。總捕頭，大掌櫃身後隨行的五男、六女，都是精武院中人，也都是一、二代中留下的男女弟子，他們會在特別的點召出動，有大事，才請他們由精武院內出馬。」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梅三公子和崔慧上官燕離開歌樂山莊，來到一座森林內，發現追風劍客被人殺害，還在樹身上留字：殺人者是天台梅三公子。他懷疑是玄女教或灯心和尚和姓范的所為。三人來到黔陽投宿，晚上發現灯心和尚，又被他誣蔑是殺害任龍和追風劍客的兇手，看來任龍也遭人殺害。此時又來了一紫衣少女與梅三公子纏鬥，誣蔑他是玄女教賊黨……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喝茶中蠱毒　求葯找巴哈

半個月下來，上官小姑娘學了這兩套神奇莫測的掌法劍法，武功何異倍增。

琴劍兩小，崔慧雖然沒有正式傳授，因他們乃是梅哥哥親信的人，並沒禁止燕妹妹背着他們練習。

兩小聰穎過人，一看就會，三個人一到天黑，就忙着奔出郊外去練劍餵招。

是以這套衡山派不傳之秘的「大羅劍法」，兩小也使得十分純熟。

崔慧等不到姐姐來，心中這份焦急，自不待言。

她倒並不是躭心崔敏會遇上意外，只是急於趕上六紹山去罷了。

半個月時間，她不知催了梅哥哥多少遍，嚷着要走。

梅三公子拗不過她，一面也覺得老是呆在客棧裏也不是辦法。

只好招呼店家，如果有崔敏這樣一位穿白衣的少年書生找來，就要他在客店等候。

自己五人結清了房飯錢，就開始上路。

他們這次是由黔陽取道會同、通道，沿着廣西貴州邊境，向西進發。

這一路全是山陵地帶，地瘠人稀，通常數十里不見人烟，山瘴毒霧，不時在林沼之間幻出絢麗彩烟，如縷似紗。

差幸大家已在黔陽備妥了「諸葛行軍散」一類藥品，尚無大礙。

一連走了兩日，第三天清晨，道路漸漸崎嶇，高山峻嶺之間，只有一條彎曲小徑，盤着山脚而行。

密壓壓的樹林，落葉蕭蕭，怪鳥啁啾，簡直行人絕跡！

這時雖是九月下旬，但山中的氣候，還是十分燠熱。

走了一兩個時辰，已是汗流浹背，口舌乾燥。

可是這一帶羣峯夾峙，道路險惡，沿途固然不乏涓涓流水，但全被堆積着的落葉浸成深紅色濃湯，有誰敢大膽嘗試，俯身掬飲？大家只有忍渴趕路。

水，是到處都有的東西，平日裏不覺它的可貴，一旦缺少了，就會顯得它對人是如何的重要。

梅三公子內功精深，還能暫時忍受，崔慧、上官燕和琴劍兩小，簡直口乾喉燥，眼中快要冒出烟來。

偏偏這兩山夾峙的隘道，盤盤曲曲走個沒完。

中午時分，繞過一重山頭，總算前面山麓有一個小小村落，地名叫做都狠隘。

大家不由精神一振，縱馬過去。

靠山路旁，還有一個茶棚，那是用幾根竹竿支着的臨時布棚。

棚底下放着幾條板凳，和兩張桌子，桌上現成放着七、八碗涼好的茶水。

棚邊上祇有一個垂髫幼女，蹲着身正在燒水。

這茶棚敢情是山居人家的副業，專為過路的人而設，並且還帶賣一些肉包子一類的現成點心。

五人跑了半天山路，口乾神疲。

這時一見茶棚，却比遇上親人還好，下馬之後，就在茶棚中落坐。

那小女孩看到客人坐下，連忙站起身來，拍了拍灰塵，端過茶來。

大家舉碗就喝，但覺入口清香，如飲瓊漿。

每人一連都喝了兩三碗，才稍為解渴，又要小女孩取過包子，雖然已冷了多時，但腹中飢餓，也吃得津津有味。

梅三公子略打量，只覺那小女孩，却生得皮膚白晰，衣着整潔，不像是山村貧苦人家的女孩！

休息了一會，大家精神也恢復了，琴兒叫過小女孩，從身邊取了幾錢碎銀子，放到桌上。

小女孩只是冷冷的瞧了幾人一眼，連謝都不謝一聲。

幾碗茶水，和一盤肉包子，最多也不會超過一二十文，按說這幾錢銀子，够她做上累月生意。

但她却反而一改初進茶棚時那種殷勤招呼的態度。

大家這時紛紛的站起身來，誰都並沒在意。

走出茶棚，騎上馬匹，依舊循着山路馳去。

他們由都狠隘直奔宜北，再由宜北到思恩，道路已較為廣闊，也不時的碰上些熟苗。

但一瞧到自己五人，都側過臉，十分注目，神態頗為可疑。

梅三公子等五人，還以為自己一行，衣着服飾，顯得眼生，也未理睬。

日落之前，到了思恩，這裏漢苗雜居，地方較大，大街上還有兩三家客店。

走在這種邊荒之處，自然要未晚先投宿，當下就在一家較為乾淨的客棧門前下馬。

店夥一瞧門前來了五匹高頭大馬，下馬的又是公子小姐，趕緊顛着屁股迎了出來。

剛要伸出手來接過馬繮，那知才瞧了梅三公子五人一眼，臉色驟然一變。

向後連退，滿臉堆笑的攔着說道：「公子爺，小店已經客滿啦，請諸位上別家去吧！」

說着連連打拱。

梅三公子聽說這家客棧已經客滿，這也難怪，小地方的小客棧，房間較少，容納不下十個八個客人，也是常事。

祇得牽着馬，向另外一家走去。

那家店夥迎出之後，向自己打量了一陣，却很快的回進店去。

一會，掌櫃已搶了出來，又向自己幾人楞楞的一陣打量，抱拳說道：「諸位來得不巧，小店業已客滿，請公子爺上別家去吧！」

這倒眞是不巧，連跑兩家客棧，竟然全會客滿？

那知找到第三家，還是如此。

思恩地方不大，一共也只有三兩家客棧，三家全說客滿了，這就顯得有些古怪。

而且瞧他們阻客神情，似乎並不是眞正客滿，那是為了什麼呢？

梅三公子心中正在懷疑。

却聽崔慧賭氣的道：「這幾家鬼客棧，一定是玄女教開的，瞧他們鬼頭鬼腦的神色，大概知道我們是上六紹山去，才故意留難。哼！難道我們非住客棧不可？」

上官燕接口道：「慧姐姐，我們乾脆就把這三家客店全挑了吧！」

梅三公子一聽兩位妹子竟然要闖起禍來，連忙攔道：「這三家客店，不一定是玄女教開的，也許另有文章，我們不如找個廟宇，投宿一宵，也就是了。」

五個人在街上走了一遍，果然找不到第四家客棧。

偶然瞧到路上的人，都朝自己一行人指指點點，一見他們側臉過去，便立即止住。

梅三公子心頭愈覺納罕。

正在徐行之際，忽地有兩騎馬匹，風馳電掣般跑來，到了五人身邊，速度立緩。

梅三公子抬目一瞧，只見前一匹馬上，坐着一個三十左右的英俊青年，一身書生裝束，腰間懸着長劍，看上去十分蕭洒，後面馬上却是一個十五六歲的書僮。

這主僕兩人好生面熟，只一時却想不起來了。

正在此時，只見馬上書生大聲笑道：「哈哈！果然是梅兄！」

他一邊說，一邊跳下馬來。

梅三公子再一細瞧，那不是自稱聞香教主的溫如風？

連忙拱手笑道：「原來是溫兄，你這一改換裝束，差點叫小生認不出來了。」

溫如風玉臉微微一紅，答道：「兄弟自幼慕道，故時作道裝，其實並非玄門中人。」

接着問道：「時間不早，梅兄一行尚未落店，難道有什麼急事，須趕程嗎？」

梅三公子苦笑了笑，把適才投

宿情形，說了出來。

溫如風驚異的道：「這眞是豈有此理！難道梅兄幾位中了人家暗算？」

他目射奇光，在梅三公子等五人臉上，一陣打量。

突然臉色倏變，口中輕「噫」了一聲，忙道：「此處非談話之所，梅兄請隨兄弟來！」

說着，翻身上馬，潑剌剌向前跑出。

梅三公子見他神色匆遽，一時不明究竟，只好跟着下去。

天業已昏黑下來，七匹馬出了西郊，人家燈火，逐漸稀少。

溫如風却識途老馬，領着衆人在一座破廟門前下馬，順手把馬繮交給了書僮。

返身就向大殿上走去，一面回頭笑道：「這座破廟，只有一個既聾又老的香火道人照顧，此時諒已入睡，我們談話就可少了顧慮。」

說到這裏，忽然鄭重的道：「梅兄，你們一路行來，可曾遇上什麼怪異之事？」

梅三公子覺他言詞閃鑠，心中微感奇怪，正待出言相詢，只聽崔慧冷哼了一聲，接口說道：「尊駕引我們來此，到底所爲何事，不妨明說！」

溫如風雙眉一皺，搖手說道：「姑娘不可誤會！兄弟對梅兄武功人品，欽佩已極。實不相瞞，適才據兄弟推想，諸位可能在路上中了人家歹毒暗算，此時雖然尚未發作，如不及早設法，遲了就無能爲力。是以把諸位引來，以便問明情形，才好謀求補救之道。」

崔慧又冷笑了一聲，道：「眞是鬼話，姑娘好端端的，又中了什麼暗算來着？」

溫如風微笑道：「姑娘如果不信，且自丹田提聚一口內家眞氣試試！」

梅三公子尋思適才自己一行，投店被拒情形，知道溫如風所說，決非危言聳聽。

當下如言一提眞氣，果然覺得心頭不大舒服，有一種似癢非癢，似脹非脹的奇異感覺！

不由微微一凜，暗想自己十年苦練佛門神功，該是百邪不侵，那來這些奇異感覺，莫非當眞中了什麼歹毒暗算？

心念方動，只聽崔慧「咦」了一聲，急着問道：「梅哥哥，你可有什麼感覺？」

「慧姐姐，我確實感到不舒服呢，心中癢癢的有些想吐。」

上官燕沒待梅三公子開口，搶着叫了出來！

梅三公子却回頭向聞香敎主溫如風問道：「小生也有這樣感覺，不知溫兄如何得知？」

溫如風似乎並不感到驚奇，只是緊皺着雙眉，徐徐的道：「這廣西一帶，地處苗蠻，有好些人家都養着惡蠱。但通常過往行旅，只要不是有心犯了他們禁忌，也決不貿然下毒。適才聽梅兄說及一連投了三家客店，竟全不肯收，當然其中大有文章。大凡中蠱的人，眉心就會隱現青紋。店家爲了怕得罪放蠱之人，才不敢收留，免遭麻煩，及兄弟向諸位臉上細細一瞧，發現諸位所中蠱毒，竟然是苗疆最厲害的……」

大家聽聞香敎主溫如風說到自己一行，所中的竟是苗疆最厲害的一種蠱毒，底下的話還沒說完……

驀見梅三公子劍眉一軒，低聲喝道：「聽！這是什麼聲音？」

大家被他突然一喝，立即靜心諦聽，果後從遠處飄來一陣極其輕微的「噓厲！」「噓厲！」之聲。

後音極長，尖銳之中，略帶淒厲，那是一種苗人經常吹的竹哨！深宵人靜，聽來倍感陰森！

噓——厲之聲，隨風飄忽，時遠時近，初聽，倒也並不覺得怎麼。

但連續的幾聲入耳之後，梅三公子還好。

崔慧、上官燕和琴劍兩小，只覺心頭一陣煩惡往上直泛，頭腦也立時昏脹起來。

崔慧心中一驚，趕緊從懷中掏出爺爺秘製的解毒丹丸，傾了五粒，要大家納入口中。

嶽麓老人的丹藥確實不同，入口便化，只覺一股清涼之氣，直沁心脾，煩惡頓解。

崔慧心頭一寬，暗想原來苗疆最厲害的蠱毒，也不過如此，可見溫如風有點言過其實。

溫如風見狀，焉有瞧不出姑娘心意之理。

只見他微微一笑，說道：「姑娘，妳這嶽麓老人的『清寧丹』，對普通毒物，雖具奇效，但諸位所中的乃是苗疆最厲害的蠱毒——『金線桃花』。除了放蠱之人的獨門解藥，這『清寧丹』雖可收暫時之效．但服多了，反而助長毒蠱增强抵抗之力，便有大害。」

崔慧見他連自己爺爺的「清寧丹」，都叫得出來，似乎此人江湖經驗，極爲豐富。不由對他所說，又疑信參半起來。

試一提運眞氣，只覺方才那股似癢非癢的奇異感覺，業已隨着「清寧丹」四散開去，逐漸消失。

分明毒蠱已清，方想譏笑他幾句。

上官燕却搶着問道：「金線桃花，這名稱倒蠻漂亮，哼！你怎麼知道我們中的就是『金線桃花』？」

溫如風道：「方才兄弟已經說

過，凡是中蠱之人，眉心中間，必然隱現青紋，但這是指普通蠱毒而言。你們諸位，眉心中間，隱現桃瓣，四週還有一條黃線，那就是中了『金線桃花』特有的記號。不過這種蠱毒，目前似乎早已絕跡，不信，你們且瞧瞧便知！」

上官燕聞言，晃亮火摺子，挨個兒一照，五人眉心，果然全有一片紅暈，像一瓣花似的，四周依稀圈着一絲金線！

不由咦道：「果然是金線桃花！」

「呼！」「呼！」一聲奇異的聲音，突然傳來。

「梅大哥，這又是什麼聲音？」

上官燕側着耳朵，向梅三公子問話，她心中起了疑竇，什麼聲音，都會草木皆兵。

溫如風聽了一會，笑道：「小妹子，這敢情是那個香火道人的鼾聲，不打緊！」

「唔！你說我們都中了『金線桃花』，怎麼現在連一點感應也沒有了？」

崔慧雖然也看清了各人眉心的紅暈——「金線桃花」，但還不十分深信，發言相詢。

溫如風笑道：「中了這種蠱毒，除非服從使蠱的人，照她指示辦事，否則不出三天，就會蠱毒發作，五臟內腑，全被蠱毒嚙盡而死，端的歹毒無比！姑娘這時沒有絲毫感覺，並非蠱毒已消，只不過暫時潛伏罷了……」

話未說完，猛聽一陣尖銳刺耳的竹哨之聲，由遠而近。

噓厲！噓厲……厲！突然大盛。

這聲音才一響起，崔慧等四人，陡覺一陣煩惡，並且較前更爲加重，頭腦昏脹，四肢逐漸困倦。

梅三公子這一陣也有了反應，心頭隨着竹哨之聲，起了異樣感覺！

敢情這竹哨聲音，能引發蠱毒。

心念一動，立即運起功來，硬把蠱毒逼住。

差幸竹哨之聲，吹了約有頓飯光景，又倏然停止，大家也還能忍受。

但這一陣工夫，已使得大家凜然色變，「金線桃花蠱」，果然厲害。

溫如風瞧到大家適才情形，不禁雙眉一皺，向梅三公子說道：「梅兄，看來你們五位，所中蠱毒，已深入內臟，如不把蠱毒去淨，勢必逐漸嚴重。兄弟久聞人言，貴州九道彎，住着一位治蠱聖手巴哈先生，善治一切蠱毒，距此約有三百來里路程。但九道彎歧路頗多，不是熟悉地理之人，頗難找到，兄弟以前曾聽同道說過，這就陪同梅兄前往罷！」

梅三公子深覺溫如風雖然出身旁門，爲人却極重義氣，自己上次用手指夾斷了他的長劍，依然毫無芥蒂。

不由心中漸生好感，聞言笑道：「溫兄但把九道彎途徑，見示就好，怎敢有勞大駕？」

溫如風哈哈笑道：「我們一見如故，梅兄如此說來，豈不見外？何況九道彎途徑，毒瘴黑沼，險阻重重，不明底蘊之人，簡直寸步難行。兄弟不才，對箇中情形，也還略知梗概，江湖道上，即使無一面之緣，也義不容辭，何況梅兄乃兄弟最所佩服之人！」

梅三公子見他如此說法，不好再辭，只得笑道：「如此說來，小生只好遵命，不過太以麻煩溫兄了。」

「呼」！「呼」！「嚕……」

方才被竹哨聲掩蓋過去的鼾聲，這時荒郊人靜，又一聲聲傳來，越來越響！

大家因半天奔走，尚未進食，琴劍兩小取出乾糧，大家飽餐了一頓。

一面細聽聞香敎主溫如風，述說九道彎路徑。

原來九道彎是在一處山壑之間，不但山路崎嶇，抑且曲折盤旋，崖壑衆多，必須通過九處棧道，才能到達。

如果稍不留神，走入歧路，就會叫你繞上半天，不得其路而出。

尤其在九道彎入口之前，更有一片池沼地帶，土名叫做土爛。

因兩邊全是摩天峻嶺，終年不見陽光，森林落葉，逐年堆積，腐爛成一片黑沼。

稍一不愼，陷身其中，就越陷越深，終難自拔。

而且到處滿佈毒瘴蠻烟，只有中午一兩個時辰，尚能通過之外，終年人畜絕跡。

自己一行，雖然不怕，但也得隨處小心爲是。

上官燕聽說九道彎竟有如此險阻，不由問道：「巴哈先生，既是治蠱聖手，怎會跑到這種地方，去隱藏起來？」

溫如風笑道：「這巴哈先生，據說一年之中，只有正月一月，出外行醫，其他時間，就是他隱居之時，不許別人前去擾他淸修。唔！梅兄！今晚咱們就在這權宿一宵，養足精神，明晨啓程，這三百來里路，以我們的脚程，中午時分，就足可趕到土爛。」

噓厲！噓厲！噓厲……厲！鬼叫似的竹哨之聲，又復淒厲傳來，飄飄忽忽繞着廟前吹起！

梅三公子以及崔慧、上官燕等

人，聲音入耳，陡覺一陣寒戰，心頭一種似癢非癢的奇異感覺，突然變成有無數活物，在全身蠕蠕而動！

尖銳的哨音，劃破黑夜，直若孤鬼夜哭，淒厲已極！

那蠕蠕而動的活動，似乎還聽得懂音樂，隨着越吹越急的哨聲，鑽動得十分厲害。使人幾難忍受。

崔慧緊蹙着柳眉，竭力運功抵禦，猛的一躍而起，口中叫道：「梅哥哥，那吹哨的，準是放蠱賊人，我們快追！」話聲未落，人已倏然飛出。

這一語可把大家提醒，琴劍兩小，咬牙切齒的雙足一頓，跟着縱了出去。

梅三公子和聞香教主溫如風、上官燕，也相繼縱出。

就在他們相繼縱出，崔慧剛飛身上簷的同時，彷彿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低聲叱道：「小鬼頭，別再在這裏鬼叫了，連我老人家都給你吵得睡不着覺，去休！去休！」

話聲才落，只聽噓厲……厲！一聲尖嘯，貼地低飛出去一二十丈之外，就寂然無聲。

縱目四顧，星月在天，四外昏沉沉的，那有半點影子？

崔慧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心知這出聲的定是一位前輩高人，正想問話。

眼看梅哥哥飛落身旁，連忙把適才所聞，細聲兒告訴了他。

梅三公子也覺得十分驚奇，自己和崔妹妹飛身出來，前後只不過一步之差，怎會一無所聞？

急忙運足目力，向四外一瞧。

二三十丈方圓，也毫無半點可疑之處。

琴劍兩小，早已短劍出鞘，飛奔縱躍，在附近搜索了一陣，仍然一無所獲。

回轉破廟，大家拭拂了一下，就席地坐下。

竹哨之聲，經過這一陣搜索，果然就不再響起。

五個身中蠱毒之人，沒有竹哨吹引，那種蠕蠕而動的現象，固然大爲減少。

但心靈煩惡，似癢非癢的感覺，仍然潛伏內腑，時起時止。

方覺好了一些，過不多時，即又泛起，並一陣比一陣加重！

任你梅三公子內功精深，也毫不例外。

這一宵，直使五人勉强忍受，不舒服到了極點。

崔慧更是銀牙暗咬，大罵放蠱之人，捉住了非把他碎屍萬段，才雪胸中之憤。

第二天東方才吐魚白，大家早已起身，結束停當，準備出發。

琴劍兩小，和聞香教主的隨身小僮藍兒，剛把馬匹牽出。

猛見兩扇破舊的山門上，不知何時貼着一張白紙，上面還寫着幾行字跡。

劍兒順手把它揭了下來，才看了一眼。

閃身向裏便跑，口中叫道：「公子爺，你瞧，這蠱原來是玄女教放的！」

梅三公子接過一瞧，原來一張素箋上寫着：「字諭天台梅三公子，爾等身中『金線桃花神蠱』，如能歸附本教，來六紹途中，自無意外，抵山之日，當爲解除蠱毒，否則三日之後，即受萬蠱嚙心，勿謂言之不預。」

溫如風走近前去，瞧了一眼，冷哼着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是那飄渺婢子下的毒！」

崔慧現在可相信他了，聞言問道：「溫大哥，你說是誰下的毒？」

溫如風第一次聽到崔慧叫他「溫大哥」，知道他們對自己業已完全信任。

不由心中暗喜，連忙答道：「我說是飄渺仙子。」

「飄渺仙子是誰？」

崔慧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溫如風笑了笑道：「崔姑娘，妳總聽說過玄女教主九天魔女座下有三個弟子吧？」

崔慧點頭道：「你是說六紹三嬌？那紅衣羅剎賀龍珠和三小姐于文嫻，我都見過了呢！」

溫如風道：「飄渺仙子，就是六紹三嬌的老二，本名叫做聶玉嬌，是苗女，據說幼時曾得一位不知名的苗婆傳授，擅養各種毒蠱，並能使人不知不覺之間，中她蠱毒，只要碰上她的人，就無一倖免，在苗族中已無人能養。而且你們數日前逃離歌樂山莊，和玄女教勢成水火，才對幾位暗下毒手。」

崔慧瞧着梅三公子手上的素箋，又道：「梅哥哥，這信上面不是說：『如能歸附本教，來六紹途中，自無意外，抵山之日，當爲解除蠱毒』嗎？那我們何不將計就計，上六紹山去，讓她替我們解除了蠱毒，再痛痛快快的明伕並鋒多好？」

梅三公子還沒答話，聞香教主哈哈笑道：「崔姑娘，江湖上人心險惡，那有這種便宜之事？何況此去六紹山，不下千里之遙，趕到那裏，蠱毒逐漸養成，死生之權，就操在她們手上了。三日之後，得不到解藥，『萬蠱嚙心』，倒是一點不假！」

上官燕急道：「梅大哥，那我們快走！」

四人出了山門，琴劍兩小和藍兒，早已牽馬伺候！

他們由思恩朝北，經古賓，入黎明關，已是貴州地界，一路上山崗起伏，所經全是沿山荒徑，人烟稀少。

聞香教主溫如風，一心想拉攏梅三公子，這次到九道彎求醫，又是他的主張，自然自告奮勇，走在最前面。

其次是他的小僮藍兒、琴劍兩小、上官燕、崔慧、梅三公子乘着琥珀駒，落在最後，算是給大家押隊。

一行七騎，蹄聲得得，走了差不多一個多時辰，地勢更是荒僻。

梅三公子隱隱聽到身後遠處，老是傳來梯梯他他的聲音，若隱若現，若即若離，似乎有人暗中跟着自己。

只要你一停下馬來，聲音立即停止，等你一走，梯梯他他的又跟着響起。

幾次回頭望去，荒草古道，那有半點影子。

心中雖覺蹊蹺，但只聞其聲，一路下來，不見有什麼動靜，也就不以爲意。

出了永寧，脚下山路漸漸陡險起來。

兩面層巒疊嶂，密壓壓的樹林，濃蔭蔽天，叢草之間，不時有蛇蟲竄動。

大家走在這一條羊腸小徑上，自然各具戒心。

聞香教主溫如風一馬當先，更是隨處留意，步步留神！

幾個中蠱的人，在艷陽之下，走了這一陣路，不但燠熱難耐，口舌乾燥，而且心頭煩惡，也逐漸加重。

小姑娘上官燕，功力最弱，只覺心煩神倦，兀是想吐。

不時皺着眉問道：「喂！溫大哥，到九道彎，還有多少路？」

溫如風回頭望去，只見幾人神色憔悴，似乎都在强自忍耐。

心知他們所中「金線桃花蠱」，經過了一日一夜潛伏，此時逐漸長成，難以忍受，心頭也暗暗吃驚。

當下抬頭望了望太陽，笑道：「小燕姑娘，妳再忍耐一下，轉出這重山頭，前面就是石板寨，還有幾家山戶人家，我們到那裏打個尖再走。這時才不過巳時，我們早趕到土爛，也要等日至午時，方能過……」

他「去」字還沒出口。

「刷」！一陣勁風，突從左前方樹林中打出！

聞香教主溫如風，是何許人？那會中了人家暗算。

說時遲，那時快，他猛一回頭，只見一陣漫天烟霧，霏霏濛濛，七彩繽紛，向自己迎頭洒蓋而下。

這是迷魂香彈一類江湖下五門的下流暗器，但在聞香教主面前，不啻班門弄斧。

他一聲冷哼，兩袖迎着一抖，內家眞氣捲起一股狂飈，向前迸發，立刻把霏霏彩烟，吹得烟消香散。

「嘿嘿！樹林中那一個鼠輩？這點伎倆，也敢對本教主班門弄斧，還不給我滾出來！」

說話之間，只覺一縷淡淡幽香，隨風吹入腹中。

樹林中打出這一迷香彈的人，敢情被聞香教主的聲勢所懾，闃然無聲！

大家空自緊張了一陣，偷襲之人，既然隱匿着不敢出來，也就繼續趕路。

轉出山頭，果然地勢稍平，前面還有四戶人家，大家也不去打擾。

只是在山石旁休息了一會，舀了一點泉水喝了，就繼續上路。

還沒到午牌時分，大家已經到了土爛。

那是羣山夾峙着的一條狹谷，兩旁插天峻嶽，盡長着黑森森的原始古木，怪鳥啁啾，猶若嬰啼！

中間，不知是道路？還是溪流？

反正被滿坑滿谷的蕭蕭落葉蓋滿了，現在是一片浮土的泥沼地帶。

上面還稀朗朗長着些水草，和新飛落的林葉，僞裝成一片平坦的山坡。

這時已逐漸接近中午，烈日高懸，覺得到處都冒着蒸蒸熱氣！裊裊白煙！

從谷口往裏望去，峯隨路轉，只能看到十來丈光景，便被山脚擋住，向左彎去。

不知這段浮土泥沼，到底有多少遠近？

人走在上面，除非你有絕頂輕功，在草莖落葉之上，借力飛騰，方能通過以外，普通人就休想妄越雷池一步。

梅三公子等一行七人，自然以上官燕、琴劍兩小和藍兒等四人較弱，但輕身小巧功夫，這四人自問也全能過去。

溫如風却因大家即使全能通過，但馬匹行囊，根本無法過去，勢必留在谷外，那末就得分人留守。

當下和梅三公子一陣磋商，決定由自己兩人，前往九道彎求藥，其餘的人，就留下來。

那知崔慧、上官燕兩人，却堅持着非去不可。

梅三公子拗不過她們，只好留下琴劍兩小和藍兒三人看守馬匹。

自己和聞香教主溫如風、崔慧、上官燕四人，略一掇拾，便向狹谷中走去。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小高怪責陳水水，使她心裡很難過，意志消沉，三痞爲了小宮主之事不安，向小高道歉，並將廣雲宮水月門的始末告知，原來韓七絕和水水的父親是同門師兄弟，韓因覬覦三清寶籙和想佔有水水母親，暗將師兄殺死，還未全部領悟寶籙內容，又被三痞奪回。小高同情他們的遭遇，便決定作餌誘韓七絕出來，發現韓、苗飛和方振遠……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誰有利用價值　適者可以生存

苗飛突覺內力被吸，掌勢頓緩，長劍砍來，本是刀槍不入的右手，竟被砍出了青痕血痕，使他祇是扯下了夫人大片衣衫。

並在夫人胸部留下三道血痕，痛得夫人冷汗直流，把其餘的衣服往上遮，免去坦胸露肚的窘態。

苗飛預計中的成果被阻，怒火更旺，突然回過頭，反掌打向方振遠，又是死拚活拚的打法。

方振遠心裏明白，惟有在盜吸苗飛內功之際，方有可能破去他刀槍不入之身，於是又故技重施，左手硬碰硬，右手長劍刺了過去。

苗飛哈哈大笑，兩掌貼來，雙方一觸，方振遠即狠吸其內力，苗飛却不收手，更形快速地強壓過來。

他似乎想利用强勁的內力，迫使方振遠的內勁分離亂竄而使他走火入魔，失去武功。

方振遠最害怕的就是這點，他當然萬般提防。

突然見到這種情況，亦是冷笑一聲，長劍往苗飛胸口直刺過去，果真劃出了一道傷口，苗飛怒痛狂笑道：「我跟你拚了！」

突然雙手發青，一陣惡臭迫過來。

「振遠快躲！是殭屍毒功！」

鬼夫人心知糟糕，短劍又狠狠地刺來。

方振遠雖然想甩掉對方手掌，却因奪功大法練得不夠熟，不能夠如願地想收就收，但覺冷如冰泉妖勁直衝體內。

頓時，整隻手都快僵掉了。

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長劍改挑苗飛眼睛。

這一刺去，苗飛才驚駭地閃躲開，勁道一鬆，方振遠才得以脫身，而鬼夫人也趁此機會，短劍刺向苗飛背心弱處，這一刺，直沒四寸深。

苗飛厲痛咆哮，像獸瘋狂地一掌打得鬼夫人倒摔數丈。

苗飛吼道：「賤人！妳以爲我的死角還在那裏？錯了！殭屍功並無死角，你們全中了屍毒，不出二個時辰準會冰冷而死，我要慢慢地折磨你們，狗男女……」

苗飛果然不怕背脊被刺，仍然殺氣騰騰，直迫得方振遠及鬼夫人險象橫生。

尤其是他們身中殭屍之毒，全身開始冰冷，舉招發掌更是不易，苗飛因此幾乎佔盡了上風。

暗中窺探的小高估計，方振遠和鬼夫人最多支持不了半刻鐘，兩人若慘死，也算是罪有應得了。

對於苗飛的殭屍毒功，他倒要更加小心了，不知自己服下的七彩還魂丹能否克制得了它的毒性？

方振遠越戰越吃力，越戰越寒心，不得不做孤注一擲，道：「拚了，殺死他，或許能從他身上找出解藥。」

當下長劍丟給鬼夫人，兩掌怒罩了過去，迫得苗飛不得不接招，四掌一接觸，方振遠使用奪功大法猛吸苗飛內力。

「珠美，快刺！」方振遠蒼白着臉猛叫。

鬼夫人一時也不知該刺那裏才有效，眼看心愛的人就快死了，她已瘋狂地舉劍亂刺一通。

「放手！放手！給我死……」

苗飛功力漸失之際，利劍刺體，已能沒入體內，一劍一血痕，也是痛得他哇哇大叫，無法忍受。

數十劍下來，整個背部已如蜂窩，青紅濃血直流，他受不了，猛吐一口青氣，直罩方振遠的門面。

方振遠但覺此必爲劇毒之物，立刻甩頭避開，苗飛趁此機會，右脚鐵腿猛掃過來，掃得方振遠立足不穩跌倒在地。

苗飛再吐掌勁，打得他口吐狂血，倒飛出去。

苗飛猛翻身，厲叫一聲，雙掌扭斷長劍，再迫兩掌，鬼夫人招架無力，撞倒後退，祇剩一口氣了。

局面已定，苗飛哈哈狂笑道：「背叛本王的祇有死路一條，而且會死得很慘，我要把你們凍後一塊塊敲碎！」

在狂笑中，他雙手往後一張，背部肌肉一繃緊，濃血已不再流。

「殭屍毒功果然不同凡響！」

淡淡的稱讚聲傳來，遠處旁觀的韓七絕已如輕葉乘風般飄來。

苗飛得到讚賞，更是意氣風發地道：「祇要假以時日，就連三清神功也未必是敵手了！」

「哦？」

苗飛道：「殭屍功成後，祇要服用一粒藥物，和常人無異，却不再需要進食，自然也如殭屍無穴道、死角可刺。」

「有道理！可謂天下第一武功，鬼王寶典果然有些門道。」

苗飛高興得笑不合口。

韓七絕轉向方振遠。「你認輸了？」

「他用毒……」

方振遠臉色發青，抖得更厲害。

韓七絕道：「江湖上本就是弱肉强食，不管用任何方法，打不過人家就算失敗了。」

「我不想死……」

方振遠在呻吟中，露出了祈求的神情，他瞧見苗飛和這幪面人的對話，已知這個人有能力救自己的性命。

韓七絕淡聲道：「你在求我？」

「就算是……」

「你也知道苗飛是我的屬下？」

方振遠點頭。

韓七絕道：「既然知道，你還誘拐他的妻子，背叛了他，搞得鬼王帮亂七八糟，你還想求我救你。」

苗飛怒斥道：「死有餘辜！非得敲碎一塊塊拿來給狗吃不可。」

「我知錯了……」

「你犯的是大錯！」韓七絕道：「有時候，一個人祇能犯一次錯誤，就像你現在一樣。」

「我不想死……」

方振遠百般哀求，才說話，濃血又吐，已是泛青，還帶着腥味，看似中毒已深，回天乏術了。

鬼夫人更是跪在地上祈求。

「飛哥，原諒我……快給我解藥……」

「賤人，妳還敢開口！給我滾……」

苗飛一脚踢得她連滾帶摔，淚水直流。

苗飛怒笑道：「好好地認命吧！殭屍毒功沒有解藥，天下沒有人救得了妳！」

方振遠和鬼夫人更是驚駭，身軀顫抖得如風中飄搖的秋葉，却是懊悔也來不及了，死亡竟是如此可怕啊！

「救我……」

方振遠還想活命，他緊緊地抓向韓七絕的褲角，這是他剩下的最後一絲力氣。

韓七絕淡淡地道：「你沒聽到嗎？這毒根本無藥可解，你安心地去吧！」

「我可以爲你做牛做馬……」

「你眞的那麼想活命？那麼不想死？」

「……我心願未了……」

「什麼心願？」

「練成絕世武功……」

韓七絕淡笑道：「這倒合了我的心意，你當眞要跟隨我？」

「救活我……一切都聽您的……」

苗飛急道：「門主別聽他的，殭屍毒功眞的沒解藥，他死定了！」

韓七絕瞄他一眼，淡淡道：「他却是個人才，至少他不會笨得把自己的腦袋練壞。」

苗飛道：「門主是說屬下練此功不當，可是，您要我修行鬼王寶典的呀！」鬼王不解地問道。

韓七絕道：「沒錯，我是叫你練，却沒叫你瘋狂亂練，仇恨可以毀了一個人，我也曾經被毀過，所以我特別小心，以免被仇恨冲昏了頭，你現在却是滿腦子仇恨，你叫我如何敢再用你……」

「門主，屬下會改進一切。」

「不必了！」

「門主……」

苗飛正感到不妙之際，韓七絕却已搶先行動，右掌如迅雷般扣向苗飛腦袋，五指一用力，拍達扣入頭蓋骨，血液腦漿溢了出來。

苗飛沒命掙扎，却逃不出魔掌，兩眼幾乎曝裂，道：「你好狠毒的心……」

韓七絕冷冷地道：「沒什麼好不滿的，誰叫你將辛苦建立的鬼王帮，在一天之內就被你毀去，這種人留着又有何用？」

再用力，整個頭蓋骨已被揑碎。

「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苗飛掙扎着喊出最後一句話，即倒在地上，腦漿混着濃血流了滿地。

小高簡直楞立當場，韓七絕心思竟如此善變，毒辣到這種地步。

他似乎在衡量過方振遠及苗飛之間何者用處比較好之後，再在談笑風聲之中，把一手栽培，跟了他十數年的助手殺死。

而且還用那種殘忍到了極點的手段，將他的腦袋揑碎，使得腦漿流了滿地，以此表現自己是個殘酷的人。

小高感到毛骨聳然，他果然是個殘暴的野心家。

就連一向心機深沉的方振遠亦未免動容，但他整個人已變青發冷直抖個不停，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

否則說不定韓七絕會覺得他的膽子太小而同樣地殺了他呢！

但是殭屍毒功並無解藥，方振遠絕望了。

他現在顧不得他人如何，獨自低着頭，哭了起來。

韓七絕拿出手巾，擦乾淨血迹之後，轉向方振遠道：「歡迎你加入老夫麾下！」說着淡淡一笑。

「我就快死了……」

「放心！我會治好你的傷。」

「殭屍之毒並無解藥……」

方振遠已氣若游絲。

「它雖然沒解藥，但却可以內力將毒性逼出來，所以你死不掉的。」

「當眞……」

這無異是晴天霹靂，打得方振遠心肺劇跳，一股無以名之的狂喜，就快讓他發狂而死了。

他想叩拜救命恩人，一個側身，整個人已倒地，簡直比石頭還僵硬。

韓七絕淡笑道：「不久之後，你就知道我所言不差了！」

他也不再多說，伸掌貼在方振遠的背心，內勁源源迫去。

方振遠但覺一股暖流送入體內，寒意頓失不少，心知有救了，狂喜之下，乃配合這道暖流，漸漸把凍僵穴道、肢體暖熱，並把毒性逼出。

小高暗中觀察，韓七絕找了方振遠之後，兩個具有野心的人聯手，將來更是難以應付了。

現在韓七絕正好替方振遠治傷，他也分心不得，如果現在偷襲，或許會收到奇襲之效呢！

但是韓七絕武功之高，實在讓他沒有把握。

等三痞前來！

說好相隔一二天，可能沒那麼容易趕來，到那時，韓七絕恐怕早已把方振遠治好了。

此時機會實在難得，小高決定冒險一擊。

能成功最好，若不幸失敗了，拜三清神功之賜，韓七絕也一定不會殺了自己。

想定之後，他已抽出隨身携帶的短刀，慢慢摸了過去，直到二十丈左右，他知道韓七絕反應過人，不敢再逼近。

於是看準他背面的命門要穴，這一擊，若無意外，最少讓他元氣盡散，甚至斃命當場。

算準方位之後，小高右手揑緊短刀，左手準備奪功大法。

萬一刺殺不成，也得使出借力打力的方法迫使他吃吃暗虧。

心頭唸數三下，直到三字一落，他立即暴射過去。

此乃他拚命的一擊，其速之快，有若飛逝流星，拖出一道青影，竄射而至，眼看背心明確，短刀就要刺到。

韓七絕本在用心療傷，忽覺勁風襲來，心知有異，他却頗爲大意，想以本身的內力將之反彈。

但在來者逼近三丈之際，他已感到不妙。

此人功力高得出奇，截殺功夫又是一流，眼看利刀就要刺中自己，他想撤回功力反打已是不及。

駭然中急忙滾往地上，其速之快，竟也堪堪避過了致命的一擊。

小高又豈肯空手而回，背脊被躲掉了，大腿也好，狠狠刺了下去，刺得刀柄盡沒。

韓七絕駭叫，左掌擊了過來。

小高等的就是這道勁，右手立即吸去，引向左掌，一股腦兒劈了過去，砰然暴響，韓七絕竟也被打得灰頭土臉。

連退帶滾了數步。

在驚慌之下不得不放棄照顧方振遠，威力無比的幻掌追魂手立即展開，不由分說地向小高當頭罩來。

小高已被狂龍捲上空中，眼看要喪命了。

忽然他將手中短刀當暗器打出，不射韓七絕，却射向悶坐地上，用心逼毒的方振遠，心想殺一個算一個。

韓七絕忽見小高會此舉，他當機立斷地分掃掌勁過去，打得短刀彈飛，想再回頭反攻，小高雙掌已劈至。

「是你？」

韓七絕這才看清來者是誰，驚詫頓變爲嘻笑。「你想試我武功？」說着把殺招收了起來。

小高斥喝，右掌劈來，韓七絕左手迎去，這一交手之際，小高突然滑手，抓向他的門面。

韓七絕大驚，一掌打去，直取小高腹胸，非逼得他後退不可。

小高硬是讓他打向腹胸，痛得他悶吐血絲，却藉此勁道翻高，頭下脚上甩向韓七絕的背後，右手亦從其面門往後拉扯。

終於扯下韓七絕的面罩。

韓七絕驚叫不好，一掌打來，身形立刻後退。

如此正好配合了小高的拉勢，啪的一聲，面罩扯開，小高却又挨了一掌，跌撞在地，但他還是抬頭想看清對方。

這一看，他不禁楞住了。

韓七絕的臉除了眼睛、嘴巴之外，一律血肉模糊。

這樣的臉，還不如不看。

韓七絕此時因面罩被扯，頓時陷入瘋狂。「你找死……」

掌勁瘋狂掃來，打得小高招架乏力，節節敗退，看看不行了，乾脆倒在地上裝暈。

韓七絕再劈了幾掌，忍而收手。「不行！不能犯了『恨』字，那足以毀了一切，要忍耐！」

他很快拾回面罩戴上，吸口氣，將情緒撫平，道：「這小子對我用處太大，千萬不能讓他死了。」

小高聞言，心知死不掉，才呻吟了起來，漸漸爬起。

韓七絕看他有反應，即未再逼前，對小高的狠勁，他亦十分小心。

「你敢暗算老夫？」

右腿那刀還使得韓七絕十分疼痛。

「祇想看看你是誰……」

「看我，用得着短刀？」

小高乾笑道：「想試試你的功力……」

「趁我在救人時試探？」

「這對我是好機會……」

韓七絕忽而哈哈大笑道：「果然不是普通人物，老夫暫且相信你一次。」

「你不殺我？」

「殺人已沒意思了，如何叫人爲我所用才有意思！」

「你要利用我？」

「何不想作栽培你？」

小高攤攤手，道：「好吧！我現在受傷了，過來替我治傷，免得死了。」

韓七絕道：「會說話，就表示還不嚴重，那邊還有一個不會說話的，你自行想辦法吧！」

韓七絕不再理會小高，逕自走向方振遠。

方振遠的傷勢又跟原來一樣嚴重了，韓七絕不得不趕緊再助他逼毒。

爲了防止小高再度偷襲，他調轉頭，面對着小高以便監視。

小高沒辦法，祇好自行療傷。

還好拜七彩還魂丹之賜，傷勢雖不輕，却也礙不了什麼大事，祇要調息個幾周天，就可完全好轉。

差不多待四更天時，方振遠才恢復正常，韓七絕也收了手。

他看看苗飛屍體，已化成了血水，再瞧瞧躺在地上的鬼夫人，現在已不動了，全身發青，兩眼圓睜，恨意盡露。

她因未及時救治，讓寒毒攻心而死。

韓七絕冷笑道：「死了也好，伴着苗飛下地獄，仍是鬼王夫人一個，完成妳臨終表示後悔的願望。」

凌空一吸，韓七絕將鬼夫人的屍體移往苗飛那堆血水之上，鬼夫人也跟着融化。

方振遠看得頗爲傷感。

不過，也是暗嘆兩聲，很快地已撫平心中悵然，走到韓七絕面前，拱手爲禮道：「多謝門主相救！」

韓七絕爽快地道：「以後就是自己人了，不必客氣……」

方振遠再拱手。「不知本門名號是……」

「七絕門！耳不耳熟？」

「七絕？門主是……」

方振遠着實驚訝，當年的韓七絕眞的沒死。

「說起來，你我還算是有淵源，同爲武林五大高手。」

「門主是韓七絕？」

「這名字已經多年不用了，記着就好，時下亂得很，不用也罷。」

方振遠當然明白他的用意，立即改口以門主相稱，問道：「那趟鏢，可是門主代爲託保？」

「不錯！」韓七絕道：「目的是在引出廣雲宮的人，我跟他們有過節。」

「屬下必定盡力而爲。」

這時小高的斥聲已傳了過來。

「少在那裏吹牛了，你根本就是爲了三清寶籙正本的口訣，還怕人知道。」

韓七絕冷冷地望了過來，道：「這筆賬還沒跟你算，你給的竟然是假本！」

「誰叫你搶得那麼快，拿錯了！」小高理直氣壯地道。

「眞本呢？」

「被搶回去了！」

韓七絕仍是淡笑道：「沒關係，你來找我，就是表示有意告知我了。」

小高道：「那得看看誰能保護我，還有，看我能否記得清楚。」

「放眼現今武林，除了老夫，還有誰能保護你？」韓七絕冷傲地說道。

「眞的？」小高露出懷疑的樣子，道：「你該不會又突然收拾我吧？」

「那得看你的誠意了。」

小高道：「我當然會很有誠意，我實在需要一個靠山。」

韓七絕道：「如果你願意……」他輕輕一笑。「老夫破例收你爲徒？怎麼樣……」

小高訝道：「收一個暗算過你的人做徒弟？」

「有何不可？不打不相識，挨一刀又算什麼？」

「這……我實在有點不能接受。」

「久了，自然會習慣。」

小高本就有意拖延時間，所以廢話自然也就特別多了，他道：「……讓我想想如何？至少我要知道拜你爲師，能學到什麼？如果是那鬼王寶典，那我不學也罷。」

「除了鬼王寶典，我還有數種絕世武功，任何一種都可以讓你獨霸武林。」

「既然如此，你還要三清寶籙幹什麼？」

韓七絕一楞，隨即斥道：「少說廢話，老夫嗜武如命，行不行？」

「行！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

韓七絕覺得再讓他說下去，實在是自討苦吃，遂掠了過來，一指封去小高武功，淡聲道：「天快亮了，這裏不能久留，你有話留待日後慢慢說吧！方總鏢頭，你就負責照顧他吧！」

方振遠拱手爲禮，立即掠向小高，含笑道：「沒想到你我緣份不淺，又在一起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小高笑道：「恭喜你更上一層樓，千萬別忘了提拔我啊！」

方振遠道：「是你提拔老哥哥，你要是拜在門主門下，不就成了少門主了嗎？」

「對！那我現在就拜……」

小高說着就要有所行動。

韓七絕却擺擺手，道：「等我準備好一切，再大禮歡迎；現在先當記名的，一切從簡，」再轉問方振遠：「附近可有隱蔽之處？」

方振遠道：「經過此次騷擾，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了。」

方振遠想不出來。

韓七絕沉吟了一陣，道：「先回尼姑庵，等到晚上再行動。」

小高心下暗喜，祇要不離開九華山，援軍馬上就到，而韓七絕又受傷，方振遠傷勢也祇好了四成，實在是最好的反擊時機。

韓七絕並未多作停留，立刻帶路，直往山區掠去，小高則祇有麻煩方振遠扛着上山，倒便宜了他。

* * *

尼姑庵一切如常。

韓七絕爲了免於過度惹眼，已將幾個狠人遣走，幾落房舍祇剩三人留守。

在胡亂進食過早餐之後，韓七絕仍關心着三淸口訣，那管小高傷勢如何，已逼着他寫出口訣。

小高裝模作樣地合作，不斷胡亂翻閱假秘本，搞到晚上還弄不出半句。

韓七絕不禁含怒道：「你在拖延？」

小高一臉無辜，道：「我在想，別吵！要是弄不出來，你殺了我也沒用！」

話中含有「就算拖延，你能奈我何」之意。

韓七絕勉强壓住怒氣，瞧瞧天色，快近二更了，差不多可以離開了，他冷冷地道：「拖吧！到時換個隱蔽監牢，我讓你想一輩子也沒關係。」

又淡笑道：「不打擾了，你慢慢想吧！二更一過，我們就要換地方了，到時別又說我打擾了你，那可是不得已的。」

小高道：「知道了！請你回座，我正有個難題要想，走走可能會有幫助。」

小高不等回答，逕自走向天井。

韓七絕當然不必擔心他搞鬼，因爲隨時都有個方振遠在監視着。

小高越來越焦急，說好隔一、二天光景的，算算也差不多要兩天光景了，他們爲何還不來？

是找不到目標，或是被晚上那場打鬥痕跡岔開了追踪？

若是離開了九華山，一切計劃將受影響，自己武功受制，時間又是如此迫近了，該如何是好。

小高想道：「看來祇有引火燒房子了，他們若在山區，一見火光當可看到，若不在，也就算了，只好認命。」

如何起火？

有方振遠在身邊監視，想鬧大火恐不太容易。

還是燒房屋算了，都是茅草蓋的，而且上茅坑也是良好藉口。

「要走了，上個大號如何，你要不要去？」

小高邀方振遠。

方振遠竟然點頭道：「走一趟也好，免得臨時鬧急。」

說走就走。

尼姑庵裏的茅房都加了門，兩人各據一間，小高故意發出聲音，表示人還在。

「這茅房不錯啊，蓋得通風又乾淨，你覺得可以把它發揚光大？」小高道。

「祇要你願意，當然行！」

小高又道：「祇是不能防火，實在可惜……」

小高已點了火，先點向前牆方振遠的位置，然後再燒屋頂，聲音仍是安詳寧靜。「要是不小心起火，不就叫人光着屁股逃走，多難爲情啊！」

「任何茅屋都怕火，除非……」

方振遠忽然聞到焦味，道：「好像有火？」

「好像吧？」

小高已受不了熱，急忙推門而出，突又將一連五間的茅屋推倒，草牆一動，火勢竄大，想一掌打滅已是不能。

方振遠提着褲子往外跑，對小高喝道：「你敢縱火？」

小高淡笑道：「試驗一下它能燒多久而已，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方振遠想揍他，却下不了手，尤其小高現在比自己重要，何必惹這麻煩呢？他斥道：「此時還玩這花樣，不怕門主生氣？」

「大不了挨一頓揍，反正都燒起來了。」

火勢滔天，已引來韓七絕，他怒道：「誰放的火？」

「是小高。」方振遠告狀道：「他躲在茅房裏玩火。」

「你在打信號？」韓七絕斥道。

小高淡笑道：「誰會來救我？燒把火也令你緊張成這樣？」

「不好！」韓七絕驚覺道：「這小子一定串通了三痞，快走！」

說着右手一揚，立即點暈了小高，小高想逃，但因武功受制，根本逃不了，來不及叫出口，已被點暈。

韓七絕將他抄入腰脅，很快地掠向屋頂逃走。

方振遠更不敢怠慢，緊跟在後不敢稍離。

烈火衝天，十里可見，附近鳥獸皆驚慌亂竄。

* * *

「在那邊！」

是陳水水的聲音，她已離火焰不及二里，跟她同行的是天痞，立即叫她別出聲，道：「小高放火，已萬不得已，韓七絕極可能會潛往別處，小心搜索！」

陳水水知道了，立即閉口向前搜索。

突然北邊又有嘯聲傳來。

「快走！碰上了！」

天痞拉着陳水水，疾速地掠向三里開外嘯聲發出的地方，陳水水臉露喜色，終於沒有白費功夫。

在北山麓，擋住韓七絕的是地痞。

他一人奮戰韓七絕已感吃力，又加上方振遠，更是吃足了苦頭，祇好以且戰且走的方式，等待救兵。

韓七絕雖知再拖下去，必定更爲艱苦，但自己右脚受傷，輕功大受影響，心想若不重挫三痞，今夜要逃並不容易。

猶豫之間，三痞已圍了上來，氣勢大增，已有反敗爲勝之態。

天痞厲聲道：「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終要血債血還！」

韓七絕已顧不了小高，將他扔在一旁，空出雙掌迎敵，雖未佔上風，却也不再狠狽不堪。

他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怒掌打去，三痞又要出連環陣鎖住對方，雙方打得難分難解。

陳水水則應付方振遠，她雖年輕，却佔了水月神功之便宜，功夫竟不在方振遠之下，交手十餘招，方振遠已心生退意。

自己傷勢未復不說，韓七絕也未必是三痞對手，若他輸了，自己也跟着賠進去，多划不來。

再要了幾招，已自動放倒，裝出一副後力不繼的樣子。

陳水水一心擔心小高，放倒對手之後，立即掠向小高，一掌將他拍醒，欣笑道：「一切順利！」

「妳順利，我可不！快將我禁制解除……」小高急急說道。

「沒問題！」陳水水問清受制穴道之後，立即運功拍掌打去，然後說：「好了！」

小高信以爲眞，立即運功，却一點功力也沒有，道：「眞的解去了？」

「眞的啊！」

小高苦笑道：「我看問題大了！準是韓七絕用了獨門手法……」

「眞的？」陳水水窘笑，立即仔細解除，仍是不得要領，她已焦急道：「怎麼辦……」

小高道：「送點內力進來，用水月神功衝穴，該會有效才對。」

「祇好這樣了。」

陳水水坐向小高背後，內力不斷迫進，小高則引帶內力，不斷衝向受制穴道，共有七處，想全部解開，可能要一些時間。

一旁的戰圈，雙方已大戰百餘回合，韓七絕已漸處下風，尤其是三痞的連環陣，似乎是爲他而設計。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曾妮被擄走，太監張弘志告知是南陽王的人綁走的，並奉詔命要委派阿寶等三人爲密使，據說李思勾結李素有造反之嫌，命阿寶潛入他們的應徵隊伍中查証。阿寶和賴皮經過測試錄取，隨隊操練，暗中發現曾妮也隨大隊轉移，便將詔命之事告知，正想入夜之後將她救出，卻不料突然要集合，南陽王李素登台訓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曾妮雙重身份　叛王捧作貴賓

阿寶旁敲側擊道：「這事可鮮，王爺坐黑轎。」

李豹瞪了他一眼，不悅道：「張天送，別亂說話，王爺的轎子停在府門外，是一頂華麗的暖轎，怎麼會坐黑轎。」

「那黑轎裡坐的是甚麼人？」

「一個囚犯。」

「男囚？女囚？」

「你問這作甚？」

「只是好奇，隨便問問罷了，隊長別多心。」

「是個女的。」

賴皮接口道：「女囚受訓？」

「不是去受訓，是轉押別處。」

「那裡？」

「你們受訓的地方。」

「我們受訓的地點在那兒？」

「到時自知！」

李豹的態度很不友善，答等於沒答，所幸已知曾妮亦同行，師徒倆決定死心塌地的跟着大家走，在途中再設法把她救出來。

這一路好辛苦，直從黑夜走到天明，又從天明走到黑夜，整整的走了一夜一日，已深入伏牛山區，這才在一個山村停下來。

說是山村並不恰當，應該說是一處驛站，或者兵營，負責接待的人早已準備好充足的茶水與飯菜，而一路之上飯菜、茶水亦有定時、定點充分供應，顯然路線的規劃，人員的配置均極周詳。

而且，一進入山村，便發現早有另一批約一百五六十人先他們而到，已用膳完畢，正準備就寢。

師徒倆最關心的自然是曾妮，親眼見她被押下黑轎，關進一間黑屋後，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才放下來，也才有心情吃喝梳洗。

吃飯的時候，大哥大、小弟小已經商量好，今天夜裡要好好的演一場戲。

果然，睡到半夜，二人養足了精神，突然發起神經來，左右開弓，拳打腳踢，將同一分隊睡在同一寢室的伙伴，包括小隊長李豹在內，打得鷄飛狗跳，鼻青臉腫，齊皆呼疼喊痛，嚇得面無人色，全部擠在一個牆角裡，一動也不敢動。

哥倆好，寶一對，打完了人師徒二人又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來。

李豹可不答應，叫人提來兩桶水，澆在二人頭上。

阿寶裝得很像，呼地坐起來，傻呼呼地道：「下雨了？」

賴皮的演技也不差，抱着腦袋嚷嚷道：「好涼快啊！」

李豹氣忿忿的道：「剛才是怎麼回事？」

阿寶故意裝蒜，道：「甚麼怎麼回事？」

「三更半夜的不睡覺，爲何要打人？」

「打誰？」

「我們大家。」

「不會吧，大家都是好伙伴……」

李豹指着大夥截口道：「瞧瞧他們鼻青臉腫的狼狽樣子，都是你們兄弟倆的傑作。」

賴皮驚叫道：「我想起來了，一定是老毛病又犯啦。」

「你們有老毛病？」

「是啊，我們兄弟從小就有夜遊的毛病。」

「只是打人，不像是夜遊吧？」

「也是夜遊症的一種，喜歡在睡夢中揍人。」

一位同伴挨了一拳，掉了三顆牙，腫起半張臉，說起話來斷斷續續的，吐字也不清楚：「兩位的功夫好厲害，有萬夫莫敵之勇，想必定是武林高手無疑。」

阿寶矢口否認道：「老兄高抬我們兄弟了，其實跟各位也差不多，莊稼把式，難登大雅之堂，只有在夜遊症發作時，才會莫名其妙的勇猛起來，武功至少比平時高二三倍。」

另一人惶聲道：「會不會殺人呀？」

賴皮胡吹亂說道：「會啊，我們哥兒倆就是因爲在一次夜遊中，連殺了同村的十幾個人，闖下了滔天大禍，在家鄉待不下去了，才來投效王爺。」

直把李豹唬得一楞一楞的，道：「這種病多久發作一次？」

小祖宗道：「不一定，有時三五日一次，有時一夜會來三五次。」

賴皮補充道：「吃得好，心情爽，睡覺的地方很舒服，發病的機會就少，反之則多。」

又一人緊張兮兮的道：「隊長，他們哥兒倆是兩顆煞星，跟他們睡在一起太危險啦，快向上級報告一聲，叫他倆睡別處吧。」

阿寶道：「這位兄台之言甚是，也不能與另外的人同榻而眠，否則照樣會闖出大禍。」

賴皮的話說得更清楚：「最好只有我們兄弟兩個單獨睡，沒有任何外人，這樣就不會鬧出人命來啦。」

李豹道：「你們兩個會不會自己幹？」

阿寶道：「不會，我們是親兄弟，從來沒有動手打架的紀錄。」

李豹沉吟一下，隨即出門自去，不久便又匆匆返轉，領着二人遷至另外一間空房內，色厲詞嚴道：「張天送，張天來，你倆最好放老實點，不要耍花槍，王爺的衛隊隨侍在此，如有越軌行爲，小心就地正法！」

師徒倆演這一場戲的目的，就是想擺脫這些人，以便援救曾妮。

是啊，李豹一走，便將前門關好，從後窗溜出去。

本來是要去找曾妮，卻在半路上，一堵矮牆前，遇上了欽差大人陳弘志。阿寶愕然道：「公公怎麼也跑到這裡來了？」

太監陳弘志的警覺性很高，先不答話，將二人引離山村，來至一處隱蔽所在，然後才說：「本座是想來助二位一臂力。」

賴皮喜道：「大人可是已經改變主意，我們師徒不必再受這種磨難，可以立刻脫隊，恢復自由之身？」

欽差大人一本正經的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任務必須繼續，現在還不是脫隊的時候。」

「公公知道他們要到那裡去？」

「現在還無法確定。」

「假使南陽王確係黑衣教的一份子，那麼，依本副使之見，去魔教老巢的機會很大。」

「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所以不能脫隊，要堅持到底。」

「既然如此，我們似乎沒有須要大人效勞之處。」

陳弘志笑道：「本座此來主要的目的是想助曾妮脫險。」

阿寶道：「我們正在辦這件事，不是本俠吹牛，救曾妮出險易如反掌。」

言外之意是，根本不需要陳弘志來協助，欽差大人卻不以爲然。

「以密使的身手，救一個人當然輕而易舉，但如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找一個代罪的羔羊來替代，則恐力有未逮。」

大哥大一怔神，道：「大人的意思是掉包？」

欽差大人道：「不錯，只有掉包最安全，免得引起南陽王的疑慮，進而影響到你們混進魔窟的任務。」

賴皮皺眉道：「問題是怎麼掉，到那裡找一個貌相跟曾妮一模一樣的羔羊？」

「可以製造。」

「如何製造？」

「本座帶來一個現成的。」

帶來的不是人，而是一副製作極爲精巧的人皮面具，就藏在一個山洞裡，陳弘志取出來往自己臉上一戴，大哥大、小弟小俱都大吃一驚，長長的秀髮，紅紅的嘴唇，眉清目秀，清麗脫俗，如非事先知曉，眞以爲曾妮就在眼前。

「棒，棒極啦！」

「跟曾妮一般無二。」

這是師徒倆一致的看法。

太監陳弘志取下面具，交給阿寶，道：「只要找一個身材高矮跟曾妮差不多的人就算大功告成。」

小祖宗想了想，道：「這事不難，本使心中已有人選。」

英雄所見略同，賴皮道：「師父是說十小隊的那個小妞白雪？」

阿寶頷首道：「對，就是她，此女的外形與曾妮十分相似。」

陳弘志道：「掉包時切記要小心謹愼，務必要做得天衣無縫，別忘了點白雪的啞穴，叫她有口難言，不然很快就會被人識破。同時，從此刻起，爲了安全起見，本座不再扮作糟老頭，也不再以眞面目示人，兩位要特別留意。」

賴皮道：「公公將以何面目出現？」

欽差大人又換上另一副面具，白髮蒼蒼，滿面風霜，看上去已是年逾花甲之人，道：「這張老臉將不再改變，一路之上將扮作樵夫，與爾等同行，以後也許會變作漁翁或販夫走卒。」

阿寶道：「聽大人的口氣，似乎也想混進魔窟去一探究竟？」

陳弘志道：「魔窟必定關卡重重，可能不易矇混過關，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公公跟着我們走，與外界的連絡豈不斷絕？」

「這倒不會，本座身邊還有不少人，一直與外界保持密切聯繫。」

「日後如果事實証明，鎭西王、南陽王確有謀反之心，且與黑衣教沆瀣一氣，朝廷作何打算？」

「別無選擇，只好發兵征討。」

「那對黑衣教也用兵？」

「希望能够借重武林同道的大力。」

阿寶道：「咱家也是這樣想，黑衣教肆虐武林，不少同道受盡欺凌，甚至毀宗滅派，應該給他們一個報仇雪恨的機會，本使願推薦一位可以主持大局的將材。」

欽差大人道：「那位？」

「咱家的老哥哥洪四海。」

「丐幫幫主丐仙洪四海？」

「正是此人，丐幫弟子遍佈天下，連絡管道暢通，只要洪老哥登高一呼，天下英雄必會羣起響應，滙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事實上本座已與洪幫主見過面。」

賴皮道：「在那裡？」

陳弘志道：「南陽。」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就是你們進入王府的那一天。」

「都談了些甚麼事？」

「談了很久，也談了很多，談到由洪幫主出面號召各門各派共同對付黑衣教，也談到了皇上特命令師爲密使的事。」

「洪幫主怎麼說？」

陳公公望着偏西的月色道：「義無反顧，慨然應允，彼此意見一致，在此之前，洪幫主便已派出門下弟子多人，分赴各大門派，打算合力對付黑衣教，與本座的計劃正好不謀而合。」

賴皮是個燒包，陳弘志偏偏漏掉了他最關心的一件事，追問道：「關於我們師徒被皇上命爲正副密使的事洪幫主沒有反應？」

「有，有，洪幫主很高興。」

「就這麼多？」

「另外還說了一句話。」

「那句話？」

「與有榮焉！」

「嗯，這還差不多，是否也派一個官給洪幫主做？」

「他日事成之後，本座一定奏明皇上，專案辦理，只怕……」

「只怕甚麼？」

「洪老淡泊名利，視富貴如浮雲，只怕他不肯做。」

阿寶道：「這倒是句實話，洪老哥遊戲人間，自由自在慣了，八成無意仕途，不願被名繮利鎖所絆，只要陳公公有這個心也就够了。」

太監陳弘志又從洞內提出來一個布包，道：「兩位一路辛苦，本座無以爲敬，內有老酒一罈，燒鷄一隻，聊表寸心，如能邀看守曾妮的警衛共飮，可再加一些另一小瓶內的瀉藥，則效果更佳，掉包的工作必是更加順利。」

賴皮接過布包，聞一聞，瞧一瞧，扮了一個鬼臉，嘻嘻笑道：「別的事情俺不懂，害人的玩意兒樣樣通，樣樣精，這事不必公公操心，保証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阿寶道：「曾妮救出之後，是否頂替白雪？」

陳公公想了想，道：「沒有這個必要，叫她直接到本座這裡來好了，也許另有用她之處。」

「白雪失踪，很快就會發現，萬一懷疑到我們頭上來就痲煩了。」

「不會的，一路之上有不少人吃不了長途跋涉之苦，偸偸溜走，南陽王手下的那一羣酒囊飯袋不可能想到是被掉包的。」

「若是今夜救她不出怎辦？」

「也一樣，一離開住處，本座自會主動接應。」

* * *

時間寶貴，師徒不敢久留，告別陳公公，隨即返轉營地，先回自己的房間，見無任何異狀，再至白雪的窗外一瞄，睡得跟死猪一樣。

曾妮被囚的地方在一個角落裡，只有三間獨立的房子，鐵門鐵窗不算，還有一名警衛看守着。

小心翼翼地繞至後窗外，向內一看，果見曾妮被囚禁在內，正躺在一堆雜草上呼呼大睡，手鏈脚鐐

仍在，被鎖在鐵窗上。

阿寶小聲輕喚道：「妮妹，妮妹，醒醒，快醒醒。」

武人醒睡，他這兒話方出口，曾妮便告醒轉，一雙大眼睛骨碌碌的轉來轉去，道：「是寶哥嗎？你在那裡？」

「在後窗外。」

「哦，我看見了，一共兩位，寶哥在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

「左面那一位是誰？」

「賴皮。」

「你們的臉……」

「我們戴有人皮面具，是特地來救妳的。」

「現在？」

「這事急不得，必須先將警衛制住，把鑰匙弄到手才行。」

賴皮撕下一隻鷄腿扔進去，道：「師姑，別睡啦，吃隻鷄腿解解饞吧，我們很快就會回來的。」

兜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囚房附近，停在斜對面一棵樹下。

解開布包，打開酒壺，取出燒鷄，陳公公設想週到，還附有四副碗筷，師徒倆就在月光下大吃二喝起來。

「嗯，這酒好醇。」

「呀，這肉好香。」

「好醇的陳年老酒。」

「好香的掛爐燒鷄。」

「來，乾呀。」

「乾！」

「來，吃呀。」

「吃！」

「吃！」

言詞之外，嘴唇也發出了一連串怪異的聲音，無非是强調酒醇肉香，目的只有一個，引誘那警衛前來共飮。

果不其然，沒多久，那警衛禁不住酒肉的誘惑，便身不由己的擺了過來，道：「奇怪，大家都在睡覺，兩位爲何不睡，在此喝酒作樂？」

阿寶慢條斯理的道：「我們已經睡飽啦，況且酒能提神，還可以消除疲勞。」

賴皮故意咬了一大口鷄肉，邊吃邊道：「鷄肉最補，尤其是燒鷄，味美肉嫩，爽口又可口。」

話說完了，肉也嚥下肚去，咂一咂嘴皮子，又加了一句：「好香啊！」

這小子唱做俱佳，逗得那警衛直流口水，道：「三更半夜的，這些東西二位是從那裡弄來的？」

阿寶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是花錢託人買來的，怎麼樣？朋友，來喝一杯吧。」

賴皮幫腔道：「燒鷄、老酒是絕配，既提神，又醒腦，站崗的人最需要。」

那人面露猶豫之色，道：「上面規定，站崗的人是不能喝酒的，一旦被查到，是會受罰的。」

大哥大鼓噪道：「天高皇帝遠，大家都在蒙頭大睡，誰會來查，來，喝吧！」

小弟小隨聲附和道：「是嘛，累了一天一夜，只有傻蛋才會出來管閑事，來，吃吧。」

禁不起師徒倆的一再慫恿與誘惑，警衛終於從阿寶手中接過一碗酒，喝了一口。

老酒下肚，果然芬芳香醇，忍不住一口氣全部喝了下去，人也跟着蹲下來。

阿寶不肯放鬆，立即斟上第二碗，笑道：「朋友，無三不成禮，請連乾三碗如何？」

那人遲疑道：「不行，酒醉會誤事，萬一出了狀況，會罪加一等。」

賴皮指着牢房，明知故問道：「那裡關着有人？」

「有啊，還是個雌貨。」

「雌貨也會犯罪？」

「聽說是殺死鎭西王的兇手。」

「押到那兒去？」

「總部。」

「總部在何處？」

那人聳一聳雙肩，大搖其頭道：「小弟也弄不清。」

阿寶甚感失望，端起碗來，硬塞在他手裡，道：「只要不喝醉就沒有關係，何況還有我們哥兒倆可以幫老兄看守，保証不會出事。」

賴皮好機伶，發現那人右手端酒，左手提着一串鑰匙，急忙撕下一隻鷄腿來，猛往他左手中塞，道：「這樣吧，一邊吃，一邊喝，味道更好，大家都是自己人，千萬別客氣。」

肉香撲鼻，夜半肚餓，誰不想吞下肚去，警衛不再猶豫，將鑰匙往脚邊一放，接過鷄腿，咬了一大口肉，喝了一大口酒。

大哥大端起酒碗，道：「老兄，小弟敬你。」

小弟小如法炮製，道：「相見就是有緣，乾啦。」

「乾！」

「乾！」

師徒倆一齊瞎起鬨，那人酒興大發，同時舉碗，一飮而盡。

賴皮表現得很熟絡，那人的鷄腿剛吃完，馬上又送上一隻大翅膀，阿寶則利用這個機會，在警衛的碗中放下瀉藥，又斟了滿滿的三碗酒，道：「這是第三碗，禮數已足，要不要再喝隨老兄的便。」

賴皮道：「小弟奉陪。」

阿寶道：「我也奉陪。」

「請！」

三人都是海量，再一次碗到酒

乾。

那人酒量極佳，酒興大發，三碗下腹，正好將酒蟲引出來，想不喝怎行，直至一罈子老酒行將見底，一隻大燒雞剩下一副骨架時才停下來。

此刻已有八分以上醉意，靠在樹上睡着了。

師徒倆互望一眼，正為瀉藥怎未見效納悶，猛可間，那人驚叫一聲，道：「拜託兩位替小弟看一下，我要上茅房。」

這可是十萬火急的大事，連鑰匙都顧不下帶，便急匆匆的抱着肚子如飛而去。

時間緊迫，大哥大、小弟小同樣緊張萬分，必須在那警衛返轉之前完成掉包的工作才行，為了爭取時間，只好分頭行事。

曾妮這邊的事由賴皮負責。白雪那邊的事由阿寶去辦。

鑰匙一共三把，不多一會工夫，賴皮便將鐵門與曾妮的手銬、腳鐐打開。

曾妮舒展一下手腳，起身四下一望，道：「咦，寶哥怎麼沒來?」

「弄師姑的替身去啦。」

「要替身作甚?」

「為了掩人耳目，免得影響到我們的任務。」

「有適當的人選?」

「有。」

「誰呀?」

「有一個叫白雪的小妞，外形與師姑很相似。」

「貌相也像嗎?」

「當然沒有師姑這麼美，不過，沒關係，將陳公公特製的面具一戴，再將師姑的衣服一穿，便一模一樣啦，請快脫衣服吧。」

曾妮忸怩道：「一定要脫?」

「非脫不可，不脫就會露出馬腳來。」

「可是，可是……」

「怎麼?沒穿內衣，光屁股?」

「穿是有穿啦，只是太薄，有所不便。」

「江湖兒女，不講究這些，脫吧。」

「賴皮，把身子轉過去，站到門邊，不許看。」

時間寶貴，賴皮那敢拖延，連應了三聲：「好!好!好!」急忙移至門邊，背向曾妮。

展目望去，那警衛踪跡全無。卻見阿寶背負着白雪如飛而至。

小祖宗動作飛快，一頭闖進牢房，將白雪放在地上，道：「賴皮出去，把門關上，到樹下繼續喝酒，把鑰匙放回原處，絕對不能讓那小子看出破綻。」

賴皮如言照辦，領命離去，大哥大又道：「妮妹，快來幫忙將白雪的外衣脫下來，穿在妳自己身上。」

言語間，伸手就去解白雪的衣扣。

詎料，女人的心令人莫測高深，這個節骨眼上還會吃醋、害羞，曾妮的雙手遮遮掩掩道：「寶哥，跟賴皮一樣，你也別轉頭去，不要看，這件事由小妹一個人來辦就可以了。」

阿寶回報一個神秘的微笑，緩步行至門前，從小孔中望出去，賴皮在樹下啃雞骨頭，那警衛仍未歸。

「寶哥，這個白雪怎麼跟死豬一樣?」

「咱家點了她的穴道啦。」

「醒來之後還是會把事情抖出來。」

「不可能，點中啞穴，甦醒後便是啞巴，她根本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

「這樣我就放心啦，衣服已經換好，寶哥可以轉過來了。」

阿寶聞言轉身，先給昏睡中的白雪上手銬腳鐐，再將陳公公特製的人皮面具往她臉上一戴，瞧瞧曾妮，看看白雪，簡直一模一樣，彷彿是一對孿生的姐妹花，讚不絕口的道：「好，好極了，除非熟知內情，否則，即使是多年老友也分不清誰是誰。」

曾妮仔細端詳了一下，道：「有問題，這個死丫頭若是將面具揭掉就麻煩了。」

小祖宗以肯定的語氣道：「不會，點了她的啞穴，手法很特殊，失去聲音的同時，也失去記憶，同時，面具的製作巧妙又精良，具有排汗透氣的功用，彷若無物，不留意壓根兒就感覺不到。」

諸事完畢，正欲離去，偏巧那警衛已搖搖晃晃從茅房返轉，一看阿寶不在，犯疑道：「你那位同伴呢?」

賴皮很機警，徐徐答說：「跟老兄一樣，你上大號，他上小號去了。」

「怪事，附近只有一個茅房，怎麼沒看見?」

「老兄喝醉啦，你拉肚子要上茅房，他只是小解，隨便找個地方就可以解決，當然不會碰面。」

「哦，哦!」

警衛想通了，連「哦」了兩聲，坐在樹下，拿起了鑰匙。

阿寶不敢亂動，正好利用這一段時間，將曾妮被擄之後所發生的事全部告訴她，並且交代曾妮脫險之後可直接去找欽差大人陳弘志。

賴皮不是省油的燈，不會就這樣跟他耗下去，倒了兩碗酒，道：「老兄，燒雞沒了，酒還有，來，喝吧，不乾不散，不醉不歸。」

警衛迷迷糊糊的應道：「好啊，喝，喝!」

勉強端起碗來，才喝了半碗不到，碗砸了，酒灑了，鑰匙掉了，人已靠在樹上睡着了。

賴皮睹狀大喜，忙不迭地拾起鑰匙，打開牢門，將二人放出，曾妮獨自去尋陳公公，師徒倆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現場，將鑰匙放置地上，也不告而別，返回住處。

＊　＊　＊

僅僅休息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便又踏上征途。

曾妮掉包之事天衣無縫，沒有任何異狀，白雪被關入黑轎，跟着大夥走。

倒是白雪「失踪」的事一早就被發現，但當作是逃亡事件，並未認眞追究。

大隊人馬走的全是崎嶇山路，從伏牛山、外方山、熊耳山，足足走了十來天，已深入秦嶺。

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前來會合。

有江洋大盜。

有死囚罪犯。

有地痞流氓。

也有從各地招募來的男男女女。

粗略估計，總數已達千人之多。

由於人數太多，又在深山荒野之地，根本找不到足夠的投宿之處，絕大多數的人只好露宿荒郊。

李豹很謹慎，雖是露宿，還是不敢掉以輕心，為防張天送、張天來兄弟倆夜遊症復發，半夜亂揍人，一路上始終採取隔離方式，令二人獨居一塊大石頭下睡，今夜也不例外，安排在遠處的一塊大石頭下睡。

夜風送爽，多數同伴俱已進入夢鄉，卻見一位身穿緊身衣的女郎，手裡提着一條三尺來長的軟鞭，臉蛋兒很俏麗，但又充滿了橫蠻與霸氣，正在滿山遍野的到處亂竄，似在找人。

不久，便找到附近來，阿寶聽到她在問別人：「請問九小隊的張天送、張天來兄弟睡那兒?」

賴皮站起身來，招招手，道：「在這兒。」

女郎循聲而至，聲音壓低了許多：「是寶哥與賴皮吧?」

阿寶錯愕一下，未置可否，反問道：「芳駕何人?」

女郎的聲音更小：「我是曾妮。」

這時，彼此已近在眼前，女郎看清了師徒倆的面貌，大哥大、小弟小也聽出是曾妮的聲音，賴皮雙目暴睜道：「師姑怎麼也來了?」

曾妮搬來塊石頭，在對面坐下來，鄭重其事的道：「是陳公公叫我來的。」

阿寶道：「有事?」

曾妮道：「據欽差大人研判，可能很快就會到達目的地，而且，十之八九是黑衣教的總壇所在，陳公公交代，只要查明鎮西王李思兄妹同謀造反就可以了，切忌橫生枝節，應速設法離開。」

賴皮不同意，道：「身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好歹也得宰幾頭肥羊消消氣，這一趟吃多苦就有多苦，不撈幾個本回來怎麼行。」

曾妮道：「不行，此乃君國大事，斷斷不可莽撞，一旦查明眞相，陳公公便要回奏朝廷，決定用兵大計，況且黑衣教能人無數，高手如雲，我們身在虎穴，勢孤力薄，武功再高也很難逃敗亡的厄運，欽差大人再三表明，不得造次。」

阿寶道：「回去告訴陳公公，叫他放心好了，咱家自有分寸。」

曾妮道：「有寶哥的這句話就夠了，小妹決定與你們同行。」

「妮妹，妳不回去啦?」

「嗯。」

「留下來會不會有問題?」

「沒問題，小妹現在身份特殊，是那羣魔頭心目中的貴賓嬌客，可以到處亂逛，來去自由。」

「究竟是何身份?」

小尼姑曾妮滔滔不絕的道：「名叫黃梅，外號野玫瑰，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殺手，身上背着二三十條人命，被判了八個死刑，卻被她越獄而逃，投奔了南陽王，被李素引為心腹。」

賴皮道：「野玫瑰此刻何在?師姑冒名頂替可要特別小心，萬一露出馬腳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曾妮道：「黃梅已死在陳公公掌下，我臉上的面具就是剝下她的人皮精製而成，在此之前，暗中已注意野玫瑰一段時間，對她的言語行動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應該不會出差錯才是。」

賴皮道：「師姑的運氣眞好，一來就是貴賓的身份，我們只是一個小卒仔，陳公公吩咐要設法打入核心，看來還有一段長路要走，欽差大人交辦的任務，由師姑來做說不定會更快更順利。」

曾妮道：「誰辦都一樣，反正只要查明眞相，咱們可結伴離去，不必再跟這一羣牛鬼蛇神斯混。」

太監陳弘志所料不差，再行二日，終於到達目的地——終南山。

地方十分隱蔽，也險峻異常，九轉十八彎，每一個轉折之處皆設有關卡，置有重兵，外人若想硬闖，恐怕比登天還難。

大隊人馬蜿蜒而進，走完彎路，視線突然開朗，在四面高山絕壁環繞下出現一大片平地，黑壓壓的建有無數大樓，房舍。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小玉兒在山頭看得清，官兵在盤腸溝將十八盤山寨的殘兵圍困住，一場慘烈激戰，趙瘋子及其嘍囉們全軍覆沒，只逃出武關一刀丁卯。丁卯奔逃中，迎面來了天一和尚。天一和尚一見便知丁卯是漏網之魚，欲擒他見官，此時丁卯不是其對手，危難中，小玉兒現身，奉勸天一和尚尊貴修行，不可再殺人……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混元一氣通天功　懲殺西域五喇嘛

小玉兒也走了，只有丁卯，丁卯還眞想向小玉兒說些什麼，只是他不好多話，他看着地上粉碎的那把刀，心中還眞有些捨不得。

於是，他找來一根樹枝作拐杖，就那麼痛苦而又一瘸一瘸的往武關走了。

丁卯這是安心同夏玫瑰過平靜日子了。

* * *

小玉兒經過十八盤嶺的時候，她還眞的吃驚了。

小玉兒想不到，山寨上已沒人了，爲什麼還要在山上放火燒。

當小玉兒快到山道附近的斷腸溝時候，只見上百官兵自山上往山道下來，他們每人均攬抱着大包小包的東西，有的官兵已發現小玉兒。

小玉兒心中再一次不高興了，難道官兵也搶人嗎？這些東西他們攬去那裡？官家會要嗎？

一袋袋的糧食也抬下來，這一回官家是大獲全勝，立了大功。

小玉兒勒馬斷腸溝邊，她遙遙的看着荒草石堆上的屍體，心中不忍。

忽然，遠處奔來一個人，這人只一看到小玉兒，傻兮兮笑起來了。

小玉兒只一看，便對這人道：「恭喜你了，你們助官家滅了趙瘋子。」

來人哈哈一笑，道：「妳就是最近江湖傳言的俠女吧，老夫沙爲仁。」

淡淡一笑，小玉兒道：「我知道你們沙家堡，沙堡主，他們……」

沙爲仁道：「姑娘，咱們也傷了人，齊王府的司馬嵐、我的兒子，還有于統領，都重傷了。」

小玉兒道：「大寨都完了，傷也值得。」

一笑，沙爲仁道：「姑娘是來憑吊什麼了？」

小玉兒道：「我可以見見于統領嗎？」

沙爲仁道：「姑娘跟我來。」

小玉兒跟着沙爲仁走到崖下面，嚄，受傷的人全擺在那裡，于統領也看到小玉兒了。

于統領就要起身迎接小玉兒，但小玉兒很快的站到于統領面前。

「史姑娘，咱們總算滅了趙瘋子。」

「我爲統領賀……」

一笑，于統領道：「咱們也死傷不少人吶。」

小玉兒道：「于統領，我有求……」

于統領急擺手，道：「姑娘盡管吩咐。」

小玉兒道：「我不敢當，于統

領，我爲已死的人求你，你派人把屍首找個地方妥善掩埋，何苦叫死者曝屍荒野。」

于統領一怔，道：「若非姑娘提起，我倒忘了。」

他對附近的官兵大吼：「快去，下谷去把所有屍首找地方裏了掩埋。」

有個大老粗道：「統領，咱們死的兄弟掩埋了，賊子的就免了吧。」

于統領一掌拍在石地上，叱道：「想死不是？人死無罪，人死有罪一筆勾銷，這道理也不懂，你們馬上去，把所有的死人掩埋了。」

「是！」這一聲還眞大，大伙齊聲吼。

小玉兒見幾十個官兵往山谷奔，她笑了，對于統領道：「于統領，祝你早日康復，我回家了。」

于統領點頭，他看着小玉兒離去。

他也對身邊的人低聲道：「你們可知道，如果山寨上把她請來助陣，死的就是咱們了！」

聽的人們眼也睜大了，大半的人半信半疑。

* * *

現在，小玉兒心中又陷入痛苦了。

當五台山的天一和尚告訴她，有喇嘛正在邀集高手準備找她報仇，小玉兒便痛苦了。

小玉兒不想奪人命，她幾乎把兩個喇嘛呼成濤與甘天泉兩人打死在渭河渡口的，她可以把他兩人打死，然而她只教訓了他們。

小玉兒只在大山裡打死了那個勾引夏玫瑰的回人褚八刀而已。

她絕想不到那兩個天水天王寺的喇嘛仍然會邀人前來找她報仇。

小玉兒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江湖是非恩怨多，恩是恩來仇是仇，是恩不能忘，是仇則必報，否則這人就活得十分不痛快。

小玉兒可以不記仇，但別人記仇，那麼令小玉兒茅塞頓開的是這個江湖原是動盪的、不安的、更是可恨的！

小玉兒心中塞滿了這些，她是無法快樂的。

* * *

小玉兒騎馬過壩橋，她忽然發現遠處十里長亭有官兵，那是大場面的，也是嚴肅的。

小玉兒不能隨便通行，她得同一般百姓一樣暫時躲在附近屋子裡。

小玉兒躲進路邊的飯館裡，她臨窗坐着，沒多久便見一行騎馬的過來了。

這時候不少官服之人齊齊的守在長亭下，有的還弓腰鞠躬到地，一副誠惶誠恐樣子。

「長安都統柳清源，長安知府魏朝陽，率屬下等恭送小王爺。」

「你們回去吧，莫忘了我要你們找的人就成了！」

「是，立刻派人去找。」

外面只這麼兩句對話，聽得小玉兒全身一震。

外面是不能看的，但小玉兒却聽得十分清楚，是他，是朱丕，朱公子又回來了。

朱丕命人找的是誰？小玉兒以爲不會是她，因爲，她並未帶給朱公子的快樂。

小玉兒很想衝出去，她才不會把守在路旁背對大路的官兵放在心上，只不過萬一惹得朱公子認爲自己魯莽就不愉快了。

小玉兒很珍惜同朱丕之間感情，她認爲朱丕才是個懂得如何在女人面前做個眞正男人的男人。

尤其朱丕並不以爲，小玉兒有甚麼缺點，朱丕幾乎把小玉兒當成世上最完美的女子了。

* * *

外面突然鑼鼓喧天，文武官員恭敬的站在道中央，眼看着一批守衞護送着小王爺揚長而去。

小玉兒跑到外面來了。

看着遠去的朱公子，小玉兒幾乎想跑到屋後拉馬追去，也很想同朱公子再說說話。

小玉兒更黯然了，她無奈的搖頭一嘆！

小玉兒想着她這些年來，不是與草莽人物爲伍，便是與那高不可攀的朱公子認識，而她，她算是甚麼樣的人物？

走了，小玉兒騎上她的小川馬走了。

這一回到寶雞，她打算再也不出門了，因爲江湖帶給她的是痛苦。

小玉兒騎馬奔向寶雞，當天黑的時候，遠遠看到咸陽城，從咸陽到寶雞，還得快馬一天吶！

* * *

現在，小玉兒騎馬進了咸陽，她來到了三光客棧。

當小玉兒在三光門口剛下馬，裡面有個伙計幾乎連滾帶爬的奔出來。

「是妳，小姑奶奶呀，快請進，我去叫老板。」

小川馬有人牽往馬廄去，小玉兒解下包袱與她的七星劍，她往客棧剛進去，迎面那個精明而又稍瘦的王大年急匆匆的奔來了。

「小姑娘呀，妳總算露面了。」

小玉兒笑笑，道：「我阿姨她們可好？」

王大年道：「在船上，她們很好！」

小玉兒隨王大年走入客棧後院，小玉兒對這兒很親切，她仍然住

進她曾住過的那間客房中。

小時候小玉兒就曾與「閃電手」白樹人、「空空兒」丁香三人住在這客棧中，那時候小玉兒只是個六七歲的女娃兒吧。

走進客房中，王大年的臉上很不爽，但小玉兒可並未注意到。

小玉兒太累了，單只看到那麼多死人就叫人在精神上疲累不已！

王大年命人爲小玉兒送來大木盆，也燒了香湯抬在房間中，侍候着小玉兒好生的洗了個澡，更把丁香命人製的綢緞衣褲小蠻靴子全部送來。

現在，小玉兒坐在大木盆中，她看着自己那美麗的胴體，也摸着身上每一部份，她以爲自己就是個女人。

當小玉兒摸着掛在脖子上那塊龍玉珮的時候，她立刻陷入一片迷惘中。

那是朱公子送她的玉珮，朱公子也把那七星寶劍送了小玉兒，而小玉兒也一直把這兩件寶貝帶在身邊。

小玉兒想着朱公子，如果朱公子在身邊，那多好呀，也許……也許兩個人一齊洗着這溫馨香水浴……

少女嘛，總是沉醉美夢，憧憬未來。

＊　＊　＊

外面，王大年命人快馬到河岸，那是因爲小玉兒的關係，有消息也應該由當家的親口告知小玉兒。

是的，小玉兒至今還不知道，有着極悲慘事情發生在她的身上了。

小玉兒此刻當然不會知道，她現在正吃着王大年命人爲她準備的最好吃的東西。

小玉兒還拉着王大年陪她吃，王大年照吃，但王大年的臉上笑的十分不自然。

就在掌燈時候，有個伙計走進來了。

那伙計對王大年，道：「老板，外面來一下。」

王大年向小玉兒告個便，便匆忙的走出去了。

王大年走到前面，急問：「丁當家呢？」

「在你房裡！」

王大年急急的奔進自己住的房中，嚄，妙手幫幫主丁香與張展兩人都在座。

王大年急上前，道：「幫主，小公主來了，她正在客房中吃喝着。」

丁香道：「千萬別叫她知道，記住，要她把精神養足了才能說。」

王大年道：「幫主，妳不打算見她？」

「告訴她，我明日一早來見她，叫她安靜的睡一夜。」

王大年道：「洗了澡就會睡得好的。」

點點頭，丁香道：「這孩子，她也眞太苦了，才多大年紀，就一路奔波江湖上，苦了她了。」

王大年道：「說得也是，看她風塵僕僕樣子，誰見了也心痛。」

丁香忍不住拭淚，心中是苦澀的。

半晌，她對張展道：「阿展，我們能爲玉兒做些甚麼呀，你怎麼沒有主意？」

「阿香，對方太厲害了，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去『拿』呀。」

丁香嘆口氣，道：「如何下手？」

張展咬咬牙，道：「阿香，我這就回船上，這幾天他們都在，我先帶他們大夥去寶鷄，設法先把那五個大銅鉢偷走，玉兒再回去就不怕了。」

丁香想了一下，道：「好，咱們玩命也要把五個大銅鉢偷走，你快回去吧。」

張展起身便走，而且走地有聲。

＊　＊　＊

妙手幫爲什麼要偷大銅鉢？偷誰的？當然丁香不說只怕沒人知道。

但從她的緊張之態看，當知不是什麼輕鬆事。

沒有人再去打擾小玉兒，果然，小玉兒這一夜睡得十分香沉。

小玉兒很久未曾如此沉睡過了，天亮鷄叫都未令小玉兒醒過來。

小玉兒並非體力上的疲累，她實在是心靈上的疲累，有時候精神疲累才最令人無奈。

丁香坐在小玉兒的身邊，她看着小玉兒睡覺的樣子太美了，連她是個女人也喜歡。

女人是很少稱羨女人的，但小玉兒太美了，美得連丁香也忍不住去撫摸小玉兒的秀髮。

小玉兒緩緩睜開眼睛：「阿姨，妳來了。」

丁香笑笑，道：「玉兒，阿姨聽說妳來到咸陽城，立刻急急的來看妳了。」

小玉兒坐起來，她攏着一頭秀髮，道：「阿姨，有件事情對妳說。」

丁香道：「什麼事？」

小玉兒道：「十八盤大寨完了，趙瘋子他們沒有一個活着逃出來。」

丁香吃驚的道：「官兵又去圍剿他們？」

「不錯。」

「那……玉兒呀……妳可知道我那堂兄他……」

小玉兒道：「他逃過一劫，他以後不再動刀了，他回武關去了。」

丁香立刻閉目，道：「眞是老天有眼，丁家不用絕後了，但願夏玫瑰爲我丁家生多幾個後代。」

小玉兒笑笑，道：「會的，我看他們不會辜負阿姨的期望。」

不料丁香的面色變了。

小玉兒一怔，道：「阿姨，妳怎麼了，不高興？」

丁香拉過小玉兒的手，道：「小玉兒，妳爲阿姨帶來可喜消息，阿姨打內心裡高興，只不過阿姨也有消息對妳說，只是……唉……」

「怎麼了，什麼消息？」

丁香道：「阿姨說了以後，妳一定要沉得住氣，千萬不能急，急壞身子就更不妙了。」

小玉兒面皮緊緊的，她心中也緊張。

緩緩點點頭，小玉兒道：「我見過許多大場面，那摶殺得血流成河的樣子，還有那人性最後的吶喊，我是不會受什麼事情來左右我的情緒的，阿姨，妳有什麼消息，盡說無妨呀。」

丁香道：「這我就放心了。」

但她仍然不說，她反而命伙計把吃的送來，還對小玉兒笑笑，道：「妳先吃，吃過了我再對妳細說。」

爲了表示自己眞的不緊張、不在乎、也不情緒化，小玉兒大方的吃着東西，不時的還笑笑。

其實她已在心中想着會發生什麼天大的事了。

＊　＊　＊

吃也吃飽了，睡也睡足了，丁香這才對小玉兒道：「玉兒呀，妳曾得罪過西藏來的大喇嘛嗎？」

小玉兒一怔，便把褚八刀約來的兩個喇嘛呼成濤與甘天泉二人之事說了一遍。

丁香拍着桌子，道：「說來還是爲了我丁家呀，玉兒，阿姨對不起妳了。」

小玉兒道：「怎麼說？阿姨怎會對我不起？」

丁香道：「玉兒，就是兩天前，有五個大喇嘛找上寶鷄妳的家宀了。」

小玉兒驚道：「他們是找我的？」

「不錯，他們指名要約鬥妳。」

「我不在呀。」

丁香道：「原是說了的，妳出外去了，但五個喇嘛不走，他們坐在大元堂藥舖裡不住的敲着那些吵死人的大銅鉢，而且敲個沒完沒了。」

小玉兒冷叱道：「豈有此理！」

丁香道：「不但豈有此理，簡直可惡。」

小玉兒道：「那繼父還受了傷？」

丁香道：「妳的姨丈夫妻二人也在大元堂內療傷，却是五個喇嘛可惡，他們的大銅鉢碰得聲音也有鬼，沒多久，妳的繼父、姨丈與阿姨被那聲音全震死在後堂上。」

小玉兒一聽，驚怒的道：「惡番僧們該死！」

丁香道：「人死了，他們仍然不放過，藥舖中辦喪事，妳娘帶着兩個孩子可苦了。」

小玉兒道：「我娘她們，沒傷着吧？」

丁香道：「是妳娘見機得早，帶着兩個孩子躲在地室中，用力把耳朶堵起來。」

小玉兒木然了。

丁香道：「玉兒，五個喇嘛沒有走，他們一心在寶鷄等着妳，而妳……非回去不可。」

小玉兒道：「這五個惡番僧，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丁香道：「五個番僧眞會撿地方，他們不住廟也不住客棧，他們留下話，五個人住到高原的韓家祠堂去了，妳說怪事不？」

小玉兒也怔了一下，道：「荒涼的韓家祠堂呀？」

丁香道：「他們說十天之內不見妳出面，他們會再去大元堂藥舖，到時候他們的手段更厲害。」

小玉兒不說話了，她起身便往外走。

丁香跟上去，道：「玉兒，妳這就走？」

小玉兒道：「我好想我娘，我小弟，還有……」

丁香道：「小玉兒，妳不孤獨的，妳還有阿姨，妳還有妙手幫兄弟，妳還有，妳……」

小玉兒道：「不，我的事我去解決，阿姨，妳還是回船去吧。」

看着小玉兒這樣，丁香忍不住捏了一把清鼻涕，差一點便流下眼淚來：「玉兒，說什麼阿姨也要去的。」

「不，阿姨！」

「他們有五個人呀。」

淡淡的，小玉兒道：「我還是一個人前去。」

丁香看着小玉兒上馬，她不疾不徐的並不太過緊張，因爲她知道自己會很快的找上大韓村的韓家大祠堂。

但丁香再也忍不住的對小玉兒道：「玉兒，我知道我去了反而是個累贅，只不過咱們妙手幫的高手已盡出，而且早走一夜了。」

小玉兒急急的道：「張叔他們去了？他們會沒命的，阿姨，這太危險了。」

別人的事她反而急躁起來了。

丁香一笑，道：「玉兒，妳放心，咱們是幹什麼吃的？咱們不同人正面交鋒呀，等把他們五個大銅鉢盜走以後，他們就不會再用那惡毒的大銅鉢害妳了。」

小玉兒突然拍馬疾馳而去。

丁香叫了幾聲未見小玉兒回答，立刻拉馬騎上，她拍馬緊追小玉兒，這兩人一前一後的往寶雞方向疾馳而去，一時之間，王大年也楞在客棧門口了。

* * *

很久沒有再去寶鷄附近高原上的韓家大祠堂了，小玉兒却對這兒不陌生，她曾同丁香、白樹人等人在這裡住過許多日子，而且不止來過一次。

現在，小玉兒發狂似的一路狂馳，那小川馬如今很有靈性，洒開馬蹄奔馳得如御風追雲，快得令小玉兒十分的滿意，這樣的靈駒再笨的主人也不會揮鞭的！

當然小玉兒更不會打她的小川馬，她如今唯一眞正可以相處的便只有這匹小川馬了。

* * *

發狂的奔馳，也不知跑了多久，但覺太陽就快落山了吧，天邊一片血紅色。

小玉兒已奔馳到了高原上，青稞子與高粱可眞的蔓過了人頭那麼高。

小玉兒爲甚麼如此狂馳，她的心中發急呀，因爲妙手幫弟兄是爲了她才向五個喇嘛動手的。

小玉兒深深明白，武功高的人，耳朵最靈敏，萬一妙手幫的人被喇嘛們發覺，那就死定了。

小玉兒就是擔心這一點，她才發狠的狂馳，她現在就快到韓家大祠堂了。

小玉兒知道，再過一個水塘，轉而直北五七里遠處就可以看到幾株大樹圍着的大祠堂了。

猛古丁小玉兒用力勒住坐騎，她側頭聆聽着甚麼，然後大喝一聲：「快！」

她只輕挾馬腹，小川馬立刻揚蹄直往韓家祠堂飛一般的馳去！

小玉兒口中冷叱：「可惡吶，果然被這些番僧發覺了，那慘嗥聲……」

小玉兒恨不得立刻趕到祠堂去，因爲那兒傳來悲鳴淒嗥，想是妙手幫爲了幫她，才出此下策，來偷盜五個喇嘛的大銅鉢了。

小玉兒就快趕到了，她現在也已經看到有人在祠堂門口交相追逐，那紅紅的帶金條大袈裟看上去宛如一朵朵西天被紅日染色的雲彩，正飄忽得那麼好看，小玉兒却可以看到有人被這紅雲吞去，不由得一邊狂奔一邊高聲厲叫：「等等，等等！」

她的聲音聽起來並不高，但五里遠也可以聽到，那股子內力迸出來的吼聲，在空中幾乎凝成一道「聲柱」而久久不散去。

果然，祠堂門口的紅彩不動了。

小玉兒只一看，就知道才不過兩個番僧。

眞快，小川馬飛一般的到了祠堂門口，小玉兒的牙關也咬得咯咯響。

她低頭看地上，眞慘，也更令小玉兒感動不已，因爲妙手幫的幾個男女高手全來了。

先是周桃花跌坐在口吐鮮血的「偷天鼠」蕭音身邊抹眼淚，周桃花的半張面皮發腫，像是挨了一掌在她那俏美的面頰上。

歪在祠堂門口的是另一對夫妻，陶愛同她的男人厲長風，那陶愛枕緊了厲長風在懷中直喊叫：「長風，長風吶，你不能撇下我不管呀！」

再由祠堂往院子看去，嚄，「飛毛腿」于飛攀得高，她幾乎站在高高的細枝上，樹下面坐了個大喇嘛，面帶冷笑的看着她，那光景正是兩人在耗時間，樹上的人早晚得下來，下來就活捉！

于飛的男人是胡嘯，正與張展兩人在院子裡同一個番僧力拚，好像兩人的面皮也青了。

人如果力氣出盡了，便是那種樣子。

還有兩個番僧那麼淸閒的坐在祠堂裡沒出來，兩人正在喝酒啃羊肉吶！

此刻，小玉兒抛鞍躍下馬背，立刻認出其中一個番僧就是渭河岸邊未死掉的其中一個。

陶愛與周桃花兩人見小玉兒到來，立即大叫，道：「小公主呀，這五個天殺的惡番僧，他們出手就要人的命，妳看看呀，人快死了吔！」

這時候番僧們匆忙的奔到祠堂的大院中了。

門口原來在打人的兩個番僧也進去了，因爲他們等的正主兒來了。

小玉兒冷然的走入祠堂大院中，一個番僧已吼叱，道：「鬼丫頭，妳還認識妳家佛爺嗎？」

小玉兒冷冷道：「拳下遊魂，後悔沒有把你打死在河上渡口。」

「臭丫頭，妳也太目中無人了，至今我師兄呼成濤還起不了床下不了地！」

小玉兒道：「活該，誰叫你們來撒野！」

那番僧正是甘天泉，他聞言大怒，道：「各位師叔，你們聽聽她的口氣多大。」

四個年近五旬的番僧，正在審

視着面前這個美極了的姑娘，從他們的眼神中，似乎不太相信憑這麼小小年紀的女娃，竟然把呼成濤與甘天泉兩人殺得重傷，這種事又怎能令人相信！

正中間的紅衣喇嘛沉聲道：「姑娘，妳就是叫小玉兒的嗎？」

小玉兒道：「不錯！」

那紅衣番僧道：「妳來得及時！」

「怎麼說！」

「再來晚一步，他們幾個非死不可。」

小玉兒叱道：「他們有死的理由嗎？」

那紅衣喇嘛道：「他們都該死，因爲他們企圖偷走咱們的東西！」

一邊另一番僧忽的哈哈一笑，道：「咱們的東西不但貴且更重，想偷，那得有幾斤力量才行，憑他們，總得兩個大男人來抬才行，哈哈！」

「哈……」另幾個也笑了。

這時候，妙手幫的人集中在小玉兒身後面，便逃在樹上的「飛毛腿」于飛也溜下樹來了。

于飛對小玉兒道：「小公主呀，咱們原是可以得手的，壞就壞在那些玩意兒太重了，拿它不動呀！」

胡嘯接道：「小公主，這幾個番僧眞可惡，他們打算把咱們全部殺掉，天幸小公主妳及時趕到。」

對面番僧接道：「我說過，妳來得及時，也算他們幾個命大。」

小玉兒指指大門外，道：「門口傷的兩人怎麼了！」

那番僧冷哂，道：「是他們不聽話！」

小玉兒道：「聽話！甚麼叫聽話？」

那番僧冷然道：「既然他們偷竊失風，那就由咱們逗逗這批偷兒，我們只一人，輪流在這院中，較量他們所有的，但他兩個打不過想溜，那可是不聽話之擧，咱們就不高興了！」

小玉兒一聽怒火上衝，她回以冷笑！

冷笑是充滿敵意的表示，冷笑也是一種仇恨的反應，江湖上只要有人對你冷笑，那就表示着幾種暗示——不屑、忿怒、冷漠、懷恨，其結果便是一種行爲的反射——殺！

小玉兒緩緩拔出七星劍，她仍然冷笑。

她也怒視着甘天泉五人，道：「你們在弱手之中展現你們的武功，那是可笑的一種表現，他們打不過你們，他們甚至聯手也打不過你們之中任何一人，我以爲你們只是在羞辱別人，看起來你們了不起，實際上招人唾棄，江湖上的弱肉强食在人們心中永遠是同情弱者的。」

中間那高大年老的大喇嘛濃眉聳動，道：「小小年紀說出這些七老八十的話來，實在令人驚訝。」

他上前一步，道：「妳旣然及時趕來，咱們自不會再爲難他們了。」

只見他高擧銅鉢過頂，另一手取出銅鎚，猛力的在銅鉢上敲起來。

銅鉢發出「彭彭」響聲，隨之他一聲獅子吼：「你們這批鼠輩可以走了。」

張展幾人聽得那刺耳擊鉢聲，一個個忍不住的忙以手捂緊耳朵。

小玉兒大吼一聲：「住手！」

她的這一聲發自丹田的吼叱，也使得五個喇嘛的身子閃晃幾下才穩住。

看上去只是擊鉢與吼叱，實際上雙方已在較量內力，於是鉢聲停了，那大喇嘛也怔住了。

小玉兒突然輕鬆似的回身對張展幾人，道：「叔叔阿姨們，你們守在祠堂門口，等着我把受的羞辱找回來。」

張展忙一揮手，道：「聽小公主的吩咐，咱們去守住祠堂大門。」

韓家祠堂的門原是上了鎖的，如今鎖已碎裂，想是被喇嘛用鉢擊碎的，那門也裂開了。

張展等人還忙着救人吶。

* * *

小玉兒看着五個喇嘛，咬牙道：「你們還等什麼，我已急不及待要送你們下煉獄了。」

眞是一句令人痛恨的話，五個喇嘛都怕去煉獄，西北藏人死了天葬，禮儀設在高山上，爲的就是高山最近天堂，死後升天，一轉輪迴還能成神仙，誰願意下煉獄被厲鬼折磨個沒完沒了的。

小玉兒這話令五個大喇嘛火大了，那比罵他們祖宗十八代還要火。

只見中間的喇嘛一聲怪叱，立刻間五個人把小玉兒圍在中間。

小玉兒人美衣華麗，紅衣喇嘛五團大紅影，這光景宛如五個太陽拱明月，更像是五隻老虎要吃小羊。

抖然間五個喇嘛移動着龐大的身子如同一座巨大的風火輪，他們一邊飛躍着，更把手上的大銅鉢擊打得比天上响的霹靂還震人耳鼓。

小玉兒沒反應，但祠堂門口的張展周桃花幾人可就吃不消了，紛紛往遠處閃躱，兩手把耳朵捂得緊極了。

* * *

小玉兒的雙目更亮了，彷佛兩

顆極亮的星星般的美，也好懾人心魄。

五個喇嘛圍繞着小玉兒，他們的動作很一致，顯然是受過十分嚴格的訓練，似這樣的場面，還眞不能在人多地方施展。

喇嘛們找來這裡當然是有原因的，城裡怎麼可以佈這「撼天雷」大陣，城裡也不能亂殺人呀。

韓家祠堂最偏僻，這兒也是宰人的好地方。

* * *

雙方這麼對峙着，漸漸的小玉兒半瞇起眼睛來，臉上一片祥和，全身正一股股、一陣陣的冒出如霧般的白霧氣把她的整個人也籠罩住了。

看上去是薄霧，但那巨大的聲音若想再穿進這層薄霧，那是絕不可能的。

小玉兒的臉上有了笑意，彷彿她走入仙境似的一副自在模樣。

但這情況看在五個喇嘛眼中，宛如受到奇恥大辱，在他五人眼中，就是把小玉兒的這種微笑表情當成了譏笑，當成了冷笑，那是叫人無法忍受的。

五個喇嘛幾乎火大了。

小玉兒却更加的自在了。

火大會產生急躁，有道是天乾物燥會生火，火能亂神，神亂則無章法，可謂險矣。

又道是：天燥有雨，人燥有火。

此刻高手對決，最忌的便是火燥，而小玉兒的自然反應便是敵人的功夫越高，她的反應越大，她就是發出一種令敵人無法忍受的急躁的笑意。

這就是武功上的內涵，這種功夫用之於官場可前程遠大，用之於戰場則克敵致勝，用之於決鬥則穩操勝券。

這就是武功到達極至的自然反應，那是小玉兒也控制不了的表現，說她已是天人合一，大概勉强說得過去。

要知什麼叫「混元」，什麼又叫「通天」，那就是以氣貫成天人合一，可達通往極限的內功精華，小玉兒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原是在進境中，如今經過五個喇嘛的「撼天雷音」大法的推動下，她已完全成功了。

她的這種祥和反應便是她的內力在氣順意隨之中產生的變化。

小玉兒幾乎笑出聲來了。

* * *

五個喇嘛在奔轉之中，忽聞得那大個子喇嘛發一聲吼：「殺！」

極短暫的稍歇，只見五團人影已往小玉兒撞擊過去，那威勢實在驚人。

小玉兒突然彈升近五丈高下，半空之中她拔劍，然後一聲尖叱：「殺！」

並非是一團或一片劍光，而是一絲劍芒發出極耀眼如電極光，小玉兒雙臂就緊握劍柄下射而下，她在五個喇嘛往外再閃的時候，七星劍直指甘天泉阻擋她劍勢的那個大銅鉢。

甘天泉的銅鉢阻擋個正着，然而小玉兒的七星寶劍却不可思議的穿過那一百五十斤的大銅鉢，幾乎沒入劍柄處，便也聽得牛嗥似的一聲嗥叫，甘天泉自胸口上方被七星劍刺入半尺許。

當小玉兒足踩甘天泉的大銅鉢拔動七星劍的時候，甘天泉已倒臥在血泊中了。

甘天泉死得直瞪眼，他再也不能把眼睛閤起來了。

這光景令四個剛站定的大喇嘛齊聲驚呼。

就在雙方這麼對視中，那大喇嘛立刻舉鉢再擊，現在四個大喇嘛邊擊着銅鉢，一邊還不住的吆喝着。

他四人自己在轉動，在原地打轉，可也令人看得眼花撩亂。

小玉兒不受惑，她冷傲的站着，七星劍直指天空，她準備再下殺手了。

突然間，四個喇嘛原地暴旋身，只見四隻大銅鉢發出「咻」聲不絕於耳，那黃豆般大小的銅珠勁射而出，大片大片的珠直射向小玉兒。

小玉兒也爲這種暗器吃一驚。

小玉兒也想不到銅鉢之中會有這種暗器。

七星劍就在面前急撥，一片劍芒護住面孔，這動作也是任何人，尤其是女人自然的動作，都怕傷到面孔破了相。

小玉兒在護面中拔身再往空中彈去，她無路可走只有往空中暴彈。

小玉兒的身上至少被小彈珠子打中幾十粒。

一般人只要中上幾粒就會不吃消皮開肉綻當場受傷，更何況這些小彈珠均是銅製的，不但勁道足，更因爲齊集四方射來，任誰也躲不過。

這四個喇嘛就等着小玉兒自空中摔下來了。

如果小玉兒眞的自空中跌下來，四個大銅鉢便會立刻往小玉兒砸過去。

四個喇嘛就是這個打算，也等着殺人了。

只不過情形並非那樣如願，因爲擊打在小玉兒身上的小銅彈珠正紛紛自小玉兒的身上落下來，就好像那麼多的銅珠是用手撒在小玉兒身上似的並未傷到小玉兒。

再看空中的小玉兒，她還好像

停滯有頃般忽然再馭劍直往那大喇嘛勁刺而下。

「殺！」

「噹！」

「噢！」

那大喇嘛自然的舉鉢迎擋，却也被小玉兒一劍刺在脖子上，只見這拔劍的喇嘛一聲怪叫，抛去手中銅鉢，雙手緊握脖子往一邊側去。

鮮血是握不住的，鮮血自他雙手指縫往外溢，這光景是活不成了。

就聽那最高大的，也是爲首的大喇嘛忍不住怪叫，道：「蜂蜜辣椒囫圇吞棗」。

這是什麼話，小玉兒一點也聽不懂，她忍不住的道：「什麼亂七八糟的，你被我嚇瘋了，瘋言瘋語是嗎？」

這高大的喇嘛這時知道小玉兒是聽不懂藏語的。

那另兩個喇嘛却在大大的吃驚了。

兩個人似乎還一直囉嗦，滿面不相信的樣子。

就聽那巨大身子的大喇嘛改以漢語，道：「妳……妳莫非習了咱西域失傳已久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嗎？」

原來那句「蜂蜜辣椒囫圇吞棗」乃是藏語，指的正是小玉兒習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

發音不同，意思一樣，小玉兒忍不住笑了。

但她也只是一個冷笑，便指着老番僧，道：「你怎麼看出來的？」

老番僧更是一驚，道：「暗器上身不入肉，內力反射有白霧，出拳五丈打死人，劍氣通天無人敵。」

他再看看小玉兒那種氣定神閒模樣，接道：「若練此神功，必從一歲至三歲就苦練，妳……不怕摔也不怕挨，妳是不是這樣？」

小玉兒也不得不暗自佩服這老番僧的見識。

是的，這四句正是小玉兒的所能，她再一次的冷笑，道：「現在知道晚了。」

不料她此言一出，那老番僧鬚髮怒張的對另外兩個番僧大吼：「你們別再出手，由師兄再試她一次。」

就見這老番僧抛下手中大銅鉢，足踏日月步，橫身風雷動，雙手箕張走罡步，一副狂獅出山林的架式。

小玉兒七星劍入鞘，她明白，這些番僧要以什麼看家本領對付她了。

小玉兒心想，你既不用兵器，大家對對拳掌又何妨？

就在她剛把七星劍回鞘，就聽得那老番僧厲吼一聲，雙掌立刻往小玉兒拍來。

掌風擊得一股旋風平地起，小玉兒不由大怒，抖手便是一拳打出：「接我一拳。」

老番僧的掌風才起，雙方距離兩丈遠，忽然間刮起的旋風隨着一股暗流「轟」的一聲撞在老番僧的身子上，打得老番僧一個就地滾，「蓬」的一下子撞在石階上。

老番僧張口吐出鮮血來，口不擇言的又是一句「蜂蜜辣椒囫圇吞棗」。

那就是說，小玉兒的武功正是他說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無誤了。

兩個喇嘛奔過去抱住倒地的老番僧，其中一人急呼叫，他叫的也是藏語。

人急了就會忘却一切的，他叫着：「雞不食米。」

另一個叫着：「狗不吃屎」。

這是什麼含意，只有藏人才知這是什麼意思。

只見那老番僧似虛脫般點點頭，又見這兩個番僧走至小玉兒面前躬身施禮。

「知罪，知罪，放咱們回去，妳已是咱們教中女神了。」

小玉兒問道：「剛才你們說什麼『鷄不食米，狗不吃屎』什麼意思？」

一個番僧解釋道：「咱們說的家鄉語呀！」

「什麼意思？」

「雞不食米是打不過妳，狗不吃屎是咱們投降。」

小玉兒冷笑，道：「你們投降了？」

一個番僧抬頭道：「向咱們的女神投降是應該的，女神是寬大的，自不會再留難咱們了。」

這令小玉兒有些啼笑皆非之感，她還眞不知要不要把他們都殺了。

她也忽然想起繼父，更想到李兆元夫婦二人，他們原是在大元堂養傷的，却被這幾個喇嘛找上門活活以「撼天雷」神功震死。

小玉兒越想越氣，道：「喂，你們把我當成神嗎？」

兩個番僧齊點頭。

小玉兒道：「如果你們的神要你們死，你們服從你們的神嗎？」

兩個番僧大驚，二人也面面相覷。

小玉兒道：「我是你們的神，我想要你們死。」

那番僧道：「神是慈悲的，神是救人救世的。」

小玉兒道：「神救的是好人，善人，神如果善惡不分，就不會有什麼煉獄了，是不是？」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們害死我家人，又把我的幾位大叔打成

重傷，你們就是惡人。」

又是一聲冷笑，小玉兒道：「當你們殺人的時候，你們已沒有生存的時刻了。」

突聽一個喇嘛大聲對另一個喇嘛說了幾句藏語，兩個番僧猛起身，分別退後兩丈遠。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你們想通道理，便也坦然的出招了，我說過，今天你們必橫着出去。」

這光景就要再一次的搏殺了，忽然間遠處傳來尖叫聲，這聲音甫落，馬蹄聲已在祠堂門口停了下來。

是的，丁香趕來了，只見她滾鞍下馬便奔入祠堂裡來了。

小玉兒只看了丁香一眼，她還等着面前兩個喇嘛對她出手。

丁香奔到小玉兒身前，急對小玉兒道：「玉兒，妳……還好吧。」

小玉兒道：「再好不過。」

丁香看看院子邊，兩個喇嘛已死，一個老的正在喘大氣，面如死灰。

丁香看得直搖頭，她心軟了。

她把身子擋在小玉兒面前，道：「玉兒，得饒人處且饒人，放了他們吧，夠了。」

小玉兒只是一怔間，三丈外的兩個番僧突然大吼一聲平飛而上，眞是太霸了，也太出人意料了。

小玉兒無法出拳，就聽得丁香尖叫一聲：「哎唷！」

隨之一口鮮血噴出來。

丁香竟被一隻大銅鉢撞擊得口吐鮮血往外倒去。

小玉兒不及阻擋，立刻拔劍躍身騰空而起，她厲裂的一聲尖叱：「血龍殺。」

嚄，只見漫天劍芒交叉穿梭般直往兩個番僧殺來。

立刻間，便聽得兩聲淒厲的嗥叫傳來，兩個番僧各挨七劍往外倒去。

兩個番僧地上倒，那老番僧忽然打出一隻銅鎚，口中大吼：「打。」

小玉兒回身一劍打中擊來銅鎚，「轟」的一聲那銅鎚中已噴撒出一股毒粉四散開來。

小玉兒幾個空翻上了屋頂，她再低頭看去，還眞的把她嚇了一跳。

只見有一包毒粉落在一個倒地番僧身上，便聞得一股子「波波」之聲，那屍體慢慢的變成泡沫，而後變成一堆爛屍，而後一堆白骨。

那老番僧大吼：「我教與妳誓不兩立。」

小玉兒道：「那是以後之事，你是看不到的。」

她躍下地來，忽然出拳，只聽得連聲暴響，早把那老番僧打得又是一陣吐血而亡。

這時候張展立刻奔到丁香身前，他抱住丁香大聲叫：「妳……妳爲什麼……唷。」

丁香也伸手去拉小玉兒，道：「玉……兒……我……不 想 妳多……殺人……吶……」

小玉兒黯然了。

她對張展幾人道：「你們快收拾，把死了的人埋掉，我先爲阿姨療傷。」

丁香道：「我怕不行了。」

小玉兒道：「容我試一試。」

就見張展把幾個未傷的人找來，把院中死了的五個番僧抬往祠堂外去。

小玉兒以她那雄厚的通天神功爲丁香療內傷，那丁香頓然覺出體內升起一片柔和的熱流不住的在她受傷部位不停的游動，便也引得她閉目很想大睡一場。

只不過半個時辰，丁香已呼出一口大氣，她好多了。

小玉兒鬆開手，她對張展幾人道：「你們好好照顧丁阿姨，我回去了，只不過我要對各位叔叔阿姨們說一句，以後安份的過日子，也叫兄弟找個好營生，阿姨們留存下的銀子應該夠了。」

她語重心長，十分誠懇，那張展急忙點頭，道：「小公主，妳怎麼吩咐，咱們就怎麼做，咱們大伙早就聽妳的吩咐了。」

張展轉而對厲長風與陶愛、于飛幾人，又道：「小公主的話你們大家也都聽到了，本來嘛，歪路走久了會跌跤，夜路走多了遇見鬼，咱們這骨架，咱們這腦袋瓜子，沒有比人差的，手能捉肩能挑什麼事情幹不了，偏向人施暗妙手，回去告訴弟兄，從此『鐵』盆洗手了，八百里秦川不許他們再扒偸了。」

大伙一聽齊點頭，也衝着小玉兒點頭。

小玉兒安慰地笑了。

小玉兒去取馬鞍上一袋銀子，那是百寶莊得來的，她提着要送張展他們，却被大伙拒絕了。

周桃花幾乎落淚，道：「小公主，妳家如今遭變故，正要銀子去打發，咱們不少這一點，妳若定要給，倒不如把咱們殺了吧。」

陶愛攔住小玉兒，道：「小公主，這可千萬使不得，妳把咱們當人待就叫咱們感激了，還能收妳的銀子？妳千萬別叫咱們痛苦難過了，這比打咱們還不好受呀！」

小玉兒不再堅持了，她對幾位重重點頭，道：「你們，你們都是好人，我知道你們夠義氣，如果不再做本行，你們會更完美，因爲我在這幾年裏發現，江湖上有多少人吶，他們表面仁義，骨子裡却……唉……」

張展接道：「他們骨子裡男盜

女娼。」

小玉兒道：「你們快把阿姨送回船上去，用好的傷藥餵她吃，我阿姨也要回武關了，她……」

小玉兒未說下去，她騎上馬黯然的走了。

那麼有人會問，只聽過金盆洗水，銀盆洗脚，可沒聽過鐵盆洗手的。

那可是一句老名詞，也是妙手帮的行話，相傳在秦川有位妙手高人，比「閃電手」白樹人的輩份高了不知多少輩，此人的老爹是個大舌頭，說出話來滑腔走板不正確，好像缺嘴說的話，有一回他偸了一把銀子回到家，正遇上他爹沒錢花，他便雙手把銀子送他老爹了。

然而，這位老爹的脾氣大，罵他兒子銀子來路不正，銀子髒，便指着他二門放的鐵盆大吼：「爹不屑於，我也不會要。」

原來「鐵盆洗了」他唸成「爹不屑於」，可也未把意思說錯，所以後來凡是扒手决心不幹，就會說這句「鐵盆洗手」，如今陝西的扒手小偸仍然知道這句話是他們的行話。

* * *

大韓家祠堂又沉靜了，當丁香被人抱上馬背，受傷的厲長風與蕭音等也吃力的跨上馬背，這一行原本是痛苦的，但他們的面上却有了笑，那是發自內心的笑。

笑是一種表現，當他們答應小玉兒「鐵盆洗水」的時候，每個人的面上便有了笑，心情上輕鬆極了，好像他們已經立地成佛了。

* * *

小玉兒心中塞滿了悲痛，她應該快樂的，不論她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她的年紀，她的心智，她的武功，甚至她的際遇，每一樣條件她都足以快樂的，然而却恰恰相反，她一點也不快樂。

小玉兒是痛苦的人，她認爲這世上眞的缺少調合了，人們有幾個是爲衆生？

廟裡的高僧嗎？他們把自己困在廟中唸眞經而不走出來親親民，那如何稱得上救民？充其量獨善其身，而談不上普渡衆生。

官家更不用說了，如果苦果他們吃，去造福於人民的，只怕沒有人十年寒窗拚老命了。

小玉兒眞的看穿這個世界了。

* * *

現在，小玉兒到了家門了，她再也不打算走出門，當她抬頭看着大元堂的門關得緊，心中那份酸楚，忍不住落下串串清淚。

小川馬拴在門口，小玉兒上前拍門，於是門開了，是小弟史天生開的。

史天生一見小玉兒，立刻抱緊了小玉兒雙腿大哭：「姐，姐。」

於是，又一個娃兒奔來了，「表姐，表姐。」

淚眼中的小玉兒再看，是李强生呀。

其實李强生也是小玉兒她娘生的娃兒呀。

* * *

走進門，反身關上門，小玉兒走到後屋，却只有金娘子一人正跪在堂上。

「娘，伙計們呢？」

金娘子拉過小玉兒先是一場抱頭大哭，小玉兒拚力强忍，才堅强的道：「娘，我已經殺了那五個可惡的番僧了，一個也不放過。」

金娘子道：「必是丁香告訴妳的。」

小玉兒道：「是的，娘，我去了韓家祠堂。」

金娘子道：「當時娘眞想拚命，可是……可是……你同你的兩個小弟沒人照顧啊！」

小玉兒拭淚，也爲金娘子拭淚！

她看着桌上靈位，道：「娘，繼父埋了？」

「同姨媽姨丈一齊下葬了，早早入土早超生，我不想把三具棺材擺得太久！」

小玉兒道：「前面伙計呢？」

金娘子道：「妳繼父已死，何人主持看病，把伙計辭退也好省却家計開銷。」

小玉兒道：「繼父後街還有三口，他們好可憐。」

金娘子道：「我把大部份的存銀送給了他們，答應他們用完再送，唉，我們幾個也可憐！」

小玉兒道：「還是請個女婢吧！娘，銀子我有。」

小玉兒把銀子、銀票全取出來了，算一算也有兩千多兩，她一路上用太少了，其實她頸上掛的龍玉珮，手上握的七星劍，那才是無價之寶吶！

* * *

金娘子等到一切平靜，小玉兒走回她的地室時候，她才去找小玉兒。

走入地室門口，金娘子拍拍門，道：「我知道妳累了，可是這件事太重要了，非等妳定下心來才能告訴妳，小玉兒呀，開門讓娘進去再說。」

門開了，小玉兒在抹淚，她回到地室才痛快的哭，哭她的命不好呀！

人的命眞的是天定的嗎？那麼她的命，上天給得太不公平了，憑她的能耐，她可以伸手就有，張口就來的人物，她却是如此孤獨，尤其是她的生理上的變化。

母女兩人對坐在一起了！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何志欽威脅黎玄幫他翻譯番文；黎玄知道這惡奴得到譯文後，必然將他殺害，故亦暗記譯文中的精華。待何出手時反將他扣住，卒被何走脫。何小七請求柳上惠爲小林治好「洩氣」，柳因和「八荒散人」有恩怨而拒絕治療，使小林再遭畢熙欺負，畢熙窮兇極惡，這回遭到報應，被何志欽、李笑、柳大元挫敗……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神醫藉詞會診　淫徒得到懲罰

柳大元的住處很遠，要走五六天。

要是在平常，一天多一點即達，這麼側着走，像兩隻螃蟹，自然慢了很多。

這天晚上，居然遇上了眞一的小徒妙華。

這是她以前的徒弟，離開她到別處主持一個小道觀。

他們在一小村莊附近相遇。

今夜月色好，要不，妙華也許不認識師父了。

只不過她對師父這樣子却大不了解。

妙華還很純潔，對男女間的事還一知半解。道：「師父怎麼哩？」

「一言難盡，妙華，回去再說。」

妙華小道姑把他們引回小道觀，這兒另有一小道姑，只有十五歲，是妙華的徒弟。

眞一道：「妙華，叫妳徒弟去燒水洗澡，我告訴妳一切。」

「是……師父……」

眞一當然要編一套詞兒，怎能實話實說。

「爲師和一高手動手重傷，奄奄一息……幸虧這位少俠以本身內功救我……但因爲師的傷勢太重，只有『三竅合』之法有效……」

「『三竅合』？」

「是的，就是口、臍、陰三處密接，結果不知爲什麼，插入就拔不出來了……」

妙華雖是二十五歲，但這方面知道得太少，自然被她蒙住，道：「師父怎麼辦？」

「去找名醫柳大元。」

「這倒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人選。」

眞一搖搖頭，道：「妙華，只怕很麻煩。」

「總不能永遠拔不出來吧！」

眞一眞想大哭一頓。

過去她從來都怕人知道，要是這事傳出江湖怎麼辦？

水燒好了，兩人去洗澡。

一路奔波，身上又髒又臭。

兩人洗澡也不談一句話，妙華爲她步罡拜斗，祭拜天地，化符燃燭，唸咒一番，結果沒有用。

此刻眞一對畢熙倒透了胃口。

畢熙的威風也使不出來了，甚至還要哄着她，洗澡時畢熙摸她的奶子，被她摑了個耳光。

第二天晚上上路，由妙華一路照料，三天後到了柳大元家中。

眞一含羞帶慚地說了一切。

她沒有說謊，說甚麼重傷後「三竅合」而拔不出來。因爲柳大元是方家，也不會相信。

一旦被他拆穿，弄巧反拙就划不來了。

柳大元聽了也沒有表示甚麼，

却道：「這男方是……」

「大夫，可否保密。」

「爲甚麼要保密？」

「大夫請原諒！」

「至少妳該告訴我，他的身手如何？」

「很高。」

「是不久才高起來的？」

「是……是的。」

「多大年紀。」

「二十二。」

「人品呢？」

「不怎麼樣……」

柳大元沒有再問，却道：「這種病柳某聽說過，到目前爲止，也未治療過，所以必須研究一番。」

「還要研究？」

「正是，醫生不是萬能，名醫也不是萬能。」

「要研究多久？」

「至少也要三五天！」

「天哪，要那麼久？」

「如果你們等不及可以另找別人！」

「柳大俠，明知你不能治也就沒有任何人能治了！」

「那却未必！」

「研究的結果有幾成把握？」

「五成！」

「五成，那不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

「對，有一半的成功希望就很不錯了！」

隨後是檢查下體。

眞一認了，反正倒了楣，不認也要認。

要是柳大元也治不好，她要抽冷子把他的東西切斷。

柳大元看得也很仔細，上看下看，站着、臥着、坐着、側着甚至還叫他們倒立着看看等等。

他倒是不像那個老儒醫，邊看邊捂鼻子。

看完之後，柳大元道：「他那東西有多長？」

眞一低聲道：「大約八寸多一點點。」

「糟！」

「怎麼哩大夫。」

「越長越糟，頭部如陷入子宮內，壞死其中，對男女雙方都不利！像一般四五寸長就好多了。」

當初眞一喜歡粗的長的，目前她多麼希望那東西只有二三寸長。

其實要是只有二三寸長，就不會拔不出來了。

可以說拔不出的另一原因正是太粗太長塞得滿滿的沒有一絲孔隙，加上水中造成眞空，以及異常痙攣，而劇烈收縮失控，這是主要原因了。

總之，原因不止一端，巧合湊在一起，就出了醜哩！

第一天沒動靜。

第二天也過去了。

到了第三天，柳大元處有人求見。

眞一和畢熙本以爲是求醫的病人，那知竟是前來觀摩研究的同行——中醫，也就是國醫。

他們聽到有此奇特的病例，尤其是由柳大元來治療，眞正是千載難逢，機會不再了。

於是數百里內的儒醫，成羣結隊而來。

眞一一問柳大元的小徒弟，小徒弟照實說了。

畢熙和眞一大驚。

他們的消息怎麼如此靈通呢？

這又是一個「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例子了。

「柳大國手。」眞一道：「無論如何，你不能讓這人看到我們兩人。」

柳大元爲難地道：「這只怕辦不到吧！」

「爲甚麼辦不到，你可以拒絕呀！病人有隱私權……」

「話是不錯，但你們已經變成公衆人物，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眞一道：「柳大國手，我們是付費五萬兩求醫的，希望能尊重我們。」

柳大元道：「他們以天下蒼生的病痛爲理由，要求觀摩學習，我不能拒絕。」

「觀摩學習？」

「是啊！這件事有很大的學問。」

「大國手，眞的如此，只怕我會自殺。」

「可千萬別想不開。妳就是自殺了，也解決不了問題，還是鬧得滿城風雨。」

「大國手，你要看我們的笑話？」

「不是，我是治病救人的醫生，有此機會，而天下同行要求觀摩研習，以便再有此病例也好救人，試問，如換了二位，能拒絕嗎？」

眞一道：「我當然會拒絕！」

柳大元道：「眞一，如果妳是我，到那時候妳也不會拒絕的。」

「大國手，非讓他們觀摩不可？」

「正是，反之，我就是逆天行事，有干天和了。」

「可否答應我一個要求？」

「請說。」

「不要讓我們的面孔出示他們面前。」

「這……好吧！這一點我勉强答應。」

「如能全部拒絕，」眞一道：「我再加五萬兩。」

柳大元道：「妳就是再加十萬，我也會那麼辦。」

第四天已有五十餘人來此。

當然，其中也有武林高手而不是醫生的。只不過他們素日涉獵醫典及「本草」，對醫道也頗有研究。

對這些人，也不能拒絕。

這只好招待了。柳大元說，不勝其擾。這天畢熙和眞一被弄到一個大屋子中。

把他們放在床上，全裸而在他們身上蓋了一件白被單。

一些國醫(包括不會成功的)及一些高手濟濟一堂。

他們都好奇地望着一張大床上白被單下的兩個人。

這兩個人此刻是什麼滋味？

眞不如兩隻人前表演的猴子。

因爲猴子並不知道自己卑微，博人一笑，即使知道，也不算丟人。

他們是萬物之靈的人類啊！

萬物之靈的人，躺在床上，將變成一些人研究的對象，這那裡及得兩隻猴子。

衆人竊竊私語。

有人說是一對青年人。

有人說八成是一對中年人。

也有人說是老人的。

還有人說這兩人的下體構造必然是畸型的。

這說法也有很多人相信，要不，怎麼別人都能出來，他們拔不出來？

這工夫柳大元出現在大屋之中，抱拳道：「各位同業……各位同道，歡迎，歡迎！」

一陣掌聲傳來，「柳大俠好！」之聲不絕。

「各位好！」柳大元道：「本來當事者十分反對這次觀摩盛會，但各位的反應强烈，再說這也是增長醫療知識的最佳機會，本人無法峻拒。」

「柳大俠乃是一代大國手，自然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也許幾百年遇不上一件。」

柳大元道：「是的，在下聲明，各位可以提出問題，就在下知道的事回答。」

「我們還要看看實際情況。」

「當然，當然，只不過當事人的面孔，這是要絕對保密的。」

「怎麼？懷抱琵琶半遮面呀？」

「各位要看要知的不過是醫事常識，和這二位是誰不相干，請各位遵守約定。」

衆人似乎有點失望。

於是有人道：「請柳大國手把被單揭開吧！」

柳大元上前一扯，大屋子中一陣嘩然。

兩人是側臥在大床上，全身一絲不掛。

當然，二人的頭臉上有布罩。

有人要往上衝，因爲站在側面的人，看不到他們下部連接之處，只能看到背部及臀部。

「各位千萬要遵守規定，絕對不能超過三步以內。」

「可是我們看不到。」

「不妨，在場各位每一位都可以看到，而且可以一看再看三看五看。」

衆人認爲滿意。

柳大元道：「請各位繞床慢行，不就可以看到一次、兩次三次了嗎？而且直到看得滿意爲止。」

果然，有人叫「好」！

大家繞床慢行，任何一個角度的人，都有機會看到他們下體連在一起的部位。

於是有人建議，讓他們站起來。

柳大元不反對。

他們二人站在床上。

這是百看不厭的景象，於是又有人道：「柳大俠，我要問幾個問題。」

柳大元道：「我知道的一定回答。」

這人道：「他們是在何種情況下交媾的？是不是那時受了驚駭而分不開？」

柳大元道：「不是，他們在浴池中交媾。」

衆人嘩然大笑。

那人道：「柳大俠是說他們在水中交媾，灌進了水？」

柳大元道：「按理推斷，是灌不進水的。」

「爲什麼？」

「因爲女方體內有空氣，男子陽物插入，加之又很粗大，就像喞筒一樣，會把空氣排出體外進不了水。」

這人又道：「柳大國手剛才說，男方的東西很粗大，到底有多大？」

柳大元笑笑道：「我沒量過，估計前端和鴨嘴差不多，長逾八寸。」

又是一陣嘩笑，竊竊私語。

有人說和驢的差不多。

也有人說和武則天的面首薛懷義和張昌宗的差不多。

另有人道：「柳大俠，這女人是妓女嗎？」

柳大元道：「不是。」

「這女人生育過嗎？」

「似乎也未生育過。」

「既未生育又非妓女，她怎能受得了？」

又是一陣爆笑。

柳大元道：「男女之構造，除非太畸型的，應該可以適應的，再說女人也有大小寬緊之分。」

「請問大國手，這男方年紀不大吧？多大？」

「二十有二。」

「女方呢？」

「五十左右。」

「哇……」衆人又鼓噪起來，有人道：「五十歲的女人居然受得了一個二十二歲，又這麼粗大的男人，這是什麼人？」

柳大元道：「有言在先，這一點恕難奉告。」

於是有位儒醫道：「大國手，你以爲爲何能造成這種怪事？」

柳大元道：「興奮異常，是主因，君不見也有人在交媾進行中興奮過度而死亡(鬆死)的嗎？」

對，的確有這種事。

這種事倒是屢見不鮮，也就是「脫陽」，俗稱「大洩身」。

另有人問道：「柳大國手，一個五十歲的女人有此巨大的收縮力能夾住陽物不放嗎？」

柳大元道：「那是由不得人的，人體內有一種潛力，不可思議，當然，我們要是以兩位大力士各抓住一人大力一拉，一定能拉開的，那樣成嗎？」

有人大聲道：「那就拉斷了。」

有人道：「不一定會拉斷，因爲那東西不容易斷。」

另外一人道：「倒可能把女方的子宮拉出來。」

一時之間，七嘴八舌，議論紛紛。

這時一位老成持重的儒醫道：「柳大國手應該談談治療之法，分開之道了吧？」

「當然，在下要當場實踐。」

「鍼(針)灸？」

「對，治此怪毛病，鍼灸最有效。」

畢熙及眞一恍然大悟，聽柳大元的口氣，似乎十分有把握，眞正是一代國手。

既然有把握，爲何不及早動手爲他們分開？

事實上這些人是柳大元召來的。

兩人來了不一會，柳大元認出男的是畢熙了。

因爲不久前他見過畢熙那副不可一世的樣子，甚至連衣衫和鞋襪都沒有換過。

加之眞一說他二十二，武功又高。

試想當今武林還能找出幾個二十二歲武功很高的年輕人來。

爲了教訓這一對荒腔走板的男女，也趁機發揮教學功能，嘉惠人羣，他暗暗地發出了請帖。

他要兩人丟個臉，這也是報應。

柳大元自袖內取出了一個麖皮袋，裡面幾十根銀針，有長有短，有粗有細。

他道：「這種情況，大多是局部筋肉僵化，時間過久，就會壞死。」

有人道：「請問他們的有未壞死。」

柳大元道：「他們連在一起的兩天兩夜之後男方的已經壞死了。所以此刻分開，重要是女方內部還能蠕動。當然，要下鍼才能蠕動。」

名醫定鍼，得能親眼目睹，機會難再。

數十人都一擁而上。

定針「三陰交」和「三陽絡」。

有人道：「請大國手講解一下如何？」

柳大元道：「『三陰交』和『三陽絡』是對照的，三陽症可引到『三陰交』去治，三陰病可引到『三陽絡』去治……」

名醫一席話，又豈止勝讀十年書。

柳大元道：「引邪氣時要聚氣，氣聚後還要散氣，要用散針……」

這些，當然一些醫生也懂。

只不過下針定穴位置及手法却大有學問了。

柳大元道：「內經有云：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導陰。主治男女生殖器病症，且包括疝痛及下肢神經痲痺。」

有的人振筆疾書。

在目前，柳大元的話幾乎即爲金科玉律。

柳大元續道：「取穴應正坐或仰臥，三指按在內踝骨邊上，即內踝正中直上三寸處，外側與『懸鐘』相對，在脛骨之後緣取穴……」

有人問：「要不要灸？」

「要，半炷香時間，針五——六分，」柳大元道：「本穴爲肝脾腎三經之交會，所以補脾之下，間接可以補腎陽養肝陰，有氣血兩補之功。」

室內鴉雀無聲。

定了針，柳大元不時捻捻針。

現在，床上兩人有了動靜。

只聞他們(尤其女方陰戶內)有了聲音。

那聲音很難形容。

像水聲，不，有點像攪拌漿糊之聲。

事實上陰道內蠕動開始，甚而加劇，會發出這種聲音來。

有些人把頭伸到床上兩人下體不到一尺處仔細察看其效果及反應。

蠕動越來越劇烈了，眞正是名醫名鍼。

看的人自然以醫生爲多。

當然，也有些是武林中人，此刻却是以好奇或色情的微妙心理伸頭看望的。

這是男女交媾奇觀，百年千年難得一見。

聲音越來越大。

引頭引頸之人由於太近了，那陰戶內蠕動太烈，濺出湯來，濺到了這人臉上。

也有人嘴上濺了不少。

柳大元燃上艾草灸烤，不時捻針。

大約兩三盞茶工夫，大喝一聲「拔！」

兩人行動一致。

因爲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自救的機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兩人各自向後一退一拉，只聞「卜嗤」一聲，湯汁四濺，弄了觀者一臉。兩人已經分開了。

屋內立刻爆起一陣如雷掌聲及喝采聲。

男的那東西已壞死。

由於不斷地拉扯，已拉長到一尺二三寸光景，呈黑紫色，已起了縐褶，像大腸麵線裡的腸子。

由於分開後心身俱暢，男的歡呼一聲。

女的也長長地吁了口氣。

女的陰部被這麼粗的東西在裡面六七天，又不斷拉扯，如今拔出，都翻了出來。

那樣子自然是很不「養眼」的了。

正因爲這一男一女兩人的東西不好看，衆人才更要看清楚，世上的至美與至醜都有人看。

男的長度，可能是有史以來男人尺寸最長的紀錄，有人用尺量了一下，一尺二寸三分。

女的翻開來的幅度，大概也是一項紀錄。

這工夫有人道：「大國手，我們今夜學了不少的醫學新知，十分感激，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這兩人是誰？」

柳大元道：「柳某有言在先，這一點恕難應命。」

這的確也不能强迫他食言。

有的人正打算離去了。

那知就在這時，忽自人羣之後躍起兩人。

這兩人都是年輕女人，越過人羣，落在床上之前，又把床上兩人的面罩揪了下來。

兩人的本來面目立刻露了出來，兩人也發出驚呼。

他們本以爲已經分開，除了柳大元之外，無人知道是他們兩人，還算差强人意。

這麼一來，眞是甚麼都完了。

有人失聲道：「女的不是眞一道姑嗎？」

另一人道：「是啊，五十多的女人，和一個年輕男人玩個分不開了，這可眞是大笑話了。」

另外有人嘎聲道：「這男的不是，『癟十』嗎？」

叫他「癟十」，他固然不愛聽，但任何時候叫都不比此刻聽柳大元的口號刺耳。

兩人面對着百十隻眼睛，也大致看清了床的四周的一些人物。

其中有「狐叟」，畢熙以爲，師父並沒幸災樂禍的神色，似乎只有難過和哀傷。

其中還有「白馬山莊」的米氏兄弟，和米振山、振海、振江等，但莊主米振宇則未來。

另外有「勾漏三寡」如「白寡」歐陽雪、黑寡黃綺年等。

「品花老祖」聶天聲也來了。

「白衣老祖」宮奇及「太平老祖」曲以直等也到了。

當然還有很多武林人物。

其中居然還有小林及何小七。

當畢熙的目光與兩小相接時，就像碰上鐵板一樣，立刻折回。

這是他一生中一文不值，最最人格掃地之時。

到底是誰揭去了他們的頭罩？是兩小嗎？當然不是，小林不會作這種事的。

儘管他恨畢熙的善變與狡詐。

原來是米珠和凌珈。

她們逃離金陵不久，本要出家，就聽到了柳大元要爲二人「分開」的耳語，甚至有人猜出這二人之一可能是畢熙。

兩女受過畢熙的玷汚迫害，非來不可。

在緊要關頭，她們揭下了他們的頭套，立刻離開了現場。

因爲她們蒙了面，僅能自身體上看出是年輕女人，却不知她們是誰。

這也是爲了不使長一輩丟人現眼。

凌珈是「北神龍」之女，她不能爲老父丟人。

米珠也是「白馬山莊」的少莊主，聲勢顯赫。

所以二人一揭就走。

她們以爲，這對二人的懲罰已經夠了。

至少畢熙那東西已拉長到一尺二，已經壞死，今生是完了。大仇已報，殺了他反而便宜了他。

當然，二女一時匆忙，並未發現小林及何小七。

畢熙及眞一此刻呆立在床上，百十隻眼盯住他們。

有人道：「我還以爲是誰哩！一個道姑，是色中餓鬼，一個是低三下四的奴才『癟十』。」

另有人調侃地道：「『癟十』這東西一尺多長，蹲下大便只怕會拖到地上，穿褲子可以掖去腰帶上，免得在褲襠內丟丟噹噹地……」

衆人大笑。

現在二人的臉皮已經痲痹了。

柳大元未料到有這變化，也楞在一邊。

「狐叟」淌着淚走了。

眞一的小徒本在門外張望，看到了一切。

當她師父的面罩被人扯下時，她也傷心地掉頭而去，因爲她的師父太不像話了。

人漸漸地散去。

只有小林和何小七柳大元留下，但已不在這大屋之中了。

眞一要了些藥，留下治療費用離去。

畢熙還有痲煩。

那東西壞死，必須切去，就像人的腿壞死，如不切去會有生命危險一樣。

「柳大夫，請告知是否要切去？」

柳大元道：「本來要切去的……」

「怎麼？大夫是說可以不切？」

「在一般同行來說，他們非切不可。我另有一法可以不切。」

「不知還能不能用！」

柳大元哼了一聲道：「再不悔改，你會萬劫不復！」

「是的，柳大俠……」

「我給你服一種藥，鍼灸一下，可以不切除，但今生已不堪再用了！」

「多謝柳大俠帮忙。」

「但你要記住！再作壞事，我還能使它一截一截地爛掉，最後連命也送上！」

「柳大俠請相信我，我今後一定脫離海天帮了！是不是大俠給我的葯之中有一種葯會使那東西到了某一時間開始腐爛？」

柳大元不答，小聲道：「如在一年以內不作壞事，我會自動送解葯給你。」

有此結果，畢熙已經滿意了。

他已經考慮過，把東西再切斷分開。

切斷總不如完整保留好些，儘管不能用，就算作擺設好了，看起來也很壯觀。

畢熙臨行之前，要求見見小林。

柳大元來見小林，道：「畢熙要見見你。」

小林搖搖頭，道：「柳前輩，我不見！」

「怎麼？你不能原諒他？」

「他玷汚了我所有的女友，只有小七沒有，甚至還在人前侮辱我，要我把他吃剩下的『接羅』吃掉，當然，這些還不要緊，重要的是，他並未悔改！」

「你敢斷定？」

「十之八九。」

「那麼有把握？」

「剛才他發現我們在此時的眼神中，沒有一絲一毫的懺悔或羞慚神色，只有狠毒。」

柳大元出來對畢熙搖搖頭。

畢熙一言不發就走了。

* * *

小林和何小七在路上遇見了米、凌二女。

二女想廻避已經來不及了。

小林道：「凌珈、米珠，妳們在避我？」

凌珈道：「沒有。」

小林道：「妳們揭下了畢熙眞一道姑的面罩對不？」

二女想否認，但知道否認也沒有用。

「我知道二位恨畢熙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麼？」

小林道：「算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好在妳們失身不是自願的。」

「你到底知道什麼？」

小林不說，二女非逼他說不可。

小林道：「我知道妳們在秦淮河上……」

米珠大聲道：「『癟十』以救我們的父母及家中親人爲威脅，我們不得不……」

小林道：「以妳們父親的地位來說，有必要受他的威脅嗎？我曾經聽到你們在畫舫中打情罵俏的交談，那一次我本想去救妳們的。」

「聽了我們在和他打情罵俏而掉頭離去？」

小林未出聲。

凌珈道：「對，我們和眞一差不多，被玩過之後，就上了癮，三天沒有男人無法安眠！」

凌珈拉着米珠走了。

何小七大聲道：「二位姐姐請留步！」

凌珈道：「妳別婆媽！得了便宜賣乖，妳獨自享受吧！」

小林沒有追，只是連連地嘆氣。

何小七道：「小林，也許她們眞的是爲了家人的安全。」

「一個是『北神龍』之女，一個是『白馬山莊』的少莊主，我不信她們放浪下流的動機是爲了家人。」

「小林，她們會每下愈况的。」

「我無能爲力。」

何小七道：「畢熙這個王八蛋害得她們走上這條路，太便宜他了。」

小林道：「的確便宜了他。」

* * *

此刻的畢熙滿腔仇恨。

他的確並未改邪歸正。

他恨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柳大元在內。

他聽出，柳大元本可提早爲他們分開，却故意延後數日，先說沒把握，却在那些儒醫及武林中人面前保證可以分開他們。

他仇恨一切。

現在，他在河中洗澡，很珍惜那東西還保存着。

雖然已不堪用，有，總比沒有好些。

說不定有一天能用了，那可就有用武之地了。

他洗着這巨大的東西，一點感覺也沒有。

就在這時，岸上來了三個人。

畢熙不由暗暗皺眉，竟是「海天幫」的人，有副幫主匡英和馮稼昌，還有長老孫海。

匡英抱拳道：「畢幫主，呼延幫主要吾等恭請幫主回幫……」

畢熙道：「本座還有私務未了，暫時還不能回去。」

匡英道：「呼延幫主說有要緊的事，一定要把畢幫主請回去。」

「一定要請回去？」

「是的。」

「好大的口氣！」

馮稼昌冷冷地道：「對別人來說，這口氣是大了些，但對『瘸十』說話，我以爲不算甚麼……」

畢熙心頭一震。

這似乎已經挑明了，要收拾他。

畢熙作夢也想不到，有一天他會被副幫主以下的人如此稱呼。

他要出水穿衣。

他發現他的衣衫不見了，本是放在沙灘上的一塊石頭上的。

赤身裸體和他們動手嗎？

這太不好看了，尤其，這東西拉長一尺二寸多，且呈黑紫色。

可是他不能永遠躲在水中。

出水和他們動手，也不是他們的敵手。

他無法應付這三人聯手。

衣衫在他們手中怎麼辦？不能戰也不能和，只有逃走一途，好在他水性好，鑽入水底不見。

這是一條小溪，最深處不過四五尺深。

溪流不甚湍急，但不知他去了上游或下游。

三人一研究，分三路追。

一人往上游兩人往下游，而且一岸一個。

結果畢熙在上游兩里處探頭察看，似沒有人追來，可是沒有衣衫怎麼辦？

他發現半里外有一農戶，戶外衣架上晒了衣衫，此刻是夕陽西下，山中暮色已濃時刻。

不一會天就黑了。

赤着身體伏行，那東西長，在兩腿內側抽打着，發出「啪啪」一聲。

也許就是這聲音，召來了馮稼昌等人。

三個人「哈哈」笑着，指指點點地圍住了他。

長老孫海道：「馮座，匡座，這個人是咱們『海天幫』幫主嗎？」

「過去是啊！」

孫海道：「不會吧！一個幫主會這麼狠狽？」

馮稼昌道：「今後他不是了，而且奉命除去這個曾經在本幫掛名當幫主之人……」

畢熙不由心驚肉跳。

所謂「奉命」不就是奉呼延覺之命嗎？

正是：出多大的鋒頭，栽多大的觔斗。

過去數月，由一個江湖上的小人物一躍而爲「海天幫」幫主，也不過是贏了呼延覺幾招而已。

一旦他倒了楣，呼延覺就會打他的落水狗。

孫海道：「世上居然有這麼長的東西！」

匡英道：「據呼延覺幫主說，他和眞一道姑玩床上遊戲，拔不出來，過了五六天才由柳大元爲他們分開，拉來扯去，自是越拉越長，由於已經壞死，所以失去了伸縮性了！

孫海道：「大概是不能用了吧？」

匡英道：「可以讓他『自己』試試看……」

畢熙也知道，此刻說甚麼也不成。

孫海背上有一團衣衫，正是他的。

他要擊敗這三人不可能，但至少可以搶到衣衫逃走。於是他抽冷向孫海出了手。

抽冷出手，又是對付一個長老，幾乎使孫海中掌，至少已把衣衫抓到了手。

只不過匡英立刻補上。

畢熙一手拿衣，一手出招。

自然是他最最凌厲的招式了。

匡英一退，馮稼昌又補上，孫海也自後面攻上。

畢熙逼退了馮、孫，匡又反撲上來。

他想抽身幾乎是不可能的。

光着身子，下面「劈哩叭哩」直響，是很分神的。

要是在此之前，他一人應付這三人，大約可保平手。

要是應付得當，先擊倒孫海，再一個一個地攻擊，也有致勝的希望。

現在是不成的了。

才不過六七十招，他的屁股上被踢了一腳。

似乎三個人都想伸手揪住他那東西。

那東西忽然間長了許多，的確有「鞭長莫及」的煩惱。

不一會，又被匡英砸了一掌，只是不太重而已。

一旦失去信心，情況就越來越不妙。

匡英道：「呼延幫主說，把他弄回去有重賞！」

由此可見呼延覺有多麼恨他了。

就在畢熙又挨了馮稼昌一掌搖搖欲倒時，忽然有個蒙面人一射而至，一腳就把孫海踢了個四仰八叉。

匡英撲上未出一招半，也被掃了一掌。

馮稼昌以最凌厲招式攻上，也未走過三招半，被一肘砸出。

這蒙面人挾起畢熙長身而起，一掠就有十丈左右，不久失去了踪影。

一掠十丈不算甚麼，挾個人一掠十丈就駭人聽聞了。

三人都受了傷，也都不重，孫海道：「兩位副座知不知道這蒙面人是甚麼來路？」

馮、匡兩人都微微搖頭。

匡英道：「至少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女人。」

孫海道：「會是眞一道姑？」

馮稼昌道：「絕對不是。」

匡英道：「不會是她，第一，她沒有如此高超的身手，其次，她和畢熙連在一起時，對他十分厭，她已知他那東西不能用了，那種女人又怎會念舊情。」

馮稼昌道：「匡兄的分釋完全正確。」

孫海道：「這人爲甚麼要救畢熙？」

匡、馮二人都不出聲。

孫海道：「會不會很欣賞他的尺碼？」

匡、馮二人低聲道：「老孫，愼言！我們回去覆命。」

此刻畢熙十分慶幸此人救了他。

他也看出，這是一個女人，年紀却很大了。

至少此女的年紀要比眞一大得多。

這麼大的女人，見他赤身裸體，可能也聽到了三人的交談，爲什麼還要救他？

畢熙也想不通。

奇的是，這女人居然把他弄到眞一的小道觀來。

是眞一嗎？當然不是她。

在身材上看來就不一樣。

此人把他放在床上，仍未扯下面罩，道：「是怎麼回事？」

「前輩救命之恩，晚輩終生不忘。」畢熙拜下去了，然後匆匆穿上衣衫。

「慢着，先不要穿下衣。」

「前輩……」

「你說說看你的遭遇。」

「前輩，這話對您說有點不敬。」

「不妨，不說實話更不敬了！」

於是他把一切全說了。

「是眞一道姑和你？」

「是的！」

「柳大元說你這東西不能用了？」

「是的前輩。」

「不要叫我前輩，我們是同輩。」

「是的。」

「你離開柳大元之後，你這東西一直沒有動靜過？」

「是的女士！」

「現在我給你活血導穴試試看。」

她要畢熙仰在床上，叫他心中不斷地想着和他最喜歡的女人在一起的事。

這女人的手指十分熟練地按在他的一些穴道。

甚至還搓他的睪丸。

一個時辰之後，還是一樣，像一根煮熟的大腸。

「女士，我說過，已經完了！」

女人道：「試過五天後方知道能不能用。」

「不知道女士爲何要帮我？」

這女人不出聲，一雙眸子經常注視他的下體。

畢熙以爲，也許這女人也喜歡他的特殊尺寸吧！

除此而外，還有什麼原因呢？素不相識而甘冒得罪「海天帮」來救他？

＊　＊　＊

四天都過去了，還是一樣。

這天晚上，畢熙在屋後忽聞水聲。

不由好奇，在小屋後窗外向內望去。

不由大爲驚奇。原來這女人頭髮全白，但身上的肌膚却和眞一差不多。

最奇的是兩個奶子還挺，大腿的皮膚也未起縐。

更使畢熙驚奇的是，這女人的陰毛足有半尺多長，

有人說北番蕭太后陰毛過膝，這只是傳說。

像這女人的陰毛長度，只怕萬不挑一。

畢熙看到這女人的眼神，十分懾人。

這老女人臉上也無皺紋。只是頭髮全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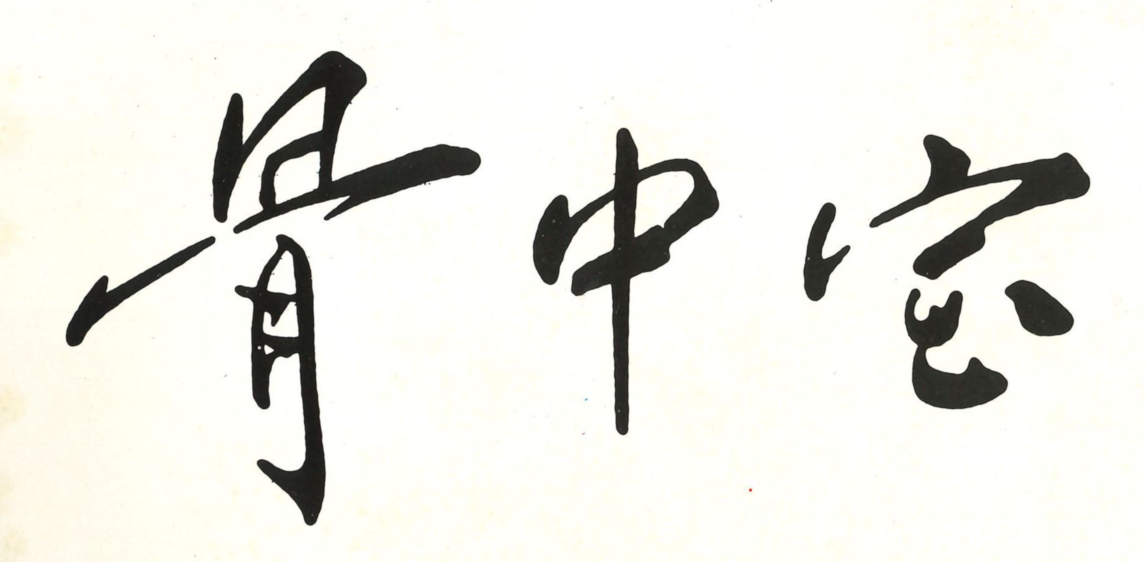
估計她應在七十左右，大概是養生有術吧。

古人有所謂「駐顏術」，大概就是如此。

只不過能使顏面不老，肌膚不縐，雙峯不搭拉下來，爲何不能使頭髮不白呢？

這大概是兩個層次。

（未完・廿三）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骨中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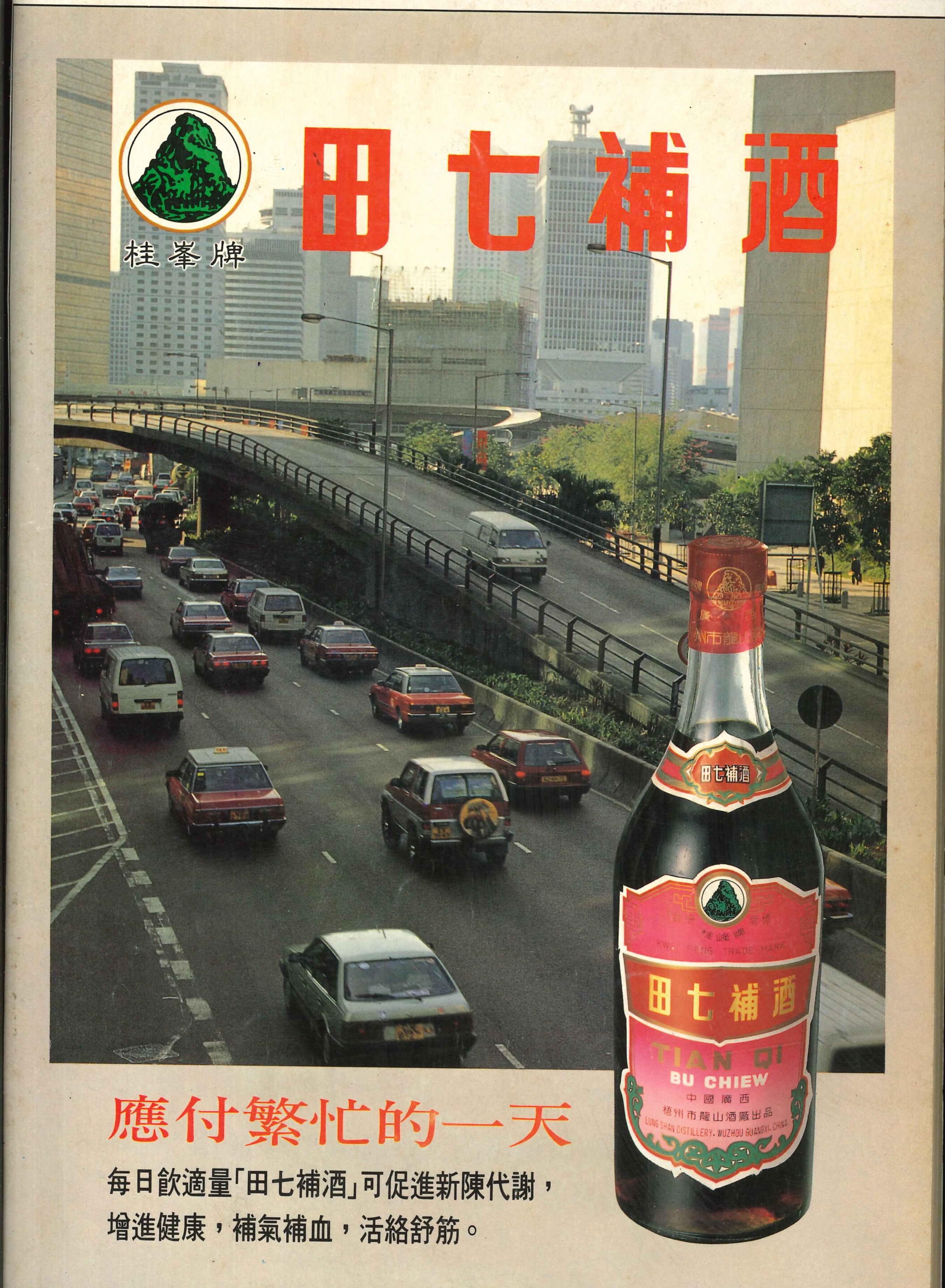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